

(第一版)  
**革命组织工作指南**



**RSF 编辑部制**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FRONT

# 目录

序言.....	4
<b>指南部分.....</b>	<b>5</b>
宣传和组织工作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工作内容.....	6
我国当代革命阶段的基本特征.....	8
秘密发展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工作路线.....	13
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目前的过渡阶段.....	16
苏维埃、党和国家的关系.....	19
革命的自觉组织和群众的自发组织及我们目前组织工作的方向.....	26
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	40
革命的规律、组织工具的规律、革命组织的规律.....	49
目前学生革命组织工作的三种革命意义和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58
在高校建立一个学生革命组织-RSF 的线下同志的经验总结.....	60
关于我国墙内左翼组织一些问题的建议.....	67
促进团结的号召和目前具体可行的团结方针.....	74
关于策略和斗争形式的问题以及我们目前的游击战.....	81
对半年来组织的回顾与反思.....	89
关于读书会组织的问题.....	92
论继承性的问题.....	96
关于我们接下来发展群众组织工作的问题.....	104
关于发展地区性组织工作的问题.....	115
<b>其他组织相关优秀文章合集.....</b>	<b>119</b>
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	120
佳士运动与马列毛主义者是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123
当前马列毛主义者参加工人运动应把握好的六方面关系.....	127
融工左翼如何结合斗争搞灌输.....	131
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	138
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143
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何从小组阶段逐渐走向先锋队——兼谈对于当前左翼工作的启发与思考.....	153
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何从小组阶段逐渐走向先锋队——兼谈对于当前左翼工作的启发与思考.....	162
介绍几位工友思想转变的过程.....	176
<b>论战篇.....</b>	<b>183</b>

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	184
炮打以东风为代表的泥潭主义路线，真理与权威的抉择，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	187
靠熟人网络发展地下网络，然后再夺权——评大群老管理虚幻的融工策略.....	190
线上与线下工作结合是左派线上组织的必由之路.....	192
孔明借东风——泛左翼融工路线的解体.....	196
孔王允设宴哭董卓——大群老管理的空中融工花园.....	215
全面批判布站老管理目前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	223

# 序言

整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以下称革社）和统一战线的线下组织工作。它会帮助革社系统性的培养线下组织工作的干部，使其能够了解组织工作的一些科学理论、明确工作路线、掌握工作方法，从而保障我们能更好的完成线下组织工作，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

同样，本书的也希望能够帮助到统一战线的其他组织或同志以及我国更多的进步人士们，也希望能够对更广大的正在奋斗的和即将准备参与我国革命事业和群众运动的读者们、同志们有所启发。

本书的内容目前还主要来自革社过去在月刊中发布过的文章整理而来，革社编辑部对这些文章的部分内容做了必要的修改或补充，即修改和补充了一些革社以前月刊文章中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和在此系统化归纳所必要增补的地方。

但我们也要声明的是，限于我们的创作者个人还存在着不足、也限于革社的实践不足（因为革社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组织融工，而只有学生组织工作的经验和准备融工的经验），所以内容肯定是远远不能涵盖革命组织工作中的全部问题的，它至多能够在解决一些我们目前阶段的革命组织工作的理论问题以及为下一个革阶段的问题做一些提前准备，更多和更细节的就无法服务到了。但本书的创作也会尽可能保证此书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修改它的问题和不断的服务新的实践。同时也整编了一些我们所知的其他组织的相关优秀文章作为补充。

所以如有不足的地方请读者和同志们多多担待，欢迎指出问题和进行其他反馈，有任何意见和补充建议等都可以联系我们。如要发展线下组织工作也可联系。

**我们的邮箱地址：**[RSF-kan@tutanota.com](mailto:RSF-kan@tutanota.com)

**提醒：**请大家使用非国内的、相对安全的邮箱来联系我们，如 Protonmail、Tutanota、Gmail 等。如果使用国内邮箱来联系我们并作为接收刊物的邮件，则不能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可能会被反动派官方审查。如 qq、163 等邮箱。出于对同志们安全的考量，我们也不会接受来自国内邮箱的订阅，也不会回复联系，还请理解。

并且，读者朋友们如要向革社（RSF）反映问题，或要对我们的月刊进行投稿和订阅的，以及有其他事情需要联系我们的，请通过邮箱以邮箱文本的形式发送给我们。请不要向我们发送文件、文档等一切形式的附件以及各种链接，为避免安全隐患，我们不会接收附件，也不会打开任何链接。

# 指南部分

这一部分系统性的收纳了革社（RSF）往期月刊中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包含了关于组织问题的理论内容、工作经验等。旨在系统化的阐明革社的组织工作路线、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革社的干部同志们请主要学习这一个部分的内容。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对我国更多的革命分子、进步群众起到帮助。

# 宣传和组织工作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工作内容

---

文章来源：革社第一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他们剥削和压迫着其他阶级。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的说是无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对无产阶级而言，消灭资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法；对于资产阶级而言，镇压无产阶级的挑战力量继续加强资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的主要解决方法。任何不清楚这一点的人，都不能称作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今天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愿望。毛主席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对于这个最大的愿望，无产阶级最终除了以内战解决矛盾、以武装夺取政权、以革命消灭反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一切必要和非必要的发展过程或发展方法都是服务于这个最终结果以及所必要的最终步骤的。但我们也要脚踏实地，稳步不断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工作以争取尽快达到那样的阶段。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得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并参与积极的行动。

使无产阶级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拥有革命的理论，则不得需要一个来自于群众的，能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真正革命的党。这个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团结起整个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战，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列宁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

说到现在，如今中国的许多无产阶级们的政治觉悟还远达不到革命的高度，这是不用争辩的事实。群众运动在各个地方开始发展起来了，比如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唐山事件、郑州储户事件、各地烂尾楼业主维权事件、郑州富士康事件、乌鲁木齐事件、重庆大渡口药厂事件、以武汉为代表的各地医保抗议事件等等。这些运动说明着我国统治阶级对劳动群众们实行着怎样骇人的压迫，说明着我国劳动群众们的现实社会地位，说明着我国阶级斗争的激烈性愈来愈强。但这些运动目前还是比较零碎的，是各自相对孤立的、而不能互相支援的，是有自发的经济要求但还没有足够自觉的、统一的政治目的的，主要仅限于各自群体参加的自发斗争，这种斗争还属于经济斗争的范畴。但一切经济斗争在阶级社会下都不得不具有某种政治性质（虽然这种斗争还不是革命的性质），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总是会遭到严厉的镇压。

现代的网络工具使得这一切现实运动有了更快速传播的物质条件，使得部分斗争事件能够较快的被全国许多其他群众所了解。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交通工具、交流工具的改善使得一切群众运动有了更好的传播与发展的物质条件。但目前这些斗争又往往面临失败，说明这些斗争发展的瓶颈目前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瓶颈往往不是由于客观的物质条件不足所造成的，而恰恰在于主观力量的落后而造成的。在于斗争的涣散、孤立、无计划性，在于目前群众们普遍的政治性、斗争经验还不足，在于群众没有足够有力量的组织，在于革命分

子组织工作的不足。只要这些斗争在现实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没有其他各行各业群众足够的支持，没有革命分子足够的工作，就不能促成各方面群众的统一的、正确的政治要求，也就没有长远的和有足够明确计划的要求、以及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就不能成功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进一步的发展运动，使更多群众通过斗争争取到更多的权益。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网络上的呼声不管再多不过也只是抱怨而已。但这些不足不能怪群众，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影响，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于没有组织，没有经常性的群众组织，更没有能够对群众运动起到决定性意义支援的先进的革命组织。

所以在这种阶段，无产阶级不可能做到有组织夺取政权。我们不能当空想家，我们要认识到，这种事情还在很未来的阶段，前提条件远未达到。而能团结起整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条件，是整个无产阶级拥有了足够的政治觉悟和相当的组织。

而要实现这样的使命，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们就不得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要在各个领域给群众做政治宣传，把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观点从无产阶级的头脑外面灌输进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把群众组织起来，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和阶级敌人战斗。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掌握较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只会是少数人。这是因为整个无产阶级处于长时间的被剥削，处于劳累、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灌输给他们各种反动思想的环境中。这样，就需要有一股敢于和我国统治阶级做全方位斗争的政治力量，他们在一边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一边不断地灌输给整个无产阶级同样的政治观点。这种力量中的最坚定者只会是马列毛主义者，他们是当代最坚定的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不断地在行动上去试图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马列毛主义是和当今整个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根本矛盾的，甚至和目前一切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也是根本矛盾的，也是目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科学理论和建设经验的学说。所以，坚定和资本主义制度做斗争，不停的宣传，灌输给整个无产阶级同样的政治观点，组织起群众进行斗争，是当代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的事情。

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从外面”不仅仅是指从工人群众头脑的外面，更主要的是指“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这种“从外面”灌输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指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并不了解和掌握的先进意识；二是指导工人从政治角度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性质，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见，列宁当时提出“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并不仅仅是指向工人提供解答某些问题的现成结论，最重要的是指引导工人群众走向革命。

所以，就目前的形式和我们的力量而言，我们主要工作任务，就是组织工作和宣传。组织工作目前主要是组织集中革命家的组织，集中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工作，然后才有条件通过融入群众的方法组织起群众。而宣传，就是宣传科学的、革命的观点，宣传给其他群众以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观点，并相应的组织起他们。让中国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逐步提升。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无产阶级也要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我们说的这个政治觉悟指的正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对实现科学社会主义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进而解放全人类的政治觉悟。只有把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好了，我们才能在这种工作的过程中发掘出更多的优秀同志，团结起更多的无产阶级，才能积累起更多的力量，在未来做更多的事情，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往下一个阶段发展。

# 我国当代革命阶段的基本特征

---

文章来源：革社第一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我们革社的编辑部在秘密发展的路线下建立起来了。在目前，我们的队伍虽然规模还比较小。但至少，我们度过了各种危机，在反动派的虎视眈眈及各种围剿中存活了下来。做到了较彻底的宁缺毋滥，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使得我们的革命工作又重新开始发展了起来。并且比以前更稳步、更成熟、更安全地发展起来了，也发展出了更特殊的工作。中国还有一些这样的秘密组织，他们之中的优秀者，也在秘密的发展着，并做着影响深远的工作。

中国革命的挑战是艰巨的，是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当代每一个中国革命者都应该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当代中国是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这个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全面程度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只是在专政的严酷程度方面还远未达到历史高度。但革命力量的增加总是会伴随着反革命手段残酷度的增加，我们可以基本估计的是，未来的挑战不会比今天更小，未来反动派的残酷程度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我国不仅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特殊的帝国主义国家。他是从社会主义国家退化而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它还是经历过史无前例的在社会主义下无产阶级进行有计划的阶级斗争过的国家，即它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家。

这种特殊性是前所未有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作为全国革命政治力量的集中一即共产党，它控制了全国所有的政治、经济要害部门来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任何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复辟力量，离开这个党都无法起重要作用，过去的党外反动派已经被基本镇压。这种特殊的政治条件规定着之后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都集中在了一起，集中在了这个党内来体现其政治。

社会是运动着发展的，政治、经济都是如此。社会生产的变化，必然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是进一步革命还是倒退？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时时刻刻受它自己残留的旧因素影响。

在这个革命阶段中。革命与反革命，无论哪方想要获得胜利，在政治上都得围绕着这个党来进行主要的斗争，来争取国家政权。这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表现形式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命分子在这种条件下有意识、有计划的来进一步来推动社会往共产主义发展的革命形式，是进一步的带领群众进行革命的方式。

这造成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群众全面的灌输社会主义、全面的灌输群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意识、全面的培养群众斗争经验和物质力量，全面的塑造更符合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而当时的许多国家先锋队对此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和相应行动。所以，这也是毛主义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之一，它使得阶级社会的国家机器更全面的发展了，这个发展是为了全面的培养日后能够摧毁国家机器的并结束阶级社会的现实



力量一即无产阶级。是要使无产阶级整体的全部掌握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生产，使无产阶级具有最革命的意识、最先进的精神素养、最成熟的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最强大的物质力量和最丰富的物质生活。

同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发展的最高历史阶段，在目前也是有史以来阶级斗争最彻底的阶段。它要在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观念上全方面的斗争，这是一个殊死斗争的阶段。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失去毛主席领导过后遭到的失败，也导致了这个党里的革命分子失去了当时能够战胜反革命分子的一个重要力量，即一个真正成熟的革命司令部，导致了革命派的上层建筑的不稳定、不成熟。最终也因为接下来革命派领导们的主观失误、革命派的群众基础被破坏、社会整体革命力量的客观不足等因素使他们遭到了厄运。邓小平、叶剑英集团发动的政变，以及这一时期的“平反”和“揭批查”、“清洗三种人”等活动，使我国社会中的成熟革命力量被大规模的消灭。如“平反”使大量落后因素、落后分子重新大规模出现并且集中了起来，掌握了国家专政机关，“揭批查”和“清洗三种人”则使我国成熟的革命干部、革命分子等被集中消灭和孤立、分散了开来。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切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具有成熟革命经验的革命分子从我国社会中被一扫而尽。留下的，是历史水平最高、与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最丰富、发展最成熟的、并掌握最全面的专政机器的反动派。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掌握理论的革命者及其组织的极端稀缺，掌握理论的反革命及其组织的极端集中。这就造成了两个历史之最，反革命力量的历史之最，革命力量的历史最低。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阶级斗争。而这些斗争，绝大部分都是群众的自发斗争。群众的自发运动，一直得不到正确理论的指导，也没有成熟的革命机关和组织的领导和帮助，变成分散的、自发的、地方性的、局限的斗争。导致其不断的失败，或者是使运动长期的停留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这种情况，说明资本主义复辟后我国的阶级斗争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阶段。在这个条件下，革命力量只能一步步地重新发展，一直积累到今天，终于又有许多人重新抬起了马克思主义。而革命力量和劳动群众的无组织、或者组织程度低，斗争的自发性、分散性、地方性、局限性，以及革命者理论掌握得不彻底的现象依然存在（许多运动者看过的马列毛革命书籍甚至不如反动派培养或者纵容存在的枪手、反动文人、理论教师、专家、学术权威掌握得多呢！），革命的主观意识和需要革命的阶级的不统一是中国当前革命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也是今天各种反动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能够群魔乱舞的主要原因。他们又一定程度上的联合起来不断的干扰着革命分子和需要革命阶级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说，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同革命的阶级相结合是我们这个革命时期的基本特征。而群众运动的无组织、或者组织程度低、缺乏政治性，革命者理论掌握得不彻底、革命组织的落后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现象。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相似时期呢？答案是有的。

俄国革命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大段时期内，大量的来自西方的或俄国本土的错误思潮或机会主义派别在俄国流行，如“批评自由”、“伯恩斯坦主义”、“民粹派”、“经济派”、“工联主义”等等。造成这个时期俄国的革命者理论混乱、组织路线混乱，工人阶级运动的混乱和低水平，缺乏有目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更缺乏政治运动。是因为从八十年到开始到九十年代初，俄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革命者被沙皇政府清洗和逮捕，社会最革命一些组织被沉重打击。而俄国新一代革命者又受到一系列如“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等机会主义影响，其中一些代表还受到官方的直接收买，这些思想中甚至还有很多是沙皇政府支持或者放纵其存在发展的，造成了俄国革命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这些因素阻碍着革命的理论无法和要革命、能革命的阶级相结合。

列宁同志坚定的和这所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一一的在理论上科学的批判了他们。但更重要的是他领导创建了新的、独立于这些错误路线和团体之外的革命力量。在他的组织下，俄国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集中了起来，形成了有纪律的革命家组织，坚定和各种党内外错误思想作斗争不妥协，并努力的向工人群众作宣传，也逐渐的融入各方面的群众，维护群众们的各种利益，做好了各种组织工作。并团结起了俄国的革命分子和群众们战胜了许许多多的机会主义派别。在沙皇政府的危机下，成功带领革命力量战胜了反动派。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解决这个和我们目前革命阶段问题类似的俄国革命阶段特征问题的方法：需要使得真正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阶级相结合。那就得需要革命家的集中，需要有纪律的组织，需要掌握更成熟、更先进的理论，并在这种条件下科学的发展群众运动。这些就是我们这个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结束这个革命时期并把革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方法。

我们姑且把这种资本主义专政下的特殊的革命阶段称为“革命停滞时期”。虽然说目前我国革命环境和“革命停滞时期”有相同的特征，但不等于完全相同。除了上述特征以及历史证明的针对其特征最科学的解决方法以外，中国目前的革命环境还有其他的特征。最大的特征是，当代中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这种特殊性是前所未有的，它有着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较不同的特殊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其他地区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有所区别的。这两个阶级都是通过剥削剩余价值为生，但他们赖以生存的剥削方式不同、所有制不同、政治制度也不同，所以他们的意识形态也根本的不同。在社会主义被复辟以前，历史上没有这种完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阶级控制的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个例子是从苏联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开始的，到现在则是中国、朝鲜、越南这种例子，这就产生了一般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要革命的问题。但这几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和中国有所不同，因为中国是曾经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家，今天还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产生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下要革命的问题。

维持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物质统治的意识形态自然也要不同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否则该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这在 89 事件中得到了证明），我国官僚资产阶级在复辟过程中不得不在形式上接受了马列毛的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内容上歪曲了它。

这种打着马列毛的皮的帝国主义，是特殊的。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在一些条件下对马列毛主义，也就是对革命的意识形态有着特殊且复杂的态度和立场。我国统治阶级是打着革命的旗帜做反革命的事情，而我国的革命者则是需要既要打着革命的旗帜也要做革命的事情。这种特殊性，有时候是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作为争取群众利益的工具的，也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作为庇护我们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发展的。这是我国群众特别的，也是我国革命者必须要不断实践探索和科学总结的利用起来的现实情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着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实质和社会主义的形式及它的复杂历史之间有着互相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两种矛盾的对立统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是一个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个两个矛盾的任何一方面被解决都意味着我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消灭。所以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时会经常性的反对自由主义和自由派（有时也会利用他们），但它也一定会反对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一方面，只有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统治意识形态也就是自由主义等政治路线能够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实质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形式和历史问题，使我国变成一个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占绝对统治的国家，并在意识形态上和历史评价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哪怕是形式上的），苏联的历史结局和前苏联加盟国的现状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不要这样的结局。另外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即要求用红旗的真正实质去解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实质，这条路线也能解决这个矛盾，结束这个过渡的历史阶段。并重新使我国变

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要求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这条路线是由于“革命停滞时期”的一般性特征所首先规定的，又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具体导致的必然选择。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是特殊的，以及维护他们物质统治的精神资料也是特殊的，即他们是披着马列毛皮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国家。除了这个主要特征以外，他还是有着相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最全面的专政机器的国家（即对其他各阶级各方面社会权利控制得最彻底的国家，这一次要特征恐怕只有朝鲜能够相提并论）。而对于当代中国这两个特征，我们目前还没有探索出足够全面的、科学的具体路线和方法，这严重说明了我国革命者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都发展得很不足。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殊革命环境。中国今天的革命环境既有“革命停滞时期”的一般性，又有中国当代革命环境的特殊性，这就是当代我国革命者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前一个一般性，历史有现成的科学解决方法，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历史现成经验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去掌握和运用；而后一个特殊性，需要中国的革命者根据马列毛主义的路线，自己去探索和总结出科学的解决方法。但要解决后面的特殊性，就不得不做到拥有解决一般性的基本能力，这是因为中国各个时期革命的特殊性都是寄托于各个时期革命的一般性而存在的。特殊性从来都是寄寓于一般性之中。也就是说，马列毛主义不能丢，但只掌握马列毛主义的理论还不够，还需要在掌握马列毛主义的基本方法上，不断的做革命实践和科学总结。

列宁在《怎么办》里，号召当代的俄国革命者有纪律的组织起来，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努力的带领群众走向革命，继承和充分发展上个时代俄革命者的革命精神来和方法来战胜敌人。希望我国的同志们，也努力的学习掌握马列毛主义的理论知识，和一切敌我错误思想作斗争，并积极的参与革命实践。踊跃的领导群众运动走向社会主义，建立革命的组织，重新掌握起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精神和发挥、发展其方法，唤回群众革命的浪潮。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会变成物质力量。”可以说，群众掌握的任何理论，都会变成一种物质力量，代表一种政治。

但另外一方面，不是所有理论、所有的力量都是革命的力量，都能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可能是改良的或反动的政治。斯里兰卡的全国罢工没有带来革命，反动力量又一次重新建立起了反动统治；缅甸的军政府政变和民主政府内战也没有带来革命和劳动群众的解放，现在双方都变成了反动的东西；欧美日韩一直存在的各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和大范围甚至是全国罢工也没有带来革命，只是不断的要求对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和满足本阶级的短期利益（也就是不改变资产阶级专政和雇佣奴隶制下的短期利益，这本质是一种要求把自己更高价的出售给资本家的利益）。

关键是要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我们的同志们不能够抱有任何幻想。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今天指的是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坚定地要求解放各被压迫阶级、各被压迫民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而这种要求整个阶级掌握同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并严格的根据这种理论进行斗争的学说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而实现这在运动具体方法只能是实践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这是唯一可行的科学方法。

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他们整个的被统治阶级长时间压榨。他们经历着骇人的长时间、高强度的劳累，并且还剥削阶级通过国家机器控制着社会方方面面宣传渠道灌输他们落后、反动的思想。所以被压迫阶级们没有一同觉醒、掌握同样高马列毛理论，并以同样高的思想、斗争水平的情况下一同集体行动的客观条件。率先觉醒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中的少部分人，或者其他阶级中转到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一方面来的一小部分。

群众现实生活中，在群体斗争中无时无刻不受当时的各种思潮影响，影响着群众的集体行为路线，是走向改良、反动还是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要想走向革命必须需要革命的自觉力量集中。而这种时期，能使群众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一股自觉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集中，他们自觉地要求自己 and 整个阶级走向革命。同时，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天然的代表着无产阶级。

但要作为一支先锋队，能够代表整个阶级和反对派做全面的阶级斗争，只有正确的理论还不够。他必须还要掌握现实的力量，能够得到革命各阶级的信任，能够组织起革命各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这支队伍他们集中着革命各阶级的，特别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力量。所谓先进就是能代表自身阶级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进行运动的存在。所以这支队伍能够代表革命各阶级，能够要求革命各阶级以一个整体和反动派做彻底的斗争。

所以，先锋队的性质应有一下三点，缺一不可：

1. 其路线代表着被压迫各阶级的利益，主要是代表着无产阶级最长期、最根本利益的路线。
2. 集中了革命各阶级，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力量。
3. 形成了职业的革命家组织，并把实现革命当作这种组织唯一的工作内容。

这种以先锋队，是职业革命家组织的产物。这个组织起整个整个的阶级和阶级敌人做全面斗争的革命阶段还远未到来，这对我们现在来说还是远远做不到的事情，是未来的事情。但我们未来也必须要发展到那一步，所以我们目前还在这个阶段之前的阶段。这也就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简单谈到的革命的准备阶段。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发展我们的革命队伍。通过科学的方法争取尽快地组成这样的先锋队，并进行下一步更彻底的活动，以减少被压迫各阶级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受苦的日子。

所以我们在此阶段的长期主要任务也是根据先锋队的性质来的：

1. 坚定地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做革命工作和各种活动，并积极学习和总结经验，掌握着能够完成革命任务的先进理论。这样才能代表我国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无产阶级最长期的利益。
2. 集中我国各革命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力量。
3. 努力的向职业革命家组织发展。

这一切条件，这一切任务不是能等来的，到了某一个时期就自然的完成了的，他们只能靠我们实践。既然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总结，没有做足够的革命工作，就不会有革命的结果。不管在任何方面，只要革命工作做得不到位，事情就一定会往反革命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积极、自觉的行动起来。坚定地学习和坚持马列毛主义，并积极地参加各个具体阶段的革命实践，才能掌握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并要努力的汇集革命力量，团结起更多的朋友，集中起各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力量。从最基本的革命组织开始，再发展革命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努力的形成相应的革命家组织。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我们才能在将来形成一个能够代表和组织起无产阶级和其他更广大群众的革命党，并带领整个被压迫阶级和反动派作全方面斗争，并能成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带领我国重新走向社会主义，推动世界重回社会主义革命和解放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浪潮。

# 秘密发展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工作路线

---

文章来源：革社第一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网络警察和地方暴力机关，以及其他各种相关部门对我国的各种涉政或群众组织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他们是不允许人民群众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的。总的来说，就是反动派的国家机器全面的镇压各种组织。特别是具有政治倾向的组织，特别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组织。他们的反动手段之多，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许多。反动派的镇压机关，控制着所有中国公民的网络公共数据，并掌控一切我国合法渠道信息，各种社交平台的信息，以及交通资料。并利用这一切手段打击异见者。生动地给中国人民证明了什么是“全过程民主”和“言论自由”，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使得我国所有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政治组织特别是马列毛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客观瓶颈。

他们的这种手段让走革命路线的力量的一些传统的公开发展的方式完全无法进行了，想要完成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任务就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方法来完成了。这并不意味着在合法渠道内的工作是无用的，只是它的重要性降低许多，直接推动革命发展主要力量的许多部分只能由非法的渠道来完成了。

在合法渠道内的工作，也是能够极大的帮助到非法工作的发展。也能够间接的推动革命的发展，但这些工作并不能代替直接的革命工作本身。相比利用合法渠道进行合法工作的左翼组织，在非法渠道做更直接的革命工作的秘密组织就更为急缺了。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政机器不允许我们宣传革命理论和组织群众维护自身利益，我国的统治阶级不允许我国的无产阶级拥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允许劳动者能够去解放自己。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需不需要去宣传和组织群众去维护自身利益并最终解放自己呢？答案是肯定的。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需要中国整个无产阶级和更广大的劳动群众有足够的政治觉悟，需要一个能组织起整个无产阶级和更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党。这是一个矛盾。矛盾的双方在你死我活的斗争着；不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不是革命者战胜反动派，就是反动派战胜革命者。

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但对于革命的整体要求来说，那种传统的公开宣传发展方式就完全行不够了，它只能完成有限的一个部分，也不是决定意义部分。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或革命组织，只要它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只要是还坚持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的组织，那它就一定会遭受敌人最深刻的打击，它的合法地位只能做革命要求中的次要部分范围内的工作，满足部分范围内的需求，一旦其欲往更进一步的革命性发展就一定会处于非法的地位。这样会使其丧失做合法工作和满足合法范围内革命需求的条件了，但也失去做非法工作必要的因素——秘密性。但是，革命路线的合法组织和非法组织的性质和工作范围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需要把非法工作和合法工作彻底分工开来，需要把合法的组织和非法的组织区分开来，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确定自己的工作范围，这样才能做到革命的合法工作和革命的非法工作互不妨碍但又能互相帮助、互相推动。

毕竟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来说，革命的目的是非法的。但革命是既需要合法的工作也需要非法的工作的。既然革命的要求是非法的，毫无疑问非法的革命工作是相对更重要的是革命的工作，一切合法范围内的革命工作都是为了配合非法的革命目的的。并且非法工作也是唯一能够使革命的自觉力量有可能安全组织起来的工作。

虽然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遍地也有这样的丝丝星火，这些星火也是反动派浇不灭也浇不完的，他们自己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这种星火。但现在敌强我弱，这些星火如果作为一个整体，肯定是经不起与反动派进行公开斗争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倘若一直坚持错误的方法，只会导致这丝丝星火被扑一次又一次，白白牺牲，空耗岁月。这对革命来说是犯罪。这需要革命者以正确的方法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

合法的工作是一方面，非法的工作是另一方面。既然要互相区分来达到各自的更稳定的发展，但也要互相帮助、互相推动，才能推动我国革命更进一步。所以，合法的工作和非法的工作之间之间需要有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必须是特别安全的，否则就是互相耽误、互相连累。

那么习惯在合法与非法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并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就是我们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了。一边和反动派进行各种斗争，做到能保存自己的主要力量又能发展自己，一边又能不断地宣传和组织起群众。

革命的客观条件需要革命的组织掌握与反动派斗争的艺术。这种斗争艺术在目前主要是秘密发展的艺术，革命的非法力量需要一定的秘密发展才能直接发展革命的直接力量，需要一定秘密的联合起我国所有的革命力量才能使我国各种革命力量能够联合起来行动；合法的革命力量之间也需要一定秘密的联合起来才能壮大，才能起更大的合法斗争的作用，合法的革命力量也需要一定秘密的和非法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才能起到协助非法革命力量的发展和推动革命直接力量发展的作用。这是秘密发展路线的重要性，它应该是我国现阶段革命力量的主要发展路线，但合法力量也需要掌握合法斗争和利用合法渠道发展的艺术，这是合法组织发展直接合法力量也就是发展间接革命力量的方法。总之，我们需要各种革命组织或政党掌握这种主要的斗争艺术，这样才能在与反动派不断地进行各种斗争中而不出岔子，但这些都是需要执行铁的纪律、钢的秩序的革命风格才能做到的。

革命是需要组织的，而且还是需要能够组织成一个阶级的政党的组织的。这样的组织又一定会受到最严格的打击。这需要革命者往有党性的一方面发展，即以严格的秩序来要求自己，坚定地执行组织的政策。革命的客观条件要求着革命者，特别是非法力量的革命者在不断地与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中，一方面要做到绝对的保密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组织，一方面又要不断的发展扩大组织。组织是否足够秘密？是关乎现在革命主要力量生死存亡的问题，许多的非法工作是否秘密，这是关系所有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以，目前组织在任何方面的发展或行动都要首先考虑到这样一个前提，重要的、敏感的、还禁不起打击的那些东西是否足够保密？各种行动，是否能够控制住风险？

在反动派看不到或者说不重视的地方积累火焰、组织力量、宣传群众，在反动派看得到的或者说特别重视的地方隐藏烈火、庇护组织。这种斗争策略，是秘密发展路线的一部分，也就是游击战的策略，它是我们目前能够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并把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斗争策略。所以“秘密发展”对于革命路线的合法组织还是非法组织都是需要的，对于非法组织而言这是决定其生死的路线。对于合法组织而言这是决定其是否真正是革命组织的路线。革命路线的合法组织需要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秘密的发展直接革命力量，才能证明他是革命的组织。只是采用合法斗争的策略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合法的组织，并不能足够的证明它的革命性。对于合法革命组织来说，除了采用秘密路线利用秘密工作协助和推动直接革命力量的发展以

及利用秘密路线来发展联合更多的合法力量外，他在平时也要保留住自己的合法地位采用合法斗争的策略做好合法范围内的革命工作，合法斗争是决定合法革命组织是否还能继续合法存在和合法发展的路线。对于革命路线的非法组织来说，在现阶段只有保证了组织整体的秘密性和安全性，才能有安全和好的发展，才能做好非法范围内的革命工作，才能够胜任更重要的革命任务。而对于革命路线的合法力量和非法力量共同来说，只有保持互相安全的联系、秘密和合作才能够保证双方和革命事业的整体发展。

当然，秘密发展本身就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秘密和发展。发展的行动本来就是针对反动派的敌对行为，不是所有的行动都能做到绝对的保密，有时候如果不面临一些风险我们甚至无法发展。所以这需要一个平衡，也就是控制风险的问题，是尽可能少冒风险，多做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问題。

革命路线的组织能否做好秘密发展，不仅是关乎我们革命力量当前生死存亡的问题之一，也是关乎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地往下一个阶段发展的问題之一。

# 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目前的过渡阶段

---

文章来源：革社第一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有位学生同志曾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宣传的工作难以进行，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感到无从下手。

还有一位学生朋友戏虐着这样对我们说：“‘现代性’是当代资产阶级开发的一款全真模拟游戏，学生在其中无非是扮演一名内向的‘康米主义者’。而在这款游戏中，现代人的割裂性与孤独将会在学生时代（如果在大功率应试工厂）得到初步展现。而所要做的便是找到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强大武器，并且最终通往小资青年的救赎之路。”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要去解放劳动群众、消灭剥削压迫、通过革命不断地走向共产主义的学说。这个学说的内容、目的、历史都是和所谓的精神分析是根本矛盾的。它不是一种用来脱离其他群众，通过进行“自我救赎”来确立或者说保持自己的中间独立地位的或小资地位的工具。

谈到“现代性”造成的割裂与孤独，然后说要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来救赎自己。这本质上是一种逃避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要解放无产阶级消灭剥削的要求的行为，是把马克思主义阉割为了一种配合精神分析一起来消磨斗志、欺骗自己和脱离群众的鸦片似的学说。在当代，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得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马列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也是目前最新的、最高的阶段。

马列毛主义者都应该知道，我国现在的教育体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灌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经济上学生则是学校的商品，学校因为要全部的或部分市场化的运行，因此也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即使没市场化的部分经济上也受官僚资产阶级支配，为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就像工人们的劳动被异化为劳动力商品一样，学生们也部分的成为了学校的商品，他们对资产阶级知识的学习是学校竞争的本钱、赖以牟利的活动。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垄断的关系像打入工人中去一样也打到学生中来了。可以说，现有的家庭关系、学校关系以及灌输的意识形态是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决定的。学生的独立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追求，自然是和这一切相矛盾的。这些是社会性的问题。无产阶级都是在被资产阶级奴役的条件下生活着的，这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它只能靠全体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做到。基本所有同志，都会遇到来自旧有社会关系的挑战。对于目前大部分同志来说，能够解决自己家庭的意识形态问题就很了不起了，这还只是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必然要遇到的一个挑战。

家庭关系，和其中追求社会主义的个体为什么相矛盾？除了这种家庭关系本来是旧社会的产物外，旧的国家机器以及旧的意识形态也在一直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是它的产物，现在的几乎所有人都出生在这个旧关系里，既要和它斗争，又要使它被我们革命者改造。这是一门斗争艺术，也是长期的融入和斗争相交替的工作。我们是它的产物，它在供我们生长，几乎所有无产阶级都是这种旧关系的产物。我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时期或者社会主义时期一下子就



把它给消灭掉了，这不可能。它不会希望它自己的产物直接的、无情的去消灭它。很多时候只能选择融入它，但有时又必须要斗争，使它尊重你的意志。旧的东西里逐渐发展出新的东西是历史中到处的有的现象，我们应该要去主导它，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来说，我们要让它心甘情愿的被我们主导和然后被我们改造。

我们不能简单的就去割裂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不是完全孤立的存在的，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可能做到。独立的、不依托任何旧的社会关系的革命关系那是要在革命党出现后才有可能大规模存在的，但它所依托的是旧的革命关系。但这种旧革命关系一开始也是从更旧的东西里产生出来的。以前是从同学、朋友、同乡、师生、同事的关系中产生的；后来出现了报纸，有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可以用报纸发展革命党人；现在出现了网络，有网络的关系，可以通过网络关系结交和发展同志。革命的关系始终要先通过各种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旧关系中产生出来。即使做不到让旧关系中的群众一下子都相信社会主义（事实上绝大部分人现在也没这个客观条件）但能影响极少数人使极少数人被较彻底的改变，和大多数群众能有好的关系就很不错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群众关系是建立新的革命关系的基础。没有融入群众的过程，就没有改造群众的可能。一些同志现在没有主观能力或者没有客观条件改造，但是能适当且正确的融入群众也是个进步。群众们即使暂时的不相信革命，但他们能相信某个具体的革命者也算部分的相信了革命，也就有了未来改造群众的可能。大多数群众们目前还处于中间派的立场。对于革命者来说，只能够慢慢的争取，就像毛主席所说的：

“左翼首先的问题是争取中间派，说服中间派，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只能用说理的方法。我们叫作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要心急，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但是，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没有天然的革命者，所以革命者没有好的融入前又去进行孤立的宣传自然不容易被群众接受。

群众路线是马列毛主义的一部分，群众路线的学说是我们今天发展革命力量积累实力的主要方法。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和更广大群众造成的生活条件，本来就不是一下子就能消灭的，也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解决了的。这种生活条件也是全体无产阶级和更广大群众的共同生活条件。不可能为了逃避这个条件而去逃避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点，默许这种观点的保持只会滋长自己的小资性和自由主义。

这样的学生朋友我们还遇到过很多。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了解一些革命的学说，然后他们很快的选择了抛弃或者部分抛弃了资产阶级灌输给他们的落后思想，这是一种成长，是很好的变化，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成长很多时候往往成为了一种早产，这种早产的主要特征就是，很多时候这种成长又往往伴随着另外一方面的“幼稚”同时产生。这些早熟的学生们在接受或者部分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并与统治阶级灌输的落后意识形态做割裂的时候，往往又同他们旧的社会关系、生活条件给做割裂了。但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大多都是无产阶级的家庭，或者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这种割裂往往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严重的错误。使他们立马堕入到一个被孤立的境地，发现自己仿佛只要坚持革命就会和所有人为敌，于是乎就停了下来，站在了一个中间的尴尬地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就脱离了群众路线。

消灭统治阶级灌输的意识形态与落后的思想做彻底的斗争，这是好的。但割裂旧的生活条件，全然地抛弃旧的社会关系，这种行为至少对于大部分同志的情况而言则是错误的了。全然的罪恶、彻底的和无产阶级为敌，也无法利用家庭条件为革命服务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志自然是极少数的。

无产阶级，乃至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生们，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是被统治阶级给决定的。我们不可能为了逃避被决定，从而去逃避大家。这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是逃避不了的，只能是自己骗自己。另外一方面，远离人民的共同生活，也只会更加的发现自己寸步难行、更加的被孤立。造成了一种革命工作和群众生活互相干扰、互相妨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只

会是越做越发现自己越丧失去单独去做好其中任何一方的条件。这种情况对于大部分同志的实际状况来讲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

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同志而言，除了融入群众路线，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为革命的一颗螺丝钉外，并没有其他的路线。革命者多大程度的落实了群众路线，多大程度的做好了群众工作，直接决定着群众们的主观条件，而群众们的主观条件直接决定着群众们有愿意做多少以及多大程度的革命运动。总而言之，革命者做不好群众工作就不会有革命事业的发展。

再者，宣传不是要去在条件不足时进行自爆式的公开演讲，这是更多的是一种盲动，反而会导致自己以后丧失好的宣传条件。宣传必须是具体的，根据具体条件情况而采取适应的手段的。具体的宣传它也可以是在日常生活中，是各种润物细无声的默默涌动。好的群众关系是引导和改造群众错误思想的前提。公开演讲是建立在好的群众关系和客观条件下的较高级的宣传手段，它不能代表宣传工作的全部内容。宣传工作有许多的具体方法和许多的阶段，但没有好的融入群众，就没有好的改造群众的主观条件。

而新的社会关系，乃至革命的社会关系更多的只能从各种旧的关系中逐步的改造而来。从长期的群众路线中产生，一张张群众关系的网就是产生它的基础。共产主义的线索也就是从这种漫长的工作中产生的。

新的革命分子只能从旧的关系网中产生出来，单独的联系起这些新的革命分子的线索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它宛如一张网，联系着千百万共产主义的线索，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他是某种程度上的革命关系。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会直接存在这种关系，它只是在不断地造成产生这种关系的条件，这种新的关系也无法脱离他们之前的旧的关系影响而单独存在，它们出现只是造成了具有改造之前旧的关系和发展更新一级、更进一步的关系的主观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我们革命组织和已经开始具有了某些类似先锋队的特征，但它还绝不是先锋队，它离先锋队还差许多距离。它是一种过渡阶段。

这种过渡阶段的特征我们已经了解许多，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些特征：

1. 融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发展革命事业的过程，宛如织一张网，联系和发展着各种各样旧社会关系中的共产主义的线索。
2. 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直接存在革命关系、不直接造成革命关系，它只是造成了产生革命关系的条件。革命的关系只能从旧的社会关系中改造并产生出来，革命者把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线索充足的联系起来，编织成一张独立于旧社会关系的网，也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
3. 先锋队只能在这样一张又一张在广度上不断发展，在纵度上不断增加的织网过程中产生。但先锋队和其他一切程度的革命组织都离不开下面的网支撑着它。

# 苏维埃、党和国家的关系

---

文章来源：革社第二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党与群众、国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关系过去和现在是不同的，在这个关系的问题上已经有许多机会主义分子（安、托、西、修、自由派等等）开始歪曲历史，疯狂的抹黑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了。苏维埃是许多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权机关，但它也是群众的机关，中国后来与之对应的则是人大制度。我们准备在这篇文章里帮助大家初步理清这个关系。

## 一. 苏维埃的性质

苏维埃诞生于1905年的俄国，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一开始这种苏维埃是作为领导群众罢工的机关，也就是斗争性的组织，也就是一种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工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革命党的领导下，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最后又变为了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苏维埃被沙皇专制政府取缔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发展了出来。布尔什维克始终是苏维埃坚定的盟友，是苏维埃建立的倡导者，是帮助各地苏维埃建立与发展的坚实盟友。从苏维埃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的分子加入布尔什维克。“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是指让劳动群众们掌握一切权利。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 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 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 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 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 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 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 过渡。”

—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

苏维埃的民主是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历史上苏维埃的民主也有多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等，这种民主制未来也会是使社会迈向共产主义使国家开始消亡的条件。但苏维埃的民主时刻都依赖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保障，苏维埃的民主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

## 第一章 社会结构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苏联的政治基础，是由于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第三条 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第四条 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由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废除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而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

第五条 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全民的财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各个集体农庄的和各个合作社的财产）。

第十二条 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劳动是苏联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光荣的事情。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

## 第二章 国家结构

第十六条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

第十七条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第十八条 (b)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

第十九条 苏联法律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具有同等效力。

.....

## 第三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三十条 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

第三十一条 本宪法第十四条所赋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切职权，依照本宪法规定，不属于对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各部权限以内的，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

第三十二条 苏联的立法权只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

.....

## 第四章 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十七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

## 第十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百一十八条 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即有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报酬的权利。劳动的权利的保证是：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组织，苏维埃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消除，失业现象的消灭。

第一百一十九条 苏联公民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利的保证是：规定工人和职员每日工作时间为七小时，对某些劳动条件困难的职业每日工作时间缩减为六小时，在劳动条件特别困难的车间中每日工作时间缩减为四小时，规定工人和职员每年都有照付工资的休假；广泛设立疗养院、休养所和俱乐部供劳动者享用。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为了适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种自由：（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自由；（4）游行和示威自由。公民的这些权利的保证是：印刷厂、纸张、公共场所、街道、邮电和其他一切为实现这些权利所必要的物质条件，都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组织和团体享用。

.....

## 第十一章 选举制度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即苏联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边区和省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自治省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州、区、市、村（又称为斯坦尼茨，捷列夫尼，胡图尔，基什拉克，阿乌尔）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都由选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

第一百三十五条 代表的选举是普遍的，苏联所有年满 18 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信仰、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过去职业如何，都有参加代表的选举的权利；但是依法定程序宣告为患精神病的人除外。

每一个年满 23 岁的苏联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信仰、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过去职业如何，都可以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第一百三十九条 代表的选举是直接的，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自村和市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起至苏联最高苏维埃止，都由公民直接选举。

.....

——《苏联 1936 宪法》

苏联最民主的时期恰恰是斯大林时期，1936 年宪法也是苏联最优秀的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我们可以从这里发现许多比较重要的地方。

##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

##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

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和苏联人民是具备完全民主的权利的，这不仅体现在拥有资产阶级民主制中同样具有但是不同于他们处处受限的选举权（那一时期的苏联和中国劳动人民是全面、平等且直接的），在被选举权上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在法律上，中国和苏联人民也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并且国家应当主动提供实现这种自由的一切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宪法要求劳动者在一切生产与分配过程中也拥有这样的权利。这也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切生产领域中都是奴隶主和雇佣奴隶的关系。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只需要有力量把它们澄清出来，就足够击碎一切抹黑社会主义制度的谣言了。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宪法的实际实现和民主权利的保障又要依赖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如“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要求罢工自由等等的权利。在文革中我们也能发现实施这种权利的群众与反对这些权利实际实施的走资派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殊死的阶级斗争，而走资派一旦上台这些权利就要被全都消灭。可见，民主与专政是不能分割的辩证关系。专政又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民主制度仅靠它本身并不能完成什么。

## 二. 苏维埃和党的关系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是领导无产阶级及广大农民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而斗争的政党。苏维埃是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是工农群众为解放自己与反动统治阶级拼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两者各有不同的性质与作用，是绝对不能混同的。

.....

党与苏维埃的正确关系，主要如下：

（一）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两者不可混同，党不能代替苏维埃。

（二）党对苏维埃是政治的领导机关，不能直接指导苏维埃。苏维埃对党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受群众直接管理的。

（三）苏维埃建立以前，党须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使群众了解苏维埃的意义，了解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

（四）苏维埃的产生，必须由群众直接选举，绝不应由党命令或包办，党可以拟定苏维埃的名单，但必须是群众中有威信的领袖分子，党还须在群众中宣传，使他们更取得群众的信任，由群众自己推举出来。

（五）党在苏维埃中，只能起党团的领导作用，不能命令或包办苏维埃。

（六）党可以决定党员被选为苏维埃代表或委员，但必须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能取得群众信任的分子。

（七）党只能得到群众的邀请，公开地派代表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苏维埃成立会议，代表党致词，不能经常或凭空派代表出席苏维埃常会。

（八）苏维埃的决议与法令，如有修改或取消之必要时，必须经过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决定，党团只能在其中起作用，党决不得直接命令苏维埃修改或取消。向苏维埃提款，亦必须经过苏维埃的决定。

—陈潭秋《党与苏维埃的关系》

苏维埃不能等同于先锋队、革命党也不等同于苏维埃。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的组织，今天和未来也只能如此。我们或者说我们自己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不是领导和员工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互相合作、互相支援的盟友关系。高度的政治化、职业化是革命组织的特征，但不是苏维埃的特征。

可见党于苏维埃的关系就各自单独来说，是互相平行的。党是革命者的自觉组织的最高形式，而苏维埃则是全体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组织，是群众组织的最高形式。在相互关系上它们是平等的、最坚定的盟友，各有各的独特分工。

在政治路线上，党是要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的，要使群众明白一切群众组织是他们自己的组织，靠群众自己集体把握，而不是党去控制他们，这里不应该存在任何剥削者，也不存在直接的上级领导，完全由群众自己民主决定如何运行。党只是群众组织在政治上的盟友，和政治路线上的领导者。党要支持群众组织，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民主组织，但必须要在对阶级敌人实施了专政的情况下才做得到这一点。党也要在一切运动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以正确的方式来协助群众，使群众自发的从自发活动转变为具有一定的自觉革命理论的活动。在这样的过程中就会自然的涌现出能够参与革命组织工作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个时候先锋队就可以从群众组织中邀请进步分子吸纳进革命组织的队伍。但这个过程只能由群众自己完成，不可能是党能够帮忙完成的或者说是党指示、命令群众们完成的。党只是起政治上引导、教育和服务各种群众需求的工作，这需要群众们自己也去在实践中成长，只要保证党和群众组织真诚且正常的关系，我们就一定有机会走向革命的未来。只要在一切群众需要的斗争中我们都能坚定的、真心的、真诚的贯彻之，党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对于我们今天弱小的革命组织和弱小的群众组织来说也是这样。

### 三. 党和国家的关系

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党执政，蒋介石的党国和现在习近平的党国，很明显是和毛主席时期的国家和党的关系是不同的，也是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党和国家的关系是不同的。我们已经知道苏维埃（人大）是国家的政权机构，劳动者们的代表成为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并决定国家各项权利的负责人是谁，具体的完成国家政权事物。党虽然也有提名权，但在具体的人士安排和确定上党在这里则是服从于苏维埃的决定的。但党又能影响党员的政治情况。所以先锋队成员在为苏维埃服务的同时，又同时执行着党的政治任务。



共产主义者是讲民主的，但这个民主的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又红专又民主。走资派则混淆和歪曲这一个整体，要么是讲资产阶级专政不谈无产阶级的民主，要么谈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讲无产阶级的专政，要么即将资产阶级的专政又讲资产阶级的民主。

苏维埃组织是群众的组织，群众在许多一般的国家机关中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代表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国家只有一个党主要执政，所以也不会是什么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他只能作为劳动者的代表。

苏维埃代表（中国后来变为人大），投票决定一切国家机构的人员，并拥有提民权。同样党也有向苏维埃提名的权利。但最后在决定方面，是苏维埃确定。所以党向苏维埃建议国家机关人选，苏维埃自己也可以有非党的人选，苏维埃自己决定。社会主义时期党都是人民信任的党，自然会出现很多机关都是党员在负责的情况，以及有很多国家机关成员都想入党的情况。在文革时期，各地执政的造反派也有许多不是党员，但是他们都夺了执政的党员的权，但此时党中的革命派是支持这种行为的。党中的革命派想拉这些人入党，并且他们也想入党，但党中的走资派就反对这些做法，他们认为这是“向党夺权”。“向党夺权”有很多情况，有反动派夺了革命派的权的情况，也有革命派夺了反动派权的情况。但走资派故意混淆这一点。所以当时的革命派讲，“要向党内的走资派夺权”。

并且苏维埃也拥有罢免权，可以罢免现有国家机关的人选。党内一些机关人员或者干部如果有怠政、贪污、反动的行为，不仅党内的革命派需要对这部分人员进行严惩，苏维埃也要夺这些人的权。

消灭无产阶级的专政，党内清洗革命派，党外取消无产阶级的夺权和罢免权、参与权，实际上也是在破坏无产阶级民主。党和苏维埃的正确关系就被这样全面的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变化了。不仅使党变了质，苏维埃也开始变成了党的附庸，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装潢的形式。这样就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党国。

# 革命的自觉组织和群众的自发组织及我们目前组织工作的方向

---

文章来源：革社第二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 一. 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

今天我国的革命组织（包括我们在内）也都还很初级，这种初级往往不仅体现在其组织规模狭小和革命工作及分工发展的初级上，在很多地方也会体现在其组织成员和主要分子对组织任务持有的狭隘见解上。

这种狭隘见解是革命运动早期发展中的必然现象，这种情况也曾在历史上出现过。我们也有必要吸取历史经验来帮助我们克服现在的不足并继续前进。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谈话的情形。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织任务方面也象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主义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

—列宁《怎么办：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象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

—列宁《怎么办：“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我们可以看到，对组织任务的狭隘见解之一，就是无法区分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区别。这样就必然会混同了群众工作和直接的革命组织工作，无法正确的处理这种区别自然就会造成组织工作许多困难以及组织的危机，甚至有使组织生命和一切组织工作有被覆灭的风险。

一个高校的同志曾告诉我们，他们学校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些左派组织，他们发展一些和群众之间促进相互关系的工作，就如同现在未明子的“工益”所作的部分事情一样，当然他们不会像未明子一样打着不要暴力革命、不要非法活动的路线用合法斗争代替革命和讲着歪曲马列毛主义的邪说。但由于他们的组织又同时在校园进行着左派思想的宣传工作，最后这些组织被集体消灭了，组织被学校取缔、成员被约谈，即使他们的全部活动都还处于合法的限度内。这里就是把群众工作和革命的宣传混同在一个组织里完成了，使这些活动同时的暴露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对警察来说这是很明显的目标，不得不使敌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看待他们的目的。当然，这些同志还有其他方面关系的问题也没处理好的，如秘密与公开的关系等问题。

所以，对组织任务的狭隘见解之二，就是不能很好的处理秘密与公开的关系。群众工作中如工人组织的工作，这种组织是以工人职业为纽带的组织、是成员尽可能广泛、而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它要影响尽可能多的人而达到集体斗争胜利的目的；而革命家组织至少在俄国和今天法西斯制度下的中国就只能是严格秘密的、甚至很多时候是非法的组织了，它以革命活动为主要组织内容，它的成员要以革命工作为主要工作，它的成员选择是要严苛的，管理模式、发展模式、行动方法都是和群众的斗争性组织有所不同的。

并且，不管是从今天的情况来说还是从历史经验来说，这两种组织的发展方向也是不同的。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是领导无产阶级及广大农民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而斗争的政党。苏维埃是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是工农群众为解放自己与反动统治阶级拼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两者各有不同的性质与作用，是绝对不能混同的”

—陈潭秋《党与苏维埃的关系》

革命家组织的发展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是革命的主观力量中又相对更主观的方面；而群众组织的发展方向则是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机关，它是革命主观力量中相对客观的方面。一

一个是革命主观力量的灵魂，一个是革命主观力量的肉体。两者是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历史进程不同，但只有两者的结合和共同发展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我们在前一期刊物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苏维埃诞生于1905年的俄国，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一开始这种苏维埃是作为领导群众罢工的机关，也就是斗争性的组织，也就是一种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工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革命党的领导下，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最后又变为了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苏维埃被沙皇专制政府取缔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发展了出来。布尔什维克始终是苏维埃坚定的盟友，是苏维埃建立的倡导者，是帮助各地苏维埃建立与发展的坚实盟友。从苏维埃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的分子加入布尔什维克。“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是指让劳动群众们掌握一切权利。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二期月刊《苏维埃、党和国家的关系》

群众力量的发展是战胜反动派的物质力量，而革命组织的发展则是组织起物质力量和赋予物质力量以革命性的灵魂的主观力量。而今天，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不能或者说尚未结合的矛盾仍然在延续着，灵魂和肉体的相分离的矛盾对于我国革命分子来说还不可能通过完全的、不分轻重的同时发展两种组织而达到，因为这两种工作的性质是很不同的，就其分工来说，革命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们只能够分别完成这两种事情，对对方的帮助不能替代对方自己的努力；并且就现状来说，两者已经发展出的力量都还很初级，其中革命的自觉组织还要更加初级一些，运动中的工人们不了解马列毛主义，而成熟的革命家组织更是还没有几个；更不用说，革命运动发展的各种不平均现象还在蔓延着（不仅是群众内部、革命分子内部还是革命分子和群众之间）。对于这种现象，革命分子首先要通过往成熟的革命家组织发展的过程当中，正确的结合我国群众们的运动，也在足够的融入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斗争性组织时才能够达到两者一并推动我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目的。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因为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不平衡自然有需要不断转换任务主次的情况（群众工作和革命组织工作）。

但对于我国今天的革命发展情况来说，一切都还是那么初级，发展和斗争中的混乱情况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全部论及。我们将在下文更详细的讲述这两种组织，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

## 二. 革命的自觉组织

革命组织或者说更高级的革命家组织，是革命主观力量的两方面中又相对更主观的力量，它是革命的灵魂，它也是革命的自觉组织。所谓的自觉，是和自发相对立的，因为一切自发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不可能自发的就产生革命的意识形态，它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经济斗争。

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觉性也有不同。

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列宁《怎么办》

今天的我国开始发展的群众运动中也一再的体现出了这种斗争的经济性质。而自发性就是屈从于现有经济基础的产物。对于阶级斗争来说，自发性使人受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限制，从而把一切活动（包括斗争）也限制在了既有的资本主义旧秩序的范围内。群众们与经济上的不幸遭遇作斗争，但斗争的目的却不超过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比如要求偿还工资、加薪、减少工时、遵守劳动法等等，这些实际上也还不是革命的。

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自觉性就是从这种自发性里提取出的更进一步政治性质，革命的自觉性是要求无产阶级去彻底解决与他相对立的阶级的统治地位，要求彻底的推翻整个旧制度的自觉，并且自觉的、有计划的进行各类活动以达到以上的目的。

可见，自觉性产生于自发性又与自发性相矛盾。如果说工人或其他职业的群众组织的斗争和活动还是自发性的组织的话，那么革命组织与它相比就是自觉性的组织了，这种组织一开始就要确立了革命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目的，并以此为行动的指南去活动。一种以自发性为主，一种以自觉性为主。自发性与自觉性便是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一大区别。

但这种自觉性的要求又要一定条件的革命分子才能够达到，这些革命分子自然是从学生或工人中出现的。他们的任务明显要不同于一般群众，他们一开始就要把实现社会主义当作了最大的目的，这是这种组织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和一般群众组织的区别。当然革命组织和革命家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之间也会有复杂的区别。

### 三. 革命自觉组织的发展

虽然这种革命自觉组织是不同于群众组织的，但这种革命组织的产生，特别是它的最初阶段又是必要借助旧的社会关系的，它需要在旧的社会关系中，在一般群众中挖掘出先进分子来构成新的革命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革命组织。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就是这种革命组织发展方向的最终阶段和最高产物，所以这种党的真实性绝不是靠自称的，而是靠客观的。

1. 融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发展革命事业的过程，宛如织一张网，联系和发展着各种各样旧社会关系中的共产主义的线索。
2. 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直接存在革命关系，它只是造成了产生革命关系的条件。革命的关系只能从旧的社会关系中改造并产生出来，把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线索充足的联系起来，编织成一张独立于旧社会关系的网，也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
3. 先锋队只能在这样一张又一张在广度上不断发展，在纵度上不断增加的织网过程中产生。但先锋队和其他一切程度的革命组织都离不开下面的网支撑着它。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一期月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目前的过渡阶段》

这种党需要贯彻群众路线，需要足够的群众的力量和足够的其他坚强的各种革命组织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实现。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把群众组织工作和革命组织工作的许多地方混同起来同等对待。一方面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发展革命组织不得不作一定的群众工作，一方面又有所不同、有所区别，因为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足够危险的事情。谁都知道我们联系和发展群众中的共产主义线索，是为了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而不是要把这种革命组织的要害机密当作一个可以公开展示成果给其他无关的人看使警察得知。并且这种联系和发展群众中共产主义线索的过程也得是不引起警察的关注的活动，更不要说这个产生出来的革命组织的工作又要不同于和不局限于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的，更要区别对待。足够的秘密性是革命组织的能够在我国目前的法西斯专制环境下能够安全存在和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我国左派组织过去很大一段时间内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组织都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些组织中，有线上也有线下的组织，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把这两种工作混同了起来，革命分子的组织、革命分子的非法轰动、调查以及学习培养工作和宣传引导群众和筛选出先进分子的工作混同了起来，并且很多时候基本是在同一个社交群体、一个交流空间内完成的。我国有很多这种线上组织，他们有许多以国内合法平台的聊天群的形式发展，发展群员、进行宣传并从中发展出新的左翼分子；当然现在很多也通过墙外群的形式发展。事实上他们也是一种从自发性到自觉性过渡的阶段，同时具有着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特征，不限制其成员是为了最大程度扩张和影响群众，而开始限制成员则只能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和集中先进分子，但这种组织基本上做不到贯彻任何一方面，当然这些仅仅只是这种组织的一部分问题而已。这种组织自然有其历史意义，它造产生了一批初级的左翼，给了许多受影响者提供了一个初级的台阶，让他们能够从此吸取最初级的革命素养。但这种组织也具备着各种致命的缺点，这些缺点则使它完全无法胜任更进一步的革命任务。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想要批评这种模式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上他们也培养了一些马列毛主义者或者倾向与马列毛主义的新力量出来，这些分子如果他们能幸存下来的话自然有机会更进一步。但这种发展模式的组织注定了他们会全部的暴露在敌人的监视之下，甚至就连这种在我们看来很无害的聊天群警察也都要分配警力来关注并安插卧底。是的，我们得知很多起警察约见这种线上的（无论墙内外平台）的群聊组织的普通群成员并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收买来发展特务进行调查、渗透的情况，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被一些人所熟知的组织有这种活动外（这种组织一般有很多个群，几个到二三十个不等，有几千人上万人的群员），甚至还有一些在我们看来规模特别小的群（不到一百人）警方有时也会采取这种行动。他们最后往往会把这些组织摸得一干二净。一般是等到了一定的时机，或者这些组织要进一步的做什么活动就把他们剿灭，并且警察很多时候都会留下少数几个幸存者“养寇自重”，进行“繁殖”，等他们再次发展起来的时候再把他们消灭并重复以上的行动，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在已经被他们打击过了的前左派组织的分子中试图发展新的特务出来。这些墙内左派组织的平均寿命往往只有三四个月，这一点时间的确很难进一步使他们继续积累革命素养和发展更高级的工作。

即使是线下的左派组织，在他们采取半公开或公开的方法进行活动并作以上工作的时候，总是能很快的被注意到，并使得自己上了警察的重点关注名单，有的时候甚至会通知学校或者这些分子的工作单位对其进行监视。警察则会关键时刻给予打击，但这种关键时刻不完全是这些地方公安部门自己决定的，有的时候接收到上级的政治指示或有新的政治变动的时候也会采取集中的打击行为。在2022年的3月到5月间，由于一些盲动路线的组织 and 恐怖主义倾向的分子在许多墙内外左派组织里大肆传播炸弹制造和武器制造知识，引起了一波全国范围内警察对各地左翼组织成员的打击，而二十大之前又进行了一次力度更狠的集体打击。

因为不区分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因为盲动行为，因为不注意秘密性和安全问题导致被消灭。然后又一次复一次的被消灭。当老的活动家被消灭后，新一代活动分子与其毫无联系，或者并没有继承其之前的经验，在和他们的先辈以前那般同样不成熟的情况下继续去重蹈覆辙。如果我国革命分子无法克服这种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环境给我们的考验，无法掌握在这种严苛环境下继续发展革命组织和革命工作的方法，那么革命则还是遥不可及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种现象和历史上俄国革命运动早期阶段时所面临的情况也同样有部分相似之处值得我们参考。

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

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結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作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

—列宁《怎么办》

可见，继承性是继秘密性之外又一个需要革命组织解决的问题。

但和列宁写《怎么办》的时候相比，显然我们革命阶段还要更早期一些。那种同工人建立联系并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并以此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和一些人的捐款的情况在我国还是完全没有的。但反过来的情况还是有的，如未明子号召学生做工益活动拿父母的钱给其他工人做慈善并提前给工人打预防针，号召工人放弃非法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情况还是有的。

#### 四. 我国革命组织的必要性质

最后，我们打算总结一下这种革命组织需要具备的性质。这里我们打算在引用一下历史上的经验。

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

- （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 （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
- （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 （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 （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列宁《怎么办》

结合前文，除了一开始就要区分和定位清楚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我们还要这样总结出对于我国目前的环境来说，革命组织必要具备的一些特征：

1. 具有革命的政治路线（马列毛主义），也就是革命的自觉性，它是保证革命组织性质的首要特征。
2. 要具备足够的秘密性，这是保证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能够安全的特征。



3. 保证革命组织继承性，这是保障革命运动能够继续发展的特征。

## 五. 群众的自发组织

关于群众的自发组织和自发运动，在这一点上我国群众们已经领先我们一截了，当然这一截领先得还不算特别远。群众集体的经济斗争和自发活动在我国已经开始比较频繁的出现，但自发产生的用作于斗争的群众性组织还是很稀缺的东西。带头去成立这种斗争性群众组织的群众领袖也很快就被消灭，陈国江案便是一个例子。

陈国江作为一名外卖骑手，他发起微信群“外卖骑手交流群”，起初为外卖骑手交流互助为主，后来开始组织“骑士联盟”，自称“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截至2020年6月，共发起11个骑士联盟群，好友人数超过14000人。他因为利用空闲时间帮助外卖员维权，调解纠纷，被骑手们称为“盟主”。2019年10月，陈国江因发动外卖员拒接外卖订单来为骑手们维权，被我国警察拘留了26天。2021年，陈国江在网上曝光“饿了么”平台对外卖员春节期间奖励有欺骗嫌疑。2021年2月25日，陈国江被北京警方带走，原因不详，同时也有相关多人被警方带走。3月17日，其家人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发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称陈国江涉嫌“寻衅滋事罪”已于2月26日被拘留，羁押于朝阳区看守所。而2021年4月2日，陈国江的亲属收到了他被正式逮捕的通知书。

但此事在今年又有了些变化。

因组织工会性质的外卖人员“骑士联盟”而遭北京警方拘捕的陈国江，近日传出重新露面的消息。但有专家认为，陈国江身后的中国劳资关系问题依然困难重重。

在再次露面的视频中，被称为“骑士联盟”盟主的陈国江外貌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34秒的视频，多数时间是陈国江在冬日的阳光下行走的背影，只有几秒钟是他转过头来挥手致意。他似乎在说些什么，但被背景音乐淹没。背景上配着几个简单的短句：“我还好，你好吗？”以及“各位兄弟，后会有期，江湖再见”的字句。

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1月3日在推特上转发了这则视频，称这是陈国江在自己的微信影音号上发布的。

目前本台记者还没有从其他渠道完全证实陈国江获释的消息。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劳工运动的赵先生告诉本台，左翼工运圈子里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陈国江应该是有了部分的人身自由，但不能确定是取保候审还是无罪释放。

但陈国江重新露面的消息，已经让他过去的“各位兄弟”兴奋起来。“骑士联盟”以“工号51”为名的一个社交媒体群中，群主喊话道“不论统治阶级的打压有多么险恶，51都将同盟主、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起斗争下去！”

在群主的眼中，陈国江被警方关押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打压”。但对陈国江的这种打压，

并没有让他身后的中国外卖骑手群体觉得，他们当初诉求的公平劳动待遇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记者：王允 《自由亚洲电台》

我国群众面临的劳动环境不比我国革命者们要好多少。我国法西斯专制把合法活动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实际上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群众自发的职业组织、用于斗争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分子的革命组织出现。所以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政党组织、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职业组织的区别在我国不那么容易被分清。而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中，这一点一般是很难混淆的（因为这些组织大多能都合法的注册和发展）。

也正是由于我国的法西斯统治，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影响，必然导致我国劳动者更倾向于彻底的解放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也只有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才会支持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明子等机会主义活动的破产在未来则完全是必然的事情。

历史上的苏维埃就诞生于俄国工人与沙皇政府的斗争之中，从一个领导劳动者们进行经济斗争的机关，随着革命的发展变成了领导更多群众们进行起义的机关，在革命成功后最终演化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下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

仅仅只是从陈国江骑手的示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国的职业组织很多时候从诞生一开始的早期阶段就不得不成为领导群众们进行经济斗争的机关(自然它之后可以用作为政治斗争的机关)，因为在其他时候，一切群众自发的职业组织不能存在的情况下，群众们在经济斗争中必然需要制造出这种用于斗争的职业组织。并且在斗争的运动过程中很快的就能产生出更高的政治倾向。

职业组织只是群众组织的一种。不仅仅只是职业组织，有时候往往是相同境遇受害者们也能自发的组成类似的用于斗争群众性组织。如直至今今天都还在坚持维权的部分河南村镇银行的受害储户们，他们被我国银行流氓般的夺走了积蓄并被镇压。这些受害者采取合法手段维权也都会被打击，以至于在两会期间还要被当地警方绑架、殴打、非法拘禁。为阻止其上访，被绑到了上海崇明区的董海平便是这样的例子。

本人董海平，身份证号：xxxxxxx 家庭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北新村

本人于2023年3月4号早上6:50左右，出发前往宁波协助侄子购车。我爱人和我爱人的侄儿同行。在本人出发时，有6人拦车阻止，强行打开后车门，把我爱人拉下车。之前和他们这些人有过略微的交流，大概了解到是受新场镇政府安排，对我进行监视居住，因为我是安徽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为了阻止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这些人员从未出示过相关的工作证明。

我曾经告知过他们，两会期间不会上访，且在事发前一天就提前与他们沟通，告知3月4日去宁波购车事宜。

被强行阻拦时，本人拨打110报警电话。民警带双方到新场镇派出所进行调解。在到达新场镇派出所后，民警让我们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双方当事人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随后让我们坐着等待，期间我曾去过派出所院外的公共厕所，民警让辅警跟着我，但是对方却能自由出入。

大约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民警让我到窗口做了笔录，笔录完成后，民警让我和我爱人离开派出所，继续对我爱人的侄子进行问讯。本人表示要在派出所内等待，遭到拒绝。

就在本人刚走出派出所院子的时候，拦截人员强行将我们塞进他们开来的两辆汽车内（号牌分别为皖A7CZ66黑色大众SUV、沪C COM3T8白色大众轿车），当对方4人将我抬进皖A7CZ66车内的过程中，本人拼命挣扎，并对着派出所门口的门卫保安和民警大声呼喊求救，但那些保安和民警却未做出任何反应。

本人被对方强行按进对方的车内后排，两人把我夹在中间，将我的双手用力扭住，用黑色头套把我的头套住，把我身上的钱包、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等所有物品全部搜走，本人未挣扎和反抗，但他们却始终把我的两条手臂扭得死死的，导致我的手臂非常的疼痛。

两小时后，本人和爱人被带到了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333号顾伯伯乡村民宿（6号晚上被转移到虹桥村1121号吴海兵民宿），期间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所有私人物品均被搜走。

期间在我完全配合他们的要求的情况下，仍遭到两次殴打，各种恐吓和威胁，并扬言政府部门公安机关都是他们的人，不管我们作任何事都是徒劳，只要不把我打死，他们就可以逍遥法外。

3月14日早6:30，本人想尽办法成功报警，出警民警的警号是060076，名字叫顾清，在了解情况后告知本人并非绑架及非法拘禁，随后民警即离开，出警过程中，民警执法记录仪并未开启。当天一天未给本人提供食物。晚7:00左右，给我带上黑色头套，故意将我放到离住处较远的地方才恢复自由。

针对以上遭遇本人提出诉求如下：

- 1、查明跟踪、绑架、拘禁、殴打本人的相关人员身份，并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 2、保障本人合理合法上访的权利。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信访工作条例》，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干扰和阻碍群众正常信访行为，一旦发现，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 3、追究相应民警责任。本人在人身自由被限制、被殴打之后曾多次报警，相应处警民警均未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接处警工作规范进行处置。

但是我们还没有查到这件事后续，显然我国政府还了无回应。

总的来说，对于这种群众们自发组织起来的用于维权的经济斗争组织，不管它是职业工人组织或者职业的外卖骑手组织还是受害者们的组织，也都会面临法西斯专制的打击，也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性质来和敌人对抗。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

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象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列宁《怎么办》

列宁指出了两种方法。但就我们今天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专制国家追求合法化的群众维权组织是更困难的，而秘密的群众组织则成为了必要。使它在平时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秘密的，但形式又不固定，使这种秘密性对于参加的成员来说几乎等于零。这种组织在经济斗争时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象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

列宁的方法具体说来很简单，要使陈国江这样有群众影响力的和能够代表其他劳动者的进步劳动者处于秘密的状态来和革命组织发生联系，也要使自己完全不被警察关注。只要这类核心分子能得到群众最广泛的支持，这种“骑士联盟”就不应该具备固定的形式，如不固定于微信群等手段进行交流等，甚至可以不固定于线上交流。这种组织就能够完成我们想要达到

的一切，并能最好的和敌人作战以及保护自己的力量。还能和未来的革命运动更好的建立起联系。

可靠的核心分子保持秘密性、秘密的和革命家组织产生联系、得到群众的最广泛支持、不具备固定的形式，这些就是我国合格的用作斗争性质的群众组织所需要具备的特征。

## 六. 自觉组织和自发组织的相互关系

我们在群众组织的方面谈了一些。但话又说回来，我国的大多数革命组织的活动相比群众组织的活动明显更加初级。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革命组织极其稀少，对劳动者来说还做不到有多大意义的帮助，另一方面我国的左派组织目前还太初级，绝大多数连自保都尚且做不到，更难说给予劳动者们的帮助了，这种自觉性只是相对于群众组织而言的，大多数还停留在左派组织的程度上，离职业革命家组织更是相距甚远。当然，我国斗争性的群众组织目前也很难做到自保。

但就其关系而说，使革命组织首先做到自保并发展到一定的能够帮助到对方的阶段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至少对于我国自觉的革命者来说，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要着手去解决，况且现成的历史经验、材料是我们不应该放过去利用的。

波一夫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写道：

“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仅从当年俄国活动家的对革命刊物的反映来参考我们今天情况，我们也不会比当时俄国好。俄国这些组织由于其早期的不成熟往往只能存在四五个月或五六个月，我国的革命组织甚至更为短命，在一切线上线下的左派组织中（他们甚至还不算革命组织因为他们定位不明，把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两方面的特征都混杂在了一起）能存活超过一年的便是长寿的了，一切有活动经验或者打听到足够多的消息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些组织的短命，特别是墙内领域往往两三个月就已经会被警察换了很大一波组织了。总而言之，我国的工人运动走在了我国革命组织的前面。事实上，我们的工人更是什么帮助都没有，不仅缺乏优秀的革命力量来领导运动，也缺乏宣传和鼓动的材料、供于学习的秘密书刊，也更不可能有鼓动员。我国革命分子的缺乏修养更是普遍的情况，甚至有许多人对于反动派可能打击更是抱有天真般的无所谓态度，从而继续自发的搞定位不明的左派组织，而一旦被打击后又容易垂头丧气放弃了事业。大家对于斗争的经验都还远远不足，特别是保护活动家安危的经验、技术以及和警察斗争的技巧更是缺乏，这个问题已经不断地在使我们失去群众组织中和革命组织中的各类优秀活动家了。但这些问题不是不能够解决的，任何革命分子和进步群众都应该努力的掌握这些用于斗争和组织知识，并把他分享给更多的同志或群众。

群众需要我们去传授他们斗争的经验和技巧来使他们斗争胜利，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构成更大的团结来争取更多，需要我们为他们带去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他们认识到如何真正的解放自己。而我们也需要群众们的庇护。我国群众和我国革命分子的关系毫无疑问是相互依存的坚定的盟友，彼此都以各自的最大、最根本利益谋划。我国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发展自然会使命密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分子更加安全，而我国革命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分子的成熟又能带动我国群众最大范围的团结斗争和进一步的迈向革命。

### 七. 我们目前工作的方向

对于我们革命分子来说，我们首要任务或者说主要的工作方向是要建立合格的革命家组织，这种革命家组织的最高、最完全形式就是一个革命党。这种组织要利用起一切的革命活动和群众工作发展自己，让自己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使自己能够从一个左派组织往革命组织过渡，再从革命组织往革命家组织过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目前各类组织显然都是还不够的，但更不够的是革命组织和革命家组织。

在法西斯专制还空前巩固的我国，任何向群众广泛宣传的活动，一旦超出一定的界限就会被彻底打击。为了不至于被消灭不得不使这种面向广泛群众的宣传活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可是只是在这样限制下的活动定然不能担负起使群众走向革命轨道的使命。

但这种一定范围内的活动却又有可能寻找到成熟的先进分子或挖掘引导出半先进分子（因为这些人多少是接受和认可了一些马列毛的理论的或持有一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就难度

来说，利用合法的安全范围内的工具（或是秘密的利用非法的工具）花较小的力气而不容易引起注意的方法来挖掘既有力量，来进而发展秘密的、自觉的革命家组织，要比利用这些工具费更大力气和造成更大声势的来从一般群众中发展出力量容易得多。就从安全性上来讲也是相差甚远的。所以，我们现在应当相对谨慎的发展和团结较先进的一部分理论，利用其迅速的建立起更坚强的革命组织；当然我们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样做，这种策略只是在我们现在这种我国革命主观力量弱小、革命分子和群众相脱离、进步分子内部又相互分裂以及还有相对成熟的个别力量可以团结起来的时候才特别的适用。

因为要肩负起带领群众走向革命的使命就必然需要对群众做更广泛的和更深刻的宣传、鼓动和揭露工作，并还要建立起群众对我们的信任。这种活动必然是非法的内容，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革命立场和斗争经验以及成熟的革命组织则是无法胜任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能够适用于这一系列非法活动的革命组织的前提工作。

对于一般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来说自然应该选择建立职业组织，对于大多数还是学生活动者来说就没有那么去做的条件。而对于革命分子（包含学生和劳动者）来说，目前都更应该是优先建立一种革命组织，为更长远的事业考虑，并且这种力量目前更为稀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自发组织是要包含绝大多数群众的组织，他们觉醒和发展是实现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我们如今的势单力薄的力量很难去发展这样的组织的。而另外一方面，自觉组织是较少的革命分子和先进分子的组织，他们也是实现革命的重要力量，没有自觉组织先进的理论指引和帮助自发的组织就难以以革命的路线前进和成熟的和敌人作战，而发展这种组织在目前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用成熟的革命组织的力量帮助发展群众组织是可能的，而反过来则更为困难。

更具体的来说。对于革命分子，应该优先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秘密的组织、有继承性的组织、能从群众中挖掘出力量的组织，能与群众组织很好的结合的组织。只有很好的完成了这些工作，我们将来才能在完成建立这种组织的下一个工作阶段时能更有力、更安全、更深刻的发展而进行更多的宣传和群众组织工作。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目前也只能更多的先依靠先进分子，所以重点应该是集中自己所掌握的共产主义的线索，尽力的寻找已有的先进分子，其次是组织和发展半先进的分子，其次再是发展有一定倾向性的群众。

而对于进步的劳动群众们，应该建立起于其他同事们的广泛的信任，形成广泛的、秘密的、但不具备固定形式的用作斗争的职业组织，这是一种群众组织。但也要形成可靠的、秘密的稳固核心，并和革命分子们建立秘密的密切联系。

# 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

---

文章来源：革社第三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 一. 革命家组织和反动的改良主义组织

在谈论我们今天的革命分子和“左派”极其组织、活动距离我国工人还有多远前，我们就有必要谈谈他们目前是怎么活动以及他们的组织是什么样的了。对于我们而言，我国目前的所有此类分子组成的组织都还不能称其为革命家组织。甚至还有许多组织在比较历史上的哪怕是还没有政党运动前的早期革命组织而言也还是相差甚远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只能称其为“左派组织”。也许已经有了极少数组织多少有了自觉性，开始自觉的往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发展了，但这也还是极少数情况。

正式的革命家组织，自然是以革命为第一目组织目的的组织；并且他的成员是以革命为个人职业，靠无产阶级或者其他需要革命的群体的经费专门供养着的组织，以今天我国的现状来看这种组织只能是秘密存在的。并且这种革命家组织也必须有足够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的支撑。很可惜，严格来说这种组织在我国还是不存在的。

有人也许要说，未明子的工益组织不也是靠需要革命的团体的经费活着的组织并且要以实现革命为第一目的的组织吗？那可真是天大的误解了，对于他们组织的性质我们打算先引入一段列宁的论述。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中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象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



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列宁《怎么办》

今天的未明子和列宁所论述的一类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即蛊惑家）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他们一边要蛊惑工人们小心一切可能的革命分子和革命组织对群众进行这种“从旁推动”，而要进行他们的、反动版本的对工人人们的“从旁推动”。

首先，事实上未明子号召的此类组织是反对暴力革命和非法斗争的，是以追求改良达到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目的的组织，所以他们甚至是不如列宁所批判的“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毕竟我们都知道未明子要“大三权”不要“小三权”而否定工人的经济斗争，要改良和合法的捍卫社会主义而不要任何历史上“教条”的阶级斗争了而否定用革命性的活动或思想来影响工人。

这种行为和目的本质上就是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最终不以暴力砸碎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则是不可能使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放弃非法斗争甚至连许多经济斗争、政治斗争都做不到。以放弃暴力革命和非法斗争为前提条件号召工人和学生用改良来达到目的，本质上是欺骗工人和学生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是用小恩小惠使人放弃实质上的自我解放、逃避斗争，这种活动本质上只能对少数改良主义领袖有益，所以究其性质而言他们首先是反动的号召群众放弃革命的改良主义组织，是灌输反动思想以维护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组织；第二，此类组织的活动者许多是兼职学生其次是一些有闲工夫的第三产业工作者或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有自己的职业（如学生、教师、自媒体工作者等等），他们没有条件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以放弃生计或放弃学业为代价来从事这种活动，所以究竟成员职业性而言他们还是一个兼职组织；第三，组织经济来源不稳定、不正常，大部分这类组织的经费还是靠学生成员抽出自己的生活费为主、一些靠小资产阶级成员或其他第三产业工作者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组成，就其经济性质而言他们也不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其组织活动自然要屈从于这类阶级或群体的政治利益，拿谁的钱就为谁服务，他们连这一点也弄不明白，毕竟他们一开始就排除了无产阶级经济支持，因为他们无条件的认为收了工人阶级的钱就一定是投机主义的行为，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为真正的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只能是以小资产阶级和自己群体的狭隘利益去歪曲这一点，所以他们自己所批判的“机会主义”在我们看来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他们在针对背叛小资产阶级和保守派、改良派利益的行为的批判。

## 二. 革命家组织、革命组织、左派组织

对未明子旗下的工益组织的评判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再说说其他左派组织，但很可悲的一点是，大部分其他左派组织在实践上还不能赶超未明子工益组织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未明子的工益组织多少能接触到一些线下的劳动者了，而其他的左派组织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很少。如果其他革命分子不能做好自己的组织活动并建立起一个更革命也更能服务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实际上也是在被动的把工人往改良的方向上推，使工人不得不更受这种组织影

响，这也就不得不使我国群众必要经过一个大弯路和大教训才能彻底识清他们的真面目（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活动中或国家危机时的站在反革命改良主义的镇压立场上，当然未明子已经多次站在镇压工人的立场上了，如污蔑富士康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们是受黑中介工团主义操控的运动，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有实力操控工人，往往是连中介收到的钱也不够给工人发了，更不用说我们国家目前低级的政治组织更做不到直接组织或影响工人运动这一点，这完全是一场工人自发的运动，工人们不通过斗争就拿不到钱）。

而我国的其他多少带有政治目的组织，只能做到报道、揭露、宣传、鼓动这种已经发生的工人运动的程度，并且这种工作目前做的影响也还很小，社会大部分群体还没有受到足够影响的。富士康工人运动、重庆药厂罢工这两起在左翼圈子里好像都得知的东西（其实他们大多数也不知道细节），其他群体还根本不知，并且他们也只能关注到这种较大的事情，而较小的就很难知道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我国左派组织规模小、分工不发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左派组织依然是不干正事的或干得很不足的，连报道、揭露、宣传、鼓动的工作也都是匮乏的，他们中有许多分子对此类运动的关心还停留在打听一下影响力比较大的事件的轮廓当作圈内谈资上，只有其中的少数有了部分的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这种组织还是比较落后的、也是不够敏锐的，自发性还在严重的束缚他们进一步去了解阶级斗争和做更进一步的报道、揭露、宣传、鼓动的工作。

非职业性、没有经费，没有其他足够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组织的支撑就注定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组织，但他们也算不上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只能是某种程度的左派组织。是因为其成员往往还没有克服反动思想的干扰、还受自发性的束缚，其组织往往没有统一的、正确的并受成员认可愿意执行的革命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自然可以不公布出来给警察们看），很多时候连一个明确的共识、革命目的和私下进行统一以上范畴的活动也是缺乏的。如果能有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或革命路线并以其规定的革命目的的革命活动为组织唯一目的的，就算其成员还是兼职的也还没有经费、也还没有群众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支撑也能算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了。

可见我国的左派组织之所以我们要称他们为左派组织而不是革命组织，其最大区别就在于组织没有统一的、正确的革命纲领、革命路线，其组织活动也是自发、零碎缺乏计划的，组织活动的目的也还不是主要为了推动革命的。但我们所说的这种革命组织显然和历史上的革命家组织还有较大的差距的，至于历史上的革命家组织和我们所说的革命组织的区别，我们可以先看看列宁是如何论述革命家组织和职业革命家的。

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

—列宁《怎么办》

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11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列宁《怎么办》

而革命家组织则主要是在成员的职业性上、专业性上，组织活动的广泛性、深刻性上，组织的支撑性上（群众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支撑）都与一般的革命组织拉开距离了。革命组织也可以看作是一般组织往革命家组织的过渡，当然它本身在今天的我国也有重要的独立意义，他们已经可以胜任许多重要的革命工作了。至于革命家组织，则需要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并且是很不广泛且秘密的组织，在专制国家特别是我们这样的法西斯专制国家还需要这样的分子专门靠党的经费来活动（今天也可以说成靠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体的经费活动），受到了专门的训练且无限的忠于革命，具有相对最优秀的革命素养，使它脱离工厂的日常一般劳动而能够做一切秘密的、危险的但是工人阶级所必要的革命工作，并有能力和警察做斗争且很好的保护组织和自己。当然我国革命组织多少也有一部分这些特征了，需要把很多活动秘密化，选择成员需要条件，需要一定斗争知识和政治理论，在本职工作（一般劳动等）之余的最重要活动便是此类组织的活动。

### 三. 我国的左派组织

谈论几种组织的区别，我们再来谈谈我国的左派组织。当然抛离了政治上的区别，我们主要是从组织类型和活动范围区分。有一些“左派”把这种区别当作了政治区别，并互相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等等，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思想，这只会促进分裂而不是联合，给敌人各个打击的机会，这是由于他们还不能够深刻的理解革命是需要绝大多数人参与、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以及阶级斗争也是复杂多样的事实。我们号召这部分人要立即放弃自己狭隘幼稚的观点，要从更广泛和深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需求和组织活动两个问题。

就活动范围来说。首先我国左派可以分为线下和线上两个大的组织类别，当然有的组织也有两类都在搞的，但总是有主次之分的。其次我们先谈线上组织，线上组织又可以分为墙内和墙外两个类别。我们先墙内的组织。

线上的墙内组织是我国左派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没有数据统计，实际上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做到数据统计，但只要这是线上、线下、墙内、墙外几个方面都有所了解或者都参与过的活动者，自然能够得出和我们一样的经验判断。

线上墙内组织中的大部分组织是定位不明的，是分不清革命家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区别、也分不清左派组织和革命组织的区别，从成员到活动范围来也都是如此，所以始终无法把活动的自觉性抬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其最大作用就在与能使一些有闲时的多少关注一点政治的群众能够有机会了解到一些“左翼”知识（但这个左翼的内容就不能保证其性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组织还是有作用的，但自然是难以承担更重大的使命的。但即使是这样，线上墙内组织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有一些理论混散、立场不坚定的分子也在把控着这类组织高地的现象，灌输反动的知识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理论给群众，对于这种分子或组织应该要和他们做坚定的理论斗争，在合法的范围内也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做好这种理论斗争的；当然这是为了尽可能的多宣传和培养出一些掌握社会主义知识的新分子的目的所服务的，也要注意避免无意义的宗派主义作风，在少部分左倾或右倾的团体那，往往得罪的人比教育的人要多得多，大部分群众是中间派，坚持给其他人灌输反动思想始终是少数，只要揭露了并且使大家认清且抛弃了这少数分子就行了，对于中间派的大多数群众是一定要争取的。

所以这类组织也应该要明确的梳理起真正革命理论的地位，往革命组织过渡，要确保马列毛主义在群众心中的地位。

墙外组织则中，革命组织的比例就大大增加了。普遍具有明显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的，组织纪律性上也更明显，马列毛主义组织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些组织加起来的总体规模和数量肯定是远远不如墙内组织的，但此类组织加上其外围组织的个体规模和其能影响的个体也是要远远大于墙内组织的个体平均规模的。少数组织是能做到几十人的核心影响上万规模的外围组织成员的。简单来说，墙内组织是总规模大而分散，个体小；墙外组织是总规模小而密集，个体大。但目前的墙外组织目前中的大多数依然是以聊天群为主要组织工作的，也许其中部分有了往更深刻的革命活动过渡的特征比如个别融工、准备融工、调研等，但其往往因为其安全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公开活动和广泛的群里组织工作的影响使其本该秘密的东西必然要变成不秘密的了，也就是说其组织和重要组织成员的重要机密早已经开始很大程度上的掌握在了警察的视野里了，他们在广泛的群聊组织或其它类似工作中建立了数不清的广泛的关系的信息链条，而由于安全工作的不到位、秘密控制得步骤米，对于警察来说这也变成了用来抓捕活动者的链条，其更进一步的革命活动或其他秘密活动自然也更难做到秘密了。

墙外是相对墙内的更秘密的线上渠道，我们应该是利用其秘密性来发展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工作使警察没有头绪而尽可能减少其线索的，广泛性的、公开或半公开性的工作（如群聊组

织)则应该是由墙内主要完成。而不是在墙外发展和墙内一样的公开、半公开的或广泛的工作给警察增加线索的,否则这种组织就会失去了其更进一步的革命意义,只能使自己的组织难以胜任更进一步的革命工作以及更能做好现有的墙外工作。

至于线下组织,其实也可以做几种区分,如合法和非法、公开与秘密的类别。但此类组织一般较少,我们暂时不详谈。专门的线下组织在我国还是很少的,他们往往和线上组织工作是重合的,往往是线下什么组织线上也有一个同样的组织,这样就使得线下活动无法专门化,也使得风险大大的增加了起来。经常有因为线上活动而导致线下人员被捕了的,其实其线下活动本没有暴露或出严重问题,也有线下工作暴露致使人员被捕而线上工作全部终止作废了的情况。把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以同样的公开或半公开方法来进行的,或者在线上线下同时的进行的错误行为更是数不胜数。一些左派群体还有把自己的线下会议的最直接的内容和最敏感的聚会拿到线上公开的幼稚做法,或是把秘密非法活动和线下的敏感活动拿去线上公开讨论的做法,这种做法除了招致警察打击致使今天的工作在未来会有被一齐捣毁外的可能而得不到更好的结果。

线下组织相比线上组织有更强的秘密性和能发展实际的革命工作的条件,他应该是利用这两点来发展秘密的、实际的革命活动的工具。而不是用来进行和线上同类型活动的工作的工具。

我们之所以要区分线下、线下、墙内、墙外等等关系,则是希望我国的革命分子需要能区分自己工作的性质和其组织所规定自己的所能活动的客观范围,利用好各种组织工具以便更好的发展自己的革命工作为我国革命服务,以及更好的和敌人做斗争。

#### 四. 今天我国工人运动距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距离

现在在我国,每一天都会出现各种广义上的工人运动,仅仅只是看CLB网站的数据(中国劳工通讯),从今年一月到截止到5月12日,就有419起能统计到的工人运动,平均每天就会发生至少三起工人运动(当然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网站已经算是少有能系统性的统计我国的群众运动的平台了,自然,我相信绝大多数工人运动他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特别是没有把消息传递出去的、被政府抹杀了消息、或是由于斗争规模太小以至于很快结束了的情况,在自己工作范围内遇到集体斗争情况的许多人应该都能从自己经验中感觉到很多斗争的消息根本没有传递出去便结束了。所以真实情况,只会比这个网站的统计数据多几倍到几十倍不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至少做了这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

如果只看CLB今年的数据,其中建筑业的工人运动有218起占比52.03%,制造业105起占比25.06%,服务业56起占比13.3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1起占比7.4%,教育业、采矿业、党政机关和其他各类加起来只有9起占比只有2.15%。

当然一年的数据不足够说明，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几年来统计。从2015年1月1日到2023年5月12日，8年内共发生了12940起能统计到的工人运动，平均每天发生4起以上。建筑业在八年内发生了5343起工人运动，占比41.29%；制造业发生了2521起工人运动，占比19.48%；服务业发生了2080起工人运动，占比16.0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生1890起工人运动，占比14.61%；其他所有类别加起来发生了1106起工人运动，占比8.55%。

可见，总的来说建筑业始终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其次则是制造业，两者加起来，占八年内我国工人运动数量的60.77%，这是我国阶级运动中的主要战场。而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则是次要战场，他们加起来占八年内我国工人运动数量的30.68%。剩下的行业则是边缘战场了，它们全部加起来则有8.55%。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10343起，占比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从规模而言，其中有10984起都是1到100人的小规模运动，占比84.89%；101人到1000人的中等规模的罢工有1786起，占比13.8%；超过一千人的只有164起，占比1.27%。还有3起运动没有查到规模。所以，从我国工人运动的规模而言，小规模运动仍然是主流，超过一百人的中等运动则少见，而超过一千人的较大规模的运动更是稀少无比的。但从总的规模来说，八年发生了12940起工人运动，相比我国7.33亿就业人口来说，工人运动还是很少见的现象。按照大多数规模不超过100人而言，就算都按100人算，八年内只有129.4万人次参与了工人运动，就算乘以50，也对我国7.33亿就业人口来说还是非常稀少的现象。工人运动不管是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说都是远远不足的，129.4万人次只占我国就业人口的0.17%而已，这还是用八年的总数来统计的，就算真实情况要比这个多得多，每年参与斗争的劳动者也应该难以超越1%很多。如果拿历史上的数据做对比，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持续的13个月里，当时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而这个时期中国只有200万工人，当年就有15%的工人参与了罢工。1900年俄国工人数量为205万人，1905年全俄政治大罢工就有200万人参与，算是整个俄国工人阶级都被调动了起来。我国今天的无产阶级占全国劳动者比重的61.3%-86.6%之间，取中间数则是五亿多工人，这样一看我们就能知道我国今天的工人运动距离革命时期还差多远了。

从斗争手段上来说，游行/抗议类有7201起，占比55.65%；静坐类有3082起占比23.82%；罢工有1848起，占比14.28%；其他类型，如申请仲裁、联系媒体、阻塞公共交通、威胁跳楼、上访等等加起来只占比6.23%。

总的来说，我国工人运动首先在运动规模上还很小，运动规模普遍在100人以下；在运动的斗争性质上还完全是经济斗争，还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的地位；在参与程度上大部分劳动者都还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估计每年参与工人运动的劳动者应该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确实是在革命运动的初期，甚至比历史上马列毛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那种初期还要初期一些，如果

说我们经常谈论的历史上的革命运动初期是初中生阶段的话，我们今天则还在小学生阶段。当然我们不否认在未来运动会有迅速发展的可能，但我们也要帮助更多的群众通过参与斗争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并要帮助他们的斗争获得胜利，这不仅对于我国现成的经济斗争来说是很必要的，对于未来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更是必不可少的。

## 五. 革命的组织是革命的现实工具

我们今天距离实现革命还是非常的遥远的。说完这些简单的数据，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左派组织目前对我国阶级斗争的作用。我们在前文已经说了一些了，这里打算再作一些补充。

从上面的材料就可以知道，我国的群众阶级斗争还完全是自发的经济斗争，并且讨薪是最重要的需求，这些斗争也都还是零零散散的小规模的斗争。这里看不到我国任何政治组织有力的干涉或支援，看起来报道、宣传、揭露、鼓动则是他们目前能干的唯一的事情了，而且由于线下组织这个重要革命工具的不发展，他们也能难把这种工作发展到现实需要斗争的工人那去，所以只能往暂时不需要的中间群体那进行，但我们知道即使是这样许多组织也是完全不去做这一点的。这里面自然有未明子等恶劣分子的负面影响，也有我国左派组织还普遍不发展、不成熟的缘故还远远达不到革命组织的程度。

列宁同志也曾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

足够的组织是我们未来实现革命的必要武器。而从推动革命运动发展所需要的现实工具的方面来讲，各种斗争所必要的各种组织在我国阶级斗争中的各个范围都是缺乏的，少数已有的组织也还很不成熟的，总的来说是远远不及我国工人阶级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的。我国现实斗争中的工人们缺乏一切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我国工人在斗争中即得不到足够的法律援助，也得不到在斗争上的经验的援助，没有供与学习斗争的斗争材料和走向更大程度解放和革命的政治材料，更没有其他团体的联合，这些都是各类革命组织该做的，它应该是提供这一切帮助的工具。其他的群众也缺乏材料去了解现在的斗争这自然使得他们难以革命化（这恰恰是也我们应该做的），他们更缺乏参与、帮助现实斗争中的人的合适工具，这种工具也必然是某种合理的组织。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阶级斗争始终不够发展、还始终受限停留于目前分散的、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和其他群体漠不关心、参与甚少的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能归于用作阶级斗争的组织的不发展的情况上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斗争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必要的现实工具，是劳动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工具；而革命的组织则是推动革命的现实工具，是保障被剥削者一切阶级斗争能够胜利、并能实现自己的解放的工具；在我们这种专制国家的情况下，这两者是天然的盟友，我们必然要使这两者最大程度的联合起来，要战胜一切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及组织们和我国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

这样的革命的组织便是使阶级斗争能够贯彻到社会每一个方面，使社会每一个方面都往革命的方向发展，并且是使社会最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并走向革命的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工具则一切革命活动都难以发展了，革命无法积累也无从诞生。如果我们停步不前而不去发展各种所必要的组织，革命即使是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到来。而我国目前的革命分子的使命就是要在我国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方面创造这种能够被革命分子和未来更广大群众利用于斗争的各种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



# 革命的规律、组织工具的规律、革命组织的规律

---

文章来源：革社第三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 一、革命使命对革命组织的政治要求和组织工具本身的客观规律

我们认为组织是群众斗争和实现革命所必要的工具，不同的组织就是不同具体作用的工具。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一切现实中的组织活动中，虽然我们线上的革命工作中已经有了一些现实中的劳动者在兼职参与我们的工作，但这个组织仍然是单纯线上的组织，只能做线上的革命活动，并且它还是墙外的秘密组织。自然这种组织工具有它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革命作用，但这个墙外的革命组织工具就它本身的影响范围而言是极其狭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影响最小的一种工具。如果它不和其他组织工具配合起来，那它就是单纯的空架子、单纯的密谋社团而不能起到革命意义的作用甚至还不能做到它本身具有的那种不可替代性的作用。这是因为革命组织作为革命的工具是为革命的整体使命服务的，任何一种革命组织作为一种工具是不能代替革命使命本身的。具体来说，一定的、客观的革命使命规定了其一定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规律，而革命组织它的一切政治性质、工作内容、发展计划不仅要服从这种工具本身的内部矛盾关系和发展规律，也更要服从革命使命总的矛盾规律和客观需求。故一定的革命组织工具为一定的、客观的革命使命所服务。

而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剥削者欲消灭剥削解放自己的革命需求始终是客观的。这种需求给予了每一个时代劳动群众和革命者以重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是什么都不做就能完成了的，它恰恰是需要并且推动一些人去以极大的力量去做，这种重大使命是需要强大的主观力量才能够完成。这需要我们掌握革命每一个阶段的矛盾规律，了解使这些矛盾往革命方向发展的需求，才能利用起来推动革命继续向前。

而“组织”作为革命工具时，不同的组织就是不同的工具。它是推动矛盾往某个具体的方向发展的杠杆，要利用一种力来撬动另一种力，更要区别出具体的矛盾关系中（特别是我们力量极其弱小的时候）要区分出要利用哪一种力撬动哪一种力，有的时候更要尽可能的把事物或矛盾细分下去更具体的对付而采用更具体的革命工具。

但“组织”也有他本身的规律，在不作为革命工具时，这种规律遍存在了。而一旦作为革命工具，这种规律在客观上也要影响着或不同程度规定着革命活动。

如线上组织和线下组织就有其不同的规律，线上组织之间墙内和墙外组织也有不同的规律，而墙外组织之间更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工具，只是从技术上来看微信群、QQ群、微博、YY等平台的合法社群之间不同的规律受到客观条件不同程度的规定和影响，从社会性上看工会组织、爱好组织、社群组织、职业组织、家族组织、学生组织更有着不同的规律。在不同的组织之间，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运动条件、不同的有利因素和弊端，而具体活动的革命者不仅要考虑到我国革命的规律和革命组织的使命也要考虑到组织工具本身的规律，从而作出更优秀的计划和更成熟的活动。

## 二. 目前我国革命阶段的特征和我们的革命使命

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一切现实中的组织活动中，虽然我们线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现实中的劳动者在兼职参与我们的工作，但它仍然是单纯线上的组织只能做线上的革命活动，并且它还是墙外的秘密组织。自然这种组织工具有它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革命作用，但这个墙外秘密组织工具就它本身的影响范围是极其狭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影响最小的一种工具。如果它不和其他组织工具配合起来，那它就是单纯的空架子、单纯的密谋社团而不能起到革命意义的作用甚至还不能做到它本身具有的那种不可替代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就不得首先从总的方面出来。我们在进行过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后已经能够认清我国现阶段革命使命对这种革命组织的客观需求以及这种工具本身的特性了。我们把这两方面详细了解并结合判断就可以明白这种组织在今天的使命了。

我们从我国现阶段革命总的矛盾关系的政治因素出发，我们知道我国现阶段革命有这样几种特征或者说矛盾关系：

1.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需要消灭资产阶级专制实现无产阶级专制。我国社会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主义再革命。
2.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目前还保持着有力的法西斯专制，而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得还很不足。群众们的阶级斗争目前还远远不能伤及我国法西斯专制本身，而法西斯专制又在不断的限制群众们的斗争。是法西斯专制和我国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总阶级矛盾。
3. 革命理论和我国需要革命的阶级尚未结合起来。而这种革命的意识 and 革命的阶级相分离的矛盾导致我国劳动群众在政治上还十分落后。
4. 我国革命组织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我国群众阶级斗争的需求。在一切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中都缺乏革命组织的帮助。
5. 我国进步力量的发展落后，革命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落后致使我国左派不断分裂的矛盾和现象还在产生，并大部分停留在左派组织的程度上无法进步。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解决以上的矛盾才能实现革命或者推动革命的继续向前。而其中第一条，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则是次要矛盾。

解决第一个矛盾则代表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而解决后几种矛盾则能够推动我国革命运动的进步。社会主义再革命和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个国家曾经完成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过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意识形态还以不同的形式遗留了下来并受人们所熟知（自然我国统治阶级也一直在歪曲过去），所以它是再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另外一方来说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有所不同，过去的社会主义被资产阶级复辟造成了历史上鲜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而独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都是从被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复辟后产生的（如苏联、中国、朝鲜、越南等）。而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广泛的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里面包含了多种社会主义革命；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需要无产阶级向私人垄断资产阶级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我国历史上又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下继续革命的政策。可见社会主义革命有多种方式，十月革命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历史上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革命，而今天又要进行另外一种社会主义革命了。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更详细的论述，但这就不是本文的目的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我国革命者要利用的矛盾和要遵守主要革命规律便是这一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及完成社会主义再革命。但想要解决这一点，就需要最强大的革命主观力量，需要革命的政党，并且这个政党已经团结起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并且还具有一定的革命武装，能够发起并团结力量完成暴力革命的任务。这一点自然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但很显然这不是我们目前有条件能够去做的，我们离这一步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而第二个矛盾和第一个矛盾的区别在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参与进了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这运动必然要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在许多活动范围中重合。但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他们往往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动摇。资产阶级民主制也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它和社会主义是根本冲突的。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包含了着民主，自然这个民主主要是对无产阶级而言的，而对其他阶级的变化而言则是废除了法西斯专政并引导其逐步消除私有性质往无产阶级的方面过渡。所以只是废除了法西斯专政还不能保证我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得到的解放。要解决这一点，也需要我国无产阶级很大程度上的调动起来，并和这一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达成反法西斯的强力联盟来迫使敌人放弃法西斯专政，但是这一步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也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因为我国军队全都是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很大程度上需要做许多和第一点同样多的工作，但我国庞大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去牺牲自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资产阶级民主在我国也难有实现的可能，至少暴力革命是不可能完成这个目的的，除非是期待像苏联统治阶级一般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分化而使政权向另一个方向质变。

至于第三点，我们可以从之前引证的CLB数据（中国劳工通讯）就可以发现。我国工人运动首先在运动规模上还很小，没有体现出充足革命的倾向，并且基本都是经济斗争，完全没

有政治斗争的地位。这足以证明，我国最需要革命的阶级还完全不具备革命的理论，革命意识形态和需要革命阶级相分离便是我国目前无产阶级运动中最大特点。而要解决这一点就需要我国需要一定的革命组织，并且需要把革命工作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大量的向我国工人进行鼓动、宣传使他们完全的接受革命的观点并愿意以革命理论整体的进行有计划的革命活动，但这显然也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革命党才能够做到的，如果没有一种组织能够充分的调动起全国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分子进行有计划且整体正确的革命活动则完全不可能达到这一点。

关于第四点。我国群众的阶级斗争哪怕现在全都是经济斗争，不成功或者说没有后续的结果也是经常的现象。许多斗争从一开始就被镇压机关给消灭了并在更大范围内被增压机关给隔绝了消息。我国群众目前的许多斗争完全是由于自发活动着斗争经验的不足（自然他们本来就不以斗争为职业，除非经济到了困难的地步则不会出来斗争）、斗争的缺乏计划性、以及其他方面的声援鼓动力量的不足而不得不失败。这就需要我国至少有一定的职业革命家来帮助他们，这种职业革命家依靠一定规模的革命组织来为帮助我国群众进行斗争和维护利益。但即使是这一点需求我国左翼分子们也还没有达到，我们还处于更初一级的阶段。

最后则是第五点。“我国进步力量的发展落后，革命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落后致使我国左派不断分裂的矛盾和现象还在产生，并大部分停留在左派组织的程度上无法进步。”我国左翼的分裂至今也没有终止的迹象。一方面是由于像未明子这样的机会主义者的泛滥，我们自然是要和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有由于我国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落后，促进的这种分裂往各个方面发展并整体分裂得越来越杂乱的现象。一方面缺乏合格的革命实践（具体来说是一种组织工具），不能把我国社会各种反对力量都利用起来形成一个总联盟；另一方面缺乏合格的革命理论和它在我国革命中的理论权威（这也需要一种组织工具），能把一切机会主义的理论及倾向驳倒。最后，还有我国左派组织发展的普遍的初级性，秘密基本不存在，安全也难以保障，这样必然使得许多从左翼活动中产生的优秀分子不断地被我国警察所夺走。这些现象必然助长所谓的“左翼无限可分”的内部混乱，而不是促进民主集中。而这种现象实际上又是有利于敌人的，使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各种反对派的内乱中有条不紊的各个击破。而这一点则是我们现在相对这几个特点中最有条件去开始去解决的，他也是相对最具体的一点，而解决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有了更大的力量去进行下一步。要首先形成成熟革命组织（在政治、安全、继承性上都要成熟），然后在政治上先达成一种我国先进革命团体的统一，在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理论都要进行这种统一，并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和我国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并和其他力量进行更大程度的民主联合，那么我们就很快可以团结起我国整个左派和我国全部进步力量了。

### 三. 一些组织工具的客观规律

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完成革命的，革命的活动总需要一定的组织工具，而这一切不同的组织工具合起来便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力量。

如果说我国目前的革命阶段的特征和我们的革命使命，是我国革命者在一切革命的组织活动需要首先利用的矛盾和遵守的规律。那么我们在具体的革命活动中还需要了解一切具体组织

的工作的客观规律，使它往革命的一方面发展，使它对革命起到作用，使它能够胜任起一部分革命的使命。

我们可以把现有的组织工具总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这是最大和最一般的划分方式。这种区分是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产生和工业的全面发展而造成的在工业国的两种巨大社会活动范畴的差异，它使所有人同时具有两种的不同的社会活动范畴，一种是线上（或者说网络）、一种则是线下。在落后国家这一点而还很不明显，因为工业落后、经济不发达和识字率低的缘故，大部分人还没被拉拢进这个两种社会活动的差异范畴。

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不是没有这种不同的社会活动范畴的差异，早在列宁时代或者马克思的时代或者更早的人类社会中就有报纸、书信等交流工具了，可以实现非现实活动的交流来造成不同范畴的社会活动差异。但只是在使工业化到来的资本主义时代，这种非现实活动的通讯工具和社会活动范畴的差异才开始被人民群众普遍的利用起来，反对党也能够借此在较大程度做到自身安全的同时又能联系起尽可能多的潜在反对者；这就使的群众运动能越来越具有政治性、理论性、计划性，使得阶级斗争能发展得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刻；它使得政党得以轻易的凝聚起巨大的阶级力量，它也使得群众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总的政治主张。这促进着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到全新的高度。可能会有人怀疑这一点，正如现在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都认为现代技术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团结起来，现代社会出现的多元文化和越来越复杂多样的政治诉求便是如此；我们要回答的是，这种现象不是技术直接造成的，而是资产阶级根据其统治利益而造成的，在一切上述技术普及的地方，都被资产阶级以自身的统治利益歪曲或限制了他们的作用，阉割、审核和修改一切网络声音和艺术作品、打击政治异见者和反对派、消灭革命诉求的声音等等。正如铁器运用在古代发展农业了中的生产力，使奴隶们开垦了荒地、拿上了武器促进了奴隶制的灭亡时，奴隶主也利用铁器来打造铁链加强对奴隶的束缚和镇压的阶级斗争一样；封建主在他们的时代在利用大炮来装备其军队的同时，大炮也在帮助农民和无产者们摧毁了旧时代城堡和骑士们的地位，在宗教等愚昧的东西使古代世界对于劳动者们来说又大又神秘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却利用指南针、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技术使古代世界变得又小又熟悉，使推翻封建主的现实力量一天比一天结实；而今天的革命分子和无产阶级们应该利用起能够利用的一切现实条件和科学技术使自己更好的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便于更好的解放自己。

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时代，他们过去那种通讯技术（报纸、电报、邮件、固定电话机）还是一种不经常的、作为一种中介而进行二次传播的交流工具还比不上今天我们的工具，换互联网的术语来说，就是不能做到即使通讯和最大程度地对普及化。这几十年内（电脑、手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各工业国们共同的最新发展已经足够改变了我们今天政治活动的方法。资产阶级对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的改善必然也要使得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发展起来。过去的全俄政治报需要依靠报纸传播和通过信件的方式建立起和线下活动者的联系，我们今天则完全用互联网便能更好、更彻底的取代以上的工作，但今天资产阶级对互联网的控制对付起来已经要比过去的书报检查制度麻烦得多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

再说具体的方面差别。我们知道线上组织和线下组织至少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区别：

1. 线上组织这种工具在宣传方面相比线下组织工作起来更容易、影响更快；在传播的广度上也更大。线上宣传工作也许能做到一个视频、一篇文章能达到几万人甚至几百万人观看，但在现实中能聚集宣传几万人就是一种更为困难的事情了，哪怕只是数百人也相对线上影响几万人、几十万人更困难了，但聚集数百人观看自己的作品恐怕对于任何一个线上活动者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许多活动者在线上时期往往能经常做出数万、十万以上受众的影响力，而线下则往往下降到几十人或几人以内。这说明线上组织工具相比要比线下组织工具有着宣传上极大的优势。
2. 工作难度上，也是线上更容易、线下工作相对更难。在即时通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跨地区的、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分工合作，可以把政治活动的有计划性遍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参与者身上。而通过线下组织要做到这一点则难如登天。
3. 在实际力量方面，线上组织不直接具备任何现实力量。这种工具至多只能做宣传、鼓动、决策、分工、指挥等等作用，而这些作用不和现实力量配合起来就是空架子，仅靠它自己是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的。而相反，即使是最小的线下组织也能够具有现实的力量，去进行小范围内的现实活动，能直接参与和影响不同程度的阶级斗争。这种组织和线下组织对比起来，一个是起大脑的作用，一个是起肉体的作用。

线上组织和线下组织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此。而今天的我们想要完成革命使命，那这两方面的组织工具都不能抛弃。可能会有教条主义者说，过去的革命者没有依靠过线上的组织工具，那个时候还不具备这样的工具他们就完成了革命。但今天的情况是，这种工具已经成为了我们这样的国家的国民生活中一种普及了的东西，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即开始成为了群众在阶级斗争中也需要的工具，也变成了反动派镇压群众所必要的工具（反动派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做到及时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阶级斗争并有计划的调动全国力量来进行镇压，而过去的反动派难以做到这一点），难道我们还要去自发的抛弃现代武器用木棍和现代军队作战吗？

说回线上组织。在线上组织中，又有着墙外和墙内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我国统治阶级根据其阶级利益造成的。使一部分互联网的范畴变成受统治阶级直接控制部分，和墙外的部分则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墙外的线上组织至少有着这样的特征。

1. 首先它是一种线上组织，由于其诞生于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出的最先进的通讯技术—互联网，所以它具备这种技术的客观规律所规定的特征。即它是具有易传播性、易宣传性的传播工具，是具有全国性、国际性和即时通讯的通讯工具。而线下组织则相对更缺乏这种能力。但它同时又是不具备直接现实力量的组织工具。
2. 它然后是墙外的线上组织。相比墙内宣传组织它具备了克服资产阶级的监控和渗透的可能，使它可以同时具备相对最隐蔽的特征，也就是相对最安全的特征。而墙内的线上组织则是与其相反。

3. 由于墙外的特征，它必然是受众小、门槛高、技术要求高、不易扩大成员的线上组织。这个特点大大的削减了线上组织易传播、易宣传的能力，和墙内的线上组织相反。也就是说它如果不和墙内组织或线下组织相结合，它就不能补充它在墙外的力量。

除了线上线下、墙内墙外的分别外，革命的组织工具在实际活动中自然还会遇到需要更进一步区分的时候。比如线下组织在很多时候也需要区分出合法与非法、秘密与公开的区别，墙外组织也可以区分出秘密和公开的区别。但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所谈部分，并且根据我们目前实践的进程，我们这里暂且谈到这一步为止。

#### 四. 革命组织工具的发展规律和它的使命

谈革命组织工具的发展规律和它的使命就得结合我们的革命使命和组织工具本身的客观规律的两个方面来综合判断。

如，我们结合我国革命需要成熟的革命组织的特点（在政治上、安全性上、继承性上都成熟的组织）和各类组织工具的客观规律。我们得出，这种成熟的革命组织的主体应该依靠墙外线上组织的载体。这种载体由于其网络通讯工具的即时性、国际性和墙外的安全性极其适合充当革命的大脑组织的作用。

这种革命组织至少要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它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1. 在总的革命斗争中它是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进行最高一级的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的司令部。
2. 在组织工作中它是我国全部革命组织的核心，它直接负责我国革命的总使命，并要一切的革命组织受它指挥，并由他进行总的分工。
3. 在理论上它是集中我国革命者和各方面群众革命实践经验，并根据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给全国革命提供最正确、最先进、最前沿的理论指导和思想路线的意识形态基地。

而这一些作用恰恰和墙外线上组织的特性结合了起来，它相对最有条件优秀的完成这样的使命。把这种革命使命和墙外的线上组织工具的规律结合起来，便是这种革命组织内在的矛盾关系和规律。一面是政治的主观属性，一面是物质的客观属性。当然对于革命来说，这些使命虽然是至关重要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革命使命需要依靠其他类型的组织工具来完成，这就需要我们还要发展其他类型的革命组织工具。

毕竟线上只是线上的革命工具，而线下则还需要线下的工具了。特别是发展现实的革命力量就离不开线下的组织工具。

我们目前只能通过学生组织这种工具来从线下挖掘出实际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由于我们目前活动的狭隘性、初步性所至，我们的挖掘方式必要要受这种工具的规律规定。

然后我们要从这种工具培养出力量，用秘密编辑部或未来其他的、更好的线上组织工具来把他培养成别的力量使他们未来能够发展别的组织工具出来。这就要处理好这些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怎么利用好这种工具来发展新力量（学生组织），并能利用这种工具很好的培养他，然后又要如何利用不同的工具来使它变成别的以一种革命力量。而不能浪费这些力量，用单一的一种工具限制死每个革命分子的前途，这实际上也是限制革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总得来说，我们目前只能发展学生的革命组织这种工具。我们有三种利用他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通过这种线下学生革命组织的工具发展出革命力量（这种工具发展革命力量还只是学生），并要使他们未来能变成另外一种力量发展别的组织工具。第二种就是也要继续传承和发展这种工具，使他能够影响、团结、挖掘更多的学生。第三种就是通过这种工具的力量，特别的挖掘出少数优秀分子，使他们在未来发展出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工具，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更高级的革命组织或革命家组织。这么来看，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革命组织的特征和各个分子对革命不同的作用，来决定这些分子在各个革命阶段的作用、能够完成的独特的革命使命、以及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他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目前的线下学生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要考虑就是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学生革命组织这种工具，以达到这种学生革命组织所具有的三方面革命使命。

而这种组织他的政治路线、组织纪律、工作内容、发展计划，都是配合以上的政治特性的。

自然，这三个方面都是应该做的，它们应该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但这三种对革命使命也是有主次之分的。目前在我们看来，学生组织本身的作用也就是第二种作用它是最次要的。主要目标在第一（发展其他方面的力量）和第三（和发展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其中第一方面又主要以培养融工队伍为核心，使我们能转化出一批未来能发展工人革命组织的力量。两者之间，至于哪个更重要，我认为是发展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它是做第一点的基础，如果没有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则难以实现两种革命力量的自由转化，难以实现多种革命力量的统筹规划。

在学生时代，对于每个分子的利用大部分要靠学生组织自己完成，大部分分子也主要靠学生革命组织这个工具本身来利用。我们编辑部这样的线上革命组织或者是未来更高级的线下革命组织，主要培养其中的少数，也就是有条件发展为别的力量和更高级力量的分子。而这一切分子从学生组织离开后，我们就要用新的组织工具来利用起他们的力量了。



所以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现在的线下组织（目前还是只是一些学生组织）的任务及和目前其他组织工具的关系应该应该是：

1. 要考虑学生组织每个分子的情况，给秘密编辑部或当地更高级革命组织说明清楚其情况，了解清楚他们未来可能的动向，并不间断的给予其革命的引导。使我们未来可以用其他组织工具在非学生时代也能联系起他们并把他们负责起来，并使他们承担一部分组织任务发展别的力量和组织。
2. 培养这种学生组织的后续继承人，保证这个组织能够继续持续性的发展。
3. 挖掘出特别优秀的分子，使他们能够组建当地更高级的而不是单以学生这个职业为限定的线下革命组织，并直接负责起更多方面革命组织的发展。

# 目前学生革命组织工作的三种革命意义和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

文章来源：革社第三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在目前的线下组织工作中，具体来说是在目前新创办出的一些学生革命组织中，我们收到了一些问题。同志联系编辑部，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阐明目前新发展出的线下的学生革命组织的意义，以及这项工作接下来要怎么发展？

本篇文章准备回复这两个问题，并试图更详细的说清这之间的细节。

我们认为，目前我们新发展出的学生革命组织至少有这样三种革命意义。

1. 它是我们在现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仅有的能发展出的并且能保证其革命性质和一定的继承性的线下革命组织形式。发展这种组织是我们现在从零开始不断去发展到其他类型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唯一的、安全的过渡阶段（布站同志们的那种组织方法在我们看来不够安全，暴露了自身的所在。并且他们的组织活动至今还止步于线上的范围内）。由于我国目前参加左翼活动的大部分成员还是学生，工人阶级的参与比例还相对很小，那么学生组织就是一种能被我们利用起来做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并下一步去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和力量的工具。换句话说，学生组织是让我们能逐步发展到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到工人那去的一座初步的桥梁。
2. 学生的革命组织是团结起我国学生的必要条件，它也是使我国学生革命化的必要工具。这种组织的单是从它独立的意义上来讲也是具有重要性的。
3. 学生的革命组织是发展更高阶段的一般革命组织和未来的革命家组织的第一个现实力量（它自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力量或者说是未来最主要的力量）。以我们目前条件来讲，只能主要的发展和积累这种力量。但这种力量是可以利用起来发展更高级的一般革命组织或未来的革命家组织的。

所以这种组织就可以发展至少三种力量。第一，发展出现在还是学生，但未来能到工人或其他行业群体中去的革命力量；第二，传承和发展下去这种学生的革命组织和学生中的革命力量，保证他们未来还能在学校中发展新学生革命力量，并能够越来越大程度的团结起整个学生群体；第三，能够从中发展出未来能胜任更多革命任务的活动者或职业革命家。

所以，对于这种组织的成员而言，我们也可以这么针对性的区分。再结合线上革命组织的能力持续的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各自人生的不同时期，在我国社会各种不同的地方继续对我国革命起到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适应我们的整个革命要求和革命活动。只要我们把所有不同类型和组织形式的革命组织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各种各样的革命工具之间形成有序的链条并直接受最具革命素养和斗争经验的中心来稳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我们就有条件团结起更多的人，还可以更好的帮助我国其他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团结起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众组织。

具体来说。面对第二种力量的发展方向，我们只需要保证目前的学生革命组织能够有继承性的发展，并能合格的完成它在一切时期应有的革命任务就行了。而对于第一种力量的发展方向，目前看来要则暂时要靠类似编辑部这种墙外的秘密组织工具来帮助我们的线下学生革命组织，在组织经验、理论和政治路线上来引导或指示这部分同志的方法来过渡了，利用我们的线上组织工具来引导这批即将离开既有的学生革命组织迈入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中国社会不同工作领域的人在新的生活条件下从事其他革命工作并继续受革命组织的领导，目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些同志未来能够在各地继续发展我们的事业、拓展我们的活动而不脱离革命，但是我们未来的线下工作如果发展出了更进一步的一般革命组织或职业革命家组织时他们就可以部分的替代我们的线上革命组织现在不得不承担起的这份本不是它该承担起的责任。而对于第三种力量的发展方向，则主要依靠线下的革命组织们来完成，虽然这种组织目前还只是学生中的革命组织。但我们也应该要在这个学生革命组织的历史发展中集中起每一个时期最优秀的分子（他们是能够在未来胜任更多革命使命的政治活动者），而在他们结束了学生生涯后就可以立即开始尝试建立更高级的革命组织了一即更具一般性的革命组织（而不是受限于学生这种职业的革命组织），这种组织一旦建立，从我们组织总发展、安全和分工的角度上来说都会使我们的革命活动更加成熟了，并且也要开始承担起我们线上革命组织在目前这一个过渡时期所负责的引导第二种情况的同志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线下组织只要区分好这三种学生革命组织中的力量，并确定好他们正确的发展方向，并在我们的线上革命组织的配合下积极的推动我们的工作和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 在高校建立一个学生革命组织-RSF 的线下同志的经验总结

---

文章来源：革社第四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线下组织工作者

---

我国革命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就自觉的革命力量来说，我们有很多优秀的马列毛主义者，但他们主要在线上，他们中不乏有自觉地从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的身份大多是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些同志本应该在一个统一的核心领导下或是统一的组织下自觉地发挥出其革命作用的，可是由于我们组织工作的发展落后，我们很难充分利用这部分力量，因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这部分力量白白流失。就群众的发展来说，作为革命的主力军的无产阶级的苦难在快速的加重，无产阶级自发的个别的斗争时有发生。但就总体情况来看，这种斗争在规模上和数量上都还很小，在斗争方法上还非常不成熟，而且这些斗争的消息总是在一开始就被专制政府封锁，很难造成影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没有具有相关才能的人领导和革命组织的有力帮助而遭到了失败。

这就是现状，我们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也有力量快速发展着的革命阶级，可他们之间还是互不相干的关系。任何一个有觉悟的马列毛主义者都认识到了必须改变现状，他认识到融工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唯一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前一阶段的经验已经证明，单打独斗的融工是不行的，单打独斗的融工最好的情况也只能进行经济斗争，并且常常由于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有利的支援而陷入失败，并且这种形式的融工也缺乏继承性。这种融工只能流于经济斗争，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组织的融工则可以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层面，经济斗争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如果只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可以组织进行经济斗争，但他们无法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根本不容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引导他们进行罢工或者其他的斗争行为，但这不是目的，只是为了通过斗争让更多的劳动者意识到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目的就是组织的形式，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去和工人建立联系，这样才能服务于我们的最高目标，即夺取政权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只是个人融工，即使他能够为工人争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只是痴迷于这样的路线，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且就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有力量的组织的帮助，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即使是争取经济斗争的胜利在中国也是困难的。

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联系。我们要和工人建立的是革命的联系，因此我们只能带领工人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发展我们和工人阶级的联系。为了进行这种斗争，我们就必须有线下的自觉的革命组织，通过这种组织进行融工，这种组织本身也要服从于更高一级的组织的领导，使它按照革命的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能够在琐碎的工作中迷失道路。与之相对的是未明子之流的“融工”路线，通过公开的公益性质的组织，靠从学生家长（也是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那获得的施舍去收买和讨好工人，因此他就只能和工人建立一种令人作呕的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这种施舍解放不了工人，工人阶级不需要这样的施舍。

我们需要摆脱现状，我们需要与工人阶级建立我们的革命的联系。在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一定的学生线下革命组织是我们摆脱现状的重要一步。学生组织是我们向工人发展的一个桥梁（要注意，这不是说只发展学生组织，任何组织尤其是工人组织，我们都要发展，但我们在这里只讲学生组织）。我们的学生组织，由于有更高一级的组织领导（由编

辑部或其线下组织领导) 以及其自身的分级结构, 能够做到“人尽其用”, 我们让不同程度的革命力量去发挥不同的革命作用。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 读者会看到, 挖掘马列毛主义者, 建立一个组织并不是什么难事。困难的地方在确定组织的性质, 制定适合于组织性质的任务, 以及如何在组织成员离开学校后继续发挥其革命作用。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为了建立组织而建立组织的, 我们是为了革命而建立组织的。

## 1. 如何挖掘马列毛主义者?

这里说的是挖掘马列毛主义者, 而不是潜在的马列毛主义者。因为在我们看来, 现阶段, 优先建立革命组织是主要任务, 这要求我们优先挖掘有革命意识(这种意识通常并不自觉, 这要求组织者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并且有一定的引导能力, 将这种不自觉的革命意识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意识)的马列毛主义者, 引导和利用既有的进步分子和有潜力的分子是最佳选择, 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活动领域展开一定的调查, 相比较而言, 在具备既有进步分子和潜在分子的时候我们就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去发展“小白”(还什么都不懂的分子)。

在挖掘这样的马列毛主义者之前, 首先应该明白, 发展小组成员必不可免要通过一定的公开渠道, 利用带有一定风险的渠道来扩张自身。我们只能尽量减少风险, 用尽量隐蔽和安全的方法去发展, 有条件的进行利用, 使这种利用行为不至于危害我们的根本。

关于挖掘渠道, 我们有以下经验:

A. 本校的表白墙或者树洞。比如, “有没有一起读毛选的同学”, “找一个一起交流马克思主义的同学”。要注意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B. 本校贴吧。比如, “找一个一起读毛选的同学”。有的学校活跃一些, 可能马上就会有很多人回复。有的学校贴吧不够活跃, 这种情况通常不是能够马上起作用的, 我们的经验是每隔几个星期会有一个人联系我们, 要注意经常查看贴吧消息。

C. 本校 telegram 群。试着去 telegram 里搜索本校的群聊, 这个不一定每个学校都有。如果有, 你需要在里面长期发言并且谨慎的表明你的立场, 使和你持相同观点的人信任你。

D. 抖音和 B 站等短视频平台。剪辑一些红色视频, 发布的时候注意定位到本学校并且贴上本校的标签。

E. 本校二手群和互助群。比如, “找一个一起交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学”, “最近读毛选, 有些看不懂, 想找一个读过的同学交流一下”。

F. 一些墙内左群或广泛性的左翼组织。请注意, 这些地方一般受监控严重, 如果你要搞线下活动就不要积极参与这些组织活动。你可以有条件的利用, 在确保大致安全的时候, 调查里面有没有本地人, 以相对安全的名义约到线下来进一步了解, 墙内不要留下太多的或过于敏感的痕迹。

G. 一些墙内软件。如 Bilibili、抖音、QQ。如果看到一些左翼视频下面有明显带有左翼立场的评论, 或者一切左翼倾向动态下面的评论或点赞人中, 如果有本地的就私下去基本沟通一下。能约出来的就约, 同样注意要以相对安全的名义约到线下来进一步了解, 墙内不要留下太多的或过于敏感的痕迹。

要注意, 在任何公开的渠道下, 都不要直接说出“我们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请同学们加入”, 不要在墙内或其他各种带有公开性或半公开性的渠道中留下明确的组织活动痕迹或

过于敏感的痕迹，这是特别危险的。不要过低估计中国政府的专制程度，即使是一个个人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在我们看来，他是群众性的组织而不是革命组织），也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而且过于直接和鲁莽的交流也会把有安全意识和一定活动经历的同志吓跑，因为他们分不清是钓鱼的（反动派走狗或警察）还是真同志，他们也要考虑自身安全。在高校中，从校长到院长，从辅导员到班委都有一套严格的监管机制，一些在大学担任过班长或团支书职位的同志，向我们反映过学校如何要求各级领导以及班委监视学生的言论。另外，由于我国的特殊原因，很多马列毛主义者读的第一本书是毛选，很多时候“找一个一起读毛选的”要比“找一个一起读马恩选集”的说法效果要好很多。

据我们的实际经验，一个学校里的左派数量是不少的，但要调查到同志们的所在，并能充分挖掘出他们是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当你通过线上渠道联系上他们以后，要试着约他们进行线下见面，和他们进行充分的交流并且建立更进一步的信任。这就是线下的优势所在，你能和他们进行更深入和信任的交流。你需要准备一些能够反映其立场和观点的话题，然后通过他的回答对他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这些人并不总是能够约出来的，我们的经验是，最有革命热情，最有革命牺牲精神的那批人是最容易约出来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个有革命意识（无论这种意识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他是不满足于个人的单打独斗的，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有联合其他同志共同行动的打算，他愿意为了认识一个身边的同志冒一些安全风险。而不具有革命意识的人，他既然不打算行动，不打算做任何牺牲，他自然就不愿意“冒险”（这算什么风险呢？一个什么都不做的网左去见一个同志会有什么风险呢？）见你，有时甚至只是因为懒而不愿意意见你。当然，这只是一个总的经验，常常会有完全相反的情况，要注意根据具体条件来判断。

### 1.1. 本校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是一个很重要的挖掘渠道

本校马克思主义社团。这个也是一个挖掘渠道，这个渠道非常重要，因此单独列出。虽然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普遍死气沉沉，但是作为其成员的个人常常是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与信仰加入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要挖掘的。

这类公开合法的社团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渠道，如果能够加入其中或者派革命小组的成员加入其中，那么社团的一切宣传和纳新活动都将间接的成为你的宣传和纳新活动。通过这个社团，你们每年都可以挖掘到新的具有革命意识的成员。

也就是说我们在有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的时候，就拥有了利用我们的组织分子以个人的名义以一定的方法去利用校内各种合法社团和渠道的能力，把这些条件实际上的利用过来为革命组织服务。

## 2. 明确组织的性质和任务。

在建立一个组织之前，需要明确你所要建立这个组织的性质和任务。

我们的一些线下同志在建立组织之前，对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没有清楚的认识，这在前期是必不可免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可供参考的经验。我在这里只是简单阐述一下我们对线下学生革命组织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以供其他同志参考。在另一位同志的文章《目前学生革命组织工作的三种革命意义和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中有更充分且详细的论述。

我们所要建立的组织是这样一个组织，它是一个初级的学生革命组织。它是一个革命组织，但还受限于学生这个职业的限制。这个组织要具备革命的性质，始终保持革命路线的领导权，使革命工作始终使这个组织的主要内容；并且它要使自己具有继承性不会被敌人破坏也不会自我瓦解。

这样的组织的基本任务也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 发展本校的革命力量，扩大本校的革命小组的规模。2. 始终保证组织的整体安全，并习惯性的培养本校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使本校组织具有继承性，能不断的发展进行革命工作。3. 向外校发展同样的革命小组（依具体情况而定，有的高校所在地区没有其他高校，自然无法向外发展）。4. 毕业后融工。5. 发展出更高级的革命组织。

### 2.1. 是否搞宣传？

宣传是有条件的。总的来说，对于我们线下的革命组织而言，基本都是要采取秘密发展的路线的。所以我们认为不能大肆宣传，现阶段的线下组织没有必要搞把过多精力用作宣传工作，因为宣传工作是不得不带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公开性的活动，这就必然会给革命小组招来风险。我们还没有到需要广泛的搞线下革命宣传的阶段。所以现阶段，应该把力量优先用在发展自觉地革命力量上，同时尽量减少一切给我们的革命组织带来风险的工作，宣传行为只能在不危害组织的前提下和有利于组织秘密发展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来搞，所以很多时候往往是像上述所说的利用个人行为或秘密操控校内合法组织来作一些宣传为组织谋利益（主要是挖掘更多的力量）。

### 2.2. 什么是继承性以及如何实现？

这种组织的继承性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作为核心的领导者或积极分子离开后，这个组织依然有后续优秀的同志负责，依然能够存在。列宁教导我们，组织的继承性是组织向成熟发展的条件，没有继承性，我们的组织就难以成长，革命活动就不能延续。要保证，在你和其他优秀的同志离开后，这个地区的组织依然能够继续运行并且发展的更好，要让这个组织源源不断的为我们的革命事业提供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

要实现继承性，就要注意培养有能力代替你领导这个组织的成员和能代替其他重要性的工作的成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的减少你所起到的作用。还要和你们组织现在及以后的核心分子建立并保持足够但是安全的联系。

### 3. 是否搞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种泛左翼的学生组织？

我们在一些同志的实践总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实践中，看到了很多在高校建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例子。我们认为读书会就其性质来说，不是一个革命组织，但它也可以也应该作为对革命组织的补充。

#### 3.1. 如何办好一个读书会？

要做到有明确的任务，不能流于形式。我们的经验是可以定期确定一本共同学习交流的书。比如这次确定是《共产党宣言》的前三章，那么所有成员回去都要读前三章，然后每个人在下次读书会都要分享自己的读书收获，也可以提前约定每个人负责分享哪些章节。

任务要适当，但要按时完成。不要把任务定的太多，也不能把见面时间定的太频繁，对于读书会成员，不能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这是由组织的性质决定的。任务一旦确定，就要求所有成员尽量把它完成，否则读书会就会沦为空谈会。

#### 3.2. 秘密性

我们认为这种读书会应该是秘密性的，它的成员起码应该具有左翼倾向（这里指起码名义上认同马列毛主义），这种左翼倾向也是秘密性实现的重要条件。我们知道有一些个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以公开形式存在，并且好像“很安全”（因为没有被警察捣毁或警告）。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没有抽象的安全，考虑安全问题时，就不能只考虑读书会这个问题，还要考虑以后的革命组织的发展问题，单搞一个读书会的意义不大。我们认为，既然学生组织在实力不足、力量缺乏的阶段时没有必要拿主要精力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只有在我们能够防御敌人打击并且力量足够的时候，而且还有用先锋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力的搞群众宣传工作了。但是现在，为了目前弱小的革命组织的安全发展，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读书会这类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 3.3. 性质和作用

这种读书会可以认为是一种群众组织到革命组织的过渡组织，也正因为此，它常常会造成组织者的认识混乱。我们注意到，有些线下高校组织仅仅停留在了读书会这个阶段，没有继续向前发展或者没有向前发展的意识，可能在他们那里，已经产生了自觉革命分子，但是组织者没有意识到建立更高一级的革命的组织。我们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读书会阶段，是与我们当前的革命任务相违背的，这会导致我们无法成功建设一座从学生知识分子通向工人群众的桥梁。

要把这种读书会作为培养和发展初级革命组织成员的重要工具。我们的经验是，邀请挖掘到的马列毛主义者参加读书会，通过他们在读书会的发言和表现对他们进行考察。注意，应该把读书会的谈话和学习内容限制在纯粹理论学习范围，不要谈论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是读书会而不是革命小组。通常，最积极参加讨论，最积极学习的那部分很有可能是你的革命小组成员。仅仅通过读书会的考察还是不够的，毕竟读书会不能谈论敏感话题，你还需要多和他进行单独交流，然后才能确定他是否合格。

## 4. 革命组织分级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为了革命而建立组织，因此，我们的前三个基本任务是为第四个“融工”服务的。学生革命组织是我们向工人以及其他群体发展的一个桥梁，如何利用这个桥梁呢？学生革命小组作为一个初级的革命组织，对其组织成员不可能有过高要求，其成员大多数在毕业后都不可能以革命工作为第一任务，也就是说，他们大多数有自觉的革命意识，也能为我们的革命工作做一些事情，但只是把革命工作当作兼职或者作为事业的同情者来为革命工作服务。他们只能以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工，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岗位上建立一些初级的组织并且向我们推荐更优秀的力量，或是做一些线上的工作，但这就不在线下革命工作的组织范畴内了。对于这个大多数，需要我们更高一级的组织来领导他们为革命工作服务。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有疑惑，既然这些“大多数”有自觉的革命意识，为何不让他们自己进行工作呢？为何还要领导他们呢？我们要回答，正是因为这些“大多数”有自觉的革命意识但又不足够自觉（因为他们只是事业的同情者），所以才需要我们来领导他们以发挥出革命作用。根据我们的经验不难判断，这些“大多数”通常在以后的平凡的生活中被“磨平了棱角”，如果不是由更高一级的组织来领导他们，他们大多数会逐渐麻木，逐渐远离革命，更别说自觉的为革命工作服务了。

为了让这些“大多数”能够更好的为革命工作服务，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工作对于总的革命工作的意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对于我们的总的组织方法和行动策略，我们是不能有丝毫的隐瞒的，否则我们将陷入布朗基主义的密谋主义。列宁也教导过我们“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这些‘大多数’所履行的正是一些细小但合起来却对我们非常有用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有必要的和重要的”，需要我们向他们阐述我们的总的组织方法和行动策略。RSF总的组织方法和行动策略在我们的《革命的规律、组织工具的规律、革命组织的规律》这篇文章已经初步阐明了，要注意把RSF刊物作为革命小组的学习材料。



前面只说到了大多数，那剩下的少数是什么呢？这个少数就是相对于那个大多数更先进一些的同志。他们不只是事业的同情者，还是事业的践行者，也就是未来的革命工作者。他们对于我们是更重要的力量，他们愿意为了革命工作做出更多的牺牲，他们中最好的那一部分毕业后会为以革命工作为己任。

这就要求我们做好组织分级，当我们有足够数量的“少数人”后，我们就要及时成立更高一级的组织，通过更高一级的组织来领导下一级组织的工作，实现对“大多数”的领导作用，使相对先进的力量领导相对落后的力量，同时团结在一条革命路线上继续前进。使“大多数”和“少数人”都能发挥其革命作用。在一些没有条件成立本地更高一级组织的组织，其线下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可以在毕业后将其组织直接交由 RSF 编辑部进行领导。

要注意对“少数人”的培养，我们要从他们中发展出未来的革命家。从学生革命组织到未来的革命家组织中间是有很多的过渡组织的，要注意适当处理这些组织的问题。做到了以上这些，我们就能建立一个“人尽其用”的线下的地区性的革命关系网了。

## 5. 如何领导革命小组

### 5.1 与落后性作斗争

组织者对于一个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组织者，首先应该保证自己的坚定立场，和自己的指导路线和理论思想的正确性，即使只是一个很初级的革命组织，也必须要和落后性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进步。要经常的纠正不正确的思想，用正确的路线说服你的同志进行正确的革命工作，我们这里就是经过思想斗争才解决了下一步的工作问题的。注意，对于同志，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说服能让同志们更好的团结继续前进，压服只会把同志逼成敌人，甚至会让现在本就弱小的组织遭到破坏。

### 5.2. 保持联络

平常要注意和成员保持联系，这种组织越是初级，它就越是需要靠个人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内容依然是以革命为核心的）来巩固，通过这种个人的联系，你能够及时了解成员的思想状况，并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 5.3. 确定固定的有规律的任务

在五个基本任务之外，要有日常的共同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是每周三见一次面，这周读某本书，每个月些一篇文章等等，这样的任务可以起到保持热情，维系感情的作用。在其他同志们的积极性和能力足够时，也要尽快的让他们承担一部分组织的革命工作，更进一步的培养他们的革命工作能力。

还注意寒暑假等大假期，不能长时间不联系，可以在放假之前制定共同的任务，比如一起或者分开去某个工厂里做调研，或者共同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且定期交流学习成果等等。

### 5.4. 让同志自己得出结论

在有些问题上，不要替你所要发展的同志得出结论。对于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支持 TS 武统台湾”，“当代中国革命该怎么做”等，你尽可能也应该直接告诉他马列毛主义的结论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本就是你们革命小组的工作。但对于自己该如何做的问题，你只能引导他们自己得出结论，不要替他们得出结论，因为那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多数马列毛主义者属于事业的同情者，对于这部分力量，他只有在更高一级的线下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出其自觉地革命作用，否则他只会平凡的生活里离革命越来越远。我们若不能建立更高一级的组织去领导他们，那这部分力量就只会白白浪费掉。另外属于少数的是事业的实践者，这部分人本身就有自觉地行动意识，他们能为革命做更多事情，但也必须在更高一级的组织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在挖掘马列毛主义者的初期搞过读书会，而且搞得很成功。但我们认为意义不大，因为一方面读书会学不了什么东西（即使我们这边搞得很成功），反而还浪费组织者和其中的先进分子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用处不大；另一方面读书会毕竟属于群众性的组织，在我们看来，目前不太需要在学校建立这样的组织，并且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种半公开性的组织很危险。

在前期，可以通过读书会的形式发展第一批成员，读书会能够起到鉴别成员是否合格，发展成员的作用，因此，它在前期对我们的革命组织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我们革命小组认为不借助读书会也能继续发展成员，因此我们才取消了读书会。注意，应该把读书会的谈话和学习内容限制在纯粹理论学习范围，不要谈论敏感话题，因为这是读书会而不是革命小组。

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建立读书会等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当然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建立这样的组织以及是否在某个时间取消这样的组织。但是我们提醒读者，在学校建立读书会等群众组织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 **RSF 编辑部：**

这位线下同志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丰富了我们的事业。这是一位优秀的同志。这些实践证明理论指导实践是必要的，它是使实践具有政治性（特别是革命性）并能承担革命使命的关键。而实践又要反过来继续丰富我们的理论，为我们的理性认识提供新的材料。

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份实践的经验总结正式的把我们的事业推到了新的阶段：及初步的具有自觉性的线下革命组织的建立与巩固，线上组织工作和线下组织工作的初步结合，墙外革命组织工具领导下革命活动的革命活动阶段正式开始了。这使得我们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也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得到了发展。这也宣告着我们需要并也能够承担起更多的革命使命了。RSF 必须尽可能帮助我国其他革命力量的发展，积极的促进我国革命派的大团结，并积极的推动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这份经验总结也能当作我们未来 RSF 线下同志们的工作素材之一，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能为我们更好的培养起一批优秀的线下活动者和革命干部。当然它也可以作为提供给我国其他进步分子的实践参考材料，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我国其他一切进步力量。

但最后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位同志的这份经验总结为我们创造了这方面工作的开始，但它也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要在这开始的第一步上继续向前，继续发展我们的工作、继续丰富我们实践和理论。

# 关于我国墙内左翼组织一些问题的建议

---

文章来源：革社第四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在第三期的刊物中我们已经论述了许多组织方面的一般性问题。但本篇文章主要是要谈我国墙内左翼组织的部分问题，这是针对革命组织问题中更细节、更专门、更特殊的方面。关于这个“左翼组织”的定义范畴，我们是把一般的“左派”组织和马列毛主义的并且专门用于革命活动的“革命组织”一并囊括在内的。在RSF编辑部的同志中以及与RSF编辑部有联系的同志们中，自然有一些现在或者曾经很出色的墙内活动者，但我们在这里还做不到归纳现存左翼组织的全部问题，一是我国墙内左翼组织太多，这就显得我们的材料和经验还不够多了；二是我国在墙内组织这方面的理论问题上还是空白的，所以我们只能做到对其部分问题的归纳与理论性的总结，希望能对我国的墙内活动者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们有足够的参考意义。望能抛砖引玉。

## 一. 墙内左翼组织的意义

我们在《革命的规律、组织工具的规律、革命组织的规律》一文中所谈，“而组织作为革命工具时，不同的组织就是不同的工具”。从组织工具类型的方面来进行区分的话，革命组织或者说左翼组织都能区分为大致这样几个组织类型：线上组织和线下组织，其中线上组织又能区分为墙内组织和墙外组织，线下组织又能区分为公开与秘密的、非法和合法的好几种类型。

而墙内组织是我国目前的左翼组织中最多的组织类型。这类组织的优点就是发展快、影响大、最具广泛性，是容易的发展的一类组织类型；缺点就是相别墙外组织更缺乏理论性和自觉性，而它和线下组织相比又没有现实力量，并且它还受警察最彻底的监控，也是最容易被消灭的一类组织，故最缺乏继承性。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经验的论述说，我国大部分左翼组织平均只能存活三到四个月，其实就是被墙内组织拉低了后腿，墙外组织一般都能存在一年以上（虽然这依然很短）。

另外一方面来讲，目前左翼组织的所有组织类型中，主要成员仍然是学生，虽然墙外组织和线下组织中工人比例已经增加了不少，但仍然是相对少数。这不得不使我国整个革命运动还要深受学生这种职业特性的影响，学生的经济不独立、受管控更多（除了社会还有家庭和学校）所以其活动不稳定。但还不止是这些相对客观的问题，其他方面相对主观的问题也在深刻的影响着这些的组织。

但不管怎么说，线上线下、墙内墙外，它们都是要实现我国革命必不可少的力量并且都起着各自特殊的作用。而墙内的左翼组织，它则在使我国群众思想革命化上起很大的作用。它要承担起并且也只有它能承担起革命活动中主要的鼓动工作、宣传工作，这方面工作上其他类型的组织是比不上他们的。并且在目前的阶段，它又能源源不断的产生出很多优秀的革命分子，这些力量是墙外组织和线下组织急需的。

虽然墙内组织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左翼组织，并且是最具广泛性和宣传能力的一种组织形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这类组织对于群众的鼓动仍然还是很不足的。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 10343 起，占比 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 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从规模而言，其中有 10984 起都是 1 到 100 人的小规模运动，占比 84.89%；101 人到 1000 人的中等规模的罢工有 1786 起，占比 13.8%；超过一千人的只有 164 起，占比 1.27%。还有 3 起运动没有查到规模。所以，从我国工人运动的规模而言，小规模运动仍然是主流，超过一百人的中等运动则少见，而超过一千人的较大规模的运动更是稀少无比的。但从总的规模来说，八年发生了 12940 起工人运动，相比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工人运动还是很少见的现象。按照大多数规模不超过 100 人而言，就算都按 100 人算，八年内只有 129.4 万人次参与了工人运动，就算乘以 50，也对我国 7.33 亿就业人口来说还是非常稀少的现象。工人运动不管是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说都是远远不足的，129.4 万人次只占我国就业人口的 0.17%而已，这还是用八年的总数来统计的，就算真实情况要比这个多得多，每年参与斗争的劳动者也应该难以超越 1% 很多。如果拿历史上的数据做对比，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在持续的 13 个月里，当时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 余次，参加人数在 30 万以上，而这个时期中国只有 200 万工人，当年就有 15% 的工人参与了罢工。1900 年俄国工人数量为 205 万人，1905 年全俄政治大罢工就有 200 万人参与，算是整个俄国工人阶级都被调动了起来。我国今天的无产阶级占全国劳动者比重的 61.3%-86.6% 之间，取中间数则是五亿多工人，这样一看我们就能知道我国今天的工人运动距离革命时期还差多远了。

从斗争手段上来说，游行/抗议类有 7201 起，占比 55.65%；静坐类有 3082 起占比 23.82%；罢工有 1848 起，占比 14.28%；其他类型，如申请仲裁、联系媒体、阻塞公共交通、威胁跳楼、上访等等加起来只占比 6.23%。

总的来说，我国工人运动首先在运动规模上还很小，运动规模普遍在 100 人以下；在运动的斗争性质上还完全是经济斗争，还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的地位；在参与程度上大部分劳动者都还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估计每年参与工人运动的劳动者应该只有 1% 左右。所以我们确实是在革命运动的初期，甚至比历史上马列毛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那种初期还要初期一些，如果说我们经常谈论的历史上的革命运动初期是初中生阶段的话，我们今天则还在小学生阶段。当然我们不否认在未来运动会有迅速发展的可能，但我们也要帮助更多的群众通过参与斗争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并要帮助他们的斗争获得胜利，这不仅对于我国现成的经济斗争来说是很必要的，对于未来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更是必不可少的。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三期月刊—《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

而使我国工人运动增加和使工人运动更具有革命性自然离不开墙内组织的宣传作用。他们和其他类型的组织各自对工人阶级的运动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墙内组织便是对最广泛的群众起思想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在过去主要由线下鼓动员们需要用职业革命家们所创作报纸等材料通过线下演讲等方式来完成的鼓动工作，在现在则更多要由相当大一部分线上（墙内）的鼓动者们以各种方法来完成了。在现代工业国家中，这种鼓动方式只会是更广、更深刻的影响群众，而不是更难。过去乡下的农民一辈子都难以深刻理解到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过去条件相比现在只能使大部分人了解一些非常简单的论述和口号的东西），而今天我们的左翼墙内组织则有条件使群众们能更轻易、更全面、更深刻的汲取社会主义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材料以形成更确切的革命认知。这种条件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所不得不产生的，并且还要日益成熟的产生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使社会中各阶级的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各种信息的传播变得日益简单、日益普遍，也必然使阶级矛盾能更深刻的发展，进而产生了这样的新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成了革命所必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越发达的工业国中越是明显。

总的来说，这类组织能起到对革命的必要作用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的活动范围是扎根于现代国家人民群众的普遍的生产、生活中的。一方面它最具广泛性并能造成最大的社会舆论、影响最多的群众，是能使我国群众思想上整体革命化的最重要力量（不是使群众行动整体革命化的最重要力量那是线下组织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它又是所有类型的组织中最危险、最容易被警察破坏的组织，这决定了它是最缺乏继承性的组织，它又相比墙外组织更缺乏理论性和自觉性，最不可能承担起指挥全局和革命组织中的骨干作用，没有能力安全的联系起其他方面的力量（这只能由墙外来完成）。就其意义而言，这样的组织不是太多，而是还太少了，这些组织的斗争经验也是同样的少的，并且它们也还具备着各种政治上的问题。但一旦我们整体解决了这些问题，并增加了这类组织的数量和质量，我国革命运动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革命运动在数量和规模上也一定会有显著的提高。

## 二. 不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非自觉性

我们前文说“墙内组织起到了便是对最广泛的群众起思想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但这也是相对于无法做或者根本无可能做好这种广泛性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组织类型而言的。但就其应有的责任来讲，或者说从我国工人运动现状的情况上来讲，我国众多的左翼组织甚至现在还没起到多少作用。这一切的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也并不能提供出多少墙内组织的作用。我国墙内大多数组织的影响力还在学生圈里打转，这并不说学生对革命不重要（学生恰恰是我们革命运动早期能利用的主要力量），而是说它还有着许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是不能克服的。

首先就是政治路线的问题。我国许多墙内左翼组织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很混乱的，明确的树立起马列毛主义路线的组织还是较少的部分，以革命活动为组织第一使命的有自觉性的组织就

更少了，具有这种性质说明组织已经是一个革命组织了。而在现在的墙内左翼组织中，安托西修路线控制的问题也大量存在、以未明子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的组织也存在、分不清马列毛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的还有所不足的需要补足的同志也有所存在、有左倾问题的贡派路线组织也部分的存在。

以上各种混杂政治派别的和革命组织的不发展，实际上也是我国革命运动落后的一方面证明。在群众还完全是自发的经济运动时，并且这种运动规模和数量距离革命时期都相差甚远时，自然给各种混乱的理论和政治派别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阶级斗争的不发展也要催生着政治和理论上的不发展因素，革命活动的缺席自然要给反动力量以空间。这些情况毫无疑问都要影响着我国各类政治组织。而今天我国墙内左翼组织还普遍存在着政治路线的不确定、不统一和组织性质不明确的问题，既是在一些最小规模的组织中在指导实践的理论问题上自然也会有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时刻决定着他们的性质。有不少墙内组织就是覆灭或腐变于路线斗争的问题。也由于各种思想路线的分子混杂，马列毛的革命分子和安托西修等错误的路线的分子不得时刻影响着组织性质，使组织的一切活动都带有其一定的性质。过去墙内有《列宁之声》一类的起了革命宣传作用的力量，也有现在未明子一流起很坏的改良主义反动宣传作用的力量，这种性质问题就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的。目前很多左翼墙内组织中很多路线斗争在理论层次上在我们看来还是较为落后的程度，而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过去已经证明了的革命理论上更进一步，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也由于政治路线的不统一、不明确，组织内部自然会有各种本质上就立场不同的分子，他们在一切组织活动中不得不产生各种激烈的矛盾也会严重的阻碍现实工作，质变的分子投靠警察的例子出卖曾经的同志的例子也是经常出现。

政治路线问题是主要的问题，它是决定组织是否有革命性、是否进步的根本问题。它也决定之后问题的性质，是第一个要保证的条件，只有保障了它之后我们才完成之后的问题。墙内的左翼组织要尽可能树立起统一的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路线，要树立起和发扬出马列毛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权威；对于其他分子要尽可能引导其往革命路线上更彻底的发展，并能够为我们整体的革命事业多出一份力，对于彻底死不悔改的极少数则要斗争到底；而对其他政治路线的组织则要有正确的团结和正确的斗争，即联合可以联合力量，肯定其革命性的部分引导其为革命多起正面作用，而改造其错误的部分，而对死不悔改和彻底反动的则要坚决的斗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左翼组织可以在一开始就确立清楚自身的定位，打好根基，使组织政治路线明确。确立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的权威，即使未来出现新的路线斗争也能够有更好的条件解决，而后发现这个问题的组织者着也应该解决这类问题，使组织方向明确、性质健康。

### 三. 组织工作中的混乱

#### 1. 组织定位不明确

首先便是不能分自己主要任务。一个线上组织，特别是一个墙内的线上组织，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工作内容只能是墙内的。由于墙内的性质，这种组织它一切的工作和活动的主要部分则会公开和半公开的，就是对敌人来说是曝光了的东西。而这种曝光了内容中如果有许多墙外和线下的部分则自然会被引起敌人的打击。有一些墙内组织，他们组织着许许多多墙内宣传工作的時候，又在墙内留下许多他们线下活动或墙外活动的痕迹，这种跨领域的组织活动自然要引起重视甚至是打击。有不少被警察消灭例子就是由于采用了这样的错误的活动方法。

另一方面，这种定位不明确又分散了这个组织的力量。这些组织的主要活跃分子一边在进行着繁重的宣传工作的同时，又要花大把的精力用在这些方面之上，它自然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力量，如果两种工作的比例调整不好甚至还会使本来的主要工作也荒废了。同时由于墙外的关系，这些分子又自然是警察的重要关注分子，警察自然要通过各种手段（一开始以墙内方法为主）监视他们。一旦有过于出格的行动自然就要被打击。

关于这个问题，不得不要求这种组织的活动分子要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一方面是养成纪律、守住秘密不使自己其他一系列活动透露在墙内；另一方面是不荒废精力，要把主要力量放在现在墙内所能很好进行的工作上。

## 2. 缺乏足够明确和长远的工作计划

许多组织一会办报、一会做视频、一会搞群聊组织。宣传、鼓动的方法有许多种，但不要一开始就搞全面出击，或选择自己还完全不能胜任的工作，应把一个自身组织条件比较好上手的方面当作工作核心，如通过专门的视频吸引到大量的粉丝或观众，积蓄了一定的力量（如关注者够多了，视频播放量平均有好几千了或者好几万了，通过这项工作认识其他愿意参与共同事业的优秀的同志了）就可以发展其他方面，迅速建立起其他方面的工作部门。

## 3. 分工不科学

许多左翼组织的成员对于组织工作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就给予了过高的地位，往往只会造成工作混乱、和群众的不信任以及在不必要的地方浪费了精力。而工作中的分工方面也要切合实际，不能总是一个包办，也不能规划过头超越了实际。如视频制作至少就有文案、素材、配音、剪辑几个方面，如果全由一人完成自然会大大的锻炼这一个同志，并且一个人制作也能很好的贯彻一个作品的创作主旨，但这会使其他同志无法得到锻炼，并且多个方面专业问题都要依靠着一个人的经验和水平；但分工过了头，造成了一大堆不存在的部门或者让许多还达不到最低工作需求的同志茫然参加对他来说过于困难的工作，这不仅会极大的干扰本来的工作，还会使许多人根本得不到足够的锻炼，因由工作素养高的同志带有工作基本条件和意愿的同志迅速成长。在群聊组织中，群的管理问题也应该如此对待，筛选入群人选、管理群聊和引导新人、挖掘优秀分子的职责也应该按实际情况来再加上适度的规划来划分。在

一个群聊组织早期两三百人内的时期，很多时候往往更需要能身居多职的优秀同志，而规模一旦增长达到了两千人甚至还拥有如此许多个这样的群组织时，就要展开更专门的统一管理和细致分工了，需要用有更多专门的同志来参与事业（当然，组织成员的扩大，还要考虑到安全方面问题的缘故）。

#### 4. 没有继承性

因为各种原因一些组织很快的消亡了，这种灭亡有因为安全原因的、有因为路线斗争的。但这种消亡往往会导致我们的运动缺乏继承性，它不是有组织的撤退，往往是被敌人打击或者分裂，其中前者又是主要情况。这使得过去的组织活动者只有极少数还坚持了下来继续发展，而新的活动者往往没有汲取到前辈足够的经验时又以同样的起点开始发展。重新用木棍和掌握现代武器的敌人作斗争，这自然容易重蹈覆辙。正如列宁所说“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而今天我国的墙内组织也是这样，在他们平均四个月的生命中，能继承下去的少之又少，不仅过去的活动者大部分消失了，实践的经验也没能被后来者充足的拾起。我们墙内组织的同志们，应该善于吸收他人的经验，又要努力的保证自己事业具有继承性。

#### 四. 安全意识的严重缺乏

说到继承性的问题就不得不谈安全的问题，安全问题是继承性的客观条件，但这种客观条件是可以主观力量来改造的，所以不能认为它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就不够在意或者把它看到主要的方面上去了，它和主观方面也有着深刻的联系。

首先在安全问题上，我国左翼在过去很长一个使其是完全没有安全意识的。随着这两年许多有一定规模的墙内左翼组织不断消失，和其他一系列中小规模的组织也有许多遭受打击的情况，促使墙内左翼中的一部分有了一定的安全意识了。这一部分同志至少已经知道警察会监视他们的组织，会通过技术手段来监控这一系列敏感活动了，甚至有可能打击他们，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这进步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客观上过去那些许多成规模的墙内组织，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他们的各类群组加起来至少都有好几千甚至是好几万的规模，能同时影响这么多人是一个不小的成绩。这组织被敌人连根拔起，付出而如此大的代价只是使部分后来者多了那么一点点认知，这种认知还是很不足的。我们墙内的同志应该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主动的吸取更多的相关知识。无论何等组织，都应该放弃各自的边界，对于共同路线者或者可以联合的力量都应该积极交流、有条件的合作。任何组织都应该积极的总结并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而其他组织也要积极的汲取正确的经验来改善自己的实践。任何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都应该视为自己组织的内部问题。把任何组织内部的问题都视作有边界的特殊问题的，不去总结、不去分享、不求团结更大的力量来共同的、更好的解决（比如如果面对警察和警察作斗争的问题，许多组织就完全不知道，或者各自知道一些片段，但这些片段只要凑起来就会变成一个较完整的拼图，而其他的同志或者后来者得到这块拼图就能多少具备一些武器来和敌人对战），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概念在我们身上的遗留，革命分子和一切左翼组织应该克服这种局限性，来促进我国墙内的左翼组织更大的团结和进步。



另外一方面。在一部分墙内的同志那里还有着一种很明显的反技术思想，这也关乎组织的安全问题。这种反技术的思想，既是有害于自己、有害于同志、也有害于革命事业的。从哲学上来讲他们只抓主要矛盾而完全不顾及次要矛盾，或者说不去解决次要矛盾，只是停留在第一步上而不去解决第二步的人。

这种反技术思想一般有主要的表现形似。第一种是对于技术不屑一顾的，认为技术问题完全没必要去解决的。

还有一种是认识到了技术问题，但重视不足的、没有花功夫去解决的，或是主观的认为自己解决了的。这种人的问题不在于没能认识到问题，而是在于其对革命工作自欺欺人的态度。只知道其一，那便认为问题只有其一的，这是很盲目自大的。如只知道警察能够调取群里信息，不知道也有警察直接调取私人聊天信息的情况的，认为解决了前者就没有了后者的问题；只知道警察从墙内通过技术手段调取信息，而不知道警察还可以派特务和收买群员来展开更多方面和更彻底的监控的；只知道敌人的线上手段，不知道敌人也可以用线下手段进行突然的直接打击的。他们以自己的知道的内容当作问题的全部或主要情况，是主观主义的。没有做到知己知彼，自然不会百战百胜。

这种反技术思想本来也是屈服于自发性的产物。是使墙内组织的运动始终停留在幼稚园水平而不断被消灭的一种负面思想因素。物质条件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落后恰恰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太不足、太弱小、太幼稚了，这绝不是用来说明这类东西重视太多了的理由。使互联网等技术成为纯粹的娱乐工具，反对利用其变得深刻或具有革命性的东西，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默认了技术是一种愚民工具，当作于镇压群众并维持现有剥削秩序的工具。正如炼铁技术的运用一方面使奴隶获得解放自己的武器，另一方又成为了奴隶主的枷锁；大炮在被农民军用来摧毁骑士的地位和封建主的城堡时，也同时成为了君王的镇压武器；印刷术在大规模印刷鼓动群众革命的材料前，也曾大规模的用于印刷愚民的四书五经和圣经。而今天的资产阶级也都在利用互联网这种技术愚昧化无产阶级，把他们反动的意识形态灌输给我们，而我们则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进行坚定的阶级斗争使其革命化。在资产阶级利用“禁言”、“精选评论”、“监控账号”、“盗取信息”、“封号”、“上门镇压”等一系列手段配合他们的反动宣传、灌输来实行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时，而我们的墙内左翼力量们也必须迅速的使自己成长起来，努力的汲取相关的知识，要能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采取更强大、更正确的手段来应对我们的敌人。这样才能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工作有所进步。

只要有强大的主观意愿，愿意进一步的让自己成长起来，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具备这一系列强大的革命工作素养。

# 促进团结的号召和目前具体可行的团结方针

---

文章来源：革社第五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 一. 团结的必要性

### 1. 群众运动发展的迫切需要

随着我国群众运动的持续发展。到了本月下旬，陕西中考“回流生”事件的爆发，标志着一场和之前一段时间我国其他一些大规模群众运动具有同样规模和同样的性质但却以一种比较新鲜的形式群众运动类型具有了重大影响力，丰富了我国群众运动的面貌。这种情况自然揭示了我国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卷入到了最激烈的、最直接的阶级斗争中的趋势，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样的群众运动在性质仍然是属于经济斗争的层次上的，运动依然以各种准备很不足的状态和我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展开紧促的斗争的。这其中，依然没有任何革命分子或革命组织能够为群众运动提供足够的帮助，不仅对于参加这些直接的阶级斗争中的群众所必要的斗争经验指导、政治指导、理论指导上的帮助是一直没有的，并且在实际物质上的帮助也是一直没有的；甚至在舆论和宣传上的帮助也是极其不足的，在一切公共领域揭示这些运动的本质含义还基本不存在，这一点上还主要被我国反动派控制的，歪曲和封锁我国发生的每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更多的群众无法得到鼓舞，这样就无法很好的团结起来进行更大的斗争。

仅仅只是从以上这些群众运动的中所揭示的情况来判断，我国革命分子自然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群众运动的需要的。我国不断的发展群众运动在客观上需要我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团结起来，给予他们能完成眼下的运动和发展运动所以必要各种条件。对于我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来说，我们也只有先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进行下一步的革命工作，并很好的融入到我国群众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去，否则我国目前的群众运动和革命事业就始终得不到质的变化。

### 2. 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

我国目前的革命力量在今天不仅要面临着反动派最凶狠的打击，也面临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对革命力量影响，比如对左翼的分化等等，以及这些思潮对我国群众所产生的分化现象。

从反动派的直接打击上来说，过去许多不够成熟的左翼组织已经被敌人消灭掉了，如果我们拿在我国墙内活跃的左翼组织来说，两年前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左翼组织在今天基本已经被全部消灭了，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分子已经差不多全部被逮捕过了。而今天又有各式各样的新的左翼组织出现，诚然这种现象说明了我国革命力量的源源不断，运动的潜力是极其深厚的，扎根于我国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传统遗留之上的，这使得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中涌现出的后继革命力量会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缺乏革命传统的富裕国家来讲比较严重）。所以，大多数中国运动家就从来没认真、详细的考虑过后继革命力量的问题，包括如何使他们如何更好的成长，他们所要面临种种挑战要怎样解决，如何使他们能承担起让运动不断发展的重任。所以这就诞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今天大多数的革命分子完全不重视革命的继承性，完全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安危的问题，总是通过做最无畏的战士向最强大的敌人发起进攻，幻想这种最直接的进攻能够使更多人觉悟起来参加这种进攻，进而几乎是一开始就不考虑更复杂的问题妄图用直接的进攻解决一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现象：不注重组织安全的问题、不想学习和应用使自己增加安全的技术、不能很好的其他同样的组织形成更广泛的团结、不重视组织的继承性、不能充分汲取前人的经验。自然，这种伟大的、敢于向敌人展开最激烈的斗争的精神是必须要掌握的，否则不配为革命分子，但不去具备要使斗争胜利所要掌握的解决各种复杂的、全面的问题的能力时，就是很幼稚的了。

自然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不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那种小规模左翼组织能全部完成的。今天不断产生的许多组织依然是在怀有一无所知的幼稚般不足的斗争知识的情况下开始发展的，再一次的走了他们前辈们的老路。或许由于有一些组织拥有了一些对付敌人的办法，使他们不再那么快的被消灭，但从整体来看仍然很不足的，这种不足严峻的影响了他们去做更重要的、同时也是不得不更带风险性的工作，所以，要么不做空耗岁月，要么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怀揣着巨大风险的去做。可是我们一旦把这种各个组织面对敌人的经验，以及所具备的安全技术能力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大大完善并增加我们的整体力量，也可以和反动派更好的作战。

而面对市面上各种各样流行的机会主义，单个的革命组织也基本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正面应战并肃清他们的负面影响。这些组织因为自己的组织中的工作需要，比如发展组织成员、制作组织刊物、发展宣传工作、理论培训等等，这些就足以耗去这些组织相当的工作精力了，这种情况对越小的组织影响越大，而我国目前的左翼组织又绝大多数是这种小规模组织。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我国能去迎战各种机会主义的现实力量，只能主要是各个小左翼组织的一小部分精力和各个分散的左翼分子的个体行为，这就使得对付机会主义的革命力量是很不足的，也就无法尽快的消灭机会主义的其自身和更广大群体的影响。未明子之流的发展，也有革命力量不够团结、相对分散的因素影响。反革命和机会主义的天敌—革命力量，在今天迫切的需要团结。如果我们把各自的力量很好的团结起来，我们就有更多的精力从事更多有必要的、更专门的工作，也有更多的精力和力量来对付各种机会主义的影响，就可以发展出专门对付各种机会主义影响的人才和工作。

### 3. 独立的小规模组织的局限性

由于我国目前革命运动和革命力量的初级和现存的革命组织这样的小规模，这就使得他们具备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重点，具备各种各样不同的组织形式，如线下组织、线上组织、墙内组织、墙外组织、电报组织、论坛组织等等。而不是具备足够规模和各类工作的综合性的革命组织。这就使得我国革命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就不得不局限于各种各样的这样初级的革命组织中，不得不影响自己的对革命运动的理解，使自己的眼界也被组织的狭隘给影响得同样狭隘了。长期的、分散的、各种独立的革命小组在我国革命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现象，不仅对革命来讲，甚至对我国法西斯专政下的群众运动来讲，也是极其不健康的现象，这是完全不利于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发展的。这样的现象使得我国革命活动仍然得局限于各种片面的范围内，如制作大量还缺乏许多群众观看的刊报、有了一些影响但各种飞速被消灭的左翼视频、各种间歇性和小规模而无继承性的线下活动等等，就这种程度的革命活动所具备的作用来讲，它自然使得在法西斯专政下不断被消灭的各种激烈的群众运动依然的、始终的得不到供它能够斗争胜利和进一步发展斗争所必要的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我国今天的法西斯专政的环境下大多又只能由真正革命力量去提供，这种需要革命力量去提供群众运动发展的条件的情况自然能说明我国是非常有革命潜力的，但以上的种种情况也说明我国的革命力量整体还是非常的不成熟的。

如果我们不解决我国目前这种独立的小规模左翼组织在我国革命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使它发展为是少数甚至一个综合性的大规模革命组织占我国革命活动主导地位的情况的话，则我国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仍然没有能使其产生足够的质的变化的条件。

#### 4. 进步分子的相对孤立

而今天我国这种革命力量分散，独立的小规模左翼组织在我国革命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又不得不使得许多其他的进步力量缺乏被吸引进革命活动和群众运动的现实条件。因为我国的各种运动中缺乏有威望的、受人信赖的、成熟的、业务能力强大的革命组织的领导，它就不能使更多的人了解到正在发生的各种运动，它就不能使更多人认识到参加运动的必要性，并且也不很好的保证运动胜利和参与运动的人士的尽可能安全，它就不能使各种运动能带有继承性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种不足，就不得不使得我国除了左翼组织之外的大量进步力量往往是只能做一些个体的自发活动，而个体的自发的活动又必然效果相对较小、活动者相对不安全、活动继承性弱。因此，又有大部分本可以被吸纳进运动的分子被迫处在了围观的立场上，大量进步分子的活动的的作用也被限制在了极其狭隘的范围内。

#### 5. 组织工作的分散

而对于目前的革命组织来说，我们目前首先面临的的就是我国革命组织工作的分散局面。目前各个政治组织基本都要多少要利用线上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组织分子的，哪怕是线下组织一开始也要多少要利用线上的方式来找本地成员才有基础去做安全的发展线下力量的发展方式的。因为需要进行一定的线上活动，这就不得不使得所有政治组织的活动一开始就不得不带有一定的全国活动的性质，这对于过去的革命者来说是则还是很不明显和革命发展到相当高度后才会具有的情况。

而各种具有全国活动性质的革命组织在全国活动，但他们又进行着彼此分散且又重复性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这种分散历史来看则是运动很早期的和运动不成熟的现象，是完全不应该保留下去的现象，对于现在的线上组织来说特别是对于墙外组织来说更是如此。这种革命组织的分散是和群众运动的分散相适应的，它每保留这种分散一天，就不得不使得群众运动的分散也相应的多保留一天，它就不断使得我国的各种罢工和其他群众运动得不到必要的援助，各种分散的群众运动缺乏使他们联系和汇聚起来的现实组织工具。所以，单只是从这个情况来讲，真正的革命力量也是需要进一步的联合的，否则就发展不了更多的人，也不能使各种运动也同样发展起来。

但以上我们讲的这些并不是要说现在的革命组织就完全没有人也完全影响不到人，许多左翼组织是能够影响到相当规模的一些同志的，一些组织的视频影响量可以达到几万或者几十万，一些组织所控制的线上群众组织可以达到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规模。虽然活跃分子始终是相对少数，但这里明显有大量的群众是没有足够的参与到各种革命工作中来，没足够的从中发展出新的革命分子来。所以，我国现在的左翼组织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许多本可以挖掘出来的活跃力量也没有挖掘出来。除了政治路线的因素外，就是因为分散的力量、分散的组织始终受限于其组织的各种局限性，这些组织的工作和工作的发展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就没有能力进一步的引导其影响范围内的群众参与进我们的共同事业中来，而且也缺乏足够的组织继承性，使得大量受其一定的影响的群众停步在一个很矮的门槛下而缺乏条件进一步向前，从而白白浪费了大量力量，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我们革命力量的团结不足、组织工作分散而必然要催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就产生了“人很多，但人又不够”的现象。受影响的群众够多了，但能参与到我们事业中来的又极少的。各种左翼组织和积极的革命分子不断出现又不断被消灭。我国基本每个警察局都开始承担起了抓捕和日常调查本地政治活跃者的任务。而各个进步的革命组织又纷纷感到力量匮乏。正是这种不够团结、组织工作分散的现象导致我国阶级斗争中源源不断涌现的许多进步人士或革命分子完全没有起到应有的群众运动和推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也使得孤立的力量完全没有能力应对敌人的打击。

并且这种分散也不得不加大自由主义的和其他机会主义最组织内部的影响。因为没有强大的力量能有力的打击各种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必然要充分的发展。而革命组织的弱小必然也使得其对抗这些机会主义对自身的影响的能力也是弱小的。组织太多，组织太弱，组织缺乏力量，组织就无法很好的执行纪律以限制机会主义的影响。这就使得大量机会主义分子参与到各种左翼组织的活动中，败坏了左翼活动的风气，这个事实任何左翼活动分子都知道，也知道很多的败坏分子的例子。

而这种分散，或许对于目前的线下左翼组织来说还是非常难以克服的，他们要从一个更艰难和更实际的起点出发。甚至对于线上的左翼组织来说，分散还不得不是之后相当长一个时间的组织工作特点，只能做到比较的解决而不能彻底的解决，这是因为他们是在警察的时事监控下做组织宣传工作，就不得不保留某种方便灵活斗争以保证其继承性的规模或组织形式。但对于墙外革命组织来说，其政治路线已经相比前者更明确了、更进步了、更方便相互理解了，墙外组织的总规模相比线下和墙内更小、更方便团结，这里的组织的情况也相对更安全进而方便各自排除安全问题，其组织活动者的经验也相对更丰富进而方便各自更成熟的看待我国革命的问题。因此，所以我国的墙外革命组织是完全没有理由不进行团结的，是完全没有理由不做一个首先团结起来的领域而给其他领域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作示范并在未来起到更重要贡献的。

虽然随着这些我国目前这些各自独立的左翼组织的发展，以及他们工作的许多共性，就难免在他们之间产生一些藕断丝连般的线索，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条件，但这也为警察提供了顺藤摸瓜提供了条件。而一个个独立的较小的组织，他们的自保能力也是较小的，一旦被攻破，这种联系就会成为相当大一个范围内的各种左翼组织被我国警察消灭的预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墙外革命组织就要放弃这种互相加深联系的行为，因为这就恰恰是要我们维持现状而不去推动革命继续向前的错误论断。因为我们的墙外革命组织的局部条件恰恰又是相对其他领域有着根本不同的，这反而是要证明，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这种联系形成墙外各个革命组织各自能力上的成长，使得这个领域的革命力量结合，使那种危险联系在墙外这个领域内被进一步消灭并把我们的总的革命力量增加了起来。这种增加绝不是 $1+1=2$ 的那种增加，这种增加一定的发挥出大 $1+1>2$ 的效果，这是因为革命力量的汇集，也必然要导致革命组织进一步质变，使现有的革命工作有所进步的同时，又会使新的革命工作得以发展，即使是技术安全等工作上也有了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和针对性防御的更多精力。

## 6. 重复性的组织工作

随着组织工作的分散一并产生的问题便是重复性工作的的问题。比如，对于各个革命组织来说，制作刊物或宣传资料就是一个重复性很大的工作，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工作。这种工作往往会占用了大量革命组织的时间，就不得不影响到其他革命工作的发展条件。比如对革社来说，月刊的工作就是占用我们整个组织工作最大精力的工作，随着革社线下工作的发展，就迫切的感到了我们各个方面工作力量的不足，特别是其他方面工作力量的严重不足。除此之外，根据各个革命组织情况的不同，还有一些工作也是重复性很大的，比如为革命组织招人、为组织成员进行各种培训、技术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如同统一起来解决，我们就能省下许多的精力，使许多优秀的同志去从事其他更多的工作，使我们整个事业都得到全面的长足发展。

## 二. 团结的号召

所以我们革社（RSF）在这里要进行一个团结的号召。主要是针对革命力量的团结，特别是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力量的团结。

如果我国各领域的革命力量在其应该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做好了团结的工作，那么我国的革命力量就会有质的发展，进而不得不使得我国群众运动也有条件进行相应程度的发展了。

各个领域的进步力量首先要根据其领域的情况决定团结的对象、团结的最大程度和团结的具体方法和形式。对于墙内和线下的同志们来讲，可能还远远没有条件达成统一到一个联盟下的现实条件，因为一方面受敌人残酷打击的现实所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色机会主义的流行影响所限制，但在一定程度内尽可能的团结也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使组织规模增加一些、进步力量的增加一些、进步力量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合作增加一些、组织的安全下和继承性也相应的增加一些。

但对于墙外的革命组织来说，这个领域是完全有局部条件达到革命力量的统一的。使得我国相对成熟的一个领域的革命分子首先团结起来，这批分子团结起来后，我们就具备了团结墙外其他政治派别的进步力量的更有利条件（因为他们也是分散的），也具备了去促进我国线下和墙内革命事业发展的更有利条件。

### 三. 具体的可行的团结方针

由于革社（RSF）是一个以墙外组织为核心的结合了一定的线下组织工作的综合性组织，以及参考我国各领域进步力量要团结所要面临的情况，革社（RSF）是没有足够的条件和精力去大力推动墙内和线下组织工作的团结的。我们的墙外力量最强，线下的力量其次，墙内的力量最弱，在考虑到各个领域的条件，所以我们推动团结的工作也大致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分配我们的工作精力。

革社（RSF）号召我国所有领域的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的团结，并愿积极的作这种团结工作。但我们团结的主要精力只能放在墙外方面，其次是线下方面，最后是墙内。

除此之外，我国墙外还有着许多优秀的革命组织，和其他进步政治力量。我们希望能从有条件的合作开始，促进我们之间的团结，最终形成墙外革命力量乃至墙外进步力量的大团结局面。

所以，我们从此开始会努力的与我国其他的优秀墙外革命组织一一建立联系，并促成合作和团结的局面，促进各个革命组织和进步力量的交流、合作、团结以及各个组织的成长。自然，这一切都要在保证各个组织和其活动者安全的前提下来进行，要以足够安全和保证各自平等

地位的活动形式下促成这样的局面，否则这种团结就会变成形式主义的团结而必然达不到它的愿望，也会在执行过程中被我们的敌人所破获了。



# 关于策略和斗争形式的问题以及我们目前的游击战

---

文章来源：革社第二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 一. 关于策略、战略、战术的问题

再说到我们对于策略、战略、战术问题的看法前，我们先引入一段毛主席的相关内容。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那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至于策略于战略、战术的关系，我们这里则认为策略更像是一种对两者的综合性的一般说法。

虽然我们现在和反对派之间还没有军事意义上的战争，我们也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战争，那么是否应该有类似的对于战略、战术或者说策略上的考量呢？我们认为有的。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从斗争的角度来说，战争也只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斗争。在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还十分弱小的现在，即使还不存在任何军事意义上的斗争（也就是战争），但不管对于单个的革命分子还是一定规模的革命组织来说，在和敌人作任何形式的斗争的时候，都要考虑整体和局部的问题，要研究带有全局性的斗争指导规律，要研究带有局部性的斗争指导规律，并用利用这些规律来决定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就是各种战略和战术，使我们要进行的各种斗争服从于这些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来进行。这要求我们首先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了解各种全局性和局部性的问题，以掌握它们的规律，然后再发挥这个能动性去利用这种规律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也是一种了解客观然后改造客观以达到一定的主观的过程。

在过去一个时期，我国有许多的左翼组织被消灭，有许多的群众斗争被镇压。这其中也有战略、战术上缺乏考虑的因素。就如一些左翼组织的情况来说，根据自身组织发展的自发性需求来做策略规划，把一切可能的战略、战术方针限制在缺乏足够前提考虑的小组自发发展的需求上，就是大部分左翼组织的现状。这种战略、战术上的考量是很不足的，把自觉性限制在了很小的范围内，其主观上考虑的全局范围也是狭隘的（这种“全局性”在其自发性的范围内）。所以难免就会出现对敌人可能的打击欠缺准备，对于组织发展中本可以预见到和避免的问题却不能应对的现象。

过去一段时间的大部分墙内小组，对战略和战术上的考量大多还是针对于组织需要增加人数、增加影响和成员提高质量上的考量，但是对于组织的发展问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避免被敌人打击、为可能的打击作充足的准备、以及对最坏的被敌人打击后怎么能保证事业具有足够的继承性、对其他形式或性质的组织的应对方针、对其他阶级和群体的应对方针、对如何拓展有需求的新工作来增加既有小组对革命的作用和责任的问题等等都是考虑不足的。所以这种战略和战术放在更高的层面来讲，特别是对于革命组织、革命家组织或者未来的先锋对来讲，都还是很自发性的层面。这样的做革命工作，就像一种怎样的情况呢？按一些群众的说法来形容就是“自我感动式”的作工作，虽然愿意去做革命工作是好的，但不足的地方还很多。因为不去考虑这些工作的前提和规律和超出目前这种工作形式之外的其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形式或更高级的形式的相关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种小组就是绝对自发性的，对于一般的群众组织来讲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自觉性，但这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还是远远不足

的，我们希望我国的左翼组织能够进一步的成长起来，使自身的组织在自觉性上往革命组织的方向发展。

所以从事这类组织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应该一道，超出原有的局限性，努力具备更高的自觉性来更全面和更细微的考虑我们工作中的一切策略问题，包括全局性的战略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工作中各个局部的战术问题。

## 二. 游击战战略的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阵地（RSF），以下简称革社。就我们革社的情况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以墙外组织为核心的组织，它开始尝试结合墙内和线下的工作，但总的来说这些部门的工作都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以墙外组织的方法把这些部门结合了起来。并且这个墙外部门的秘密所在也是秘密的。对于革社这样的组织而言，我们的策略或者说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我们推动完成我国真正有力量的、合格的（绝不是只有名称的空架子）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组建工作并具备一定的能力前，革社应该始终以游击战为其主要的战略。因为革社自身的主观力量还很弱小，客观方面也有各种不足，并且对可能的环境变化应对能力不足、对敌人也不甚了解。

而我国的其他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也基本面临着革社相似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谈谈游击战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乃至一切革命战争）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与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与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与发展自己，消灭与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咒骂游击行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组织的游击活动。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

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

.....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役中也能够尽量在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

-列宁《游击战争》

在游击战方面的问题，这里毛主席和列宁同志都是从游击战争的层面来谈及游击战的。但显然我们现在进行的和现在需要的游击战还不是游击战争那种层面。所以抛弃战争的内容，以斗争的范畴来解析也是有必要的。

游击战的战略一般性来说，是一边尽可能的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边尽可能完成自己的目的。它就不得不采用相对主动、灵活、隐蔽的方法（自然，这种相对主动、灵活、隐蔽对于不同的斗争领域的范畴有不同的相对内容）来对付敌人，以活动时间间隔较短、活动内容较为简单（自然，这种活动时间间隔较短、活动内容较简单在不同的斗争领域的范畴有不同的相对内容）的形式来保证活动的继承性。

但另外一方面，是游击战和正规战或者说和运动战的关系。总的来说，游击战是运动战的一种前奏。毛主席谈抗日游击战的方针里有向运动战发展的内容，在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中，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过程是从小规模的抗日游击队到大规模的正规军，整个过程都在人民群众参与的持久战争中进行的。而列宁同志的文章里谈到游击斗争已经变成国内两大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它发展得很快，但也必然要发展为俄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复杂的形式，在这个时期的俄国革命中，游击战争是人民在和平时期采取的对抗反动阶级的战争手段，并且最后要发展到采取国内战争全面爆发的一种形式。所以从斗争形式的角度来看，在第一种情况是在全面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战争形式，而后一种情况是一种和平时期的小规模阶级战争手段往非和平的国内全面战争发展的斗争形式。而我们今天也有所不同，我们一开始进行的游击战就不是一种战争形式，我们未来的目的是和敌人进行运动战，而这种运动战是不是在一切时候都是战争的形式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时候要达到战争高度我们今天还没有条件去判断。

但，可见我们今天的游击战斗争，也是将来必不可免的运动战乃至战争的一种前奏，这是因为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所导致的，我们应该推动这个过程，如果不这么做那么我们采取游击战的战略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因为革命斗争中的敌我双方都力求消灭对方）。所以，在这样的采取这种斗争形式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目前游击战本身的问题，还应该做好对下一个阶段的斗争作准备工作，要有足够的计划。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与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而来的。如果中国能迅速战胜日寇，并迅速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那么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变成正规军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与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的执行之。

.....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战斗员的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建立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与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与战术提高到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与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时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去，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的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队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进步的责任。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我国今天的革命斗争也必然是充满长期性和残酷性的，我国法西斯专政把任何不仅要消灭任何政治上的异见者（现在已经开始打击如马前卒等不能绝对忠诚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者），在经济上也要加大对一切阶级的剥削，打击一切还处于经济斗争阶段的群众斗争。而我国的法西斯专政又是空前的强大的，这不得不需要我们团结起来于其进行长期性的、残酷性的斗争（包括未来要进行的战争）。

从过去革命经验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如果想要适应这样长期性和残酷性的斗争并还要达到最后的胜利结果，我们今天就要在目前进行的游击斗争中不断的发展我们的力量，并要往运动战和战争的斗争形式发展。而也是由于革命斗争的长期的、惨酷性它就有条件使我们能够逐步的成长起来。

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要使自己成熟起来，不仅是物质上要积累足够的条件（包括武器、技术、其他各类物资等等）也更要在主观上使自己也成熟起来（政治、组织、战术、纪律、理论等等），这些自然也是为了重建我国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做准备，我国的合格的先锋队的重建工作只能在目前这种长期性和残酷性的斗争中来完成；同时也是为了在将来的革命斗争中的运动战做足够的准备，为全面的国内革命战争做准备。以上，这便是我国目前的革命力量或革命组织应该采取的游击斗争战略。

### 总结一下便是：

1. 一边尽可能的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边尽可能完成自己的目的。发展根据地（现在说来则是一种革命组织）也包含在内。
2. 采用相对主动、灵活、隐蔽的方法（自然，这种相对主动、灵活、隐蔽对于不同的斗争领域的范畴有不同的相对内容）来对付敌人
3. 以活动时间间隔较短、活动内容较为简单（自然，这种活动时间间隔较短、活动内容较简单在不同的斗争领域的范畴有不同的相对内容）的形式来保证游击活动的继承性。
4. 往运动战和战争做准备，往这两个更高、更复杂的斗争形式发展。

以上谈到了我国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应该采取的游击斗争的一般性战略或者说普遍性战略。我们也要讲讲在此之下的特殊性战略，特别是我们革社的游击斗争战略。一般性是寄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一般性相对抽象，特殊性相对具体。革社的游击斗争战略自然具备我国游击战争一般性战略的性质，但除此之外它还有更特殊和、更具体的内容，和全国的一般性相比它是局部的问题，是战术问题，是服从于一般性的。但对于革社内部来说，它是最大的战略问题，是全局问题，革社的其他问题都是服从于这个战略问题的。

这种战略除了要完全具备我国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应该采取的游击斗争的一般性战略的全部内容之外，还要适应于革社的发展和完成其历史任务的特殊战略内容。只有在我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出现并能够确保革命事业的继承性时，革社才应该抛弃游击战的战略和敌人进行运动战。

由于目前的游击战需求和目前革社的墙外秘密组织性质和结合了其他方面工作的情况，我们依然是要以秘密发展为主要方面，具体说来就是使革社不能轻易的至于危险的境地，尽可能的推动我国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的大团结和大进步，并进一步发展自身的力量。而发展公开的工作或者更带有广泛性工作（特别是要增加许多风险的）只能是革社在有一定的条件时（保证革命事业的继承性）才能进一步去作的，并且只能是用来补充我们在主要方面力工作的力量。

但这种“秘密发展”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有发展就有风险，在发展力量的同时不得不同时增加风险。所以我们需要做到，在风险增加的同时，也要确保我们的力量进行相应的增加，我们的应对能力也能够相应的增加，以保证我们革社能够更好推进我国革命力量的大团结、大进步以及使自身整体较稳步的、全面性的、继承性的、安全的发展的任务。并且革社还要应该继续承担科学的结合多方面工作的任务。

所以革社的游击斗争战略还要具备以下的额外内容：

1. 促进我国革命力量、革命组织的大团结、大进步。
2. 继续推动线上线下、墙内墙外、公开秘密等等不同领域工作的相互结合。
3. 秘密发展为主，更带公开性和广泛性的工作为辅。
4. 在扩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而不得不增加风险的同时，但必须相应的增加自身的应对能力，保证革社自身能较稳步的、全面性的、继承性的、安全的发展。

但对于其他的同志们，特别是对于其他组织的情况而言，由于其情况有所不同、各自问题有所不同，自然不能把问题简单化，简单套用一种模式就行了。我国复杂且丰富的阶级斗争形式必然也需要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也必然要产生各种不同的但是要适应其发展和革命使命的策略。我们革社的经验只能做一个参考供大家评判或部分吸取。也希望帮助到我国其他各类革命组织找出适应自己的科学的、适应自己所在部门的斗争策略，最后共同促进达到大团结的目的。

### 三. 斗争形式的问题

由于我国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改变，在目前我国形式丰富的阶级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如线上和线下区分就是进几十年来，各大工业国诞生出的新的、最大的斗争形式。然后以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为首的代表，又用一道网络万里长城（实际上是我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枷锁）创造除了墙内、墙外的区别，这就不得不产生了墙内、墙外两种有所不同的线上斗争形式，我国一些自由派、少数左派开始采用了这种斗争形式，还有许多我国群众也自反的采用这种斗争形式来冲破我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枷锁。自然除此之外，还有公开和秘密，合法和非法等等相对传统但也必不可少的斗争形式。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

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列宁《游击战争》

这里列宁同志说的斗争形式和我们讲的斗争形式更像是两种有所不同的范畴，当然也有其共同点。我们讲的斗争形式主要是由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相对条件更客观的一些斗争形式；列宁同志所说的则是由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在既有社会生产、生活的客观条件下产生出的相对更主观但是更高级的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的产生条件是相对更主观的。一个横向方面的变化、一个是纵向方面的变化。但两种情况都使得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全面。

也就是说，在未来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既要在客观上产生新的斗争形式；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在既有的斗争形式上也会发展出更高级的斗争形式。而后者的将来变化，我们目前更难以预料。

但从这一个角度来讲，过去的游击战战略往往是就战争这个角度而言的，所以产生游击战争。而我们今天的游击战则不得不以更广阔的其他领域但也是更低级的斗争阶段开始进行，这是由于我国法西斯统治的相对稳固和阶级斗争的相对不发展而导致的，而随着以上情况的变化，斗争也必然要在已有的形式上纵向产生出更高级、更复杂的形式，不管是线上、线下，墙内、墙外，还是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等既有斗争的领域，都会有更高级的斗争形式发展。

战争只是最高级的斗争形式，但即使是在这些相对更细节的斗争形式的领域中也有策略问题，也有战略和战术一说。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够积极的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就能够利用好这一切形式条件造成我国革命发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坚信我国革命力量、我国人民群众能够完成革命交给我们的使命，而我们也会积极的推动这个方向的进步。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论持久战：能动性在战争中》



# 对半年来组织的回顾与反思

---

文章来源：革社第五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线下组织工作者

---

我们的学生革命组织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建立以来已有半载，我们的规模由原先的三位同志发展至五六人的小团体。半年的发展中，成果与挫败并存，想着一一列举留下经验留给后面的同志，故在此做出一个阶段总结与反思。

笔者由于接触相关知识较早，初中时期便组织过一些活动，诸如将要好的同学拉在一起，建立趣味性偏多的线上互助公社，在去年疫情大封锁时期开展《毛选》读书等（但是由于当时斗争经验不足导致后期被禁止），积攒了一些经验，于是在高中时期所建设的新的组织，成熟性相对于初中时期高了不少。

对于在陌生环境中组织的创建，以我们这个高中革命组织为例，首先要在所在的学校公共群（应该是没有监管的新生群）里进行搜寻，如果看到头像或者昵称与一些政治，尤其是与文化大革命代表人物或者事件，或者是导师名言，共产主义相关标语等相关的好友时，可以进行交流。就笔者观察，十之八九的概率对方也是一位同志。另一种方法风险较高，在无法分辨的情况下最后使用。即群聊中发一些普通群众难以理解的内容（详见：《政治黑话小词典》），如果有人积极回应，便可交流。但是这种方法切记安全。

笔者便是用这种方法找到了我们现在组织目前的同志们，进行了大量交流讨论后，成立了我们目前的这个线下组织，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成果。接下来则是我们组织半年来坎坷的发展之路。

在我们组织刚刚成立时，我们所规定好每周五一次会议，但是由于十二月份的突然放开导致的疫情爆发，打断了这个正常的进程（因为我们三位同志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阳了），结果就是直到现在，会议日程仍然不固定，组织的纪律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其他的同志们如果是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地下组织，请务必制定好固定的议事日程，做好执行规划，务必保持好纪律性。而一旦建立了这样秘密的地下线下组织，就要不能在墙内留下敏感痕迹了，同志之间的交流也要用安全的方法，不能使个人行为危害到组织。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上的。“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列宁这句话已经被引用过很多遍，但是仍然需要再提一遍。我们在寒假制订了一份实用的读书计划。考虑到高中时期，

大多数同志对马列毛主义的理解尚不透彻，笔者的建议是从入门读起。例如我们寒假确定了《共宣》，《国革》，《怎么办》与《共产主义ABC》的阅读，给同志们的思想打下一个基础。这个活动进行的非常成功，非常适合高中组织的发展与拓深。而我们也在暑假继续了这项活动。

当然在阅读学习的同时，我们也不忘进行斗争，不陷入辩经与教条主义的陷阱。寒假对学校在许多同学未愈的情况下强制进行测验的行为，我们进行了声讨与举报，可惜由于斗争经验的不丰富与对敌我关系认识的不充分，导致了失败。本学期分科，学校体制僵化导致了“一刀切”式的强制分班制度，使我们更我们理解了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我们进行了对广大同学的问卷调查，再提交校领导层，但是由于力量不足依旧失败。不过这次我们汲取了大量经验，为下一次斗争准备着。当然，对于其他高中生同志来说，这些活动还是很冒险的，笔者所在的学校比较特殊，内部意识形态非常混杂（任课老师甚至参加过六四），而言论与思想也较为自由，故可以进行此类活动，希望广大高中生同志们在做与笔者相同的事情之前反复斟酌，再决定是否行事。

以上直接斗争如果难以施行的同志们，可以在认清敌我的情况下，进行互助会一类的活动（类似于民国时期湖广，四川地区的“哥老会”），隐藏组织进行群众工作，对其他同学们进行互助，并借机发展新的成员。

同时，我们也追寻着各种其他形式的发展。我们有以个人名义建立的地下学生会，有自己校内的私密讨论组，有与外校沟通的交流社，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也不忘保留好自己的私密性与地下性。

最后，我们也坚持着自己组织的纯洁性。这个学期，我们的一位成员一开始的狂热性已然消退，把热情转向了其他方面，甚至是反革命的一面。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开除了本组织，吸纳了新一批富有积极性的成员，有质量的扩大了组织规模。

在进行上述活动的时候，笔者已然发现，当代高中生线下组织的优劣与意义。

高中生正处青少年阶段，是主席口中“八九点钟的太阳”，有着蓬勃的朝气，又有着一腔热血。笔者试过与一些对被特色政府封锁的往事尚不知情的同学们宣传六四与部分文革史，大多数人在听过之后无不义愤填膺，对特色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可见笔者所见高中生心中对于“正义”与“主义”的观念是非常清晰未曾被严重污染的，这就为高中地下组织的创立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而且高中线下组织，无论是读书所学进的知识，亦或各种实践所积攒的经验，在将来高校甚至单位企业的组织发展都是极有帮助的。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高中生所能达成的，也极为有限。无论是高考给他们所带来的负担与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这些活动，或是家庭，校方，自己未成年所造成的能力有限，导致高中生

线下组织所能进行的活动极为有限，让其难以担当革命的大旗。而且最致命的是，大部分学生同志往往只是三分钟热度，亦或是“叶公好龙”，在遇到艰苦的困难时会退缩，往往会导致一个组织的崩溃。对于前一点，我们需要让那些热情消退的同志们意识到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一步步慢慢来，不能用短暂的狂热性来看待；而对于后一点，我们要让他们意识到《共宣》中那句“我们挣断的只是枷锁，而我们将获得整个世界”的真正含义。

高中只有短短三年，再加上高三为了高考进行的各种复习，使得整个高中只有两年能将大量时间投入在线下组织上。两年后各奔东西，高中的组织又该怎么办呢？于是为了让整个组织长久的存在下去，我们要做的是从下一届新生中找到新的同志，新鲜血液的注入会让整个组织固定下来，最终成为一个长期的培养富有理论知识斗争经验的骨干的基地。那么高中线下组织的真正意义才能体现出来。

于是，高中时期建立地下组织的意义就在于，一是让能了解到颠倒回来的历史的青年人们越来越多，二是将来更多更成熟的组织培养有经验的骨干。如今赛里斯官僚专政统治，阶级矛盾愈演愈烈，一场新的运动迫在眉睫。我们处在高中阶段的同志们所唯一能做的，便是成为并培养尽可能多的人才，在将来风雨动荡之时高举着马列毛主义大旗，联合起广大无产阶级奋勇向前，砸碎旧铁链，引来曙光，夺回属于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 **编辑部评：**

这位同志为了我们带来了在高中发展革命组织的一些初步经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如这位同志所谈及的内容，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保证革命组织的政治性，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还要以秘密的、地下的形式保证起组织安全。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利用一定的群众工作来逐步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推动事业的前进。这位同志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但我们也要回答这位同志最后提出的内容，高中时期建立地下组织的意义，或者说高中革命组织的意义。更具体说来，相比大学组织和工人组织，它是使一个人能更早期接受到革命教育和以自觉的斗争去参与我国阶级斗争的一种学校，这种组织它能更早的就为我们开始培养一些革命的力量，它培养未来能去大学做革命工作的力量，能培养去国外做革命工作的力量，也能更早的培养起更未来去做工人革命工作的力量。所以这种革命组织的出现实际上也丰富了我国的革命活动，使我国各类运动增加了更多的潜力，也使运动更广泛了。

# 关于读书会组织的问题

---

文章来源：革社第五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注：文章有删改

---

## 一. 问题的缘由

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的线下组织工作中，发展了读书会的组织，这种组织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我们线下进行组织工作的同志那里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做了一些判断，形成了一些比较初步的经验，丰富了我们对于读书会组织问题的理解。进行这些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自然是非常优秀的。但目前实际情况是，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很不足的，随着我们用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考证、和其他同志的读书会组织工作的发展、以及其他的读书会组织经验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显现出了原有的这个判断的不足之处了。我们需要根据这些不同的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并对原来不足判断加以修改和补充了。这种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加深研究和重新考证也是很有意义的，在革命运动中加深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并试图用理论的方法把认识提高到理性层次，来用这种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又再一次重新丰富我们认识，使我们认识到之前的不足，以便改进错误、解决问题。

革社《RSF》月刊之前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有这些：

### 3. 是否搞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种泛左翼的学生组织？

我们在一些同志的实践总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实践中，看到了很多在高校建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例子。我们认为读书会就其性质来说，不是一个革命组织，但它也可以也应该作为对革命组织的补充。

#### 3.1. 如何办好一个读书会？

要做到有明确的任务，不能流于形式。我们的经验是可以定期确定一本共同学习交流的书。比如这次确定是《共产党宣言》的前三章，那么所有成员回去都要读前三章，然后每个人在下次读书会都要分享自己的读书收获，也可以提前约定每个人负责分享哪些章节。

任务要适当，但要按时完成。不要把任务定的太多，也不能把见面时间定的太频繁，对于读书会成员，不能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这是由组织的性质决定的。任务一旦确定，就要求所有成员尽量把它完成，否则读书会就会沦为空谈会。

### 3.2. 秘密性

我们认为这种读书会应该是秘密性的，它的成员起码应该具有左翼倾向（这里指起码名义上认同马列毛主义），这种左翼倾向也是秘密性实现的重要条件。我们知道有一些个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以公开形式存在，并且好像“很安全”（因为没有被警察捣毁或警告）。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没有抽象的安全，考虑安全问题时，就不能只考虑读书会这个问题，还要考虑以后的革命组织的发展问题，单搞一个读书会的意义不大。我们认为，既然学生组织在实力不足、力量缺乏的阶段时没有必要拿主要精力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只有在我们能够防御敌人打击并且力量足够的时候，而且还有用先锋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力的搞群众宣传工作了。但是现在，为了目前弱小的革命组织的安全发展，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读书会这类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 3.3. 性质和作用

这种读书会可以认为是一种群众组织到革命组织的过渡组织，也正因为此，它常常会造成组织者的认识混乱。我们注意到，有些线下高校组织仅仅停留在了读书会这个阶段，没有继续向前发展或者没有向前发展的意识，可能在他们那里，已经产生了自觉革命分子，但是组织者没有意识到建立更高一级的革命的组织。我们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读书会阶段，是与我们当前的革命任务相违背的，这会导致我们无法成功建设一座从学生知识分子通向工人群众的桥梁。

要把这种读书会作为培养和发展初级革命组织成员的重要工具。我们的经验是，邀请挖掘到的马列毛主义者参加读书会，通过他们在读书会的发言和表现对他们进行考察。注意，应该把读书会的谈话和学习内容限制在纯粹理论学习范围，不要谈论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是读书会而不是革命小组。通常，最积极参加讨论，最积极学习的那部分很有可能是你的革命小组成员。仅仅通过读书会的考察还是不够的，毕竟读书会不能谈论敏感话题，你还需要多和他进行单独交流，然后才能确定他是否合格。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四期月刊—《在高校建立一个学生革命组织-RSF 的线下同志的经验总结》

“我们认为读书会就其性质来说，不是一个革命组织，但它可以也应该作为对革命组织的补充。”就是在这里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结合上下文，这里是把这种组织当作了革命组织中的一个部分、一种补充。然后又认为它是一种从群众组织到革命组织的过渡性质的组织，并应该秘密的办，认为它是“培养和发展初级革命组织成员的重要工具”。道理的确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它的确是这样的“重要的工具”，这个判断所谈及的内容的确是正确的，但除了以上引文之外就并没有其他谈到读书会组织问题的额外不同内容了，那么问题就产生了，没有谈及到读书会组织可能还具备其他形式和其他性质，以及这种组织也可以具备的其他作用。难道除了是作为秘密组织的形式之外，除了是作为过渡到革命组织的一种过渡组织之外，除了是作为“培养和发展初级革命组织成员的重要工具”之外，它就没有其他内容吗？而下文就不得不谈到，我们新的线下实践经验和其他组织的一些经验有力的指出了这个问题。

当然，这种问题的出现，也能说明我们的同志对马列毛主义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毛主义的应用还不够好；或者负责核审此稿的同志对于自己的工作还不够认真，没能迅速的发现问题并及时的指正出来和投稿同志进行更多的讨论，所以就放任这么一个严

重的漏洞出来。当然，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况多少都有一些，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时的解决产生的问题，并提醒我们今后要更认真的对待我们所进行的各种工作。

## 二. 读书会组织可能的其他性质

我们从另一个在线下进行组织工作的同志那得到了不同的经验，由于出于对安全问题和组织秘密的考虑我们不会透露任何会造成风险的敏感信息。

不同于上述经验是出现于 A 市一个大学的学生革命组织，而在 B 市的一个高中里也有一个秘密的学生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就不是通过读书会这种过渡组织的方式而建立起来的，他们充分利用了本校的公共社交资源，从中找出来一些本地的同志并安全和他们建立起联系，这个秘密的学生革命组织便成立了。也就是说不 A 市组织通过读书会等过渡组织形式来筹建起了目前的革命组织，B 市的同志们并没有采取这种方法来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差别还不仅仅在于这，B 市的同志们在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后，也发展了读书会组织的这种工作，并且这个学生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内容是和 A 市同志们的组织有所不同的。

B 市的同志们的读书会，则是革命组织的成员所秘密负责一种组织，虽然是秘密负责，但他们却采取了半公开的形式来发展这种组织，并利用了合法渠道使它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合法组织，在一边做着合法工作招揽许多进步和半进步分子参与的同时，又能逐步的影响和引导他们朝更进步的方向发展，这就能实际上负责起为革命组织纳新和间接宣传的作用。虽然目的和 A 市同志们的那种学生会组织有所相似，但形式上却完全不同，并且采用了半公开的形式和合法的渠道。但它实际上又被革命组织的成员秘密负责，利用了反动派的资源来秘密的为革命工作服务。这种组织自然也可以看作是革命组织的一个补充，但除了负责人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不怕官僚们看到这些内容后就能直接打击到我们，我们所谈及到的这种程度，他们顶多能做的便是自己消灭自己的所创建的合法组织并加大对自己所能控制的所有公共和学生组织的一切成员的监视和怀疑，所以事实上还是能做的不多。就算他们的确从所有合法渠道中找出了我们，只要我们能保证每个革命组织的成员对组织的忠诚，那么我们就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我们就能以最小的牺牲达到最大的效果。

至少 B 市组织的同志们为我们证明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可以合理的利用公开、半公开组织和合法的组织是可以很有效的帮助到我们的事业、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的同时，也不会增加多少风险性的。

所以，读书会组织即使在目前的形势下也可以具备半公开和合法的形式，只要能保证它能为革命事业所服务，那么这项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 三. 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狭隘理解

读书会组织可能具备的各种形式，它即可能是革命组织内部的一种学习组织，也可能是一种受革命组织控制的更具广泛性的组织；根据它的形式和它的性质他可能有多种作用，如学习理论的作用、培养干部的作用、发展其他更广泛性组织甚至是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作用。

所以，在需要建立学生会组织的时候，革命组织的同志们应该是根据自身目前的情况和革命使命的要求，在具体形势下建立适当形式和工作内容的读书会，并随着自身革命事业的发展，在条件变化了的情况下适当的改变这些读书会的形式、性质或者取消这些读书会组织等等。这些各种复杂条件是我们在这里所不能明确知道的，但却一定是各个要去进行这些工作的同志索要遇到的。

需要重视到读书会组织的不同形式、不同性质、不同作用、不同工作内容、不同的创建条件、不同的取消条件。

所以 A 市的同志们谈到要取消他们所说的那种读书会时，就显得不够全面了。如果只是一般的在不需要时要取消这种自己的这种读书会（其实只是根据自己进行的那种读书会来判断），实际上就是以偏概全了。就产生了一个不全面的、不充足的结论，这个不足的结论之后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需要做学生革命组织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遇到学生会组织问题的同志，到这个时候就会有坏影响了，他们就更有可能会认为读书会组织只有 A 市同志那的一种形式，只有这样一种作用，只有这一种取消条件等等，这就是使得更多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理解变得狭窄了一些，进而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并且，读书会组织也是是一种组织形式。在 A 市同志那是一种过渡形式的组织，而到了一定条件下时就被他们取消了。在 B 市同志那时就变成了一种被革命组织所秘密负责的半公开组织，成为了革命组织的一种补充的外围组织。这种外围组织能为革命组织的发展提供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外围组织也不一定要采取读书会组织的形式，而是可以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形式，只要它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创建革命组织的时候不一定需要这种组织来完成，而到了需要扩大革命组织和对外发展群众工作的时候就需要这种一定的外围组织了，这种外围组织实际上也扩大了我们的革命组织的发展潜力，也使得我们和群众运动进一步的结合了起来，并为我们影响这些外围组织的群众提供了条件。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避免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狭隘理解了。更全面的看待和利用学生会组织，和一切形式的其他组织，进而丰富我们目前的线下的学生革命组织工作。

# 论继承性的问题

---

文章来源：革社第六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在过去，我们曾在一些地方简单谈到关于继承性在革命运动和我们各种具体组织工作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并对我们的线下组织工作做了一些基本的继承性要求。但我们现在能明显的感到，我们过去还谈论的不够多，也还有许多方面没有涉及到。所以我们能发现现在许多同志对继承性的问题理解得不够深，在工作中许多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有待进步。所以我们在此对继承性的问题作了更详细的论述，以期能够帮助到目前正在作组织工作的同志们，使我们的组织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其他正在和我国统治阶级作战的进步力量。

## 一. 继承性的重要性

在我们现在的一切组织工作中经常遇到继承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

- (1) 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 (2) 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
- (3) 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 (4)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 (5) 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列宁《怎么办》



列宁在谈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时候，首先就谈到了继承性的问题。“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这是因为任何的革命运动都需要有一些具体的、革命素养足够的实际领导者时刻负责起运动的各方面问题，包括整个运动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问题，也包括运动的各个层面、各个部分的政治、组织上的问题。他们要使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都具有明确的和正确的行动路线，使运动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具有革命性、战斗力、纪律性、计划性。

历史的规律是，任何革命运动的目的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它往往需要经历多次低谷和高潮，需要经过复杂多样的剧变和考验，需要进行各种积累。在这整个过程是否有一种能够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对于运动的整个历史来说就至关重要了。可以说在一切革命运动中它是除政治路线（即决定运动性质的东西）之后，第二重要的因素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顺利的完成一整个革命运动的目的，以及在一个革命运动结束后又接着利用上一个革命运动胜利后所保留下来的力量去继续进行并完成下一个革命运动的情况的话，继承性的作用就更加凸显了。所以根据过去的一切革命运动历史来看，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革命运动开始直到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期间所有要完成的革命运动都必须是比较连贯的，因为一旦不能够连贯意味着中途被资产阶级路线所颠覆（那就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革命运动起点），所以所有革命力量在今天不得不需要有一个能够在这整个历史过程中都能够保证继承性的优秀领导组织成功的负责起这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所有革命运动而不间断。

以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革命运动为例，从中国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国内战争，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再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革命力量在这么多个时期以内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有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着这一切革命运动的。可以说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有继承性的问题，即继承整个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组织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能够领导革命运动继续进行的稳定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使我国倒退回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自然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毛主席在过去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一个文件时加写的一段话》

1964. 4. 1

历史也残酷的证明了这一点。在毛主席逝世后，我国的革命后继者还不够优秀、不够有力量，也没有掌握住政权，所以也就完全没能够稳定的继承社会的整个革命运动，而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们所“继承”了（他们自然要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毁灭这个运动和改变这个社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没能足够的建立起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革命力量在逝世后能稳定继

承整个运动继续进步的新力量（或者说不能保证这些力量能够继承），同时也是一种能够保证运动能够不断发展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上层建筑。所以我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就在毛主席逝世后迅速的被修正主义分子们利用国家机器给迅速的集中消灭了。结局也的确变成了毛主席所谈到的这种最坏的可能。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把继承性的问题当作使历史上的那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反作用于整个经济基础朝它的政治路线所发展的首要政治力量，它虽然不得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进行运动，但它最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乃至决定他们的性质。关键就在于这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自觉性产生于自发性，革命力量的领导者组织也产生于革命运动。如果我们不能保证革命运动的上层建筑的继承性，不能够保证革命力量的领导者组织能够始终的稳定的继承整个运动，那么我们就不能保证革命运动的持久发展和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运动。

而我们今天要进行的革命，除了要消灭今天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法西斯统治外，除了要首先完成一个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重要任务以外，我们未来还要进行新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还要帮助到世界革命的进程，甚至我们在未来某个有新需要的时期还必须在这些革命先辈们所完成的或者多少所探寻了的革命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再更进一步的开展新的革命运动。如果在这整个阶级社会的最后历史阶段中，在从我们现在阶段的革命运动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全部阶级社会的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之间不能够建立并保证起一个能负责起整个运动顺利进行的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力量（包括领导组织）的话，那就难免会遭的新的历史灾难，甚至是最严重的使社会倒退的历史灾难，正如过去的苏联和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乃至整个世界的人民群众所遭遇的那样，使更未来的革命力量们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重新再来一次这一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挑战，也就是要经历和我们今天同样的遭遇。

过去优秀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前辈和革命群众们，已经从零开始给我们探寻出并反复验证了一大截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很好的从这些丰富的革命运动的历史材料中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历史规律。这些历史规律现在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今天我们的革命力量如果想要完成前辈的遗愿而重新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而又不想让我们的后辈遭到和我们以及我们的前辈一样的遭遇的话就必须保证我们能够不间断完成整个共产主义革命，使阶级社会最后这一整个时期的所有革命运动都必须是比较连贯的。

往小一点的、细节一点的方面上来说，如果在我们的现在的一些组织工作中，不能够解决继承性的问题的话，那么在我们的一些负责重要工作的同志遭到敌人打击后，或者是革命分子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组织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过去的工作成果就完全失去了或者很大程度上的失去了，这些情况对于任何革命工作来说都是致命性的打击。这不得不使新的组织工作又要很大程度上的从新开始，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打击也可以使我们具备更丰富的经验，但经验不能够和现实的工作成果直接互换，并且还会使我们失去许多优秀的力量而要重新培养。如果一直这样重新开始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积累或发展起更高级的革命组织并进行更高级的革命工作呢？并且这些经验恰恰是历史规律借反动派之手而教训我们必须

重视继承性问题的！如果没有我们的组织工作没有继承性，那我们就始终不能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力量，那我们就失去资格说什么我们还要去推动我国革命进一步发展之类的话。

所以，继承性的问题涉及到整个革命运动是否还能够继续发展的问题。从战略方面来说，它关系着整个革命运动是否能够比较顺利的、持续不断的进行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不会遭到重新再来一次的风险；从战术方面来说，它也时刻关系着我们所进行的一切组织工作能否始终的被我们联系和统一起来，关系着我们的革命工作能否始终的持续不断的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能否不断的成长，我们能否积累起使我们未来去推动我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 二. 继承性和政治性的关系

我之前说，在一切革命运动中，继承性可以算是除政治路线（即决定运动性质的东西）之后，第二重要的因素了。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抽象的谈论继承性的问题上。继承性除了自己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以外，它本身也是被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所包含的，也就是政治的问题。这里谈到的政治主要是政治路线、政治性质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力量、工作、组织、事业是否还是革命的性质，在革命运动中它首先表现为革命路线，在思想领域上它首先表现为革命立场、革命理论，在一些具体工作中它表现为各种革命原则。所以继承性必然是一种被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性质）所决定的内容，它的主要内涵首先是政治的。所以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人在谈论继承性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具有一定的政治前提（不管他是否承认这一点），继承的什么？对于我们革命者来说，在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中所要具备起的那种继承性只能是革命的继承性，是革命的政治的继承性，如果不这样，我们今天的革命组织就要从革命的大本营变成明天的修正主义大本营了。所以对于修正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来说，他们也有他们要面对的继承性问题，由于他们的反动政治和我们的革命政治根本不同，所以他们的继承性问题和我们继承性问题的内容、性质、规律也是根本不同的，但对于他们的继承性我们革命分子和其他一切人民群众是绝对不能尊重的，历史的来看，我们是要坚决的把这种继承性消灭的。如果未来产生了有人谈继承性的问题而否定了或遗忘了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则，我们自然要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样做本质上是否定革命政治前提的继承性，也就不不得不变成一种反革命的继承性。而我们首先照顾革命的政治原则，然后是建立起革命的继承性。

政治问题是事关我们性质的问题，是革命首要考虑的问题；而继承性是持续不断的长期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很多时候不会一时体现出来，它往往是长期的体现出来，特别是在运动和工作的关键时刻体现出来，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再去做这个工作时往往已经迟了，革命运动就不得不一时终止而很大程度上重头再来了。所以我们也要反对只作好基本的政治工作，而不继续去作好继承性工作的做法，因为这样反而会使我今天的政治在未来做不下去了。

如果用马列毛主义的哲学来分析的政治性和继承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政治性和继承性就是这样组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在这个关系中，政治性始终是主要方面，它和继承性一起构成了革命政治的全部历史。政治决定革命政治的性质和基本内容，继承性决定革命政治的生命和历史。如果我们不重视政治的革命性质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让反革命的性质溜了进来，当然这就涉及到组成政治方面的更小序列的对立统一的矛盾问题了。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在政治性和继承性两者的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政治始终是主要的方面，和继承性相比它始终会占一半以上，我们是无法改变、无法破坏也不应该去尝试改变、破坏这个矛盾关系的（包括这整个矛盾）。因为决定这个矛盾的统一的，以及决定这种矛盾关系的条件是整个阶级社会。阶级社会产生了政治，使它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我们必要保证革命的政治和革命的继承性的矛盾平衡关系。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花相当大的精力来保证政治性质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对于继承性的问题，我们也要花相当大的精力来解决，使它也占有重要的成分足够保证我们事业继续发展。如果打破这种平衡，比如把全部的精力拿在作政治工作而对继承性工作照料不足的话，虽然短期来看会多做了更多的政治工作，但长期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革命政治的工作延续是难以保持的。

所以，在这两种不同质的矛盾方面的量中，我们始终要保证两者都具有足够的量来满足我们的革命需求，政治中的革命性需要一定的量保证政治的性质，然后也要使继承性有一定量保证我们的事业延续。政治方面使矛盾整体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和内容，继承性为政治的发展提供条件，延续矛盾的整体。保证革命政治的第一性（超过一半但又不能超过太多），也要保证继承性工作做得足够好使其也占有足够的重要部分，我们需要掌握好这样的平衡。在能动性方面上，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互相转化自身工作的精力，在哪一方量（工作）存在不足时，我们就要把自身的能动性用于使那一方面的工作成长的更快，以构成和保持这种平衡。由于政治性的主要地位，我们只能在保证它不质变的时候才能花更大的精力去作解决继承性的工作。

### 三. 继承性的内容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及的内容，继承性的作用是为革命的政治提供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它是革命政治的生命和历史，它是关乎革命运动是否能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持续发展的的问题。所以它的内容就涉及一切关乎保证革命政治的生命和革命政治的历史发展的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不可能穷尽其所有的具体内容的，我只能在这里大致的谈及一些相对重要的，以及我们目前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实的组织工作者肯定还要面对更具体和更复杂的情况，这就需要他们使用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去具体的解决了。

#### 1. 接班人的问题

接班人的问题是关于继承性的问题中我们的同志都已经意识到的方面，任何革命运动，不管是总的方面，还是更各种细节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后续合格的同志接班，那么我们的事业简直不可能延续下去并往更高阶段发展。可以说接班人的问题简直是继承性问题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如果不能够尽快的解决不仅会留下巨大的工作隐患，在一些特别频繁的需要更替负责同志的工作中（比如学生组织平均每一两年就要更替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还会造成我们的

事业立马得不到性质上的保证和工作上继续发展的保证的情况。比如在我国其他左翼组织的线下组织中就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组织原有的负责人或原有的主要成员一脱离本地组织，或者是被敌人打击了，那么剩下的组织很快就凋零了，不仅工作内容变得越来越少直至彻底结束，甚至也有政治性质彻底变动了的。

维持一个政权比夺取一个政权还要难，对于我们更细小的革命组织工作来说也是这样。而在不那么需要频繁更替负责同志的岗位上，比如我们整个事业的最主要的一些负责人或者在许多重要工作上的负责同志，这些岗位虽然不是很急切的需要解决他们的接班人的问题，但在这方面上一旦出事往往也是最严重的，是更能够给我们带来重大打击的方面，而这一方面解决起来也是相对更难的，因为这一方面对接班人有更高的各方面要求，不管是在政治立场、理论水平、革命热情、工作能力上都是有着更高的要求。但这些都是我们进行革命运动时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不管它更困难还是更简单。我们要善于培养其他同志，特别是对于各级组织工作的同志们来讲，培养其他同志，使其他同志尽快的成长，对我们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培养起使各级组织的合格接班人。所以在政治立场、理论水平、革命热情、工作能力等问题上，我们同志们都有责任帮助其他同志的成长，各级组织一定要有计划的培养这样的接班人，尽快的使我们各级组织都后继有人。

因为接班人问题在所有继承性问题中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矛盾。所以在解决其他继承性问题的工作中都要考虑到他们的成长，使他们也得到相应的锻炼，所以也不能始终是一个人来完成这些问题，长期来看这也不利于解决继承性的问题，只是解决了一时的继承性问题而不是较长期的解决了继承性的问题。关于继承性的各方面问题，也要和其他同志特别是和我们的接班人们一同来解决，在足够的解决了其他方面的继承性问题的同时，也要足够锻炼起我们的接班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 2. 组织工作的持续发展

说了人的问题，紧接着就是组织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整体还是我们的各级组织都要能够保证组织工作的持续发展，这个持续发展不仅仅只是指它的生命的延续，也指它的历史发展，要能把现有的组织工作发展得越来越好，并产生新的更重要的组织工作。所以，抛去已经谈到的接班人的问题以外。我们的整体组织和各级组织都要保证自己的持续发展，在制度上要建立能建立起保证组织工作能持续发展制度，在工作方法上要找到一些有利于组织持续发展的方法。凡是涉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的，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都应该尽快的解决。比如一些组织所遇到的问题，参与工作的同志少，参与一些工作的同志工作不稳定、时常动摇或消极等，这就需要建立一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纪律再加上对各个同志们时常的思想工作来解决。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现在遇到的安全和新旧工作统一的问题（这两方面我们接下来会详细谈到）。我们各级组织的负责人首先就要负责起这些相关问题，然后下足够的功夫去解决，不能怕辛苦，但同时也要充分挖掘出其他同志，使他们也逐渐的具备起解决问题的能力。

### 3. 组织和同志们安全问题

然后是组织安全的问题。我们之前谈及的内容大多是我们内部问题而言的，但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消灭一切革命力量和革命群众的组织的。如果我们的组织和同志们得不到一定的安全，那么今天的革命工作，明天就要被消灭，或者是我们现在积累起来的一定的工作成果明天就要被反动派收走，使得我们遭到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我们现在弱小的革命组织采取了秘密发展的游击战的策略。但问题不仅仅只限于此，有了正确的策略还不能全部的解决问题，还需我们的同志们根据正确的策略来具体的解决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有很多：比如一些同志在各种活动中有时会产生许多风险，比如在墙内进行了不必要的活动，在各种活动中泄露了不必要的风声，组织的建立方法有问题以至于在互联网上留下了危险的痕迹，组织的秘密没有控制好让不必要知晓的人知晓的了，组织的纪律不够严密无法保证成员能够始终安全活动，一些同志还采取错误的工作方法，用不安全的联系方式，以及残存着各种技术和设备上的重大隐患等，组织成员的技术安全素养不足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完全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这就需要各级组织的同志们加强对对应知识的学习，找到正确的工作、活动方法，确定足够的组织纪律并经常检查的来保证实行。

### 4. 新旧革命工作的统一

我们已经在好几个组织的同志那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他们过去建立起的组织或主要负责起的组织而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但这些组织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逐渐的涣散，已经不能够长期保证他们的性质和积极的工作，并且我们新的组织工作也难以足够的利用起以前工作的成果。这就造成了这样的问题，过去的运动和今天的运动相当程度的割裂了开来，联系这两种运动的纽带（这些个同志）或者说条件，已经不足以达到继续联系起的目的了，所以过去的成果没有被足够继承下来。这真是一个极其可惜的情况，但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叹息。如果这种现象始终保留下来，简直是在让我们的革命者重复做一些低水平的组织工作而难以更进一步。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力量就没有继承性，因为新的力量和旧的力量割裂开来，而不是统一起来的。

革命要经历许多考验和各种阶段，完成革命需要极大的力量，我们不可能不把各种微小革命力量统一的继承起来。只有把各种进步运动以及各种进步组织足够的统一起来，而不至于始终使其重头再来，我们才谈得上在继承性的发展，我们才有之后完成革命的力量。甚至可以说，革命力量和革命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发展的。换句话说，新旧运动和新旧革命工作如果不能统一就没有继承性和持续的发展。

所以，当出现新旧两个组织、新旧两场运动的时候，仅仅只是保持过去那样靠少数几个分子来联系起单个组织和单个运动的习惯就完全是不够用了（甚至也不安全）。我们需要建立起更强大的条件来统一新旧的两个运动、新旧两种组织。只有利用更强大、更科学的条件统一一起两者后，我们过去的工作才不会白费，并且这种统一必然会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基础上向上发展，并产生更重要的革命工作，诞生出更强大的组织。

这个条件就是，使过去的运动和新的运动，使过去的组织和新的组织之间能够密切联系起来的政治路线，以及使他们的组织行动密切的统一起来的更高级的现实机关（或者说现实组织）。也就是说，如果这两场运动或者这两种组织都能被我们以更高级的组织机关统一负责起来，并执行一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两种力量，就能够使他们更有计划的进行各种灵活的、统一的运动，并能够更好的积累革命的力量，可以保证他们能继续不断的发展。对于我们现在一些同志所面临的情况而言，他就不得不在一定的组织工作时期就建立和我们革命组织整体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今天则需要是秘密的），并在解决了其他继承性问题后，又要保证起现在的组织工作能够始终的被我们整体的革命力量所领导、所继承（当然这就涉及到各种具体的方法了，如提前培养组织工作的接班人并提前接受我们整体的路线和领导）。

#### 四. 最后

继承性的问题，是关乎我们的革命事业和一切革命组织工作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在革命工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的同志能重视起继承性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能够多多研究、多多总结、多下功夫去做，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一定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更好、并且更持久的发展，就一定能够使我们承担起更重要的革命使命。但从事各种具体组织工作的同志们所面临的情况一定也是更具体、更复杂的，我们在这里这是指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和一些重要方面的内容，而现实工作一定不止于此，这需要我们的同志们更加用心。但这项工作也一定能够极大的锻炼同志们的政治能力，解决继承性问题的工作是特别能够培养起我们的政治视野、政治觉悟的工作。

同样的，这篇文章，也希望能够对不是我们革社的力量的其他我国优秀革命分子、革命群众、进步人士起到良好的参考作用。

# 关于我们接下来发展群众组织工作的问题

---

文章来源：革社第二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 一. 发展公开工作和合法工作的必要性

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同志们都在做着非法的革命组织工作，特别是对于线下同志们来说，他们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都是完全的做着秘密的革命组织工作，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熟练于做秘密工作而不做公开工作的习惯。这种习惯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会有害了，我们好几个月内都脱离了群众工作，我们需要迅速的把工作发展到群众中去。也许这会对正在做秘密的革命组织工作的部分同志来讲一时难以理解，但这是很必要的。

共产党有着它自己独立的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应该同群众脱离关系而生活在社会之外。相反的，共产党员应该生活在社会中间，在群众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

在目前形势之下，在国民党区域的共产党的组织是应该秘密的，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都要秘密起来，离开一切公开的活动。相反的，共产党员除参加党的秘密组织外，其余的活动均应该公开。

—中国共产党《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936年

发展我们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做一定的公开的、合法的群众工作之间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我们现在也必须去进行这种结合。

因为从长远的、最根本的方面上来讲，如果我们始终不去发展群众工作，我们就一直处于和我国群众运动相分离的情况，那我们就始终不能去进一步推动我国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比较纯粹地进行秘密活动，只是在很特殊时期和很小范围内才会采用的工作方式。所以历史的来看，我们总是需要去做大量的群众工作的。况且对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许多单个的、秘密的革命组织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在其组织活动的范围内所能挖掘的革命分子已经大致挖掘出来了，在为组织发展新的成员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并且由于这种困难还会导致组织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工作效果低或者相对不重要的工作上，还会始终催生着脱离群众而进行工作的风气，这样的状况不仅对于革命组织整体来说，就算对于革命组织中的个人来说也是不健康的。于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有成效、更有意义并且更能够锻炼我们线下组织成员的群众工作上。



过去的中国革命运动中也有过一些类似的经验：

## 二、赤色工会运动在工作上的弱点

赤色工会运动，在过去公开工作时代，在形式上虽取得了广大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等群众，但是在工作中没有造成在组织上的骨干，没有造成与企业中工人之密切关系，同时也没有充分训练出工会干部人材；工会中缺乏民主化，还未吸收广大工人群众来参加工会工作，只形成少数的一部分人来包办工会，以命令方式来指挥群众，使工会组织未真能成工人群众的阶级组织，遂使一般工人群众对于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是少数人代群众谋利益的组织，不是群众自己的组织等）。

过去赤色总工会虽领导了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但未能充分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的争取，遂使一般工人群众对于工会认为是政治的组织，养成群众依赖政治的观念。因此，这些缺点给予工人群众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留在群众的脑筋中，遂使黄色工会在工人的这些弱点中大施其活动来骗取工人群众。

## 三、目前赤色工会运动的主要缺点，概括地指出如下

（一）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赤色工会的活动又陷于极端秘密状态，只是保持上层的组织，在群众工作上和组织上更运用委派制度，偏重空架机关式的工会组织系统建立，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更加隔离起来。赤色工会的组织和工作，仍归少数工会运动者来包办一切，不能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

（二）在斗争时，不能用宣传鼓动方法来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不能运用工会组织来推动群众起来斗争，完全采取脱离群众的方法强迫群众，命令罢工，用红色恐怖的政策对付工贼。

（三）忽视工会经常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忽视日常斗争的发动和领导，往往企图大的罢工。做工会工作不能建立在群众实际生活关系上面，逐渐脱离了群众，形成群众外的组织。

（四）在斗争时不能正确估量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来领导群众斗争，斗争的口号不是过高就是太多，以致在客观环境上不能达到胜利而遭失败，甚至溃散，将工会的组织基础完全瓦解。

（五）不了解赤色工会利用公开活动的策略来扩大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限于极小范围的秘密活动。有的运用公开活动策略时又走到合法道路，遵守国民党一切限制工人的办法，不敢领导群众起来，如注册登记、开会事前报告，以及听其派人来改组工会、不罢工、经过劳资仲裁等等，走上合法运动的道路，使群众增加对国民党的幻想和合法的倾向，这是过去工作最大的错误。

（六）简单偏于组织方面和平发展，不了解在斗争中来发展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和工作，甚至发生先要建立组织然后才能领导群众斗争，完全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七）过去的工作，多避难就易，不肯艰难困苦去进行群众工作，只注意公开的手工业、店员工会的工作，忽视重要产业的工作，如铁路、矿工、五金、市政等等，更使赤色工会的基础更为缩小。

脱离群众、不能做好深入群众工作，在需要斗争时也不能很好的宣传和鼓动群众，不能利用一定的公开活动的策略来扩大群众的组织和斗争，偏向和平发展而会在群众斗争中发展组织，也不能把群众工作扩散开来。这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工会工作的一些问题。五卅运动标志着这个时期的群众运动开始复苏，但革命分子发挥的作用还太少。

如果就我们今天的情况而言，我们虽然更为弱小，但也更需要去做群众工作，因为我国还不存在什么红色工会和群众自己的斗争性组织，我们今天的责任是更大的。而一旦要做群众工作自然就不得不涉及做公开的工作和合法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的性质是和秘密的革命组织工作不同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也是不同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要去做，并且也必须做得很好。

## 二. 发展怎样的公开工作和合法工作？

公开工作和合法工作的主要目的便是建立起相应的公开组织和合法组织，因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如果这些工作不是目的明确的组织工作，则对革命组织而言这种工作就失去了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原本的革命组织，或者说把革命组织的工作放在不重要的地位上。正如列宁同志所说：

真正帮助建立符合社会民主党原则的组织的人，才是护党派。除了1908年12月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0年一月全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委员会在全会后立即印发的信以外，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再也没有对组织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只有全面协助秘密组织的重建和巩固，才是护党的工作，而且只有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而且应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合法组织网，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根据我们的革命原则来指导这些组织的全部工作。凡是不真正进行这种工作的人，凡是和反革命特别是自由派一起攻击“地下活动”、攻击秘密工作的人，要说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那就是在欺骗工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

而我们现在所要去建立那种公开组织和合法组织也只能是建立在我们周围的，根据我们的革命原则所指导的组织。凡是不这么做的，那本质上就不是为了推动我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在即将要进行的这种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的秘密革命组织是这个活动的主体，是相对主观能动的那一部分，是第一推动力。

由于目前革命组织活动范围的有限和进一步发展和融入群众的需要，公开组织和合法组织只能建立在革命组织的周围，由于要保证它受我们的革命原则指导，所以它必须由我们的革命

组织成员所秘密负责，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受我们的革命组织成员所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达到推动革命的政治目的。但这种，建立在我们秘密的革命组织周围的，受我们的革命原则所实际指导的公开组织、合法组织，实际上也就成为了我们革命组织的外围组织。

可以说我们要去发展的那种公开组织、合法组织，本质上也只能是我们的外围组织。我们去进行的这种公开工作和合法工作也只能是为这个目的所服务的。

### 三. 怎么发展这样的组织？

说了我们进行这种工作的目的，我们再来谈谈这工作的路线和完成这个工作的具体方法。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些以前的我国革命者作类似工作时的相关内容。

#### 精干党组织，广泛群众组织

地下党斗争必须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起坚强的、精悍的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建立起广泛的和形式多样的群众组织，从斗争中培养出千百万群众领袖，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里来。

我们要在敌人统治区的一切重要城市，在农村、工厂、学校、群众团体之中建立精干、坚强、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但敌人总是要拼死来挖掘和破坏这些党组织，这成为我们在白区进行斗争的中心环节。因为这种党组织是埋在敌人心脏的定时炸弹，是屹立在白色区域里的赤色堡垒，是一切斗争的领导核心，是群众的希望和领导，是敌人的心腹之患。这个党组织必须和老根据地的党组织一样，是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进行批评三大作风的党组织。只是要求更精干隐秘，有长期独立作战的能力，要求更富有牺牲精神，要求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这个党组织的党员和领导人也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些人应该是最有远见最富有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虚心体察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这些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们中间生根、开花。这些人还是要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要被敌人压倒。不论在任何困难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一定要战斗下去。这个党组织的领导应该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的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党依靠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这些人不能自私自利，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怠惰和消极，不要自高自大，不要有宗派主义，这些人好像坚强的种子，丢到荒芜污浊的地方，也不会腐化没落。要不怕寂寞，而又不甘寂寞。总要活动和生长，像傲岸的青松一样，相信春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些人必须具有相信胜利，准备牺牲的精神。这些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人要是热心肠，冷头脑，硬骨头。牛皮筋，欺天胆；耳聪目明，鼻子尖；腿勤手快，嘴巴紧。这个党组织和其他领导人员要用这些精神武装起来，才能率领党员和广大群众，在敌人心脏里进行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这个党组织必须少而精，必须在敌人的要害地方建立起来，进行工作。必须把党组织的基础放在受压迫剥削最严重，最为痛苦，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工人和农民中去，同时必须注意能够起革命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的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下层职员中做组织工作。当然我们不能老停留在桥梁上，必须同时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充分的利用这个武器以争取中

间分子，孤立敌人，分化瓦解敌人；必须经常准备并且努力支援和配合老根据地的一切斗争，并随时准备自己往武装斗争的道路上发展。

-马识途《在地下—白区地下党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2013. 1

这篇文章的作者来自一位过去优秀的地下党工作者，如今 108 岁了依然健在。最近使他为人熟知的是他在一段近期采访视频中，对主持人不怀好意的替他感慨到“您过去的苦难都结束了”的时候，他却耐人寻味的回答了“新的斗争开始了”。他所著的关于过去地下党工作经验的文章则还没有被更多人所熟知，这些内容反而是更需要重视起来的。这些内容成为今天我国革命者需要足够的吸取并利用起来去斗争并更进一步的发展的内容。

“地下党斗争必须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起坚强的、精悍的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建立起广泛的和形式多样的群众组织，从斗争中培养出千百万群众领袖，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里来。”放在今天仍然可以做我们目前这个时期的秘密的线下革命组织的具体工作路线，我们要去发展的半外围组织的路线也是这样，利用广泛的和形式多样的各种组织来使我们进一步成长。不同点则在于我们目前只是一些秘密的革命组织，而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没有力量、也还没有必要去发展不是我们外围组织的群众组织。

今天我们的革命组织要发展到一切重要城市，各种学校、农村、工厂和群众组织中，目前来看我们还停留在学校，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工厂，最后再是农村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相应的在这些地方也要建立起我们的外围群众组织。

而上述所谈及的其他关于这种组织和组织负责人所要具备的条件和素养的内容，除了为民族一说还需要根据今天的具体条件来考虑外，其他谈及的绝大多数内容也基本是我们现在的秘密组织和组织成员们也要去具备的条件和素养。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和个人素养，我相信我们的秘密革命组织一定能把群众工作发展好，一定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外围组织。

至于发展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经验。

## 发动群众，灵活斗争

地下党斗争必须深入群众，宣传、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为他们所迫切要求的，为内外环境所容许的必要的斗争。依靠群众，就是胜利，脱离群众，就会失败。

白区广大人民群众斗争和组织，是地下党工作的最根本的源泉，是地下党存在和发展的依靠。脱离了群众，不光是不能开展工作的问題，而且是根本无法生存的大问题。地下党就丧失存在的意义了。

怎样作群众工作？只要切实做到下面几点，就会做了：

1. 地下党的同志到了一个地方，首先要深入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群众的思想动态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2. 要向群众学习，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要耐心细致的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不要嫌落后，不要希望用大轰大擂的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要细致的做艰苦的工作。

3. 要无限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只有群众真的觉悟起来了，知道了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怎样，并且指导应当进行胜利的斗争。我们的工作要服从于从群众斗争，而不要群众服从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4. 要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从个人的善良主观的愿望出发，强迫群众去斗争的冒险主义，同时还要反对落后于群众，不敢组织和领导群众坚决进行斗争的尾巴主义。既要反对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听其自然，不努力在群众中做工作的自留主义。

这四条本来无论地上党、地下党都是适用的，不过地下党在应用时，还有其一定的特殊性，有其应该强调的方面，这就是：

（一）要更细心和耐心的接近群众，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从交朋友开始，谈知心话，关心起疾苦，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同时启发其政治觉悟。地上党可以利用的许多宣传形式和工具，地下党是无法利用的。

（二）要不惜利用分散的、小型的、生活性的、社会惯性的组织形式以入手。逐步在斗争中提高到集中的，政治性的，大规模的组织形式。不怕利用生活的、社会性的、分散的群众斗争，要借此发展到政治的、大规模的、高级的群众斗争，以至发展到最高级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形式。

（三）要不拒绝和改造旧的群众组织，要不害怕利用敌人的群众组织，在其中进行工作。不要嫌其反动和落后，只要那里有基本群众存在，我们就要去工作。

（四）要善于利用合法的形式、合法的法令和社会习惯进行斗争。利用敌人的欺骗性，虚伪的民主形式，以及现有法令来循环择实，要求兑现，以敌人的形式来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五）一切组织形式服从于斗争任务，一切斗争任务服从于发展和壮大自己，削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因此要注意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能得到广大群众地支持和社会地同情。要不斗则以，斗则必胜。注意适可而止，要一个仗一个仗地打。

（六）要注意保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要注意保护群众的安全，特别使群众领袖人物的安全。

（七）把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重点放在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中，但也要注意对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组织和领导，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做用和桥梁作用，但也不能停留在这些桥梁上工作。

（八）地下党所进行的一切群众斗争要经常注意主动的配合老根据地的斗争，配合党的总的斗争任务，同时还要注意往武装斗争的方向发展。



（九）必须把敌伪组织，特别是带有群众性地位的组织的反动头目和其下面的广大的一般人员相区别，例如黄色工会这样有大量基本群众的组织。即使像“三青团”这样的组织，也要把其反动的头目和一般的三青团团员相区别。对于一般的三青团员以及一般的国民党员不是采取一律敌视的态度，不要嫌弃这些一般成员的落后，而要分化瓦解。对于进步的要争取教育，只要不是敌伪头目、特务、工贼、奸细分子，都要耐心的工作，以最大限度的孤立最顽固的敌人。

-马识途《在地下一白区地下党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2013.1

可以看到，就像我们过去也始终强调的一样。深入群众、了解群众、融入群众是我们去发展群众工作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建立不起来对相关群众的了解以及群众对我们的信任，群众组织就没有建立起来的根基。而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进行广泛群众工作的入手点，再利用各种各样的斗争（起初是一些合法斗争、经济斗争）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培养起群众斗争积极性，培养起群众对我们路线的信任，就可以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群众，以诞生出更高级、更丰富的、更广泛的各种组织，并能借此发展出政治的、大规模的、高级的群众斗争，以至发展到最高级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形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许多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种细节问题需要我们实际组织工作者细心的解决。

#### 四. 利用公开组织、合法组织的问题

关于利用公开组织、合法组织的问题还值更详细的谈一谈，因为它基本是我们革社现在的革命组织去发展群众工作所能利用的唯一可靠的入手点了，也可以说它是我们现在必要去利用的入手点。不仅必要，甚至可以说利用公开组织、合法组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外围组织可谓是我们去作群众工作并且完成我们的政治目的所必要的和最主要、最可行的策略了。

关于这样的工作的内容我们也才刚刚开始有所涉及，在《关于发展地区性组织工作的问题》的文章中，和过去的《在高校建立一个学生革命组织—RSF的线下同志的经验总结》一文中，也谈及了这一部分内容。即一些同志在发展当地的革命组织的时候利用了合法组织渠道来完成。在东风频道同志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内容。

##### 从非熟人网络中招揽成员

这里提供一些从非熟人网络中招揽成员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借助网络平台。以读书会或交友的名义，在学校的表白墙、学院的表白墙、学校的贴吧等，发布招募公告。当然，要注明“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同学”这样的能够鲜明表达自己目的的条件。

第二，线下张贴布告。同样是以读书会或交友的名义，制作海报，注明“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同学”这样的能够鲜明表达自己目的的条件。可以张贴到学校的布告栏，各宿舍楼的布告栏等。要定期去看自己的海报是否被撕下或覆盖，记得及时补上。

此外，采用这种方式要学会蹭热度。我们知道，一张海报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要比在人流量小的地方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我来举几个例子。食堂，中午或晚上下课后的吃饭时间，食堂门口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可考虑在食堂门口的合适位置摆放海报。“百团大战”，每年学校或学院社团招新的时候，可混入其中。教学楼，各个集中上课下课的时间段，可考虑在教学楼摆放。超市，学校的超市，在中午和晚上人流量较大，可考虑在附近摆放。注意，这样的临时摆放，我个人建议，你必须亲自在场。

我们来看看“辅导员”这条捷径在这里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辅导员可以赋予你在各地张贴海报的所谓的“合法性”。如果有好事者以各种原因举报你张贴或摆放海报的行为，通过所谓的人情关系，辅导员可以为你解决这些麻烦。

第三，真假社团。这就是利用所谓“合法的”手段了。我们分别来看。

真社团，即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社团）”。如果你所在的学校有这样的社团，不妨加入进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一般来说，这样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均为学校创立，由老师负责。如果想要将这样的官方社团扭转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是不太现实的。不过，混入其中参加活动，结交志同道合的同志，才是真正的任务。

假社团。我来谈一下概念。学校有时会有某几个社团，因为其组织不善或成员较少，濒于解散的状态。这样的社团，我们是加入进去，逐渐将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社团。但是对外仍是原来的社团名字。即，一个披着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社团。掌握了这样一个社团后，就会为工作提供一些便利。例如，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宿舍楼进行宣传；可以在“百团大战”时公开纳新等。再者，一个在学校注册过的社团，是容易让人信任的，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东风频道《手把手教你在学校里创建马克思主义小组—空间是干出来的，兼回应学生只有辍学融工一条路》

但仅仅只是利用了合法组织渠道来完成建立我们的革命组织或者说核心组织的工作，则对于我们革社之后的工作来说还远远不够，我想对于我国其他优秀的革命组织来说也还是不够的。这对于我们上文所说的那种群众工作还有着本质不同，我们是利用一定的合法渠道来建立革命组织，而我们现在要达到是利用合法渠道来发展自己的外围组织，进而推动革命组织和群众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更进一步，更主动，更科学的去利用合法组织的渠道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来看，在我们线下的秘密革命组织建立以前，群众工作是次要的方面，是为革命组织工作所服务的。而在这样的革命组织建立并巩固起来后，发展群众组织工作就成为了主要的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组织就应该把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这一方面。

而在更进一步的利用群众组织工作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个问题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现在则走到了我们前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且探索出了一些现实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在《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一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本刊这里不再专门引入本期已刊登文章。）虽然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是在工厂进行的这种群众组织工作，但对于我们的学生组织来说也是能够利用上的，学校种仍然是可以发展群众组织工作的（只是这里的群众也可能是其他学生、教师、教职工等）。

总的来说，正确的进行合法的组织工作在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发展的时候，必然能更好的保护革命组织的发展；而革命组织由于工作范围的扩大也能够从群众组织中培养和挖掘出更多的革命群众。这就为政治斗争提供了基础。这种工作，他既不会增加多少我们革命组织的危险性，还会大大的扩充我们的力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工作就是我们之后要去进行的。

## 五. 两种工作的区别和联系的总问题

我们所要去发展的群众工作和合法、公开的群众组织，是和我们目前的秘密组织的秘密工作是不同的两种工作。是互相有着密切联系但又有着区分的工作，放在革命工作的范畴里来看，它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必然有着不同的规律，就要产生不同的具体路线和工作方法。在过去的革命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的经验和详细论述。

有自己独立的秘密的组织，而同时又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活动，这个课题必须正确的解决，方才说得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正确联系，方才使共产党员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要正确的解决这一课题，必须清楚的分别党内工作方法与众工作方法的不同。

党内工作的对象是最少数的最先进的共产党员。关于党的任务与策略等问题，只要向每一个同志解释清楚，就够了。这里宣传说服的方法，占主要的地位。而群众工作中的对象则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水平极不相同的千百万广大群众。要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单靠宣传说服的方法，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因此，党内工作方法要简单得多，率直得多，容易得多，而群众工作方法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变幻得多。因此，党内工作，现在应该而且也是可以秘密的，而群众工作的方法，却无论如何是必须公开的。

共产党员参加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他必须以群众之一员的面目出现。如果他在群众中挂出一块共产党员的招牌，那他就会立刻被敌人捉去坐牢杀头的。因此在共产党内的工作方法，在群众中是不能拿出来运用的。在共产党内所讲的话，在群众中是不能赤裸裸的搬出来讲的。我们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群众化，适合于当时当地所处的环境。比如我所参加的群众团体，是国民党的群众团体，在那里开会时照例要背诵《总理遗嘱》，那我不应立异，说，共产党员决不能背诵《总理遗嘱》。相反的，我完全可以同他们一起背诵。比如，我参加了哥老会，那里有许多的宗教仪式，那我也不能立异，说，共产党员决不迷信仪式。相反的，我完全可以同他们一样举行宗教仪式。总之，我的行动都需要同群众一样。我决不要因为在这样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共产党员，使我不能立足，白白牺牲送命。

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一到群众中去就完全变成一个普通群众了。不是的，我依然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仍旧要在群众中进行共产党的活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使群众最后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与口号。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暂时抛弃党内工作的方法，而采用群众工作的方法，我暂时不讲群众今天所不了解的或不赞成的话，而只讲群众所了解与拥护的话。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细心的分析我所处的环境，深刻的了解群众心坎中所要求的与希望的。然后我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能力，提出大多数群众所要求的与希望的口号，采取群众所拥护的斗争方法与手段。这样，群众不但不会把我看做“外面来的捣乱分子”，而且反会把我看做他们自己的人，他们的领袖。这里我完全不是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群众的一分子、群众的领袖的面目出现。我所代表的是群众的血中血、肉中肉，我与群众是不能分割的。



我这样在领导群众的斗争中，我决不要因为群众今天还没有接受党的主张与口号而着急。如果在斗争中群众还是宣言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我暂时可不必同他们争辩，因为我相信，在斗争的过程中，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会了解国民党是反对他们的利益，而共产党是拥护他们的利益的。在开会时，群众认为有必要读《总理遗嘱》或挂一下青天白日旗，我们是完全不用去反对的。问题是：只要群众真正开始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参加斗争时，他们就会在斗争中走向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上来。我虽然是领导着群众，然而我依然是群众中的一员，我决不提出群众现在还不能了解与不能接受的主张。如果我能够这样做，虽是统治阶级还可能利用共产党的罪名来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是群众中的领袖，所以群众一定会起来进行反对敌人逮捕我的斗争。他们拥护我，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头子”。

这种例子我可以举得很多。在目前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产党员如果坚持抗日救亡的立场，进行公开的活动，那统治阶级虽是要用“共产党”的罪名来逮捕我。但在群众前面我被逮捕却是因为“爱国有罪”的关系。这样，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会反对这种逮捕，而使斗争继续前进。

群众的力量是我党的最后依靠。为了民族的与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职。共产党员决不怕这样光荣的牺牲。然而，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与幼稚，由于我们不懂得如何在群众中工作的方法，而遭受逮捕与屠杀，那是可惜的与不值得的。这种牺牲应该竭力避免。

那末，我这样不公开我共产党员的面目，是否会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呢？完全不会。我这样做，我正是为了要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共产党的面目不是在公开说我是共产党员，让敌人把我捉去，而是坚持的在群众中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对于党的公开宣言、传单、口号，共产党员有散发的责任，但这种散发的方式方法，是应该完全秘密的。

—中国共产党《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936年

这里也完全指出了现在我国许多左翼组织群众工作所不足的地方。许多左翼人士根本不能很好的融入群众，很容易被群众认为是搞破坏的，这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群众利益和长期的革命路线结合起来。当然，这和未明子所讨厌的那种“搞破坏”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占在了另一个极端上，彻底的否定暴力革命，认为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最反动的反对我国正在发生的其他群众运动的。群众的一时利益需要一定的照顾，他们的错误思想也需要长期的解决。融入群众，一边照顾群众利益，一边帮助群众完成斗争（哪怕还是经济斗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和群众的关系，但我们并不止步于此，在日常的合法斗争中的，我们就要开始长期的引导群众，根据情况而逐步加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这样才能使他们能够尽快地参与政治斗争而推动我国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

虽然我们今天的情况和上面引文所谈的内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今天还不是很有力量的革命党，而是一些初步发展起来的革命组织。但这些内容中的许多部分放在我们今天也是完全用得着的，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科学的汲取历史上的革命经验来加强我们自己。根据这些内容，再根据我们今天的条件和具体情况以及我们现在的革命组织路线，就可以作出我们接下来所要进行的组织工作（特别是群众组织工作）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方针了：

1. 革命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是我们革命工作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我们线下的秘密革命组织建立以前，群众工作是次要的方面，是为革命组织工作所服务的。而在这样的革命组织建立并巩固起来后，发展群众组织工作就成为了主要的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组织就应该把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这一方面。
2. 革命组织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各自有着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具体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来对待和处理。
3. 我们目前的革命组织的工作是秘密的工作，服务于我们的政治路线，执行组织的各自纪律，直接负责完成组织的各种任务。
4. 具体来说，我们目前的群众工作路线就是利用公开组织、合法组织发展我们自己的外围或者半外围组织。
5. 而我们现在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的具体方法，就是需要我们革命组织的成员去具体地融入群众，通过长期的群众工作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做这样工作的同志，一边为革命组织负责，遵循革命组织的纪律，完成革命组织的工作。一边又融入群众，为群众利益考虑、为群众利益服务。
6. 通过革命组织、到群众中去工作的革命组织的同志、群众组织的三方面力量共同作用，进而形成一个整体，互相作用，达到不断推动我国群众运动、革命组织和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 关于发展地区性组织工作的问题

---

文章来源：革社第六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我们革社目前还不存在什么工人中的组织，在这一点上“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目前主要的线下力量自然还都是一些学生中的革命组织，当然我们不能强求这些学生们现在就去工厂里发动工人，这是不切实际的。符合实际的做法是：学生同志们在做好本职的学生革命组织工作之后，再为未来去工人那做组织工作而做好积极的准备。所以本题目所涉及的实际内容只能是革社目前所负责、所联系的线下学生组织。

## 一. 单个活动范围的局限性

而过去几个月内，我们线下的学校革命组织往往是从单个学校的范围内开始发展的，这种组织以其自身所在的单个学校为主要的活动范畴。自然，这样的发展形式是为了我们的力量在很不足时也能保证其达到我们的发展目的（至少先形成一个安全的、稳定的、有继承性的马列毛主义的组织）而所能够选择的一种较好的组织发展路线。

从结果上来说，许多同志达到了这个初步的目的，成功建立起了一些这样的组织。但他们很快就在组织进一步发展上遇到了问题。自然，问题是有各种各样的，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这个组织本身的单个学校活动范围的局限性。

有些同志在建立起一个革命组织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学校的现有左派同志已经没有了或者很少了，再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和条件去更大程度的挖掘了的情况，组织的核心成员难以增长。还有一些同志则遇到了在单个学校能挖掘的同志非常少的情况，比如只有一两个同志，甚至在这个学校建立最基本的组织所需要的人力条件都不足。这两种情况都大大限制了我们的革命组织的发展，不仅对于单个组织的发展来说是这样，对于去别的学校帮助那里的组织发展也有这样的现象。

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如果继续守着这一颗树的果实吃就快要饿死了。

于是就有其他的一些同志在实践中通过跳出了单个学校成员进行组织的形式而找到了新的建立学生革命组织方法。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一点。

## 二. 地区性组织工作的作用

在我们某个城市的同志那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工作经验，以下称A市。A市的同志在本校成功的发展起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成员大致只有六位，我们称这个学校为A校。他们在本校的已经挖掘不出新的革命分子了，秉持着帮助本地别的学校发展新的革命者组织的路线，他们做了许多可敬的尝试。受限于A校同志们的条件和各个学校的情况，他们在本地其他学校那平均只找到了一两个称得上是左派的同志，这些同志的情况还普遍的需要进一步学习和参与一些初步的工作来锻炼自己，他们既没有条件在本校发展自己的革命组织，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所以很自然的，A校的同志们就发展了本地各个学校的秘密革命组织，挖掘和培养本地其他学校的左派同志，使他们尽快的在理论和工作上成长起来，以便未来有能力负责各自学校的革命组织工作。

所以A校的同志们就起到了很进步的作用，带动了本地区其他学校革命派力量的发展。并提前就建立起了一个区域性的学生革命分子的中心组织，为未来可能的本地学生革命派的统一活动提供了条件。并且在这过程中也使得A校同志们得到了锻炼，他们在为其他学校同志做理论引导和组织工作培训上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也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除了A市A校同志的经验外。另外的一个地方同志们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以下称B市B组织。B市B组织现在的负责同志，则完全是通过一些跨学校学生的合法组织中过渡和发展出现在的革命组织的同志的，他从过去的本地跨学校的合法组织中找到了坚定的革命分子，形成了另外一个秘密的革命分子圈子，过渡的发展为了本地的秘密的革命组织，确立一系列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初步的组织纪律等等。B组织的同志们来自不同的学校，通过定期的线下交流和一定的线上交流（当然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安全，应该彻底的使用安全的墙外手段）来保持组织必要的联系和工作安排。所以B组织一开始就是跨校的成员形成的组织。当然这种组织也有他的问题，就是线下组织的继承性更难以保障，使它更难留下自己线下组织的工作成果以继承下去，缺乏一个稳定的线下核心力量来更好的培养新的、本地的学生中的线下革命分子。但他们至少提供能够去发展这种稳定的单个学校内的革命组织的进一步条件，而且也至少集中了一些革命分子，使他们思想、路线得到统一而能够在未来去进行其他领域的组织活动（如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工作岗位）。所以这种形式的革命组织的继承性主要存在在线上的领域，革命分子的革命组织秘密的控制了这个本地区的跨校组织，能够保证远远不断的从中挖掘出一些革命分子，使它形成新的本地的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这就使得这种跨校的学生组织成为了秘密革命组织培养革命分子的比较稳固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A校组织同志们的经验是可以B市B组织同志们的经验相结合的。只要我们找到了适合这种结合的条件，我们就既可以发展出一个地区内各个学校里的比较稳定的各个学生革命组织，也可以发展出能联合整个地区的学校的革命分子的组织，并且秘密负责或者说影响着这个地区合法的渠道来为我们整体的工作所服务。当然这里也会有更复杂

情况，不能简单的一般对待，比如一定的地区的学校发展出了多个革命组织，有没有必要达成所有组织的所有成员集中在一起直接联系的组织？我们认为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只要各组织能有最负责的同志做代表来完成这个联系工作就可以了，因为这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风险。

并且这种地区性的组织工作还有别的很有益的作用，正如我们以前曾大致谈论到的：

新的革命分子只能从旧的关系网中产生出来，单独的联系起这些新的革命分子的线索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它宛如一张网，联系着千百万共产主义的线索，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他是某种程度上的革命关系。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会直接存在这种关系，它只是在不断地造成产生这种关系的条件，这种新的关系也无法脱离他们之前的旧的关系影响而单独存在，它们出现只是造成了具有改造之前旧的关系和发展更新一级关系的主观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我们革命组织和已经开始具有了某些类似先锋队的特征，但它还绝不是先锋队，它离先锋队还差许多距离。它是一种过渡阶段。

这种过渡阶段的特征我们已经了解许多，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些特征：

1. 融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发展革命事业的过程，宛如织一张网，联系和发展着各种各样旧社会关系中的共产主义的线索。
2. 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直接存在革命关系，它只是造成了产生革命关系的条件。革命的关系只能从旧的社会关系中改造并产生出来，把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线索充足的联系起来，编织成一张独立于旧社会关系的网，也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革命组织。
3. 先锋队只能在这样一张又一张在广度上不断发展，在纵度上不断增加的织网过程中产生。但先锋队和其他一切程度的革命组织都离不开下面的网支撑着它。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一期月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目前的过渡阶段》

地方组织工作除了能使我们的现有的组织扩大以外，它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为更高级革命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地方性的革命组织是一张更高级的网，连接着更重要的线索（也就是各个单个的革命组织）。如果说单个学校组织的作用还很大程度上受限与单个学校的话，那么地方性的学生革命组织实际上就有了更大的使命，并且已经实际的负责起来本地所有的相关工作。它也可以更好的为我们培养起一批同志使他们未来去做更多、更复杂的工作。但我们可以发展的这种组织的工作内容却是离不开它下面的网的，A市的同志们是自下而上，B市的同志们是自上而下。所以A市的同志们更容易保证自身的继承性，而B的同志们如果没有下面的有力支撑则保证自己的工作继承性就相对更困难。

### 三. 还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A市和B市同志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发展方法。但对于我们做具体组织工作的同志们来讲，主要还是要首先尝试A市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更容易形成稳定的、有继承性的组织，只有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更有力量去做更多的革命活动，比如深入的扩大对一个学校的影响、深入的挖掘和发展本校新的同志。而B市的方法则需要更高的条件。当然在A市的方法不足以达到形成革命组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B市的方法。但如果采用B市的方法建立起革命组织就一定要去形成单个学校的稳定的、有继承性的组织，否则就无线下的根基。

两种方法是可以互相结合的，A市的同志们在发展出自己的组织后便尝试建立本地学校的革命组织；B市的同志们结合起来后也尝试从现有的学校中发展新的同志出来。所以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关系，当使用一种方法发展出组织而遇到瓶颈的时候就应该采用另一种方法，都能够发展出本地的组织工作。但也要注意，不同的方法不能盲目的平均采用，不能盲目的贪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首要目标始终是先寻求建立一个稳固的革命组织。

地区性的组织工作更需要注意组织的纪律问题和安全问题。要在地区性活动中排除出去容易造成风险的任何分子，要排除出不必要人士参与，也要排除其工作内容完全不需要参与地区性活动的同志以减小不必要的风险（多一个人就多一个风险，很多时候仅仅只是一些同志的设备不安全、纪律执行不到位和其他意外原因等也会给组织带来重大灾难。）所以我们的地区性活动的组织是很工作性质的组织，应该排除一切非革命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否则我们就要遭到足够的教训。在一些安托西修分子所热衷的那种俱乐部性质的组织那，还经常的保留肆意分享集体活动并把得知各个同志敏感工作内容当作一种可以炫耀的事情，并加以一定程度泄露的幼稚作风而经常引起敌人打击而被消灭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放任任何这种俱乐部性质的作风到我们的革命组织中来，这是敌人所乐意见到的。但除了保证我们组织活动的纯革命工作性质外，也要确定一定的纪律来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和组织活动的安全，如严格控制参与人员、活动的保密性、交流的严密性、对各种敏感信息和组织个人信息的可能泄露的提前控制、提前准备好需要汇报和交接的工作、选择好各种重要问题负责人并确定其具体的责任等等。

以上这些是发展地区性工作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免犯错误而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但除此之外我们的实际工作这肯定会遇到更多、更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既能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一般原则、懂得组织发展的各种需要又能够灵活而不失其本质的运用并找到正确的方法。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志们能够具备强大的革命意志，并能够积极的学习、仔细的考虑和去勇敢的面对，那么无论什么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 其他组织相关优秀文章合集

本部分收纳了一些其他组织关于线下组织工作问题的优秀文章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参考。希望能对我们同志和读者们起到集思广益的效果。

# 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

---

文章来源：布站

作者：布站管理

---

## 编者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路线决定党的性质。

目前有两条完全对立的融工路线。一条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遵循斯大林的路线——斯大林总结了巴库党通过深入工人群众、以工厂党组织为基础，建立坚强的地下党组织并通过地下报纸动员团结工人群众的力量，从而在革命低潮期使党重新获得力量实现复兴的经验，并以此经验向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巴库倡议”。这条路线的核心就在于“扎根”两字。

这条路线要求在统治阶级的相对稳固的时期，革命党通过危险、艰苦、细致，甚至往往是枯燥、乏味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来一点一滴地积累革命的力量。革命者与劳动群众要结成紧密的联系，在群众中形成广泛而深厚的“地下网络”。在革命的准备期，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革命者与群众休戚与共，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和骨干，为群众所信赖和依靠。在革命高潮期，群众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样的党，要拥有一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需要干部与群众有着深厚联系，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经验，有理论素养和政治能力。在革命高潮期，这支队伍能够做实际领导群众的指挥员，具备从统治阶级手中直接接管国家的政治能力与人才基础。

那么相对立的路线是怎样的呢？在几年前的佳士运动中，当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窃取领导权之后，他们推行一条盲动主义路线。他们放弃了积极建设群众基础，而是用一种投机心态去蹲点“小黑厂”，他们认为越“黑”越好，试图用“曝光”和“示威”来操纵反动派所控制的舆论媒体，奢望扩大政治影响力，实现所谓“以势压人”的路线。这条路线最终以头破血流而告终。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抱着花岗岩脑袋的机会主义者要为这条路线唱一曲挽歌，他们在鸣不平，还在诋毁斯大林在巴库倡议中早已提出的正确路线。

大学生融工或者毕业找工作，需要的是扎根，是长期耕耘。反之，鼓励完全没有组织经验的学生去往小黑厂跑（难道我们现实的工作环境中就没有压迫剥削吗？就没有反抗吗？压迫就在身边），除了给小黑厂贡献廉价劳动力以外，对革命事业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刚毕业的学生没有根基，连所在的行业都不懂，又如何指导工人？凭口号嘛？所以机会主义者就是设定他们干到实在受不了时，一闹了之。与煤矿工人沟通你肯定得问顶板，底板条件如何？有没有陷落柱？瓦斯，粉尘如何？对焦化厂工人，你得问运输皮带、焦炉四大车运行如何？多长时间检修？苯，焦油是怎么回收的？有无安全措施……。制造行业要懂数控、机械加工，有条件的话还要懂工业互联网。医疗行业要对各种病理病因有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生产状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才能有行动的基础。

难道接触群众就是一个完全不懂行的人上来就问工人收入多少？受的压迫重不重？振臂一呼，一闹而平天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换位思考从反动派角度想想这个问题。白崇禧在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时有句名言：“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反过来想一下，反动派更怕哪条路线？他们难道怕你孤立地在厂子里闹？简而言之，我们要做各个行业的明白人，钻研它，学透它，不如此，根本没法在行业扎根，更不可能建立在该行业的牢固根基。



革命者只有长期锚定某个行业长期耕耘，几年、十几年的干下去，才能成为该行业的明白人，熟悉产业情况、熟悉行业趋势、更加熟悉该行业工人阶级的状况，最终成为地下网络的有效节点。

那条错误的盲动主义路线还有一个特点：把工人阶级当成了完全不懂技术，没有任何经验积累，不懂任何客观规律的无脑体力者，本质是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实际是工人阶级是最聪明的，生产环节中的规律一清二楚。而且常态化的和资方对抗是很讲究艺术的，连生产环节都没摸清，谈什么对抗？最后就剩下无脑鼓动停产上街游行了。如果革命者拒绝左倾冒险，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就躲在后面骂你小资，美其名曰“他是组织的人不能暴露”；但他指挥你冲，你得冲，美其名曰“考验你”。这些持双标的机会主义分子以最革命的面目出现，却干着分裂无产阶级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混账逻辑，稍微懂点技术的工人都会被打为小资，而对那些纯体力的工人群众，他们所谓的动员和组织就是让这些工人去公开冲塔。

让我们来深挖一下这些机会主义者背后深层次的理论根源。这条盲动主义路线（以下简称“冲塔论”）之所以能形成，有下面几个步骤。首先他们要在内部分裂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形不成合力永远内斗。然后第二步就是让体力劳动者去自投罗网，完全无视中修的暴力机器，你不去你就是不革命，结果当然是惨败。第三步就是为失败找原因说生产力发展不足论（补课论），革命在可见的将来是无法实现的，损失些同志在所难免，是必要的代价，这就是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全盘计划。

第一步和第二步合二为一就是“脑力劳动小资论”。而“脑力劳动小资论”就是“冲塔论”的基石，没有这一基石，理论就不能自洽，逻辑就不能闭环，“脑力劳动小资论”就是为冲塔论服务的，就是为内部分裂工人阶级服务的。挑动体力劳动无产者斗脑力劳动无产者，挑动殖民地无产者斗帝国主义国家无产者，挑动城市工人斗农民工，说什么农民工有落后性，有小资特性（农村的承包土地）。让无产阶级内部始终无法统一，内斗不休，他们把火力对内，把待遇程度上的差别上纲上线为敌我矛盾。就像伯恩斯坦用庸俗的进化论修正革命的辩证法一样，不同的是这些机会主义者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

“脑力劳动小资论”主张：脑力劳动者都是小资产阶级。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即便是生产性的脑力劳动者）都是靠占有体力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生的。比如商业工人占有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码农也占有了相关生产领域的体力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理由是通过知识技术分得部分剩余价值。知识技术是需要投资的，获得后能带来更好的待遇，可以看作一种能够增殖的资本，只不过有大有小，大的去做CEO，大学教授等高薪雇佣人员，小的去做底层文员等薪酬较低的雇佣人员。即使是底层文员，和无产阶级相比也能付出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好的条件。因而也就推论出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观点——学生小资论、服务业工人小资论、老年人小资论、刷盘子小资论、婴儿小资论……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这种阶级划分是非常不严肃的事情，是非常荒谬的（比如程序员是典型的脑力劳动者，既有小资产阶级上层，又有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还有底层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不能一概而论说程序员都是小资）。体力劳动的无产者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脑力劳动的无产者是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参考《资本论》第三卷里关于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描述）。在《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及其导言里，我们曾经论证过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形态是脑力劳动。但是反之，脑力劳动者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推论是荒谬且不能成立的。由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发展，因此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职员、技术人员占了全体受压迫的被剥削阶级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脑体差别的存在，他们与体力劳动者存在一定隔阂，而社会地位和收入层次相对较高，受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较大、集中程度和组织性也较差。他们中既有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也有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来说，与资产阶级有着根本矛盾。

诚然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与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之间的划分存在一些疑点（这些疑点要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通过走群众路线自报公议的方式加以厘清），但是按照这些机会主义者

看来，只要使用了脑力就是使用了资本，并且分得了剩余价值。推而极之，只要没有从事体力劳动就是瓜分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完全无视广大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及脑力无产阶级有大量的过劳猝死的发生，完全无视脑力劳动也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与实现。近十多年年来，大量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跌入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要大胆地使用恩格斯提出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丰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

所以我们驳斥“脑力劳动小资论”无疑是搬掉了“冲塔论”（盲动主义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基石。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走向第三步“补课论”的呢？这里我们有必要补充一下历史知识，盲动的机会主义分子变成失败主义的“补课论”并不是新鲜事。由“极左”变成极右只有一步之遥，轻易也就跨过了。时光倒溯，将近1929年年底的时候，正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在农村开展苏维埃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托陈取消派发表了一个政治声明，这个声明代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托派横空出世，这个声明叫《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12.15）。

这个声明里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必须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地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主张积极的号召及参加，力争其彻底民主化，而不主张消极的空喊苏维埃来抵制；因为“苏维埃政权”必须由“武装暴动”来产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做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党的力量。”是不是熟悉的配方，一样的味道？作为前车之鉴，托陈取消派要取消苏维埃，结果他们自己被取消了。所以奉劝现在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悬崖勒马，不要步托陈取消派的后尘，再走下去就是万丈深渊。

综上，是扎根还是冲塔，结论是明确的。是马列毛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结论也是明确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很适合做本讲义的结束语。斯大林同志说：“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存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力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靠近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

# 佳士运动与马列毛主义者是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

文章来源：布站

作者：布站管理

---

## 编者按：

1、争取和保障无产阶级权益，乃至夺回无产阶级政权，需要我们足够热情，也需要我们足够冷静。佳士运动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反复思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两个阶级间的生死较量，单靠冒险，希冀资产阶级退让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也不能陷入一个误区，仿佛佳士运动在目的上的失败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失败 - 如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就从一个坑里跳进了另一个坑里。上个世纪初欧洲的社民党人在经历了类似的挫折后，纷纷举起议会斗争的修正主义旗帜，可结果呢？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下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吗？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先锋队的理论指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才真正取得了政权。必须再明确，我们不能执念于行为本身，正如笔者所说，“佳士运动最大的问题在于，斗争在发起时就是为了搞大新闻而不是争取实现诉求” - 笔者对佳士运动的细节考究多次证实了这一点 - 这是极为不成熟的。以小搏大、无端消耗无产阶级力量，这是极度缺乏担当和历史责任感的表现。

2、作者从运动性质、运动过程、与马列毛主义者的关系三方面详细地总结了佳士运动的经验教训。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否，不能只关注诉求是否得到满足，更要关注无产阶级是否得到了锻炼、组织是否更紧密、革命精神是否更高昂。唯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对运动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才不至于陷入“左”的冒进和“右”的保守。

3、为了制造“政治影响”还是为了扎扎实实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融工路线。后者就要求真正地扎根于工人群众中，因地制宜地进行长期的政治灌输，开展灵活的群众斗争，稳步发展革命力量，最终确立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优势，战胜资产阶级。作者梳理和剖析了佳士运动中所体现的前一种错误路线，是非常值得同志们警醒的。

本文参考《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等文章，及部分P大成员的回忆和反思梳理而成。

首先，单纯从工人运动的视角来说，佳士团队在2018年之前的布局还是非常好的。在坪山，厂外既有自己的社工机构（青鹰），又有人进官方机构；一个片区内有3-5个厂都有人而且相对集中。此外，贺鹏超等人于2017年2月创立的公益组织青鹰梦工场很快就引起了官方舆论的关注和赞赏，并获得政府资助，深圳从区一级到街道办各级领导纷纷“到访青鹰社考察”。到2018年11月，青鹰梦工场共开展了青少年服务共300余场，服务坪山青少年10000余人次。有这么好的基础，如果不作死的话，是能探索出很多经验的。

佳士运动最大的问题在于，斗争在发起时就是为了搞大新闻而不是争取实现诉求。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表演、大型飞行集会。佳士团队内不乏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他们对于当前工人的政治意识和斗争水平非常了解。什么样的诉求能获得多少群众支持、什么样的诉求能赢，他们是心里有数的。公开建立民主工会的诉求必须要在大规模的经济性罢工中才有可能实现，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的诉求。但佳士厂工人自发组织程度低，大多数普通工人连工会是什么都不知道。不仅如此，在佳士厂在经济斗争失败，带队干部被开除的情况下，佳士团队仍然提出了建立工会这种明显脱离群众、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诉求，这就说明其决策者已经不再考虑斗争本身是否能够胜利了。佳士斗争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搞大新闻。

## 一. 佳士运动是青年左翼团体全力发动的一场不顾实际拔苗助长的政治投机冒险运动

从基本事实看，佳士运动不是一场由众多工人发起或推动的工人运动，整场运动从头到尾积极工人全部加起来只有约三十人，以该左翼团队进厂队伍为主，这个人数不到全厂职工的5%。尤其7月下旬以后，90%以上积极参与者转变为北京、南京、西北等地十多所高校的左翼学生社团，以及全国各地的左翼社工、民间左翼活动分子。争取或声援佳士工人建工会的权利确实是佳士运动的口号，但这种呼声并未成为佳士工人的共同心声。该左翼团队未能按照之前做法，在厂内稳步开展群众工作，多数人只进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跟工友熟识的程度较差，就匆忙发动了行动，导致工人群众基本未能参与行动过程。

运动的核心领导者是一些知名高校学生或从中毕业没几年的社会团体，以及高校社团积极骨干。少数骨干分子成为运动主力，广大工人无法参与其中，主要诉求和行动决策脱离工人群众，是该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而错误决策的根本，在于一部分左翼青年团体带有政治投机倾向。他们不顾实际拔苗助长地把工人维权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水平，力图裹挟左翼大造声势。这种造势类似于政治走秀，同群众路线是根本相反的，必然走向破产，其试图达到的裹挟左翼、裹挟学生和工人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 二. 运动过程：三次策略失误如何逐级放大问题到不可收拾

佳士运动经过三次策略失误，或三次冒险主义决策，导致问题无限放大，最后不可收拾，整个团队被连根拔起。

### 第一次冒险主义决策是草率发动佳士运动。

发动佳士运动的团队，不是从推动群众运动角度来开展斗争的，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来聚拢人气。在2016年以后，官方管理日趋严格，对工闹等类似事件开始重点盯防，这个团队的成员出现在工业区流传的黑名单之上，在经常开展活动的街道社区政府机构也注意到他们。如果是每次事件都是这几十个人同时出现，很快这个团队就会被重点突破。因此，佳士

团队不得不从集中力量转向分散到各厂当中，从短期三四个月搞一次斗争到长期扎根。由于转型后未探索出成型的工作方法，佳士团队的人员队伍不断流失，士气也明显下降。面对内外交困，2018年佳士团队在错误总结8青年事件的基础上，认为要搞大事件、塑造左翼英雄、打出团队名气，以此来吸引网左或其他左翼青年加入其中，维持人员队伍。佳士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动的。在佳士厂开展工人工作并不一定会失败，如果佳士团队能够充分发扬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不要短时间内跳出来，在佳士厂多扎根几个月、一两年，通过组织活动和思想教育，获得一定人数佳士工友的支持，并且不要提出过分政治化的超前要求，斗争是有可能胜利的。但佳士团队等不了那么久，在他们看来，人员流失和士气低落已经严重影响团队生存，再不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行动，团队就会无声无息消亡掉。把革命热情变成无计划的鲁莽行动，这是佳士运动必然失败的重要原因。

## **第二次策略失误是7月20日左右冲击派出所。**

7月20日中午，19名工友到派出所声援被捕工友，高呼“释放被打员工！严惩打人凶手”口号，要求放人，警察扣押了前来声援的20多名工友。这次佳士团队没有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佳士团队能够号召几百人一起去要人，是可以围派出所的，也有可能把前期被扣的工友救出来，这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就不乏先例；如果佳士团队没法号召那么多人，等待派出所放人也是可以的，当时深圳对工人斗争还没有这么敏感，多半按扰乱社会秩序拘留几天处理，这几名工友不会被关太久。但佳士团队偏偏用自己宝贵的力量去跟敌人硬拼，不仅导致19名声援工友被扣留，而且引起官方重视，认识到抓的这些工人背后是有组织的。这次冒险主义行为导致事件升级，官方对佳士事件重视程度升级。

## **第三次错误决策是7月底开始发动全国左翼奔赴深圳佳士前线，共同声援。**

7月下旬以后，官方曾经放过部分工人，但由于佳士运动提出的复工、组建工会等目标无法实现，所以佳士团队决定扩大声援范围。佳士团队认为声援8青年的运动是成功的，不仅逼迫官方取消网络追逃，还扩大了自身影响，形成了左翼大联合。实际上8青年之后形成的左翼联合是非常脆弱的，只是几个左翼山头 and 网友的松散联合体；尽管全国声援总人数有千人数级，但如果要求大家都去线下参加冒进行动，那也只能有一少部分能够挺身而出。况且即便所有声援者都站出来，也不是全国政权的对手。但佳士团队毫不犹豫地发动了佳士声援行动，号召自己团队内部的左翼社团和乌有之乡等左翼团体都来参加。一时之间，诸多大佬纷纷到深圳跑步亮相。第三次冒险主义行为彻底断送了佳士团队，将还有挽回余地的处境推向万劫不复的地步。由于发动了全国的总声援，佳士团队面对的就不再是广东的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政府。广东省官僚为了避免担责，必然将全国汇集来的左翼青年的命运交给中央裁决。实际上到佳士现场声援的左翼人士和学生也只有几十人，这个规模连深圳市公安局都对付不了，一旦中央命令地方清场，佳士团队根本支撑不了。即便全国所有能行动起来的左翼都到现场，也改变不了被清剿的结局。

三次冒险主义决策一次比一次严重。如果止步于第一次决策失误，仅是几名工友短期被拘留，损失不大；如果止步于第二次决策失误，更多工友会被羁押更久一些，但依然不会超过15

天，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发生了第三次决策失误，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必定被官方视为有特殊目的的政治团体，而要重点加以清剿。

佳士团队一步步走向毁灭深渊，其教训是惨痛的。根源一是领导核心存在冒进主义投机倾向，二是团队中缺乏民主作风，少数人的冒险决策要求全体成员不问缘由贯彻执行；三是佳士团队唯我独革，对革命历史缺乏必要了解，回避学习解放前地下党群众工作经验，长期小资狂热氛围导致多数人都盲目自信，认为只要自己敢斗争就会无往而不胜。

### 三. 佳士运动与马列毛主义者是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佳士运动是少数运动核心决策者一味推动的结果。运动的失败是以核心骨干分子的集体低头认罪收场的——这是一个极为恶劣的可耻结局，佳士运动失败得极其不光彩。佳士团队里有一种声音传出：尽管佳士事件造成了“个别”同志被捕的后果，但这次事件无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批左翼工人、学生在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包括胆量、决心、斗争技巧等。但无论佳士团队骨干怎样辩解开脱，其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都已经土崩瓦解，贺鹏超及其他骨干毫无气节的认罪都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受其影响的左翼学生和工人的政治信心，甚至是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官方把贺鹏超的长篇供述书发送给全国各地派出所，打印传阅给那几个月里其他被带到派出所的各地毛左青年阅读，以作为最佳的劝降材料——更可谓大长了统治集团的威风和气焰。

佳士运动后，官方一轮又一轮打压接踵而来，反复摧残着弱小的群众力量。以工人运动为例，以前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重视程度并不高，留下了较大的工作空间，例如工人自发申请组建工会部分能获得上级工会的支持。但佳士运动之后，官方开始严防死守，凡工人行动都会严密监视，如果有工人申请组建工会，有关部门马上就会调查其背景，上级工会也不会予以支持。在高校里也是一样，以前申请学生社团非常容易，佳士事件后，很多大学都不再允许申请组建社团，并大力清剿左翼社团。这些都给真正的革命者造成了损失，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快速发展制造了障碍。

真正的革命运动，即便失败了也会留下队伍继续前进，其无畏的精神会鼓舞后来人继续走上革命道路。佳士运动和革命运动背道而驰，路线截然相反，佳士运动代表着冒险主义投机路线的失败，这种失败同革命运动毫无关系，更不能因为其带有左翼色彩，就认为跟革命运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30年代王明极“左”路线给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根据地损失了90%，白区损失了近100%，这种极“左”路线同正确路线之间是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不是的！只有正确路线战胜了极“左”路线，革命运动才会顺利发展并最终走向胜利。现在也是一样，佳士残余分子再度出来活动，我们要认识到佳士运动是极“左”冒险主义行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革命路线必须战胜佳士运动所代表的冒进投机路线，继续在左翼中清除其影响，为革命事业扫清障碍。

# 当前马列毛主义者参加工人运动应把握好的六方面关系

---

文章来源：布站

作者：布站管理

---

## 编者按：

- 1、非法与合法，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并非形而上学的“先后顺序”，而是统一的，具体的，相对且辩证的“主次关系”
- 2、靠扩大政治影响力是不能打倒资产阶级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首先组织起来，把握当前阶段需要做的事，踏踏实实地干起来，扎根在各个生产环节。
- 3、循序渐进，进入熟人网络，正确的路线需要融入群众的基层干部来实现。

三年疫情封控极大影响工人的生活，广大工人希望能恢复社会经济，有稳定的工作环境，持续改善生活。工人运动的当前目标主要围绕经济利益展开，迫切要求大幅提高工资、改善福利保障。

统治阶级持续发展垄断资本，处心积虑消解人民的反抗。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反抗处处提防，在工人比较弱势的条件下一般采用分化瓦解和镇压的手段。但统治阶级真正头疼的是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2022年预计经济增长只有3%左右，大大低于年初5.5%的目标，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6%，消费品制造业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跌幅再次扩大至9.53%，国内商业信心已经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2023年有可能出现两方面明显情况：一是统治阶级再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大放水刺激经济；二是工人数量本就持续下降，在大规模经济刺激之下，将加剧工荒现象，促进产生新一轮全国工人运动。

经过2018年佳士事件之后，官方更强调对工人运动的管控，但实际上对每天都在发生的工人抗争，基层官员根本管不过来。只要工人不冲上街道阻断交通，一般情况下警察是不管的。普通劳动者通过斗争实践，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大多口口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尚未成为多数劳动者、尤其是年轻工人的常用手段。面对新的运动高潮，迫切需要马列毛主义者参与到斗争当中，主动发展群众组织，总结斗争经验，系统的传播已有的经验教训，并探索有效的新斗争形式。

在2010年本田工人提出的六点诉求中，大幅提高工资和重组工会是最核心的两条要求。当前，工人核心的斗争诉求依然是大幅提高工资和待遇、重组工会成为工人参与的民主工会。马列毛主义者参加工人运动，必须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避免佳士运动的冒险主义倾向，了

解工人的生活和心理，将群众的痛苦和要求变成简明的口号，作经常普遍的宣传鼓励，并有针对性的制定战术和策略，使工人在这些口号下团结、活跃起来。

**马列毛主义者进厂融工应把握好如下六方面关系：**

### **一. 正确认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

在敌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且对大学生参与工人运动格外关注的情况下，马列毛主义者在对各类群众组织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应明确群众工作主要通过公开组织或公开平台开展，党内工作要秘密进行。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要在方式方法上区分开，在群众组织中担任职务的同志或参加公开平台的同志要让自己群众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马列毛主义者的面目。

### **二. 正确认识官方组织和“自己的”组织的关系**

依据《获得权威》提供的资料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历史，共产党员可以在各个厂矿、车间建立起跟自己关系密切的群众组织来，在这些群众组织中，群众为党员提供掩护，党员可以通过这些组织不断发展成员、培养干部梯队。我们做群众工作的目标也是建立起很多“自己的”组织，在其中顺利的发展人。但在工作初期，一般情况下可能只有几个同志进入某家工厂，没有“自己的”组织这样有利的条件。这时应积极利用官方工会或其他官方允许的现存群众组织，打入进去，公开利用已有群众组织的组织、宣传渠道，广泛宣传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告诉工人哪些权利是应该去争取的；应该利用跟工人聚餐、文体活动、私下交友的机会，躲开厂方管理人员在工人中聊斗争故事，传播斗争经验。通过改变官方工会和已有群团组织性质，或从其中挖墙脚拉出工人骨干组建新组织，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组织。

### **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

当前新工人的诉求是希望在城市中长期稳定生活下来，不会直接表现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倾向。回顾十月革命，俄国人民的要求是停止内战、8小时工作制、土地国有化，这些要求也不是直接就是社会主义的；回顾新中国，中国人民的诉求是打土豪分田地、反饥饿反内战，这些要求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直接表现。但俄共和中共都成功的因势利导，将民众的迫切诉求导向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等到多数民众有了社会主义意识再去推动，多数人民有了社会主义意识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要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尤其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官方从根本上无法满足工人阶级的诉求。应当不断在切身利益问题上团结群众，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群众，说明为什么官僚、警察会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我们斗了一次貌似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经历了一次通货膨胀或房主涨租金，斗争成果就会化为乌有；为什么只有根本制度改变、只有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才能根本扭转我们的地位；为什么过去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未来我们必然胜利。



#### 四. 正确认识斗争胜利和群众组织的关系

不要机械套用斗争口号。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可以动员群众加入的部分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进来，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斗争提升到更高阶段。上面已经提出，新时期工人斗争的诉求将集中在大幅提高工资待遇和重组工会上，但不是说任何条件下都要立即提出这样的斗争目标。例如佳士运动一开始提出的也是建立工会，甚至当地的区总工会还批准过，从长期来看这个口号没有错，但当时还没有成为多数工人理解的口号，佳士厂里有一千多工人，支持建会签名的只有 89 人，实际上佳士运动组织者提出诉求过高（直接提了建会要求，实际上应该先提经济目标团结群众），在没有形成稳固组织的基础上就急着想跳出来搞大新闻。这个口号在佳士运动当时就是不合适的，因为多数工人还没有跟上，还没有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建立工会放在第一位。在佳士事件以后，官方有关部门对工人提出的建会诉求格外敏感，如果马列毛主义者刚刚入厂，立足未稳，马上提重组工会或建立工会的口号也是不切合实际、容易遭受打压的。应当重视群众工作方法，不能机械背诵通用口号，或提出一些群众还不理解的斗争目标、手段，强迫群众去接受斗争，这样往往使群众运动发动不起来，或者在发动之后不能长久的团结群众，造成群众不接受马列毛主义者继续领导的局面，使得斗争最后失败。

#### 五. 正确处理马列毛主义与不同派别的关系

在群众工作中，必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不同政治倾向的团体，例如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老乡会都有可能遇到，对这些群体不能本能排斥。如果是在核心团体内部，必须同这些倾向坚决斗争，保持内部纯洁性。但在群众工作当中，则应当接受跟不同派别的合作，而且不要让这些派别认出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组织。要善于在群众斗争中团结这些派别，在群众面前揭露连合法斗争都不支持的派别，将支持斗争的派别团结为同盟组织，甚至加入到这些组织当中。这些组织总有一些用来迷惑工人的宗旨，要善于扩大这些宗旨（例如建国前洪帮口号是“天下兄弟是一家”，党员打入安源洪帮进去强化“工人兄弟是一家”），教育其中可以争取的人，在其中挖墙脚，将真心服务于工人的朋友教育、转化为自己人。同时，应当坚决批判和抵制一些派别的错误行为。例如在工人罢工中自由派会让工人喊“打倒习\*\*”的口号，在运动之初一定要坚决抵制这类口号，这种口号会使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行动政治化，为统治阶级镇压创造口实。应向群众说明这些错误口号和行为会导致的后果，要求群众统一行动，增强组织性。

#### 六. 正确处理斗争失败同教育群众的关系

我们需要适度提出斗争要求，保障大多数斗争取得胜利，积小胜为大胜。但由于反动统治存在，有一些斗争仍会因为敌人镇压而失败，在这样的时候必然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部分工人会觉得这样的斗争没有意义。这时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做中流砥柱，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并耐心细致做每个骨干、积极分子的工作。应当启发工人的觉悟，向他们说明形势发展和力

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如何继续积聚力量，如何扩大组织，同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相比较，客观说明我们失败的原因。不能因为群众暂时不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就也悲观失望，接受他们的错误结论成为群众的尾巴。斗争失败不必然会瓦解群众组织，只要教育及时，有时反而会促进工人认识到统治阶级的反动面目，更加团结起来。例如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封建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任意搜捕残杀工人，上海市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但经过教育后，上海千百万群众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工人因总同盟罢工而高涨的斗争热情并没有低落下去，群众组织仍然较为稳固，于是共产党又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针对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周恩来特别重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详细了解了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了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最终取得了武装推翻上海军阀的胜利。

马列毛主义者仅有牺牲精神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精神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在正确路线指导下，马列毛主义者组织起群众的先锋队，虚心向群众学习斗争方法和斗争经验，下定决心走和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历史是小人物创造的，斯大林说：“平常的人有时竟然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在资产阶级压倒优势地位下，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正确的目标、任务和解决途径。切忌以书本和影视剧中的想象指挥自己，把自己放在天然革命的道德制高点上，这样很容易犯佳士运动同样的极“左”错误。

## 融工左翼如何结合斗争搞灌输

文章来源：📍到工人中去📍

编者按：

“到工人中去”组织，在对于工人的工作这一方面的问题上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比我们优秀许多。

这是一起成功的斗争，“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成功的发展出了工人中的革命分子，组建了初步的工人革命组织，并能在很好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又能发展出新的革命工人，还能带领其他工人完成一场胜利的斗争。

从具体情况来看，“到工人中去”去的工厂可谓是条件最差的一类工厂，这些同志们大致是在第四类厂进行实践的。工厂规模小，反而成为了少数革命分子可以最大程度的发展整个工厂运动的条件，并且四类厂最不规范，反而使得阶级斗争更激烈，官僚资产阶级在面对于这种小规模私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更容易让步（因为这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关联相对最小）。

“到工人中去”的同志证明了，在这种最差环境和规模最小的工厂进行革命组织工作也非常有意义，根据他们的成功经验，在这种工厂也是很有条件迅速的发展出一些革命力量的。

“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经验是成功的经验，可以看出“到工人中去”的活动同志们也是相对成熟的，并且有一定工人工作经验的。和“革命火炬”的同志们之前所作的那另外一种融工经验相结合，就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财富，使我们有基础能够根据这样两种具体经验来更全面的总结我们之后的工人工作路线。

“到工人中去”同志们的先进事例值得我们学习。

可见，我国一些少数革命组织并都自觉的已经发展了或者正在往工人组织工作发展的趋向。这构成了我国革命活动的新面貌，描绘了一个正在往更高阶段发展的运动的雏形。而过去曾优秀的，并且现在仍然是规模最大的革命组织“布站”则反而被抛到这个新面貌的后面来了，使布站的活动仍然局限于线上。我们也借此希望布站的同志，特别极少数对此犯了一些错误判断的布站老同志们能够更进步一些，使布站在新的革命运动中也能再次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力量。

正文：

我进厂融过两年工，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同志。两年多里，我们干了好几个厂，从工人中培养了四个同志，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这次想以某个厂为例，讲一下我的经验教训，希望看到的同志能有所收获。

## 一. 工厂和工人生活概况：签空白合同，不给加班费

某厂是电子厂，在某工业园区里面，做手机组装，规模最大的时候有 400 人。当地有很多做手机组装的厂，该厂在这些厂里面也属于比较烂的。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致是 4 月份，当地很多厂已经招工满了，找工作很难。我们三人就随处转悠，跑工业园门口，看外面的布告栏有没有招工信息。

某天来到某工业园，看到某厂在招工，我们就给留下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告诉我们在招工，但是工资不按劳动法，平时每小时 10 块，加班 12 块，周末加班 15 块，每天至少干 14 小时。我们一算，一个月下来差不多有 4000 多点，和旁边的厂也差不多，就是下班太晚，不好开展工作。但是没办法，其他厂也找不到了，就这里吧。当天就签了合同。合同也很不规范，工资一栏是空白，签完之后就被厂里面收走了，我们手里面没有合同。

厂里面提供住宿，宿舍是工业园区修建的，环境非常差。宿舍 12 个人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床板里面都是臭虫。如果不换床板直接睡，第二天起来胳膊、背上全是红色的小包。夏天的时候，宿舍非常闷热，只有一个破烂的风扇挂在天花板上咿咿呀呀的转着。要不是为了省钱，谁也不愿意住这种烂地方。

这个厂有两个部门，一个是组装，有 8 条线，每条线有将近 40 人，我们都分到了组装厂；一个是包装，一共只有十几个人。组装上长白班，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晚上十点半下班。包装上中班和夜班，第一批中午十二点半上班，凌晨三点下班，第二批晚上七点半上班，第二天九点下班。一个月能休息两天，有时候能休息四天。

我们一天的生活，或者说工友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匆匆忙忙地漱口洗脸，冲下楼，在满是污水的路边摊上买点吃的，拿着吃的边走边吃。七点二十五进厂门，线长开会训话，安排生产，七点四十五上线准备，八点开始干。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七点半到厂，但是我们的工作从八点钟开始算。上午八点干到十二点，中午吃饭加休息一共一个小时，下午一点继续干，一直到晚上七点吃饭。晚饭后不休息，七点半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十点半。有时候下班早点，九点半就能下班。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工友直接回到宿舍，刷刷抖音就睡了，几乎没有啥娱乐。

## 二. 左翼融工的目标和方法：不要一上来就着急搞灌输，先从交朋友开始

我们融工，不是为了给老板赚钱，而是为了从工友里面找到苗子，培养成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比工友更累。我们下班后还要想办法去认识人，去交朋友。不主动认识人，不自觉地交朋友，怎么可能发现苗子呢？

认识人，一是产线上面聊天扯淡，但是有些产线管得严，你说话多了要被线长骂，所以更主要还是要下班后交朋友。交朋友最好的切入方法就是请吃饭，“走，兄弟，去吃个宵夜，我请客”。下班了，喊上周边几个工友去路边摊点个喝的，买杯奶茶，一起吐槽傻逼线长，很容易就拉近距离。线长也是工人，但是在很多工人的感性认识中，他和我们是对立的，吐槽线长在他们看来，就是在吐槽老板。

和工友交朋友聊天，是一门技巧。我们最初的时候很稚嫩，总想着一上来就给工友灌输马列主义的意识，碰了一鼻子灰。要么人家听得云里雾里，要么人家对我们爱答不理。有一次，我秉着要随时随地做政治结论和鼓动的原则，给工人讲着讲着就说到了要革命，结果把工友给吓到了，之后再也不和我玩了。这是工友不觉悟吗？不是，这是我们工作太粗糙。我们对灌输理解得太机械。

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和工友交朋友首先要讲感情，你要真心实意地关心他，和他成为朋友，了解他的经历、困难、苦楚等等，当他和你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之后，很多东西就更容易听进去。

在这个厂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所以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我们利用每天下班后极为有限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有计划地和周边的工友交朋友。休息的两天，我们就会把各自认识的工友喊到一起玩。几个月下来，我们大概认识了30多个工友，其中有十来个工友和我们无话不谈。

平时聊天，不能仅仅是扯淡，要形成以我为主的氛围。我们虽然不再机械地灌输，但是我们常常会讲些东西引导话题，潜移默化地灌输。比如，老板把某条产线的拉头换成了自己的亲信，拉头干活快得飞起，后面人意见很大，下来就骂拉头傻逼。我们就顺势引导，“不是拉头傻逼，是老板，你想，他每个月给我们的钱是固定的，我们干得越快，他拿得就越多，这个就叫剥削”。一般谈话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给出一些易于接受的概念，但是不会详细论证，给出概念，让工友脑子里有个印象就行，谈话的环境不太适合论证，论证需要专门的学习。

### **三. 梳理工厂主要矛盾：工资和加班费往往是工友最关心的问题，要熟练掌握相关法律规定**

我们一边交朋友，一边还需要主动了解厂里面的矛盾。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厂里面有两个大问题。第一，由于不按劳动法结工资，厂里面加班特别狠，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第二，厂里面压工资。本月的工资要下个月25号发，厂里面压了55天工资。

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导致了厂里面最主要的矛盾——逼人自离不给钱。由于每天工作时间太长，厂里面很多人干了几个月就受不了，要是外面其他厂有招工，他就会辞工走人。但是

厂里面从来都不批准辞工，“辞工可以，排队，前面排了八个月了”。工人等不了，就自离走人。自离走人，厂里面压的工资就一分不付。这个厂流动性很大，半年左右，400个普工能换一轮。每个工人几乎都是自离，一个自离的工人一般被压的工资都有六七千，400个工人，光是拖欠不给的工资，半年下来就有两百多万，这些都成了老板的利润。

从法律的层面讲，首先应该给劳动者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压工资本身是不符合《劳动法》的，更何况压得这么狠；并且，如果劳动者要解除劳动合同，试用期提前3天，正式雇佣后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即可，并不需要老板同意。这样一来，工友们团结起来向这种无耻的资本家发起斗争，即便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应该是理直气壮的。

这里强调《劳动法》，并不是说我们以为拿着这沓纸向资本家宣讲，就能求来怜悯，而是要师出有名。长远来看，应该消灭一切资产阶级，但上文也说过，目前大部分工人没有这样的意识，很多工人也不知道黑心老板的很多做法是违法的。给工友讲劳动法，是很好的团结工友的方式，能帮助之后一起行动的工友变得更加自信、坚决。面对劳动局、警察、老板、中介时，带上劳动法的知识吵架也会起到效果。

#### **四. 确定工作计划：带工友一起走，要求按劳动法结清工资**

在发现了这个矛盾之后，我们就定了一个计划，带着我们认识的工友一起走，要求老板不准扣钱，并且要求老板按劳动法给我们补工资。

我们三人商定完计划，就找关系最好的十几个工友商量，我们是分批商量的。“他妈的，凭什么压我们工资，他一个人压我们七八千工资，一个厂一年下来就能压几百万工资，这他妈不就是剥削嘛！他家里面的豪车，就是剥削我们血汗钱买的”。“不要自离，到时候一起走，闹一把，搞定了，每个人能多拿回来七八千，搞不定也没啥损失”。商量的过程既是组织的过程，也是灌输的过程。多数工友都同意一起走，一来觉得老板扣钱，心里面不平，二来觉得这么多人一起搞，还说不定真能成。

和最核心的商量完后，我们又带着工友一起去和其他认识的关系比较近的工友商量。这个时候要注意，一定要梳理工友的关系，有些工友是管理层的老乡，关系近，这种就要防着点。

#### **五. 发起斗争：坚持在产线吵架，不离车间不离厂**

一切就绪之后，我们就按既定时间开始斗争。斗争的核心，首要在于破坏他的生产秩序。老板不怕你找他谈，老板怕你不谈，跑到生产线上去鼓动。

当天早会，线长在训话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个工友就按计划 and 线长吵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引来厂里面的主管，越来越多自己人按计划加入争吵，质问线长，“你凭什么骂人”！主管看控制不住，就开始耍狠，“你们到底想干嘛！是不是不想干了！”

“老子就是不想干了，老子要辞工！”我们自己人跳出来喉，“不相干的跟我走！去找老板结工资！”我们三人，加上十几个关系非常好的工友，就开始转产线，每条线动员，“不想干的跟我一起走，找老板结工资！”转产线的主要目的是破坏生产秩序，威慑厂方。实际上，转产线的时候，能动员的新人并不多。

一圈转下来，加上我们一共有二十几个人，我们聚集在车间，大声骂，要求结工资。“不要闹，有事情去办公室谈”。一个主管和蔼地说。这是他们最常用的招数，把我们 from 车间骗去办公室。“我们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谈！”去了办公室就不能威慑他们了。

第一天上午相持了很久，老板死活不出面。到了下午，老板报警喊来警察，说我们非法讨薪。警察出警的时候明显偏袒老板，威胁我们，说我们罢工是违法的。“我们没有罢工，我们就是要工资”。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气势不能被压下去，他说什么我们就要顶回去。警察为了威胁我们，就作势要抓人，还把我们带回去做笔录。但是由于工业区劳资纠纷太多了，我们这样的纠纷在工业区太常见了，警察也看不出什么异样，最后认定就是一个劳资纠纷。我们在警察局耗到晚上十一点才出来。

出来后，我们马上把其他的核心喊道一起，给他们鼓气，“警察不敢抓人，我们就是要工资，他要抓人自己也要担责任，他不敢随便抓”。的确也是这样，现在这样的环境，自媒体监督并非完全无效，警察没有证据不可能随便抓人，最多就是吓唬。

第二天，我们在园区门口被保安拦住，原来老板和园区打了招呼，说我们是闹事的，不准我们进门。说实话，当时我们心里面也没底，进不去厂里面，就没法影响生产，我们就被动了。怎么办呢？有人提出找劳动局。有人反对，“找劳动局有什么用，他们都是一家的”。有人认为有用，“一个人去找没用，一群人去找就有用，他们也怕出群体性事件，要担责任。”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要试一下，于是十几个人拿着厂牌和身份证，跑去劳动局报案。

在劳动局又是一番斗争，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在劳动局耗了一天，最后的结果就是，劳动局同意出现场协调。

## 六. 获得胜利：抓住资方把柄，要求保安赔钱和道歉

第三天上午，我们再次来到园区，保安不让我们进。保安队长和老板有些关系，指使保安推搡我们。我们也不怕，早有准备，一些人在前面和他们骂，“你们就他妈是老板的一条

狗！”“老板欠你们工资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另外一些人在后面录像。突然，一个保安冲过来把我们一个工友的手机抢了砸地上，恶狠狠地吼，“操你妈！再录！再录打死你！”

这一下形势逆转了。这种斗争，最重要的是斗智斗勇，不能仅仅斗狠。这个保安明显没有经验，一下被我们抓住把柄。我们马上打110报警，警察出现场后，由于证据确凿，完全站在我们一边，要求保安赔钱。保安的气焰一下就没了。我们还要求追究保安打人的责任，保安那边明显有些心虚。这里多说两句。统治阶级不是铁板一块，不要认为警察随时随地都站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那边。警察机构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当然是站在资本家那边，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案子中，每一个出警的警察是活生生的人，他要考虑的东西，首先是自己的饭碗。这种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对方砸了我们手机，如果他没有上面的指示，一般来说，他就会看证据按流程处理，处理的结果往往是有利于我们的。因为他乱处理，也怕我们去投诉。

到了下午，劳动局的也来了。劳动局之所以来，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青天老爷，而是我们昨天去了十几个人弄了一天。劳动局来了之后，和我们一起进入园区，直接把老板喊过来。当着劳动局的面，我们质问老板，“凭什么压工资，凭什么不按劳动法”。老板说，“工资可以结。你们入职的时候就签了合同，不按劳动法。”我们又质问，“这样的合同是违法的，你开厂就要守法，你为什么要违法！”这个时候老板的气焰已经没了。劳动局也觉得老板在给他们惹事，也站在我们这边，明确要求老板按劳动法结工资。

当天下午，我们所有人都按劳动法，一分不少地拿到工资。如果不是这场斗争，自离的人会损失至少七八千，三天的斗争让大家每个人找回了七八千的损失。

## 七. 斗争后一定要总结：梳理经验教训，灌输阶级意识

斗争完后，我们把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喊道一起，和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这次斗争对他们的震撼非常大。

一个工友（后来被培养成我们自己的同志）之前在线上经常被骂，有一次因病请假没有被批准，当天旷工被扣了三天工资，后来又一次因病请假没批，又被扣了三天工资。他之前一直不敢斗争。这次在大家的鼓舞下，站出来和管理层对骂，斗争完后，所有的罚款都退还给他。他说，“我打工这么些年，从来没像这样扬眉吐气”。

另一个工友，我们动员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搞赢，也不相信能把钱拿回来。“我待过这么多厂，自离都是不给钱的。”但是他出于情谊，在斗争的时候也站出来了。斗争完后他说，“根本没想到，居然真的能搞赢”。



斗争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拿到一些钱，斗争的目的更是要让大家看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工友在平时的压迫中，习惯了老板的强势地位，不敢想象自己能够团结起来战胜老板，甚至都不相信能团结起来。“团结肯定好啊，但是团结不起来啊”。一旦现实中真的有人把大家团结起来，在斗争中打掉了老板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还真的一起拿到了钱，他们受到的震撼是很大的，受到的鼓舞也是很大的。趁着胜利带来的鼓舞，我们就要开始深入搞灌输了。之前搞灌输，很多工友不相信，或者觉得没有用。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看到了不同群体在劳资纠纷中的态度，看到了我们甚至能迫使劳动局站在我们这一边。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讲团结，讲资本的剥削，讲政府就是资方的总代表，等等，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

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在讲，他们也愿意讲很多，顺着他们讲的东西，帮助他们提炼升华，把社会主义的意识灌输进去，这就是总结的时候需要做的。当然，社会主义的意识和政治灌输，不能只是一次两次的总结，还要又日常的学习。这些更深入的东西，以后有机会再抽空总结，和大家分享。

# 一种公开和秘密结合做工人工作的方法

---

文章来源：到工人中去

---

编者按：

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关于工人组织工作的经验。

他们在工厂中发展了群众组织工作。通过利用工厂中的合法组织的形式实际上来发展自己的半外围组织，这样就和群众结合起来，使秘密的革命组织具有了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的潜力，能够从合法的群众组织和半外围组织中间发展起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为从中培养出工人革命家提供了条件。也使群众运动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是能够让我们推动群众运动往政治运动方向发展的契机。

正文：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融工经验，是几个朋友喊我一起去的，我讲讲这次融工的一些心得。

## 一、开始：厂内工作的起步状态

我们一共有六个人，融工的地方是一个大中型电子厂。该厂独占一个园区，有好几栋楼。由于淡旺季不同，该厂人员波动很大，旺季人多的时候，工人大致能有 5000 人，淡季人少的时候也就 3000 多人。普工都是两班倒，白班从早八点到晚 8 八点，夜班从晚八点到早八点。员工签署正式合同，按劳动法支付加班费，淡季一周休息一天，旺季一个月休息一天。

我们进厂的六人都做了操作工，其中一个很快混成了多能工。有过融工经验的都知道，操作工的社交网络非常有限，多能工由于职位原因，更容易打开社交圈。我们都不在一条产线上，并且六人分居四个楼层。另外，我们都调整到了一个班次，不然我们连高频开会都有困难。

最初两个月，我们的工作开展还算顺利。我们在流水线上欢欢喜喜地和前后左右的工友聊天，线长来了也就吊几句，没多大事。我们听到了很多工友的故事，一些女工在农村里受到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的故事，一些工友受工伤的故事，被黑社会捶打的故事，一些工友通过投诉以个人的力量搞到拖欠工资的事情，一些工友团结起来搞自发斗争的故事。工友讲他们的经历，我们也讲自己打工的经历，很快就能成为朋友。

到了第三个月，我们的工作出现了瓶颈。依靠工作能接触的工友都已经接触了。流水线就那么长，工作量很大，也很紧张，几乎很难离开流水线去其他地方串一串。偶尔会有休息时间，也很短暂。一个流水线附近的人就这些，自己被钉在流水线上干活，跑不开，交朋友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操作工能交到十来个工友就很不错了。

两个月下来我们认识了三四十个工友，和我们无话不谈的有十个左右。我们关心大家的生活，在大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力所能及地帮助工友，比如帮着搬家，等等。但是这些工友里面，明显有斗争精神，明显对权益感兴趣的很少。我们想挑苗子出来搞学习，奈何基数太小，能挑出来的苗子太少。我们尝试组织过一次学习，选了几个可能的苗子，结果到了约定时间就一个工友过来了，场面非常诡异，变成了我们几个人陪一个人，后来一个自己人开玩笑地说，这是“陪太子读书”。

还有更要命的事情，那就是工友极强的流动性。电子厂工友流动性很强，这几个月在这里打工，下几个月可能就换厂了。好不容易建立的联系，就这样断掉了。人来人往，一年下来这厂子里的人就能换不止一茬。

现实的矛盾促使我们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我们要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在更大的池子里面去挑苗子，用更大的人员基数去克服人员的流动性，等等。

以前，我们认识工友的方法只有一种，依靠自己的圈子去交朋友，然后让朋友带自己的朋友。这样认识人的范围非常有限，很难跨产线、楼层、楼栋去认识其他人。我们必须突破这种落后的手工业模式，不能再依靠这种手工业的方式去认识人了。

## 二、转变：改造工作方法，建立合法组织

怎么办呢？现实生活给了我们莫大的启发。某个休息日，我们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碰到一群人在轮滑，他们穿着统一的文化衫，很拉风。见我在路边观看，一个轮滑的人就过来宣传，“我们是xx轮滑队，你要对轮滑感兴趣，可以加入我们啊”。我趁势和他聊天，发现他也是一个普工，就在我们旁边厂。事实上，我们所在的片区是一个较大的工区园区，里面生活设施比较多，也有很多工友自发结成的兴趣组织，比如街舞小群，长跑队，篮球队等等。工友的业余生活是乏味的，除了刷抖音、看直播、打打游戏，没有太多的项目。而工业区附近的一些兴趣、娱乐团体恰恰给工友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以前也见过这些兴趣类的工友组织，但是都没太注意，最近成天想着怎么能认识更多的人，这一下就启发了我们。

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也搞了一个轮滑队，把自己认识的工友都拉了进去，这个群里就有了几十号人。我们告诉群里的工友，可以把自己认识的、有兴趣或者意愿的工友都来进来。为了宣传轮滑队，我们还采取了好些技巧。比如，很多工友是单身，希望认识对象，我们就会宣

传说，轮滑群里面大家可以交友认识，等等。当然，我们也会禁止那些流里流气的聊天，这是不可以有的。

第一次活动我们准备非常充分，怕大家不会滑，我们提前喊上之前认识的轮滑队的朋友来教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提前做了通知，让群里的工友接龙。第一次活动很成功，大家一边学，一边聊天，相互介绍，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接纳工友的新集体。在这个集体里，我们不仅组织活动，也会更多的交流生活，交流自己的情况。线上可以聊天交心，线下可以见面搞活动，很快就形成了更加团结和友好的局面，整个群的向心力增强了。在厂子里的不同流水线上，以前不认识甚至没见过面的工友，现在也经常见面打打招呼，休息时凑一起聊聊天。

自助者天助之。正在我们积极开拓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厂里面本来有一个福利小组，这个小组平时也不干啥事，就是过年过节发福利，年底组织晚会的时候到各个车间拉壮丁表演节目。我们轮滑队里面有一个骨干，他老婆认识福利小组的人。我们就商量着，让他老婆牵线，帮忙联系福利小组管事的，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轮滑队挂靠到福利小组下面。

结果异常顺利，福利小组的人很欢迎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厂里面给的工资低，工人流动性强，厂里面就让福利小组平时搞点活动，吸引工人，降低工人的流动性。一拍即合，我们也要搞活动，他们也想搞活动，那就把我们挂靠进来，活动由我们来组织安排，他们不干涉，我们活动的时候拍点照片给他们，他们报到厂里充政绩。

挂靠福利小组之后，我们的活动面大大扩展了。首先，福利小组帮忙买了三十双轮滑鞋，这对我们非常有用。之前很多工友想来玩，但是心痛钱，不愿意自己买鞋，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其次，以前我们都只能口口相传，挂靠福利小组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海报传单，“xx厂轮滑队招新，全免费”！海报上附上二维码，贴在福利小组的宣传栏里面，福利小组还让给各个楼层的主管、线长帮我们宣传。

以前我们是靠自己的狭小的朋友圈子认识人，这是一种手工业的方式，非常缓慢。现在好了，我们直接贴海报，还利用福利小组让线长帮助宣传，这是一种大工业的方式，认识人的效率明显提高。以前，我们一两个月才能接触二三十人，现在，我们一个海报出去，群里面迅速就能加进来两三百人，一次活动就能来四五十人。

依托轮滑队，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面，极大地扩展了自身的工作。首先，进群的人超过500人。其次，每次活动能来四五十人。再次，依托活动认识了好些有权益意识和斗争经验的工友。

在这里我要多讲两句。搞轮滑的目的不是玩，而是扩大认识面，突破产线、楼层、楼栋带给我们的限制。通过轮滑认识的人，我们会迅速转入其他关系，比如，平时晚上可以喊出来吃宵夜聊天，周末可以喊出来一起做饭逛街，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继续和工友交朋友，聊天，谈心，并暗暗地观察工友的情况，挑选可能培养的苗子。

我们把轮滑队分成了好几个小队，我们让四个自己的同志外加几个工友中的骨干，分别担任轮滑小队的领队或者副领队，帮着组织活动，张罗周末的聚会，等等。

我们积极利用这个群，不仅搞活动，谈生活，有时候也做一些工人互助的事情，协调一些矛盾。和我们关系近的工友的数量大大扩充了起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甄别了很多工友，把其中有斗争意愿、斗争潜力的，有部分觉悟的工友统统记录了下来，并且有计划地和他们聊天谈心。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倾向聊一些斗争方面的东西，看看他们敢不敢斗争，有没有斗争经验，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挑出了一些不错的苗子，依托这些苗子组了另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两个要求，第一是要求保密性。这一点工友们都能认可，毕竟都懂我们聊这些话题，学习这些内容不能让厂方知道。第二要求搞学习，学习交流各种斗争经验，并适度灌输社会主义的意识，但还不会以之为主，因为这批有斗争意识的工友本身还没有达到更高的层次，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考察他们能不能保密，能不能遵守纪律，在此之前不能贸然告诉他们我们要搞革命。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两部分既有区分又紧密联系的工作。

第一部分是合法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工友兴趣团体，挂靠到厂的福利小组下面，以合法的面貌出现。我们对这个团体中的工友，不提任何保密的要求，我们在这个团体的公开活动中，也不会讲革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工友无意识地传开。这个团体无法对工友提出任何保密的要求，因此这个团体必然以合法的面貌出现（即不以革命的面貌出现）。但是这个团体却异常重要，它是我们广泛认识工友的重要渠道，它帮助我们突破了自身圈子和工友圈子的狭隘限制，让我们突破了认识工友的手工业方式，得以大工业的方式规模化地认识工友，并从中调出苗子考察，把合适的苗子转入秘密工作。

第二部分是秘密工作。这个秘密工作正式地对工友提出了纪律性、保密性的要求，而且得到了工友们的认同。这同无法提出要求的那个公开的群形成了对比。我们也是以这种“对比”来教育工友，什么叫作纪律，什么叫保密性。经受过大工业生产组织考验的工友在这里一般都是不含糊的。在这个秘密工作面中，我们继续进行筛选，从中培养出更符合我们要求的，能够进一步学习并认可马列主义的工友。

### 三、总结：公开工作的意义

首先，合法形式能够把我们隐藏起来，保护我们。在工业区，但凡数十个人汇聚在一起，如果没有名义（不一定要注册，但要师出有名），就很容易引起关注。工业区里面有各种部门关注着群众的聚集，一旦聚集在一起，要么立刻招来人询问，要么被人关注后上报。怎么才能既聚集很多人，又不会引发不必要的关注呢？这就需要把我们的聚集包装成对方认可或者不反对的形式，比如成立一个轮滑队。如此一来，就有了大规模汇聚工友的名义，也就创造了大规模认识工友的可能性。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合法形式。合法形式会把我们隐藏在群众组织之中，并帮助我们扩展工作范围。

其次，合法能帮我们扩大和群众的接触面。如果我们仅依靠自己的周边朋友，只能形成一个非常狭小的关系圈，我们甚至无法通过这个圈子找到可培养的苗子。当然，运气好的时候，这种狭小的圈子也会碰到一两个有斗争意愿的工友，也可能遇到一两个激情饱满的工友。但是这样的概率很低。我们的工作不能建立在这种低概率的偶然性上面，我们要建立广泛认识群众的渠道。要广泛地认识群众，你就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团体就不能以革命的面貌出现，而只能以合法的面貌出现。

最后，合法形式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的必然体现。本文涉及到的合法形式，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个群众组织中，我们无法对群众提出保密的要求，因此不可能在这个群众组织中讲革命东西，甚至都不能在这个组织中讲经济斗争，进而这个群众组织也不可能是以革命为其目的，甚至都不能以经济斗争为目的，因此它必然展现出一种合法的面貌，甚至一种和谐的面貌。所有的兴趣类群众社团，都是这样的合法形式。

因此，是否在官方注册并不是本文的合法形式的标准，我们的轮滑队成立之初没有注册，但是我们能以此名义招揽工友，这就是一种合法形式。我们用这种形式更容易认识人，我们用这种形式聚会的时候，也不会招来不必要的关注和打压。后来我们将其挂靠到福利小组名下，也并没履行任何注册手续。本文所讲的合法形式，其核心在于团体不和政府搞直接对抗，外表不以对抗为存在的目的。

# 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文章来源：👉到工人中去👈

我和两名同志一同融工3年，在3个不同的工厂开展过工人工作。这里以第二个工厂（A厂）为例，分享一下融工的经历和感受。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加入融工的队伍，探索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深度结合。

## 一、融工第一步：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进入工厂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工厂的各方面情况，发现其中的关键矛盾，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我们3名同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利用各种渠道，最终摸清了工厂的基本状况。

### 1. 工时、工资、待遇等基本情况

A厂是一个电子厂，是某大型集团下属的一个分厂，共有200余人，工友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男女工友的比例约为6:4。A厂包括办公室（约50人）、仓库（约10人）和生产车间（约150人）三大组成部分。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是生产车间的工人。

生产车间为流水线工作模式，共10条产线，每条产线约15人。A厂主要生产大型电子产品（重约10kg-20kg），工人需要站着干活，工作强度比普通电子厂大很多。一般情况下，工人每天上班时间为8:00-20:30，其中12:00-13:00为午饭休息时间，17:00-18:30为晚饭休息时间，平均每天加班按两小时算。每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在订单比较多的时候，工人会在周中加班到晚上9点，周日也会加班。产线工人底薪为2400元/月，算上周中和周末加班，每个月的工资约为4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的到手工资约为4000元。加班比较多的时候，工人到手的工资约有4500元-5000元。

A厂算不上大企业，但由于它是某大型集团的子公司，该厂基本上还是遵守劳动法律的。加班工资按照合法的标准支付，也会为工人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但是，工厂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没有以法律规定的实际工资（约4500元/月）作为基数，而是以工人底薪（2400元/月）作为基数，实际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在工人眼中，相比于工业区遍地的小黑厂（随意克扣加班工资，不缴纳社保及公积金）而言，该厂已经是良心企业了。

之前几年，工厂的福利很不错，夏天会有水果及消暑的绿豆汤供应，逢年过节也会发放许多礼品，比如在中秋，A厂一般会给每个工人发放价值100元-200元的礼品券。由于待遇基本

合法，收入不算低（在A厂所在的工业区而言），福利还不错，所以A厂的员工流动率较低，工人工龄普遍在2年以上，个别老员工的工龄甚至达到10年。

## 2. 阶级结构

在阶级结构方面，生产车间呈现出车间主任-领班-班组长-全能工/多能工-普工的等级结构。日常工作中，领班及以上的管理人员基本站在工人对立面，代表统治阶级压迫工人，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便是逼迫工人完成产量。一线员工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工厂中处于被剥削的状况，被迫在资本意志的驱使下赶产量，完成生产任务。而班组长和全能工/多能工则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们作为最底层的管理者，对上需要把工厂的任务落实下去，将产量提升上来；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和工人朝夕相处的劳动者，对下不能以非常恶劣的态度对待普工（这个工厂工人流动性很小，大家经常生活在一个圈子里，班组长态度太差了不好混下去；对于流动性比较大的厂子，班组长长的态度往往比较恶劣）。因此，班组长一方面会向上层转达生产中的各种问题，比如产量过高，难以完成。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向普工诉苦：这些任务是上面下达的，我已经向领导争取了，但没有作用，我也没办法，只能尽力去完成了。

总体上来说，班组长的工资比普工高不了多少，A厂班组长和普工在大多数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班组长在本条产线的普工中威望较高，如果能争取和团结他们，是可能在工人斗争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

## 3. 矛盾分析

分析工厂中的矛盾点，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工人的实际感受出发，而不是从左翼同志的主观认识出发。在这方面，我们3名同志走了一些弯路。

刚来没多久的时候，有个同志就凭着自己的感觉，认为A厂加班时间过长，且工作强度太大，工人必须站着工作，十分劳累，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矛盾点。但是，随着跟工友的交流增加，该同志慢慢发现，很多工友已经适应了这种强度，他们并不觉得很辛苦，多数工友反倒希望加班时间能更多一点，因为这样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该同志这才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认识到判断矛盾应该从工友的切身利益和切身感受出发，不能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和愿望代替。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接触后，我们最终找到了工友普遍关心的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社保和公积金补缴问题。A厂按照底薪而不是实际工资为基数为工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导致每个月给工人少缴数百元。虽然工人无法支取社保，但可以很容易地提取公积金，将公积金转换为实际收入。具体来说，按照基数的5%作为公积金缴纳比例，工厂每月少为工人缴纳的公积金约为120元，4年下来便有5000多元。如果这笔公积金能补缴，工人能增加实际的收入。



其次是搬迁的经济补偿问题。最近一年来，A厂的订单减少，效益变差，是因为母公司想要将该厂关停结业，而在其它地区开设新厂。劳动法律规定，在工厂向外地搬迁的条件下，跟工人解除劳动合同，资方需要支付（工龄+1）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对于一个工龄4年，月工资4000元的工友而言，能获得20000元左右的补偿。多数资本家不愿意支付这笔补偿，普遍采用卑鄙手段规避法律。A厂的母公司也没有公开宣布搬迁，而是通过缩减A厂订单的方式，使工人减少加班，收入降低，逼迫员工自行离职（在劳动法律上，自行离职的工友无法获得经济补偿），以这种方式不支付经济补偿。随着效益下滑，工人的待遇和福利被削减很多。在工资方面，工人的加班时间被缩减，周末开始实行双休，甚至周中也逐步实行5天八小时工作制度，工人的工资大幅减少。在没有加班的情况下，普工到手工资不到2000元，根本不足以维持生存。在待遇方面，随着效益变差，工厂的福利也大幅缩水，夏天的水果供应被取消，中秋节礼品从100多元的礼品券变为一块小月饼。这种情形下，不少工人已经不愿意在A厂呆下去，但如果工人自行申请离职，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为了经济补偿，很多工友选择继续坚持。搬迁补偿涉及到几乎全部工友（包括班组长们）的切身利益，且金额大多为几万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是多数工友普遍关心的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判断，在A厂会围绕着补缴社保/公积金以及搬迁的经济补偿问题发生重大矛盾和冲突。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着手开展交朋友和筹备斗争的工作。

## 二、融工第二步：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交朋友的目的是形成一个能将工友广泛地团结起来的圈子，建立工人的初级组织，为进一步开展斗争和思想灌输工作进行铺垫。需要说明的是：先调研，再交朋友，其实是我们在逻辑顺序上做的一个粗糙的阶段划分。在现实中，进入工厂之后，交朋友的工作便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调研结果、对工厂矛盾做出的判断都离不开深入的交朋友工作。所以，交朋友和工厂调研这两项工作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过，在调研工作结束的时候，交朋友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调研分析的结果为下一步交朋友的方向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指导，帮助我们将交朋友的工作进一步深化，更好地进行工友的组织（圈子）建设。

交朋友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比如在上班的时候给工友递个烟、扯几句或给个口香糖给对方，拉近彼此的关系。第一步走通了后，就可以通过下班后聚餐/周末出游等方式增进联系，建立更深的信任。

交朋友的过程中，不应排斥班组长，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产线上有威望，身边的普工愿意听他们的，换句话说，他们能聚集起一批工友。通过跟班组长交朋友，我们能更快地同相应产线的普工熟悉起来。除了产线上的工友外，也应该尽量结交非产线的员工，比如说，我们交了几个办公室的文员，其中一个是工厂的生产计划员，她能掌握工厂的订单情况，包括厂里怎么安排生产、什么时候交货这些重要信息；还结交了2个仓库的仓管，他们掌握工厂的存货

量、原材料数量等信息，这些信息对后期罢工过程中工人掌握工厂的全面情况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经过两个月的交朋友工作，我们基本上认识了车间的所有工友，并建立了以我们自己人为核心、以班组长和产线重要人员为骨干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中，产线工人有四五十人，仓库人员和办公室人员各有三四人。这个朋友圈，事实上是一个不定型的、初级的合法（合乎群众习惯之法）群众组织。我们认为，交朋友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要看朋友圈的规模，也要看朋友圈中成员的代表性。我们的这个圈子，在车间的每条产线、办公室和仓库都有朋友，可以代表工厂的所有重要部门，基本能掌握工厂的全方面信息。

我们利用这个朋友圈不断地交换信息，交流法律知识，分析工厂的动向，为搬迁补偿的斗争做准备。

### 三、融工第三步：领导斗争，争取胜利

在进厂4个月后，厂方为逼迫工友自离，试探性地发起了进攻行动：停止3条产线的加班。于是，一场长达4个月的斗争行动拉开了序幕。

#### 1. 牛刀小试：资方减少加班，我方积极怠工，争取加班

在被停止加班的3条产线中，有一条产线上有我们的同志，另外2条产线上有朋友圈的骨干。我们判断，停止3条产线加班是厂方的一种试探性进攻行为。如果这一政策畅通无阻地实施，资本家必然会扩大停止加班的范围，从而逼迫更多的工友离职。于是，我们组织这3条产线的工友，以及暂时还在正常加班的十几名工友聚集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在共同商讨对策的过程中，一种全新的团结性的力量慢慢就产生了。对于那些被停止加班的工友来说，他们在遭到厂方打压的时候，感受到了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在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而对于那些暂时还没停止加班的工友而言，他们也能慢慢感受到，大家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今天是其它人被停止加班，后面就会轮到自已。因此，工友此时就从浅层次团结（口头上的团结），向着深层次团结（面临重大利益时一致行动）迈进了重要一步。不仅如此，在召集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左翼的同志也逐步在工友中获得了真正的威信。在之前的阶段，即使交朋友工作做得很好，工友最多以为我们是活泼开朗的人，而不会认为我们很有主见和办法。但在讨论会中，我们向工友分析工厂局势，并判断资本家下一步的可能行动，提出正确的应对策略，并组织工友分工行动。通过这些，工友能切实感受到，我们这些人是有思路和办法的，提出的方法也是正确的，是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工友们就越来越愿意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根据讨论会定下的策略，我们共采取了三方面的行动：

1) 消极怠工。按照劳动法律，工厂不给工友加班并不违法，因此去劳动局和政府部门投诉注定没有结果。另一方面，资本家虽然让一部分人停止加班，但厂里还是有一些订单需要完成的，工友可以通过怠工的方式，降低产量，给资本家施压。经过分工动员后，产线的多数工友开始消极怠工，将流水线的速度调至最低，每天的产量仅能达到正常产量的10%，以此逼迫厂方前来谈判；

2) 派出代表前往办公楼，向厂方提出恢复加班的诉求；

3) 向工会主席施压。该厂的工会是一个壳子工会，除了过节发些福利之外，工会并未发挥其它任何作用。但在法律上，公司的重大行动，比如规章制度的调整、开除工人等行为，需要工会盖章。通过一堆工友聚集向工会主席讨要说法的方式，我们在向工会施压，以达到厂方开除工友时，工会不敢轻易盖章的目的。

怠工持续了两天后，老板便把工人召集在一起，询问大家为何停工。工人代表们提出恢复加班的诉求。两天之后，工厂答应恢复加班，怠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当天晚上，工友们一同聚餐庆祝，在后半段，我们提醒大家，这次胜利了，但集团总公司关闭A厂的决心不会改变，胜利只是暂时的，很可能一两个月后，工厂继续不给工人加班，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果然，两个月之后，资本家又停止了另外两条产线的加班，我们将工友组织起来，继续采取相同的怠工策略，同样在1天后，公司同意恢复加班，斗争再次获得了胜利。

劳资博弈是一个双方出招和拆招的过程，资本家的两次行动只不过是试探性行为，如果能不受阻碍地推行下去，结果必然是工人收入减少，很多工友被迫离职。我们通过怠工斗争获取了胜利，使资本家的这一小伎俩无法得逞。不过，怠工斗争能成功的前提，是厂方还有一些订单要做，工人怠工会影响厂方的生产和出货，从而对资本家造成压力。但是，一旦订单进一步大幅减少，怠工将不会对资方造成实质的影响。果然，在1个月后，我们从办公室的生产计划员那里得知，过不了多久，总公司分配给A厂的订单将会急剧减少。新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2. 反复拉锯：资方全厂放假，我方组织打临时工，密切守卫工厂

很快，资方便宣布：由于没有订单，全厂工人放假1个月。资本家的这种手段，是通过放假进一步逼迫工人自离。

经过和工人骨干们的仔细讨论，我们采取了以下应对策略：

1) 争取放假期间的工资。劳动法律规定，工厂在放假期间，应按照不低于底薪的水平支付工人工资。但是，厂方本着能忽悠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在放假通知中并未说明工资怎么发放。经过工人骨干的动员，工友们一起冲到办公楼，就放假期间的工资发放问题讨要说法。在冲

突中，警察和劳动局都来到了现场。由于关于这一点的法律规定十分清晰，警察和劳动局人员也无法在明面上站在厂方一边。于是，资本家很快妥协，同意按底薪支付放假期间的工资。

2) 组织工人打临时工。对于工友来说，2400元/月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维持生计的，但在放假的情况下，工人还没有和A厂解除劳动关系，便无法到其它厂入职；如果工人为了新的工作选择了主动离职，又会损失一大笔经济补偿，这就正中资本家的下怀。为解决这一矛盾，大家商议后想到一个办法，那便是通过各种渠道，组织工人在放假期间打临时工。在本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还是能找到不少日结、周结和月结的临时工工作，可以有效地弥补工人放假期间的收入损失，支撑工人更有信心、更持久的坚持斗争下去，争取经济补偿。

3) 组织工人护厂。根据一部分工友的经验，资本家很可能在放假期间转移机器设备等公司资产，使得工人斗争缺少必要的筹码。为了防止资本家转移机器和存货，我们组织工友白天和夜里都在厂门口轮班值守，监视工厂，防止大货车进出。果然，在放假第二天，有一队正在打临时工的工友发现资本家正在拆机器，搬设备（这一队工友的临时工工厂刚好正对着A厂大门，他们透过窗户便能清楚地看见A厂的动态），他们在群里紧急通知大家，多数工友很快到工厂里聚集，阻止资本家转移资产。工人质问老板是否要搬迁，如果要搬迁，就必须立刻支付经济补偿，资本家拒不承认搬迁。在警察和劳动局的介入下，老板被迫将设备重新转移回厂内。

4) 组织工友就社保和公积金问题进行投诉。A厂的社保和公积金都是按底薪缴纳，严重违法法律。考虑到公积金补缴能为工友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以及在当前的博弈中，工友们总体上处于防守的态势，因此，需要通过投诉社保和公积金问题对资本家形成一定的攻势。我们将工友组织起来，集中去社保局和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A厂违法，要求资方补缴。在两天的时间里，前去投诉的工友多达130多人，有力地鼓舞了工友的士气，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

依托上述策略，我们成功地将停工放假期间的工友继续组织起来，通过打临时工的方式，使工人通过拿两份工资（A厂放假期间的底薪+临时工工资）的方式保证实际收入不减少，且经过护厂斗争和社保公积金投诉，有效打击了资本家，使得厂方以放假逼迫工人自离的企图落空。

资本家在看到放假这一招对组织起来的工友无效后，很快便采取了新的策略，使得劳资双方的冲突达到高潮。

### **3. 斗争高潮：资方放出大招，我方集会抗议，争得经济补偿**

在第二回合的斗争中，资本家本想通过放假的方式，逼迫工人自离，但在我们的组织下，放假一个月没有给工人带来实际的经济压力，一部分工人的收入甚至有所增加。于是，资方调整策略，使出了第三招：假期结束后，A厂宣布所有工人复工，但A厂没有订单，工人上班可以做任何事情，但绝不允许离开工厂。

资本家的这一招是极其恶毒的。搬迁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但绝不承认搬迁。明明没有订单，却不辞退工人，从而避免支付经济补偿；不给工人放假，使得工人不能离厂打临时工，呆在厂里又挣不到钱，只不过是拿着低工资在这里空耗。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工龄比较短的工友选择了离职，对他们来说，本来能拿到的工龄补偿也仅有几千元，没必要为此一直在这里长时间耗着。而其它工龄较长的工友，涉及到的经济补偿金较多，他们选择继续坚持。

针对资本家的这一招，我们和工友讨论后，决定采取如下应对手段：

1) 做工友的思想工作。核心骨干分工向参与斗争的工友分析形势：虽然我们每天在厂里耗着坚持斗争，拿到的工资很少，压力很大，但老板也一直在这里耗着，每天的房租、水电气等费用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僵持对资本家也是一件无法支撑的事情。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哪一方先放弃，哪一方就会走向失败。以此帮助工友提振士气，坚定信心。

2) 明确斗争诉求，防止工友被分化。我们通过结交的核心骨干，提醒工友不要接受资本家的欺骗，单独同资本家妥协。这一时期，资本家极有可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比如忽悠某几个工友，说工厂也没钱，没法支付全部的经济补偿，只能按 50%甚至 30%的水平支付；忽悠工友独自撤销对社保和公积金的投诉，相应地直接补一笔小钱给这些工人。骨干分子向工友反复宣传，坚决不能和老板单独签订协议，要统一行动，不然就中了资本家的圈套，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都是不小的损失。我们和工友商定之后，明确了统一的诉求：社保可以适当让步（因为补缴的社保不能转换为工人的直接收入），公积金必须全部补齐，经济补偿必须按实际工资水平支付。

3) 组织工友在下班之后打零工。工友下午 6 点下班，还是能找到一些晚班（如晚上 7:00-10:00）的零工，可以多挣一点钱，以减轻坚持斗争带来的经济压力。

4) 阻拦资本家出货。仓库还有最后一批货要送出去，工人们组织起来围着仓库门口，不让资方运货。老板打电话报警，试图给工友们扣一个“阻碍生产，寻衅滋事”的罪名，警察来了之后，一开始态度很凶，要我们散开，不能阻挠出货，否则就是违法。工人选出的代表和警察据理力争，表明这是一场经济纠纷，资本家欠我们经济补偿金、社保和公积金，在厂方停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以这批货作为抵押，以防止资本家后期不认证。警察听了之后，也认为是厂内纠纷，于是随便交代了几句，要求我们不闹事，他也就懒得管了。警察走后，劳动局的人也过来进行处理，在劳动局的组织下，工人和资本家进行了第一次谈判。我们明确提出了 4 项诉求：① 按法律标准支付搬迁的经济补偿；② 补缴社保和公积金；③ 支付仓库人员的高温补贴。（仓库虽然有空调，但仓管经常要去室外搬东西，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也应获得高温补贴）；④ 工人斗争期间的工资正常结算。资本家对于后三项诉求都满口答应，因为这些诉求涉及的钱不多，对他影响不大，但对于第 1 项诉求，资本家矢口否认工厂要进行搬迁，以此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在核心诉求上没有达成统一，第一次谈判以失败告终。

5) 集会抗议。工友们在上班期间已无生产任务，我们便通过核心骨干串联，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在厂区内进行集会抗议，大家一起高喊口号：“XXX 厂拖欠公积金，违法违纪，严惩处”、“黑心老板恶意搬厂，不给赔偿”。老板听到了这种口号，马上报警，警察和劳动局的人又来了。警察把工友的喇叭和音箱都收了，恐吓我们再这么搞就要抓人拘留。劳动局的人则出来和稀泥，站在资本家一边，忽悠说厂方没有承认搬迁，因此没办法认定搬迁，按照法律规定也就没有补偿金，凡事都要按法律来。资本家这时候也极其无耻地装可怜：“工

厂没有任何要搬迁的意思，但现在经济困难，的确没有订单，我们正常努力协调，希望广大工友能够理解工厂的难处，和工厂同舟共济！”自然，没有人相信老板的鬼话，警察走了之后，我们继续集会、抗议，很多工友还自发地进行演讲，把工厂历年来发生的不公平事件都讲了出来，通过这种“开诉苦会”的方式，鼓舞士气，同仇敌忾。

在集会斗争第5天的，A厂资本家第一次真正让步，同意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补缴社保和公积金。甲方的条件与我们的最初诉求仍有一定的差距，工友们商定后，一致认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大家继续坚持斗争。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斗争，工厂最终答应了工友的诉求，按照实际工资支付经济补偿金，斗争大获全胜。

这次斗争前后持续了4个多月的时间，共有60多名工友坚持到了最后胜利，他们的平均工龄为4年，争得的经济补偿总额在100万左右。

#### 四、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

这次斗争对工友的教育意义是重大的。

首先，它深化了工友的阶级意识。在此之前，不少工友虽然能在总体上认识到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但是，在面对身边的资本家时，他们很容易被一些表象所迷惑。比如A厂的很多工友同情老板，因为该厂的老板在之前的工作中表现地勤勤恳恳，工人8:00上班，老板7:40就到了工厂，也和工友一起忙活一天；他在工友面前总是呈现出一副平易近人的和善面孔，下班路上碰到了工人，还会亲切地向员工打招呼。因此，不少工友认为老板人很不错的。当我们尝试着宣传劳资对立的时候，许多工友将信将疑，觉得老板似乎也挺不容易的。但这次斗争中，老板虚伪的面具被撕得粉碎。为了节省成本，资本家采用下三滥的手段逼迫工人自离，让工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劳资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深刻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工人的阶级意识大大增强了。

其次，这次斗争让工友学会了团结。在交友阶段，每次聚餐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团结，工友也会讲团结，但这种团结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抽象团结。真正的团结，不仅要有团结的意识，还要有团结的行动和团结的能力。这次斗争中，我们通过核心骨干将工友们组织起来，使大家形成了一致的认识，在行动中分工协调，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一次次地化解了资本家的进攻。于是，团结的意识转化为团结的行动和能力，最终争取到了集体利益。斗争结束后，一位工友向我们讲述他之前经历的一场失败的罢工经历，参与那次斗争的工友就只有意识层面的团结，在守夜班护厂这些现实行动问题面前，大家开始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脱，缺乏奉献精神，最终导致罢工失败。而在A厂，我们通过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合理的分工，安排工人轮流守夜护厂，最终顶住了各种压力，实现了绝大多数工友的一致行动，始终保持了多数人的团结。

最后，斗争锻炼了一大批骨干，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灌输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斗争前的交朋友阶段，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经济和政治揭露。比如，通过工厂中扣工资、少缴社保和公积金、罚款等各种剥削和压迫事件，揭露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和劳资对立；通过工厂外的警察乱执法、罚款、上访、农村征地问题、基层选举腐败、医疗腐败、教育的阶级差距等问题，揭露政治的黑暗和劳动者的艰难处境。

在斗争过程中，我们组织核心骨干一起学习劳动相关法律的细节，将法律作为必要的斗争武器之一，为斗争提供更多有利的依据；同时，我们集体学习一些工人斗争案例和经验，特别是组织工人的技巧以及和资本家斗争的技巧，从而应用于正在进行的斗争。

斗争结束后，我们将沉淀下来的五六个核心工友继续组织起来，一起学习工运史，并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同时，我们也通过学习、聊天等多种渠道，推动这些工友认识到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获得一次斗争的胜利，而是要从事一项长期的事业。这项事业是把工人阶级的兄弟姐妹尽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为实现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并肩战斗后，这几名核心工友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愿意作与我们一道前往下一个工厂继续开展工作。我们将在后续的工作中，和他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一同为了革命事业坚持奋斗！

## 五、说说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

首先，并不是一定要经过经济斗争才能进行政治灌输。该厂中我们曾遇到一个工友，很喜欢谈论政治问题，有朴素的民主思想，且很有正义感。对该工友，我们没有经历经济斗争就直接有计划地进行灌输，效果也不错。该工友很快就认识到了国家的阶级性质，明白了资本家和对立，并明确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多交朋友，多团结人。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也成了主力之一。

其次，经济斗争往往能成为政治灌输的起点。上述类型的工友，在当前的比例并不多，我们会偶尔遇到几个。我们遇到的多数工友，一般都是相对保守，或者说是相对中性的。这些工友不反对团结，但是又强调看不到团结的可能性。这些工友愿意斗争，但是前提是有人能够组织起斗争。一次成功的斗争，往往能让这些工友有巨大的改变，他们在斗争中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而且，胜利的斗争培养了我们之间战友般的感情，他们更愿意听我们讲东西。借斗争切入，可以具体地分析斗争中资本家的行为、官方的行为等等，鲜活的例子摆在面前，他们更容易理解国家的本质，资本家和对立等等。

再次，当前条件下，绝对不要在经济斗争的时候提政治口号。当前条件下，如果在经济斗争的时候提出政治口号，试图证明自己也在搞政治灌输，这是极端愚蠢的，只会给当局以口实，

本来能胜利的斗争，都会失败，而且会被严厉镇压，完全丧失了壮大自身培养同志的后续可能性。

第四，我们的灌输是多种多样的，是随时随地的。多种多样指的是形式，主要有日常灌输和系统学习两种。日常灌输包括常规的吐槽产线、聊家常中引导等等。比如，有一个工友在谈恋爱，彩礼很高，经常抱怨。我们就以此切入，分析为什么是这样，然后逐步引导到我们想讲的话题。系统学习分成两种，斗争之前一般的学习内容以劳动法为主，斗争之后的学习内容以工人斗争和社会主义相关内容为主（政治灌输）。不论是哪种系统学习，一般都会有纪律要求，都要求一定程度的保密，而且后一种学习的保密要求会更高。随时随地指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引导。

第五，灌输一定要和工友的切身利益或实际经验结合，不能想当然的强灌。有人一进厂，和工友也不算熟悉，也不了解人家的打工经历或者家庭情况，一厢情愿地就按自己的想法去讲，结果工友根本不理他。之前我们有个同志就是这样，结果工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教授”。他最初还挺得意，以为是在表扬他，后来才知道是在讽刺他。

最后，一定要关心工友的生活。工友不是革命的工具，而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当然要极具目的性地开展工作，我们当然要把每一个有希望的工友培养成同志，因为这样才是真正地对工友负责，才是对工友最大的“善”。但是，这样的培养绝对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在真心实意地关心工友的生活的过程中进行的。也只有真心实意关心工友生活的人，才能获得工友的信任。我们会帮助工友搬家，工友生病了我们会去看望，工友遇到经济困难我们会力所能及地帮忙捐款，工友被欺负了我们会帮忙出主意，等等。当你真心实意地关心工友的时候，工友也更愿意听你讲东西，也更愿意相信你，在斗争中也更愿意站出来一起战斗。



# 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何从小组阶段逐渐走向先锋队——兼谈对于当前左翼工作的启发与思考

文章来源：东风

富士康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就像一声惊雷炸响，在全国左翼中激起了层层巨浪。百年前的历史与当代的现实恍然重合在了一起，我们仿佛不是身处2022年，而是身处1892年，或者有可能是1882年。当然精确的把现实的年份与历史的年份对照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可能的，但是一般性的去考察俄国社会民主党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考察他们是如何从小组发展起来，逐渐走向先锋队的，对于现实的左翼而言确实是非常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本文试图梳理这段历史，考察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如何从小组阶段走向先锋队的，在此基础上对于当前左翼工作做一些尝试性的思考。

正文：

我进厂融过两年工，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同志。两年多里，我们干了好几个厂，从工人中培养了四个同志，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这次想以某个厂为

## 一、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驱

### 1.1 民粹派的唤醒与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发端

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阶段发端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罢工就成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民粹派宣传家们向工人介绍了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介绍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介绍了马克思，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在宣传的基础上在多个城市的大工厂里成立了民粹派小组，唤醒了第一批工人革命家自觉的投入革命生活。先进工人和民粹派在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共同组织了举行了俄国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游行示威，是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大里程碑。

但是民粹派只是把工人看作被压迫人民中一个和容易被激发起来的阶层，而不是唯一能够领导全体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新阶级，他们的宣传只能把工人的思想发展限制在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因而具有局限性。

## 1.2 民主主义浪潮中俄国无产阶级早期的组织和斗争

俄国无产阶级虽然是民粹派的学生，但是学生很快超过了自己的老师。

一些先进工人在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中建立了秘密的革命工人协会，甚至提出了比大多数民粹派还要早的政治自由的口号。由于对于西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的学习，俄国先进工人的革命意识加速提高，而且积极思考无产阶级的独立任务，即建立一个脱离民粹派的自己的独立组织。

1872年，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叶甫盖尼·奥西彼维奇·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的工人小组中宣传，以这些工人为核心组成了1875年的“南俄工人协会”。1877年伟大的工人民主主义活动家斯切潘·尼古拉耶维奇·哈儿士林和奥勃诺尔斯基在一些建立牢固联系的工人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

当时的先进工人能够理解政治斗争与运动的当前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还没有完全理解政治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刚刚出现的无产阶级的支流还没有能够从民主主义的主流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工人运动通过自己的先进代表摸索到一条自己的、与民粹派不同的道路，但是这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

## 二、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流派而出现

### 2.1 俄国工运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

八十年代工人罢工的次数和规模日渐扩大，组织性也逐步增强，其中最著名的莫罗佐夫罢工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因为这次罢工规模空前巨大、组织性大大增强、参加罢工的群众非常坚定，而且群众提出的要求第一次超过了个别企业的范围，表现出参加者懂得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这一时期哪怕反动势力极端猖狂、经济状况凄凉萧条，无产阶级力量仍然在发展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革命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破产，其中的右翼堕落为自由主义民粹派；另外部分开始深入研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已成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原革命民粹派成员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决裂，并创立了自己的“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从而在俄国思想界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这一时期“劳动解放社”不仅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

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间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创造性的用于俄国实际，与民粹派知识分子展开批判斗争，驳斥了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处在社会主义农民革命前夜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避免的即将到来的革命性质问题。普列汉诺夫还坚决和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在俄国创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影响了一代青年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1885年普列汉诺夫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在俄国只有工业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战士，在确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标和最近任务方面向前进了一大步。

## 2.2 俄国国内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活动

1883年底与“劳动解放社”几乎同时期出现了俄国国内的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创始人是彼得堡的一些从民粹派转变过来的革命大学生，这就是未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创始人布拉戈耶夫和他的同志们创建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小组，1884年称作“社会民主党”。虽然这个小组的思想还不成熟，但是他们力求首先在无产阶级的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小组成员同周边地区的工人建立了联系，与工人一起进行系统的学习，后来与劳动解放社进行了密切接触，与劳动解放社一起同民粹派决裂，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的发展。

1885年还独立的产生了另一个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托契斯基小组。领导人托契斯基是一名读了普列汉诺夫著作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工人。1895年他把在工厂和技工学校遇到的同志组织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后来命名为“圣彼得堡工人协会”。协会成员严格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建立革命小组和在无产阶级中间宣传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彼得堡很多最大的企业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在这个小组中彼得堡的第一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成长起来了。

与此同时俄国喀山大学的费多谢耶夫中心小组后来成为了喀山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在1888年加入了该小组领导下的其中一个基层小组。

1882年夏，波兰进行活动的几个工人小组统一为“无产阶级党”，成为波兰第一个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组织。1889年华沙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由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波兰工人联合会。此外，在明斯克、维尔诺、基辅、哈尔科夫等地都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总体来看，八十年代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已经到处开花，但就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进行的比较缓慢，因为俄国革命青年摆脱民粹主义影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是在那些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纲领中还留有民粹主义观点的痕迹。

## 2.3 九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扩大与社会民主党的萌芽时期

九十年代初伴随着饥荒瘟疫俄国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俄国的社会运动高涨，工人运动更加风起云涌。1890-1894年彼得堡、莫斯科、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波兰等地的无产阶级都爆发了数次罢工或工潮，彼得堡、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参与了工运。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系列著作对克服民意党人和自由主义民粹派在革命者中间的影响、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派别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还代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和纽约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出席了第二国际的会议并发言，使他进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的行列。而在同时期，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扩大和加强自己的活动。

八十年代末，彼得堡出现了由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勃鲁斯涅夫参与创建的一个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工学院、彼得堡大学、林学院和矿业学院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大学生同以前与布拉戈耶夫小组、托契斯基小组有联系的工人小组合并而成。领导这个组织的是一个工人中心组和一个知识分子中心组，通过知识分子中心组选出代表加入工人中心组的实现彼此的联系。工人中心组再领导各基层工人小组，负责给他们调配宣传员。知识分子中心组负责培训宣传员，制定学习计划，总结整个组织的活动经验。这个小组按成份来说主要是工人，全部实际工作是在知识分子宣传员的帮助下由工人完成的，是当时人数最多、活动最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个小组的近百名工人给卓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舍尔古诺夫抬花圈送殡，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参加政治性的游行示威，还组织了五一秘密集会，发表政治演说，成为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里程碑。

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和破坏，布拉戈耶夫、托契斯基、费多谢耶夫、勃鲁斯涅夫所建立的小组都在存在了较短时间（不超过两年）后遭到过破坏，其成员被驱逐到俄国各个城市，但这种大批的流放和驱逐反而使得革命的种子传播到各地，使得这些团体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间深深扎下了根。这些团体的理论水平逐渐提高，社会民主党人同先进工人的联系逐渐加强，也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无产阶级状况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均以团体或小组形式存在，主要内容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的狭小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目的是加强这些团体和小组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形成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培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骨干。

在这个时期，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通常仍然是单独存在的（哪怕有密切联系的勃鲁斯涅夫小组也是如此），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宣传家寻求同工人建立联系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是工人小组在为自己挑选宣传家，并且在挑选时对宣传家的世界观严格要求。

虽然总体来说，仍然只有少数先进工人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影响还不小，但是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也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由胚胎发育阶段过渡到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阶段。

自富士康罢工以来，关于中国工运仍然停留在自发阶段，知识分子和工人、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列毛主义）和工人运动仍然处于分离状况的现实早已无需赘述。一般左翼都深知建立先锋队将马列毛主义与工运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团体和组织已经走上实践道路，进行了各种初步探索。

然而目前的探索的道路是如此杂乱，以致于良莠不分，明显机会主义的“工益”路线都混入其中甚至还自我标榜比其他左翼更“实践”，简直成为了当代左翼总体实践仍然水平低下的耻辱和悲哀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派系林立也成为一种现象，在缺乏深入交流和沟通的情况下就攻击别人，并肆意地给别人套上“机会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帽子，“唯我独革”仿佛自己是当代左翼绝对正确的化身的现象也不少见。

在此笔者希望能够通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考察，抽出一些一般发展规律，并结合当代的形势，来对我们目前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线做一些探讨。

## 1. 俄国社会民主党早期活动的一些一般规律

俄国的工运发展本身也经历了从自发行动再跟知识分子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早期是由民粹派宣传家们开启的，但是民粹派宣传家只是把工人当成被压迫人民的一个和容易被激发的阶层，而且他们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注定了他们既不会深入和工人结合，也不能领导工人完成哪怕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民粹派的宣传家们在上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为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已经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对于当代的左翼而言无疑是一种鞭策。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工运获得统治地位、以及欧洲工运尤其是德国工运的成果迅速激发了俄国工人阶级，使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早期就迅速超越了民粹派这个老师，探索工人阶级自己的、与民粹派不同的道路。

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既需要俄国工人自发行动的发展壮大，同时也需要俄国知识分子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带到俄国工人中去，将适合于俄国现实条件的组织和运动方式带到工人中去。以上这些条件都是必要的。在六七十年代，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尚未普及成为指导思想的问题，这一问题限制了俄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行动仅仅作为民主主义主流中的一个支流而尚未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思想流派。

八十年代，一方面工人罢工的规模、组织程度等继续提高，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初步探索，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遍地开花。“劳动解放社”和这些俄国国内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尝试相比于六七十年代有了显著进步，但是仍没有彻底脱离民粹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仍然比较缓慢。而且这一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寻求与工人的结合，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仍然不够。

九十年代早期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急剧扩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伴随着一些活动的积极分子被流放而扩散到俄国全国各地，虽然同样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处在相对分离的阶段，但是这一时期工人的参与情况更加积极，已经是工人阶级在挑选自己的宣传家，而且对于挑选对象的世界观有严格要求。

当然，就总体而言，仍然只有少数先进工人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影响还不大，但是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也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由胚胎发育阶段过渡到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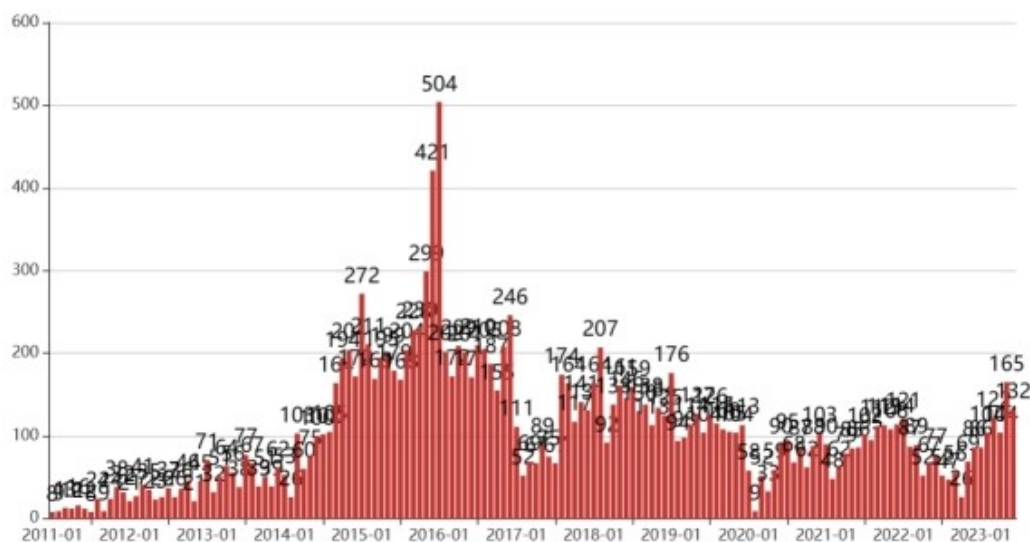
## 1.2 对于当前形势下的一些启示

当前的形势与俄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水平似乎有很多可比性。

比如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自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特色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疫情期间甚至已经发展到空前激烈的阶段，一场乌鲁木齐大火可以引发全国性的不满，即使疫情放开后至今，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矛盾仍没有缓解迹象。

比如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从2015年以来，国内的工人运动就一直处于持续高涨的状态，即使2015-2016那波高潮过后有所回落，都处于比2015年之前年份高出许多的水平。不仅如此，从规模的角度来说，2014年裕元鞋厂有5-6万人参与罢工，从组织程度和斗争烈度来看，2022年的富士康工人的斗争无疑是一个高峰，面对特色当局的镇压工人们能够团结起来斗争，打退警察的进攻，并取得了斗争的最终胜利。

事件数量统计



工人集体行动的次数

比如马克思主义小组遍地开花。2018年的佳士运动冒进的把全国的许多左翼组织都进行了暴露，我们反过来能够看到实际上在知识分子层面本来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小组，2018年之后虽然这些组织经历了严厉的打压过程，但是正如俄国革命中沙皇政府的残酷打压并没有真正把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打垮一样，我们应当乐观地相信，这些打压不会使得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消亡，只会让他们更团结、更注重策略从而更加增强自己的力量，而近几年大规模社会思潮转向泛左翼为这些小组的重新扩张 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定会在更高的层次上 重新发展壮大起来。

比如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还不够。从我们熟悉的一些规模较大、传播较广的罢工事件来看，工人阶级的斗争诉求仍然以经济诉求工人集体行动的次数为主，政治诉求几乎很少；以单厂的规模为主，超过一场范围的罢工很少；其组织程度还远远谈不上较高程度的水平。

比如知识分子寻求与工人结合。以笔者有限的观察来看，当前各马克思主义小组与工人的结合都处于刚起步的水平，大家都在寻求融工的途径，探索融工的方法论。融工的阶段还处在进入工人中间调研了解的阶段，离组织工人、进行宣传鼓动还比较遥远。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对当前左翼仍然处在这样低的水平、处 于彼此独立的小组阶段的现状的原因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首先考虑的是基于这样的现状去考察在这个基础上前进的策略。

俄国工人阶级在很早期发展阶段就有与知识分子（哪怕是民粹主义宣传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合的传统，这一点在国内还是非常缺乏的。这与国内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是在改开阶段大规模 从农村转移过来，因而需要经历一个从小农到无产者的思想转变 过程（比如第一

代农民工还不能脱离农业生产，还能够在老的时候考虑回农村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无法从事农业，也很难接受老年回农村生活），也与改开后新生的资产阶级垄断了意识形态领域，从而知识分子中缺乏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理解，而大多受到特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均有关系。

那么，参照八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仍然在于继续在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马列毛主义）思想，发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是在大学生中传播思想，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来看愿意接受新思想同时又有比较多的行动能力和空间的是大学生，但从目前广泛的左转趋势来看，初高中生、职校生等的工作也有较大空间，同样值得重视。

在工人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个更为重要也更困难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推动左翼知识分子广泛推动融工来完成，因为一方面特色的严厉监管下缺乏公开对工人宣传的可能性，而且宣传工作显然不能仅仅靠请客吃饭、靠几张简单的传单、靠一些频率低时间短的接触来完成，只有融工才能够在既保证相对的安全性又保证宣传效果的基础上实现对于先进工人的寻找和宣传。而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大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建立以培养马列毛主义立场、以未来致力于融工为目标的、能够真正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为目标的工作是目前的重要工作。

在融工的基础上广泛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马列毛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工人小组是当前整个左翼真正要实现的目标。工人小组贯穿着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从当前知识分子寻求与工人结合的阶段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小组普遍存在而且开始挑选自己的宣传家才是小组阶段的完善形态。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应当坚定地以能够与工人建立联系、能够参与工人的运动直至能够开始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为最终目标。这一形式只有融工才能够做到。任何没有真正培养出实际参与融工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是不合格的。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现有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小组进行考察和辨别。因为目前有为数不少的左翼网友都提出了建立先锋队的要求，也已经有一些小组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甚至有一些小组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小组视为了先锋队的化身，而把与自己的路线相异的其他小组和组织不加以深入考察就片面和武断地攻击为机会主义路线，这无疑是幼稚可笑的。然而，如果现在的组织水平仍然建立在没有培养出真正与融工结合的知识分子、没有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那么就仅仅还是在小组水平，而且是发展阶段还比较低的小组水平，这些小组的任务就是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水平来实现前面所说的能够完成培养出与融工结合的知识分子、能够把自己的活动跟工人运动真正地结合起来。只有在各小组普遍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才能够真正考虑所谓的从小组阶段走向先锋队阶段，也就是笔者在下一篇文章想要探讨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漂亮的空话大话，不是自我标榜，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清晰的明白现实的阶段和状况、能够明白自己通往未来目标的那些具体的途径。以历史为鉴是一个很



好的方法，大家应当继续深入研究中苏早期阶段的党史，了解目前的形势和左翼运动发展的阶段，然后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从而指定出切实有效的行动路线。我们都相信中国必将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一样，成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舞台，但是只有认真分析形势，研讨贴近现实的工作方法和途径，才能够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一起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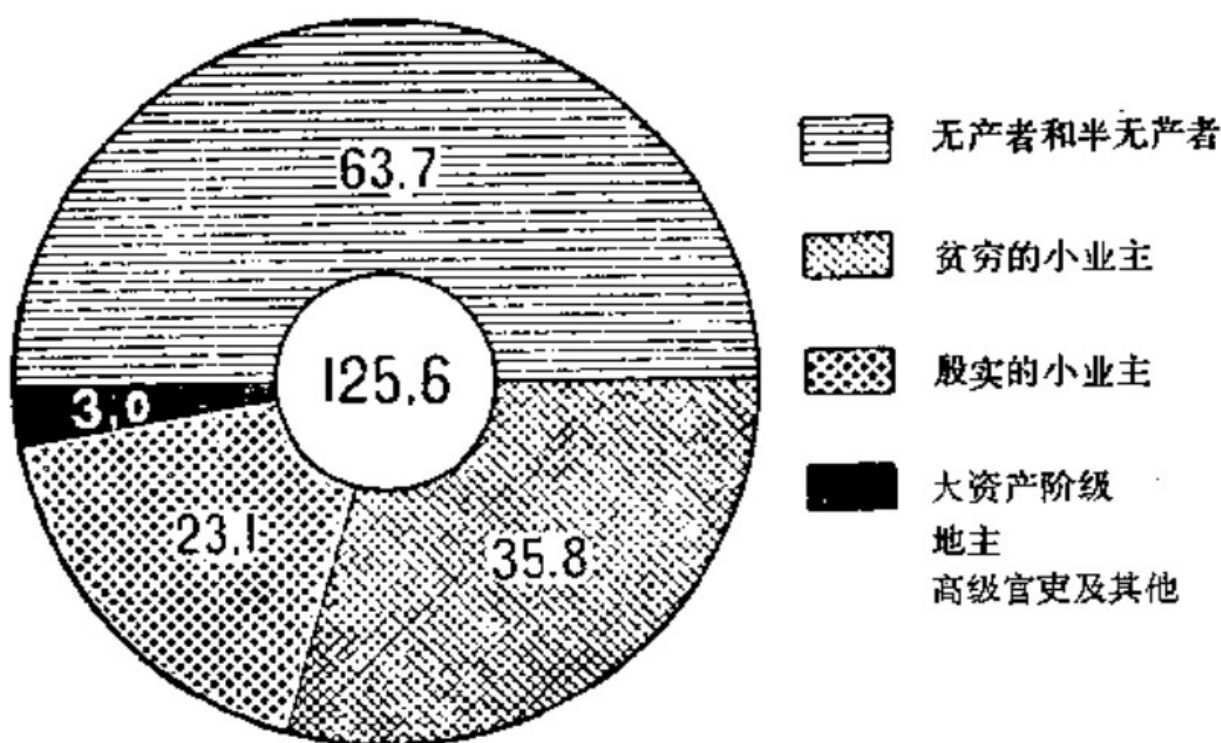
# 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何从小组阶段逐渐走向先锋队——兼谈对于当前左翼工作的启发与思考

文章来源：东风

## 新时期的背景

新时期的背景首先是俄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大发展（铁路的建筑、工业的高涨、外资蜂拥到采矿部门），同时加重了国内的税收压迫和农村的奴役制和工役制，加速了农民群众破产的速度，从而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

### 十九世纪末俄国人口的阶级构成(单位百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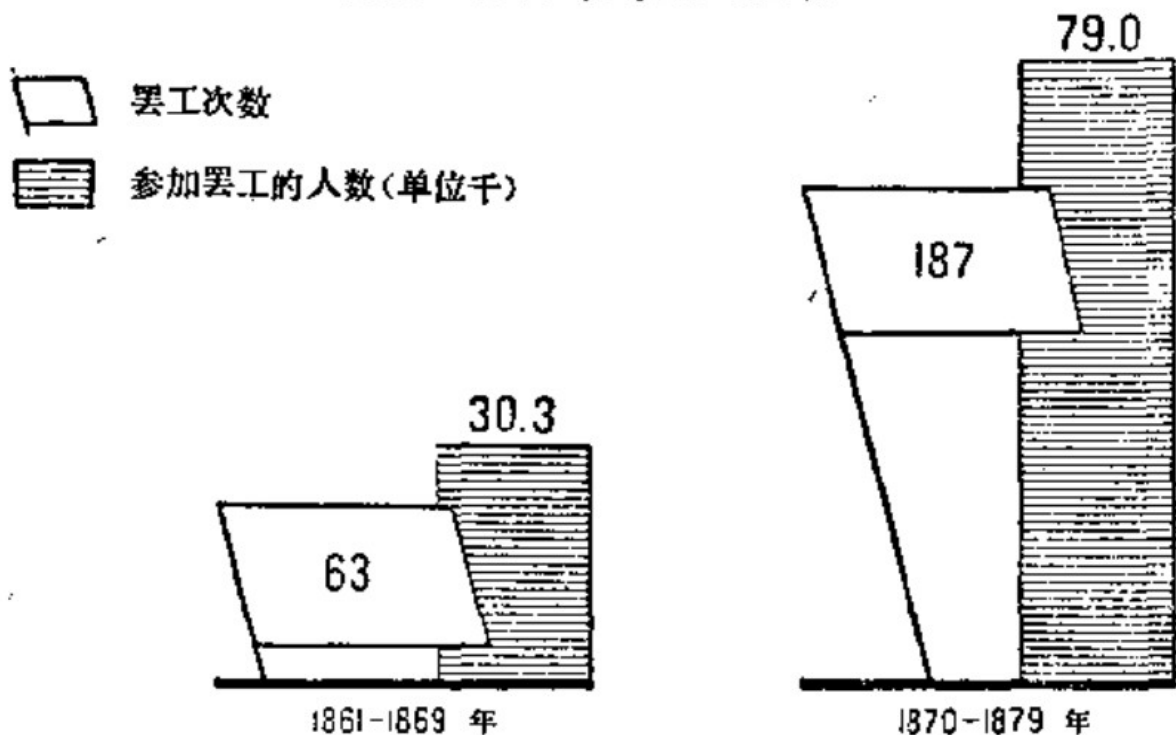
1897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表明，俄罗斯帝国的12560万居民中，工商业人口2170万，农业人口9700万，证明俄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农业-工业国。根据列宁的统计，到十九世纪末，俄国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他们的战斗核心是工厂无产阶级，总数将近300万人，主要分布在彼得堡地区、中部地区、克里沃罗格-顿涅茨地区、巴库地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和

乌拉尔，其中工厂工人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围的一些地区，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等地区无产阶级的基干也开始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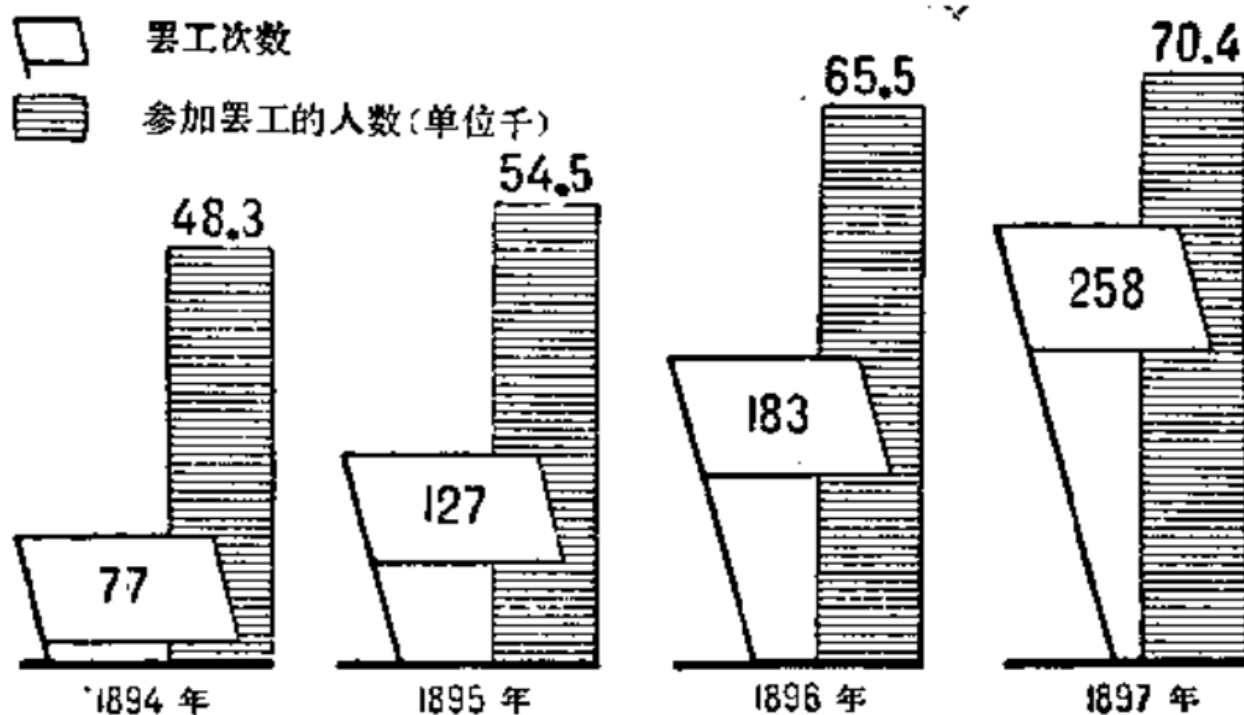
同七八十年代相比，工人仍然被野蛮地剥削，工作日过分的长，工资不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同时工人没有任何包括集会、结社、罢工在内的政治权利，专横统治在各工厂盛行。傲慢的沙皇连死亡 1389 人、重残 1300 多人的莫斯科霍登卡广场惨案都熟视无睹，同时沙皇政府对于现存制度最微小的抗议都要残暴地加以镇压。

经济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工人阶级日益强大的反抗，从分散的、自发地行动逐渐走向有组织的斗争，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均明显增长，甚至 1896 年夏季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罢工在经济基础上发生但是提出了要求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沙皇政府最终在 1897 年 6 月 2 日被迫颁布了缩短工作日并规定节日休假的法律，表明俄国的工运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也证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 1861—1879年的罢工运动①



## 九十年代中期的罢工运动



九十年代的工人运动大大加强，以及第一次取得广泛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的帮助、先进工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对斗争性质施加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列宁说“……1895-1896年的罢工，已经形成了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同时工人运动走上街头的行动“使革命民主化、大众化了。打碎了把少数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隔开的冰层，在革命思想的代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许许多多生动活泼的联系”。农民、学生运动都在工人运动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的高涨，说明革命力量分布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意味着俄国历史的新时期即人民革命的准备时期已经到来。而九十年代中期能够发生朝着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方面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与列宁领导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 列宁的早期活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1870年4月10日（22日）生于辛比尔斯克（现乌里扬诺夫斯克），父亲曾任国民教育视察员（自1874年任省国民教育总监），家庭氛围进步，按时订阅各种进步杂志。少年时代的列宁就被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进步作家和民主派批评家的思想熏陶和培养出了朴素的阶级意识。

1887年春，列宁的哥哥和他的同志们被处以死刑，最终触动了列宁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中学学习阶段就醉心于社会政治科学，列宁1887年夏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并在秋天

加入了一个秘密的革命的大学生小组，研究马克思、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著作。在参加了一次反对地主专制制度的集会活动后不久，列宁被流放到科库什基诺村，在流放过程中加紧自修，从早到晚如饥似渴地读了大学课程、文艺作品和民粹派杂志上发表的各种作品。在这一时期他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毫无保留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对他的观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888年9月列宁回到喀山并参加了聚集在费尔谢耶夫周围的一个小组，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逐步变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1889-1893年列宁一家移居萨马拉，列宁不顾警察的监视，与萨马拉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向当地各小组的成员们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帮助他们从民粹派思想和单枪匹马的恐怖主义行动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列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在萨马拉的各小组流传，甚至传播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其他城市。

在革命活动的同时列宁也没有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并于1892年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后担任律师助手，在萨马拉地方法院办理案件。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的活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萨马拉地下组织中的影响。1892年斯克利亚连柯中心小组分裂为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两派，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创立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成为了小组的思想领导者和中心人物。同时萨马拉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同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系，同时对欧洲工人运动也十分关注。萨马拉时期是列宁从事社会民主主义活动的开始。

## 列宁九十年代中期领导的理论斗争

1893年8月，列宁开始动身去俄国工人运动的最大中心彼得堡。

彼得堡的工人阶级与俄国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相比而言有突出特点：他们中大多数是世袭无产者，只有6%的工人与农业有联系；五金工厂占多数，而且80%都集中在几个最大的机器制造厂；首都地区的文化程度也高于其他地区。这些特点决定了彼得堡工人阶级特别团结，也特别有觉悟，从而站在了全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

列宁到彼得堡时，彼得堡正处于1892年警察破坏了勃鲁涅夫小组后的重建期，当时影响最大、最有活动能力的拉德琴柯小组只在先进工人的小圈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能联系俄国实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实践上对工人运动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列宁从理论上一方面与已经转向自由主义立场的民粹派作斗争，一方面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思想上的搏斗。关于这些斗争的具体细节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再次不赘述，真正要提到的是，这样的批判斗争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列宁出版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

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对于民粹派的哲学观点、政治经济学理论、策略和经济政治纲领等均做了系统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出版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既反对民粹派，又揭露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力求去掉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性的修正主义本质，批判了司徒卢威的整个修正主义的观点体系，论证了俄国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争取使全体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先进战士的历史作用，即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不仅恢复了被第二国际领袖们遗忘的马克思关于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原理，而且成了制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出发点。列宁还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分散的经济斗争转变成整个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制度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因此必须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的捍卫无产阶级利益并在思想上领导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党应当把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帮助无产阶级根据国际经验和俄国特定制订出最适当的、依靠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领导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组织形式。

## 列宁九十年代中期领导的实践斗争

**列宁的理论工作与他的实践斗争是密不可分的。这些理论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知识分子论战的需要，更是要结合工人的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列宁首先是在以他为领导的“老年派”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工作的，这个小组起初是一个不大但团结紧密的革命家团体，除列宁外还有十三位革命家成员。在列宁的领导下，1893年到1894年的冬天，“老年派”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扩大和加强自己和工人的联系，更加积极地帮助工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还单独给一些工厂的工人讲课。在列宁领导的一些小组里学习的部分工人不久就成为了小组的组织者，而“老年派”小组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在工人小组中进行宣传工作。

1893年秋天开始，列宁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内对民粹派的经济理论和纲领展开了尖锐批评，1894年秋，列宁领导的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里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然而在1894年春时，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不局限于只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理论斗争，而是希望能够把理论同实际斗争中的迫切任务结合起来，因而把同民粹派的争论移到工人中间去进行。这种争论的作用，列宁描述为工人马克思主义者们“亲身参加过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表明，俄国革命运动正在从农民和阴谋家的社会主义转向工人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星期日夜校也在发现甚至联合革命工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 从宣传转为鼓动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工人运动已经变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不断发展，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改变策略。1894年秋，列宁建议自己的小组在不削弱对各小组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情况下转入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

这种做法的必要性远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于是在小组内部就展开了激烈争论。格·波·克拉辛和斯·伊·拉德琴柯认为，转入鼓动会破坏秘密工作，会使工人鼓动员遭到逮捕，会瓦解革命工作，从而阻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

新的策略问题首先在“老年派”小组的小范围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后来在有工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会上宣读了由维尔诺的社会民主党人阿·约·克列美尔写的、经马尔托夫校订的小册子《论鼓动》（后来被称为维尔诺纲领）的摘录。小册子中既有放弃狭隘的小组宣传、转入群众性的鼓动这些有益的建议，同时也暴露了萌芽状态的“经济主义”思想。列宁批判了《维尔诺纲领》，并提出了自己的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的计划。

鼓动工作是在首先研究了工人的具体要求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首都各企业中收集的情况表明，企业主在践踏工人的权利，甚至连工厂法也弃之不顾。

1894年12月23日，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因迟发工资引发工潮，工人们捣毁出入口、账房、工厂的店铺，并打算烧毁经理住宅。政府派遣哥萨克和消防队来镇压“骚动”，消防队在严寒中把冰冷的水浇向工人。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为这次事件写了第一张由巴布什金参加列宁起草的传单，经工人小组讨论后，抄写了四份，散发到工人中去。第二张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起草的用胶版印刷的传单不久后也发出。传单中说明，工人自发的骚动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就拿我们的例子来说吧，事先就可以说，捣毁厂方建筑只能使警察很快就来干预，工人有口难言。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因为谁都知道，无论是厂主，无论是警察，无论是整个国家政权，他们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我们。”

1895年2月7日，港口工人因厂方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资而举行了罢工。列宁小组的成员在工人小组成员的帮助下，收集了关于港口状况的资料，起草了题为《港口工人应当争取什么？》的传单。传单对斗争结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局被迫做出了一些让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这样在列宁的领导下走上了群众性鼓动的道路，开始把工人运动纳入了政治轨道。

关于从宣传到鼓动、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不仅仅在彼得堡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其他地区也都引发了争论和思考。1895年2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维尔诺的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列宁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代表彼得堡出席会议。会议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引发了争论。维尔诺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季·莫·柯培尔宗和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叶·伊·斯庞蒂的观点与《维尔诺纲领》的观点几乎没什么差别。

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政治口号的程度，因此建议在现阶段只进行经济鼓动。列宁抨击了这些错误的、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论断，证明了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在彼得堡也仍然有这样的争论存在。1895-1896年间，以伊·瓦·车尔尼晓夫为首的工科学生小组（“青年派”小组）和以康·米·塔赫塔廖夫为首的医科学生小组的宣传就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使命不是领导工人运动，而是为它“服务”，并竭力建立一种专门来经济斗争的组织。列宁的小组坚决反对塔赫塔廖夫及“青年派”错误而又危险的观点和计划。

### 彼得堡小组在革命组织形式上的探索

为了与“劳动解放社”建立更加牢固和有效的联系，列宁在1895年4月短暂出国，讨论了出版《工作者》文集和把秘密书刊运往俄国的问题。列宁还利用这次机会了解了西欧的工人运动，研究了在俄国弄不到的马恩著作，以及参加了一些国外的工人会议和社会民主党的会议。

1895年9月29日列宁回到彼得堡，首都无产阶级的发动变得更猛烈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与组织上的不够完善、与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和团体的手工业方式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列宁在回忆中写道“所有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感到痛苦的，就是我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在列宁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寻找最适当的革命组织形式。

我们首先看一下当时的彼得堡的组织结构。列宁小组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在进行群众性鼓动的过程中，思想上加强了团结，组织上得到了巩固，并且逐渐扩大了同彼得堡各工人小组以及同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因而实质上成为了全市社会民主党的中心（委员会）。列宁在谈到1895年彼得堡组织的结构时写道：“10-16人（委员会）。20-30个工人小组。最多联系100-150人。”

中心小组（委员会）的核心人员逐渐形成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中心，这些核心人员是最有经验和最有威信的成员构成，包括弗·伊·列宁、瓦·瓦·斯塔尔科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个中心通过各个区的组织员——工人雅柯夫列夫、季诺维耶夫和舍尔古诺夫，同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取得联系。

1895年底，工人小组的活动逐渐遍及彼得堡各主要区，差不多所有工人小组都处于列宁小组的思想影响和组织影响之下。



中心小组展开了经常性的群众鼓动工作，把自发的罢工运动纳入有组织的轨道上来。为了保证对罢工的领导，同时使小组免遭破坏，要求重新布置力量。列宁从国外回来后就开始着手改善组织机构，力求加强领导核心的作用，对中心小组各成员的职责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根据列宁的建议，在原先由中心小组和工人小组组成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机构中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环节——成立了三个区小组：莫斯科——纳尔瓦区小组、涅瓦关卡区小组、河外区小组（服务于瓦西里耶夫岛、彼得堡区和维堡区及奥赫塔区）。克鲁斯卡娅写道：“当小组的步调相当一致、彼此有了相当了解时，伊里奇提出了怎样分配力量的问题……每个人都被指定负责固定的区，他要研究这个区的情况，领导这个区的各个小组。”

中心小组的其他人的职责也开始分得更加明确了。斯·伊·拉德琴柯和柳·尼·拉德琴柯负责一切财务工作和同那些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小组的联系事宜。波诺马廖夫管理技术工作（印制传单）。瓦涅耶夫负责同彼得堡民意党人小组的印刷所保持联系。列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塔尔科夫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被选出来，成为组织中心和写作中心，主持整个组织的工作（后来增补了马尔托夫和瓦涅耶夫参加）。列宁被确定为所有出版物的总编辑。

列宁领导下成立的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组织取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斗争协会”的成立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在1893-1895年间进行的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结果，而它得到巩固并在群众性工人运动中明显地加强自己的作用是在第二年。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一个严整的集中的组织，由三部分组成：一个3-5人的领导中心，起全市委员会的作用；三个区小组，履行区委员会的职能；20-30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

“斗争协会”的活动原则是集中制。各级组织有汇报制度，区小组每周固定的一天向领导中心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在地下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在“斗争协会”内部实行民主制。工人小组代表会议经常按区召开，由各区选出的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会上讨论准备印制的传单和进行罢工的各种措施。

“斗争协会”的组织工作是同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列宁力求使鼓动工作普及到更多的工厂企业中去，先进工人在扩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1895年秋天和冬天，工人组织员们在各工厂进行活动，收集情报，散发传单，帮助“斗争协会”的区小组同各企业建立联系。在1895-1896年，“协会”同70个企业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其中千人以上的特大企业22个，500-1000人的企业17个，没有受到“协会”影响的企业已经所剩无几。

“斗争协会”的影响在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在不断增长。“协会”同彼得堡的民意党人小组达成了协议。民意党人中的许多人当时在政治观点方面明显地同马克思主义者接

近起来。民意党人在设备很好的秘密印刷所里印刷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还愿意印刷“斗争协会”正在准备出版的报纸。1896年3月，他们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斗争报》第1号，大部分内容都是谈论俄国工人运动。

## 斗争协会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意义

1895年秋天起，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大大增加了在无产者中间很受欢迎的鼓动传单的份数，这种传单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人们从传单上知道了其他工厂的斗争情况，知道了过去罢工的经验。传单教导工人采取一致行动，培养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斗争协会”鼓动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具体的经济要求同提出工人阶级广泛的政治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竭力从日常的需要出发，从某个工厂的具体情况出发，同时尽快地转到提出政治性的口号。”

列宁就1895年11月6日至7日托伦顿工厂罢工所写的传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传单的特点是写得非常通俗，其内容连最落后的工人都能懂。由于列宁对工厂的状况和工厂当局滥用权力的情况了如指掌，使传单具有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1895年列宁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在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方面也产生了巨大作用，小册子收集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使工人懂得了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此外还散发了一些具有一般政治性质的传单：《“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声明》（关于1895年12月的逮捕）、《什么是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罪犯？》（巴布什金所写）、《彼得堡工人给法国工人的致敬信》（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五周年）、《五一工人节》等。

由于群众性的鼓动开展地广泛，在工人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传单的出现甚至被工人看作是罢工的信号，以至于只要发出一两份传单，吓得惊慌失措的企业主还不等工人宣布罢工就连忙满足工人要求。甚至沙皇的大臣们都被传单弄得惊慌失措，1896年2月和4月，当出现印着港口造船工人的要求的传单时，内务大臣要求“马上审查呼吁书中所指出的情况”，海军大臣命令港口指挥官必须满足工人的要求。

散发及时的传单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情绪，增强了他们对胜利的信念。1895年发生的15次罢工成功了9次，妥协了一次，鼓舞了罢工者，也提高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威信。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896年5月27日爆发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甚至沙皇的官员们都指出“斗争协会”的传单对这次罢工的发生和迅速扩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些传单在罢工开始以前很久工人们就知道了。《五一工人节》这张传单印了2000份，散发到40个工厂，对工人群众产生的影响特别大。

从纺织工人罢工的第一天起，工人们就不断举行集会，开始是某些工厂，后来就在各区举行。6月底在叶卡特琳戈夫公园举行了一次将近100人参加的首都所有罢工的纺织工厂代表的会

议，在当时有着严酷警察制度的彼得堡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令人震惊的现象。这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斗争协会”5月30日传单《彼得堡纺纱厂的工人要求什么？》中提出的共同要求。这张传单闪电似的迅速传开，曾经复印三次，达到了很大的份数。在罢工期间共发出13种传单，几乎每天都出，有时一天出好几次，都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

“斗争协会”还力求把纺织工人的罢工变成彼得堡工人的总罢工，在6月4日发出了《告彼得堡各工厂全体工人书》的传单，号召五金工人加入共同的斗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同时提出一些其他要求。工厂当局连忙部分地满足了工人的要求，结果彼得堡工人总罢工未能组织起来。

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了由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罢工才具有了广泛的规模和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丰富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大大提高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威信。列宁写道：“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决不搞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统一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源泉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吗？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吗？”

在列宁领导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894—1895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从狭隘的小组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到对一切迫切的政治问题 and 经济问题进行群众性的鼓动。这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开始，这种结合标志着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根本性的转变。在向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的过程中，彼得堡几乎所有工人小组都加入了全市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

## 社会民主党这一时期的活动特点

上一篇中我们了解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的民粹派中的一部分成员（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原来的民粹派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决裂，在俄国思想界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甚至提出了在俄国创建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问题，并起草了党纲草案。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早期阶段，社会民主党实际存在的形式是遍地开花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或小组，其活动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的狭小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在这一时期，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仍然是单独存在，但工人小组已经可以自己挑选宣传家。总体说来，只有少数先进工人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就是群众工作还没有深入开展。

九十年代中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在列宁的领导下发生了朝着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方面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这样的转变有着什么样的条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上文中我们发现，列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为这样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条件。

在理论上，列宁的突出贡献是一方面与已经转向自由主义立场的民粹派作斗争，彻底清算了民粹派错误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普列汉诺夫都没有完成，而且民粹派错误思想的影响了前一段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发展）；一方面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思想上的搏斗。并进行了彻底批判（防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伪装的马克思主义把工人运动引向错误方向）。从而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列宁还恢复了被第二国际领袖们遗忘的马克思关于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原理，而且成了制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出发点（中国以及一系列落后国家都走上了这样的民主革命道路）。列宁还提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帮助无产阶级根据国际经验和俄国特点制定出最适当的革命组织形式，即依靠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能够领导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能够与任何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概念区别开来的特征是把理论工作与现实生活的需要（即能够在工人中宣传、能够帮助工人组织起来）结合起来，就能够避免那些孤立的、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者经常犯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

列宁的理论本身也不是从什么天才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一方面来自于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孜孜不倦的学习，来自于他从小熏陶的工农立场，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不过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他的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革命实践活动。

列宁领导的“老年派”马克思主义者小组最开始做群众工作的尝试，从1893年到1894年的冬天就开始扩大和加强自己同工人的联系，领到了一些工人小组学习理论，并培养先进工人成为小组的组织者。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也把理论界同民粹派的争论移到工人中间去进行，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逐渐从理论和政治上走向成熟，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夜校也在扩大群众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工人运动已经成了群众性的运动时，列宁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建议自己的小组在不削弱小组宣传的情况下转入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能够鼓动的背景，一方面是经过仔细调研，了解到工人的具体需求，另一方面是与工人运动的斗争结合起来，配合工人斗争的实际行动编写传单并散发。传单的撰写“竭力从日常的需要出发，从某个工厂的具体情况出发，同时尽快地转到提出政治性的口号”，体现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的思路。正是配合着工人运动的斗争散发，传单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情绪，增强了胜利的信念，鼓舞了罢工者，也因此提高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威信，从而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活动相结合，将俄国的工人运动带到了更高的层次。

在这个过程中，“老年派”小组逐渐形成核心（10-16人委员会）——党组织（20-30个工人小组）——群众和积极分子（100-150个小组所联系的工人）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体现着早期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的特点，但是还没有分工的细化，也没有明确组织结构中的集中。

列宁从国外回来后又对组织进行了进一步的结构调整。核心小组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比如有人负责财务和外联，有人负责印传单，而核心的组织和写作工作进一步分工为列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塔尔科夫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后增加了马尔托夫和瓦涅耶夫）。同时成立了三个区小组。区小组有人具体负责，负责人要研究这个区的状况，领导区的各个小组。这样的结构逐渐从扁平化的结构走向了集中制的结构，形成了全市委员会（3-5人的领导中心）——区委员会（三个区小组）——20-30个工人小组（党员）这样的明确的党的组织结构，这个组织命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斗争协会”的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里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因为担任负责职务成为核心的列宁在内的领导小组（从市一级到区一级乃至各小组的组织者或负责人）本身是从基层工作一步步获得权威而成为领导的，不是自封出来的，同时“斗争协会”内部还由各区选出工人代表参加每月两次的代表会议。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各级组织向上级领导组织的汇报制度。

“斗争协会”是在鼓动工作的展开中成立起来的，其组织工作也与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小组阶段就发展起来的先进工人的组织员们到处搜集情报、散发传单，帮助“斗争协会”的区小组与各工厂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把“协会”的影响扩大到全市的所有大工厂。

“斗争协会”的群众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全国各地的小组都欢欣鼓舞，他们都视“斗争协会”为榜样，并开展了所在城市的群众工作；“斗争协会”的组织结构成了俄国其他各大城市在建立社会民主党组织时所仿效的榜样。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为整个俄国的革命运动从小组阶段走向先锋队阶段奠定了基础。

## 对于当下革命运动的启示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了比照俄国革命经历的时期来看，现在似乎仍然处于彼此独立的小组阶段，马克思主义小组与工人的结合也还处于刚起步的水平。因此文章提出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继续在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广泛传播马列毛主义思想，发展普遍的小组，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且以融工为重要手段。

文章发出去之后受到了一些质疑，其中一个质疑就是当下迫切任务是建立先锋队，才能结束小组阶段，把革命推向前进。大家很快提出了质疑的质疑，那就是如果现在只是几个知识分子号称自己是马列毛主义立场，号称自己建立了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何以证明自己确实是

先锋队？如果凭空手搓先锋队不现实，小组阶段跳不过，那么如何实现从现阶段的小组阶段到我们期望的先锋队阶段的过渡呢？

上一篇文章尚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上一篇文章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停留在小组阶段，而本篇文章中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实现从小组阶段往先锋队阶段过渡的关键条件：无产阶级群众工作的展开。

我们首先不妨审视一下当前小组阶段的一些特点：目前全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团体，他们理论水平、组织程度、实践深度参差不齐，而且当中不乏许多看不上别人，要以自己为先锋队去领导别人的。那么就面临着这样现实的问题：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上能够把这些小组统一起来，从而为建立先锋队奠定基础呢？如何确定统一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呢？统一时又如何确立哪些小组也许可以成为核心呢？

“斗争协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答案：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检验的尺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群众工作。只有真正适应无产阶级群众工作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才是先锋队真正应该遵循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只有执行了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策略，能够首先成功地发展壮大的小组才能成为先锋队的领导核心。

正是因为缺乏群众工作的检验，线上才会林立着如此多的派别，大家费劲口舌在辩经上，但是口水都说干了却无法互相说服。只有投入到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工作中去，在群众工作的实践中去检验所有的理论、路线、策略，谁的理论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谁的路线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谁的策略是适合现实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就会一清二楚。

举个例子，关于融工路线的问题，目前就有好几套说法：有未明子那样的“工益”路线，有“代办员到工厂煽动暴动”的路线，有“到工厂和工厂附近接触、教育、组织工人，第一次接触就直接政治灌输，尝试组织起来，和工人一起理论学习”的路线，有“经济斗争与政治灌输结合”的路线。如果仅仅是进行线上的辩论，辩个几天几夜也辩不出个是非黑白来（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路线存在明显缺陷的逻辑都无法自洽或者违背常识，本身说服力已经很弱），但是我们已经大致能够看出来，哪些是“假设”性的提出，哪些是“完成”后的总结。不过，不管是哪一种路线，真正需要的是在实践中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的正确，真正实实在在地做着融工工作的同志能够更清晰地分辨出哪些只是基于主观想象的路线，哪些是经历过实践淬炼的路线。

线上关于路线的争论可以五花八门，但是真正实践时的路线却只有一条，这一条正确的实践道路才能够让各小组真正统一起来。正如列宁的“斗争协会”是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实践统一的产物，趟出了适合俄国革命的正确实践路线一样，目前也只有理论最彻底、实践最符合当前斗争的需要的路线才能够把所有的小组都统一起来，团结在一起，从而为建立先锋队奠定基础。

相对应的，那些认为应当先建立先锋队的、或者进一步的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小组为中心来组建先锋队的，不妨先想一想，自己小组的理论水平是不是最彻底的，自己的实践活动是不是最先进的，自己的小组有没有成功开展出一条群众工作的路线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组建先锋队。如果脱离了这些条件，空谈建立先锋队、或者以为建立先锋队是理论和实践先进的先决条件的，不妨思考下“建立先锋队”是不是想象中解决目前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就目前的群众工作而言，实际上就是融工路线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融工路线能够真正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能够逐渐发展壮大，从而孵化出像“斗争协会”这样的开始脱离小组阶段，向先锋队过渡的理论？我相信实践和时间会给出答案。

以上是关于苏共党史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发展历程以及结合历史对于当下的阶段和革命任务的一些思考，限于笔者的认知能力和实践水平有限，只能浅显的提出这些思考，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批评意见。

# 介绍几位工友思想转变的过程

---

文章来源：👉到工人中去👈

---

我和几个同志一起融工了两年多，从工友中培养了几个同志，我大致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 一、第一位同志

该同志农村家庭出身，家里另有兄弟数人，遇到我们的时候二十大几不到三十岁，没有结婚，有丰富的打工经验。该同志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平时喜欢看新闻。

我们某同志与他是一条产线，经常聊天，经过几次交流，发现他很关心政治，喜欢谈些民主自由的话题，而且他很有正义感，非常反感贪官，对中国政府有明确的敌意，认为当局不民主，觉得权力要由老百姓掌握。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苗子，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某次周末休息，我们几人专门约上他，喊到家里一起做饭，喝点小酒，席间我们几人开始配合，把话题引导至政治相关话题。他最初用西方民主自由那一套来讲，我们某位同志讲到了国家的本质，说到国家其实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他当时也没听太懂，也有些不信。饭后我们推荐他看基本书，其中就给了一本《社会发展史》，建议他专门看看国家性质那个部分。

后来我们又约了几次，谈类似的问题。我们感觉他明显接受了书中的某些说法，于是我们顺势给他说，我们私下有个读书会，学点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也学点其他的东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他很爽快的答应了。读书会中，除了他还有几个工友。他对理论比较上心，很愿意学习。用他的话来说，学习给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再之后，他也认识到，不能仅仅是我们几个人学习，这样力量太小了，社会主义不是这样搞的。于是就开始和我们一起做群众工作，也就是一起交朋友，认识更多的工友，结合工友的切身利益搞斗争，在斗争中发现更多的苗子，等等。

他之前是一个腼腆的人，在厂里面经常被骂，当时不敢反抗，后来和大家在一起，就愿意反抗了。他在斗争中很勇敢，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很积极。只要是有益于团结工友扩大群众面的，他就会克服各种困难去做。比如，当时他产线只有十分钟休息时间，他就会利用空



余时间去认识拉上的人，还抽空把名字记下来，晚上请人喝饮料，加深熟悉程度。再比如，他会经常去其他寝室窜宿舍，散烟、拉家常，等等。

他能达到这样的程度：（1）清晰地认识到我国是资本主义。（2）明确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3）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靠暴力革命。（4）他愿意投身这个事业。（5）他能够服从纪律并积极完成任务。（6）他不仅能完成任务，还能在日常的工作中积极思考，包括指出某些任务是不合理的。

在和我们一起搞经济斗争前，他就被培养成社会主义者了。后续的经济斗争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

## 二、第二位同志

该同志农村家庭出身，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认识我们的时候将近三十，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对社会上那一套也很熟悉，但是本性却很正直。

他和我们某同志一个宿舍。在该厂工作时，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先扩大群众面，再带领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然后挑选人进行灌输。我们那位自己的同志经常去找他玩，但他最初不愿意来玩。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怀疑我们是传销。当他成了自己人后，有一次聊天他说到，“某某整天就喊我去玩，太热情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要么是拉我进传销，要么是骗我去赌钱”。融工久了我们发现，很多打工经验丰富的工友，都有类似的戒备心理。

慢慢地，他觉得我们这群人也不像坏人。我们在一起讲的东西都很积极向上，比如我们灌输要团结，也不讲黄色的东西。他觉得这些人很怪，谈吐也不一样，也不图他啥，他就想知道这些人到底要干嘛。终于有一次，他被喊动了和我们一起玩。当时我们很多人在外面另一个同志租的房子里包饺子，大家有说有笑氛围非常好。在这个里面，我们讲了工友是一家人，要团结之类的话，他觉得我们这些人还不错，慢慢就开始和我们一起玩了。

后来我们在这个厂组织了一次斗争。在斗争前，他并不明确我们到底要做啥，但是能隐隐感到我们想做事。斗争中，他表现得很勇敢，并且主动帮助我们维持秩序。斗争后我们组织了几个表现突出的工友一起学习，所有学习他从不缺席。学习内容方面，我们先是讲法律，讲劳动法怎么规定的，老板怎么执行的，政府的态度，等等；随后我们讲了农村凋敝的情况，以及工人在城市里面受压迫的情况。这些都是他们切身感受到的，他们的感触非常深。再之后，我们讲了我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工人斗争的情况，他很认可，觉得只有这条路才是真正要走的路。在这次学习后，他明确认识到，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个厂，之后要团结更多的厂，做更大的事。

到这里，他还只是成长为了一个有斗争意识的战士，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士，而是社会主义的战士。

后来学了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部分，挑重点讲了《国家与革命》。在这两次学习中，他留下了很多概念，接受了很多结论，比如知道了国家机器是镇压我们的，等等，但是自己讲还是讲不出来。再后来，我们专门派了一个同志，一段段讲政经给他听，这次小灶之后，他的意识就更深了。

除了这些学习外，还给他看了一些短篇，比如列宁论罢工和论工厂法。他能看懂，觉得写得很好。他能认识到法律的作用和局限性，也认可罢工是我们的战场和学校。

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能认识到我国的资本主义性质，明确知道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并且愿意投身这个事业。

由于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前还当作线长，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对事情也有自己的判断，因此，他在工作中从来不盲从，既能认真思考，又能负责地完成。我们把他编入了工作小组，和他一起商量怎么扩大群众工作的面，怎么发现更多的苗子，哪个工友靠谱，哪个工友有斗争精神，一句话，在具体的群众工作和组织生活中进一步培养他。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成长很快，除了某些理论还不能自己讲清楚外，其他的各方面都非常不错。

### 三、第三位同志

该同志小县城出身，高中没毕业，家里有兄妹三人，认识我们时二十大几岁，打工经验很多。该同志入职时分在我们某同志的产线，我们的同志经常找他聊天，下班后也请他一起吃宵夜。经过了解，我们发现他对社会问题有想法，喜欢聊这些东西，聊未来，聊出路。另外，由于是年轻人，因此也会聊一些婚恋的话题，聊追求什么样的爱情，聊彩礼，等等。他很喜欢聊这些东西，我们就趁机灌输。

针对该同志，我们有两类灌输，一类是权益意识和团结意识的灌输，一类是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

权益灌输是在日常聊天中进行的，吐槽线长，吐槽厂方，灌输团结意识，等等。我们举了好些斗争的案例，还讲了南海本田利用工会的例子。他这个时候成长很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要团结的想法。并且，由于我们是好几个人一起讲，有一个氛围，他切切实实地看到了

的确有一些人团结在一起，因此团结对他来说不是空话。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还搞了一个公开的兴趣类社团，通过公开招新认识了很多工友。我们一边搞活动，一边邀请大家来家里面玩，对不错的人也私下组织一些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该同志能感受到我们的力量的确在壮大。

社会主义的意识主要是系统学习。我们决定他很不错，是值得跟进的苗子，因此我们针对该同志（当时还有另一个培养苗子，但后来流失了）专门组了一个学习小组，小组共四人，两个工友，两个我们自己的同志。小组有明确的保密要求，不准外泄小组学习内容。

学习大概安排了不到十次，内容从法律入手，很快切入到各种社会现实，基本上把各方面常见的问题都讲到了。比如我们讲了房地产，他很认可，觉得这就是开发商在剥削我们。我们讨论了工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城里面买不了房子，安不了家，就算勒紧裤腰带买了房，不过是给开发商打一辈子工，这不是我们要的出路，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他也非常认可。讲这些东西有个前提，那就是确实有一帮人在这里，大家的确很团结，大家一起玩，玩得很好，大家有困难会相互帮助。这样，在他看来，这种团结不是幻想，是可以实践的。后来给他推荐了一系列材料看，他看了也很有感慨。我们又切入讲了很多东西。这段时间，一旦看到电视上面的新闻，他就开始评论，这个政策又是怎么剥削我们的了，等等。

我们一边搞灌输，一边安排他从事一些具体的群众工作。当时我们社团扩大很快，缺组织者，就把他安排成了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在具体工作中培养。这个很重要，大家不要小看带他搞社团活动。我们带着他搞活动的过程中，会和他一起讨论应该怎么给工友讲东西，应该怎么宣传团结，哪些工友靠谱，哪些工友还有发财的幻想，等等。同时，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实际上的工作核心小组，他和另一个工友，加上我们这边几个人，大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运作小组。

有了灌输，有了具体的群众工作，有了对应的组织生活，该同志的成长非常快。我们后来在该厂搞了一次经济斗争，他在经济斗争前，已经有了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认识到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并且愿意投身这个事业。

在随后的经济斗争中，他和我一起成为了组织者，非常坚定。斗争对他成长非常重要，虽然在斗争前他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但是斗争后，他看到了力量，看到了胜利的例子，信心更坚定了。

后来他自己开始加网左群，看各种聊天，完全融入了这个圈子。

#### 四、第四位同志

该同志农村出身，初中毕业，非常朴实，家里另有兄妹，与我们认识时二十大几。

在厂里他和我们某同志在一条拉，我们的同志主动找他聊天，很快就混熟悉了。第二周我们就喊他一起去玩，路上一路聊天，我们发现他对社会有很多不满，他主动吐槽社会问题，抨击当权政府。经过几次试探性聊天，我们进一步发现，他斗争性很强，参加过自发罢工，有明确的斗争意愿，希望反抗。

这个厂很黑，很多工友都待不了多久就想走。当时线长和他关系很不好，他一直想打线长。按他的说法就是，怕个吊，打了就走人。这种做法无疑是盲目而自发的，我们把他劝住了，告诉他斗争没有错，但我们要团结更多的人，大家一起斗争。他也认可，但是对大家是否能有计划地团结起来持怀疑态度，甚至在斗争前对斗争抱有怀疑，不相信能赢。

后来我们在该厂，通过各种群众活动认识了数十个不错的工友，发动了一次小的经济斗争。斗争完后他受到巨大触动，对团结起来争取利益更有信心，也认识到团结人是有步骤的，不能蛮干。

到这个时候，他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我们要团结，我们能够团结。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概念，还是很模糊的。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很不错，因此我们针对他（还有其他几人）开了地下学习班（要求保密）。在学习班里面，我们系统讲了工人的情况、农村的情况、我国工人当前的斗争等等，并且明确指出，只有斗争才是我们的出路。在完成感性材料的学习后，我们组织了社会主义理论入门的学习，学习共产主义 abc，共产党宣言，看了很多视频（比如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等）。我们还讲了前后三十年的对比。整个学习下来，他基本明白了我们要做什么，也明白了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关于该同志，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故事。有一次学习讲劳动价值论，讲到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有些商品虽然看起来好像对我们更有用，但是却并不值钱。我们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头猪和一碗鱼子酱相比，生产一头猪的时间不如生产一碗鱼子酱多，所以猪不如鱼子酱值钱。该同志一时间转不过来，表示非常不能理解，“我还是想要一头猪，鱼子酱有啥用嘛，又吃不饱”。后来我发现，很多工友在学习劳动价值论的时候，都有类似的困惑。这些经历提醒我们，要用更通俗的方式向工友宣传。

相比于前三位同志，这位同志稍有逊色。前三位不仅认可团结，不仅认可社会主义，并且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同时，他们还是队伍中的骨干，能积极主动思考，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第四位同志，他也认可工人要团结，也认可社会主义者，但是对理论的理解不如前三位，工作方面能积极完成任务，但缺乏主动思考的能力，不太具备独立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

## 五、小结

第一位和第三位同志，是在斗争前就通过社会主义的灌输培养成了准马列主义者（之所以有个准字，因为还没有在具体工作中，特别是没有在斗争中得到考察）。他们两个都上过高中，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都对政治话题感兴趣。即使还没有开展斗争，他们也愿意来参加我们组织的地下学习，并接受纪律约束，同意保密。马列主义的理论很快就占领了他们的头脑，他们也比较快地就能用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来看待现在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再配合群众工作、组织生活，他们成长很快。在之后的斗争中他们表现都很勇敢，甚至成为了重要的组织者。斗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升华的过程，看到自己学习的理论的确能够付诸实践，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快速成长为马列主义者。

第二位和第四位同志，在斗争前并不接受我们讲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偶尔试探讲这些东西他们也不感兴趣，但是斗争成了重要的切入点，在斗争中我们形成了战斗的友谊，在斗争中他们切实看到了资本家和政府的嘴脸，在斗争中他们还真正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斗争成了破冰的关键点，斗争后我们针对他们组织学习，他们非常愿意参加，也非常愿意听我们讲东西。结合斗争的情况，结合他们的感性经历，我们通过系统的学习，从不同方面彻底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灌输马列主义意识。在学习之后，他们明白了我们要做什么，也愿意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然后，再将他们编入小组，在具体的群众工作中进一步培养。

一个工友要具备马列主义的意识，不一定要经过经济斗争。完全可能在没有经历斗争时，就能够给他灌输进马列主义意识。我们的经验是，高中或大专毕业的，对政治感兴趣的，是可能在斗争前就灌输进马列主义意识的。如果是初中毕业，或者本身对政治并没有过多兴趣的，这些工友在斗争前往往对我们的灌输不太感冒，而斗争往往就是他们态度转变的最重要的环节。

同时，一个工友要培养成马列主义者，灌输是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对工友的培养必须是全方位的，要有灌输，要有群众工作，要有组织生活，等等。

我们认为工友培养成社会主义的战士，必须要有三个方面：思想方面、行动方面和集体生活方面。

思想方面。要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性质，要明白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要做到思想认同，必须要灌输。灌输方面，一定要把日常的零碎的灌输和系统的学习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行动方面。一个战士，不仅仅是嘴巴上认可社会主义，还要在工作中为事业做出贡献。具体到现在而言，平时要主动自觉地和周边工友交朋友，跟进情况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者团结的思想，要积极调查研究发现自己工厂的矛盾，斗争中要勇敢，等等。一句话，必须

自觉地、有计划地开展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在具体的群众工作、宣传和斗争中锻炼自己。

集体生活方面。集体生活非常重要。多的不讲，这里强调两点。第一，必须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工友，增强工友的保密意识，增强工友的纪律意识，等等。第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有了问题必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一句话，我们必须要在具体的革命工作体系中锻炼自身、培养工友。

# 论战篇

这个部分吸纳了许多我国目前关于线下组织问题上的路线斗争的代表性文章，反应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读者可以从这个部分了解到我国目前关于这个问题上前沿的理论和路线斗争情况，也可以加深读者对组织问题的了解。但也希望读者能认真阅读，分辨出错误和正确的内容。

## 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

---

文章来源：布站

作者：布站管理

---

世界上不存在空洞的、盲目的、没头苍蝇式的融工。马列毛主义者对于融工的一切计划都是围绕着革命事业尽快胜利而去设计与努力的。

革命工人运动与工联主义运动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前者要夺权，而后者仅仅是维权。因此在形成了先进工人群众、建立了对群众的领导权后，革命工人运动就要发动夺权斗争。斗争可以有多种形式、名义，但核心的一个目的应该是夺权——就是努力限制、剥夺资本家的权力（从企业内控制生产、欺压工人的权力到控制整个社会和国家、压迫全体劳动者的权力），并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权力机构（详见“代表会议”的策略）来掌握夺取的权力。**当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从一个工厂发展到整个工业区，从一个工业区发展到全国范围时，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对于佳士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冲天斗志印象深刻，他们的斗志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呢？又是如何在后续事态的发展中遭受了挫折呢？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与策略与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区别。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梦雨硕士毕业后来到广州经济开发区，在接连被两个中介忽悠后，进入一家日资汽配厂——广州日弘机电有限公司，开始融工。日弘主要给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和日产等整车厂生产发动机和离合器的弹簧。一年半后，因为要进行工资和年终奖集体协商，生产现场的员工推选她作为员工方协商代表候选人。这意味着梦雨进入了**熟人网络**。往年，员工方协商代表基本由工会主席指定，这一次大家信任她，推选她来当这个代表。

小胡（胡平平）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广州艾帕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做了三年普工，帮助艾帕克乃至整个黄埔区的劳务派遣工，拿到了欠缴多年的公积金，让艾帕克的劳务派遣工全部转正。这也意味着小胡进入了**熟人网络**。吴海宇和小胡是同一时间进艾帕克的，作为承包工，大家成为朋友。海宇替人出头，被打击报复，调到了最累的工位，海宇想离开，小胡启发海宇，灌输马列毛主义。海宇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毛泽东选集》，然后又有了第二本、第三本。他一有时间就去找小胡讨论，后来小胡说：“现在海宇懂得比我要多啦，他已经是我的老师啦！”海宇发现，自己曾经那个行侠仗义的梦想实在是太幼稚了，一个人再有力量，能打败世界上所有的黑心老板吗？如果说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侠客，那一定就是毛泽东思想了！



梦雨和小胡的融工实例都证明这个熟人网络的存在。这一经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是一致的。主动融工的学生是这样，已经是工人阶级一员的先进分子们更是如此。尚杨雪不满18岁就出来打工，打工四年经历很多次罢工，她是赛格晶端的谈判代表。通过斗争，争取到了比劳动法标准还高的赔偿。她在劳动局遇到万宝丽厂的维权工人，当即就加了维权工人的微信。随后帮忙把消息转发到各个微信群，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她是佳士建会积极工友刘鹏华妻子伍双的同事，两人关系特别好。伍双告诉她自己丈夫被打，又给她发了消息说他丈夫被警察抓了，理由是袭警。于是，她挺身而出，来到燕子岭派出所要人。

**熟人网络**是什么？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你是好汉我挺你。胡志所在的万晖厂的工人历来有团结斗争的传统。几年前，因为万晖厂整月整月的加班，又不按劳动法算工资，大家集体罢工，并去市政府上诉，厂方迫于压力答应了诉求：周末固定休息，平时加班1.5倍，周六加班双倍工资，加班自由，之前少给的加班费和20%的滞纳金也全额补齐。胡志把师傅英姐的遭遇诉诸自媒体，遭到开除，被开除的当晚，胡志去大哥大姐家里作客，讲到被开除的事情。原以为大家可能不理解，不料大家都知道他被开除的原因后，都为他愤愤不平。亲不亲，阶级分。大哥大姐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他煲肉汤、切水果，透露给他万晖以前的黑历史，还介绍他到熟悉靠谱的老乡厂里工作。

上述的这些鲜活案例与《翻身》里的案例有十分相似的部分，但为什么事态发展的走向却完全不一样呢？本来融工的学生以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走了一定的路程，而且这个正确方向只要与夺权相结合，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去突破与攻克，一个鹿砦一个鹿砦地去翻越和剪除，革命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要孤注一掷地抛弃已有的**熟人网络**而去作毫无胜算的政治冒险呢？原来他们需要在更大更“黑”的工厂里发动一次更有影响力的行动来实现一些机会主义者嘴里的所谓“以势压人的战略”。仿佛他们靠虚张声势就能把中修吓倒一样。这种迷信政治影响力的做法，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对此有深刻的评析：“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则是这样辛辣讽刺那些迷信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毛主席说：“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

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所以包括“熟人网络”在内的“地下网络”发展壮大才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背离这一战略去追求所谓的政治影响力都是错误的，这已经被最惨痛的实践所证实。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种典型的错误策略，那便是在反动统治下过分依赖所谓的“合法形式”，认为只有这些“合法形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工人参与进来，似乎没有这些“合法形式”融工会寸步难行。然而实践的结果是相反的，有了这些“合法形式”才寸步难行。NGO组织开张了，注册公司，寻找办公场地，然后通过媒体轰轰烈烈宣传一把。但是这些“合法形式”给了敌人口实，什么“非法经营”，“偷税漏税”，都可以扣上来。为了维持了这些形式而耗费了有限的人力与物力。这是想打“堂堂之仗”的策略，“乞丐与龙王比宝”的策略。

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着大量改良主义NGO来充当劳资之间的缓冲器和调解人，以缓和阶级矛盾、安抚工人阶级。这些NGO对资本主义往往是小骂大帮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助手。

然而中修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出于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独霸地位的考虑，对这些改良主义的NGO也不能容忍。实践已经证明：在中修治下，与群众相结合决不能依赖于任何“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这些形式，表面上比较安全、受到阻力小、活动空间大，但实际上先天就受到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限制，并且是在资产阶级的严密监视下。这些形式，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始终处于明处，而资产阶级却能居于暗处随时监控。这就使得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群众力量通过这些形式发展到资产阶级难以容忍的程度时，资产阶级就能随时予以打击、镇压，而这些形式对此则缺乏还手之力（要实质性还击必然突破“合法”、“改良”的形式）。

当然，“不依赖”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利用这些“合法”的、“改良”的形式，而是说到工人中去不能把这些形式作为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群众工作渠道，不能对这些形式寄以太大希望，不能把主要的群众工作力量投入这些形式中而轻易暴露给资产阶级。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灵活机动，而不能依赖于任何固定、有形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在中修治下，任何有形的形式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的警惕和打击。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发挥创造力，多创造出一些手段、名义，并经常变换，使得资产阶级摸不着头脑。关键是要建立与工人群众的实际的紧密联系，并施加革命的影响，而同时要尽量避免任何有形的形式、名义。群众的汪洋大海是最好的保护。**中修再穷凶极恶，也没有力量去监控大多数群众，不可能抓捕大多数群众，这是反动派必然不能阻挡群众斗争的根本原因。养鱼的小池塘未必能起大风暴，比如梦雨所在的日弘，小胡与海宇所在的艾帕克，胡志所在的万晖。但是有上千千万万条鱼就能变成蛟龙了，而蛟龙遇到了大海就能掀起巨浪。

以上就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与策略的应有之义。

# 炮打以东风为代表的泥潭主义路线，真理与权威的抉择，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文章来源：布站

作者：布站管理

编者按：

- 1、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尝试，我们不怕犯错，但不能一错再错。自己陷在泥坑里，不愿睁眼看现实，拘泥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条死路的错误经验，为什么还要扒拉身边已经在前进的同志呢？停止这种碌碌无为的行为意义上的自我感动吧，我们要的是红旗再次升起来的这个结果！只有通过搭建革命脚手架和长期扎根，构建包括“熟人网络”在内的“地下网络”，并使其发展壮大，在全国各地形成我们的有力节点，包括各种形式的先进分子和劳动群众小组——我们才能真正有一支支可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力量。（3）
- 2、现在仅仅沉迷于调研和开左翼圈子内部的冗长的研讨会，那就是陷入了泥潭，裹足不前，无法真正的推进革命，根本毫无意义，已经落后于形势。现在必须跳出舒适圈，去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接触，去团结他们，去尝试领导不是左翼的劳动群众，这才是正确的路线。实在是做不到正确的路线可以拥护，但是为了面子而反对正确的路线是很下流的。（3）
- 3、融工工作正当其时，不能停留在冗长的研讨会，更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多地讨论工业区具体情况，交流具体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做工人组织工作做好准备，真理与权威的问题，既要讨论，更要实践，马列毛主义者是时候做起来了。（2）

爱真理还是爱权威？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革命还是改良？以东风为代表的调研路线在左翼内盛行已久，如今，已和我们所代表的融工路线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而他们在历史中也总有出没，列宁对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语概括——泥潭主义。

什么是泥潭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群不走大路，而是在泥潭中扑腾，并且甘愿自沉的一类的统称。他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大兴调研路线，在知识分子中大开读书会，认为我们应该读原著而不是以现在的布站材料为主，以及不愿意与工人阶级一同面对困难，一问就是时机不成熟，理论不够多，准备还不充分。如若调研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实践，那么这些个调研成果再多，都仅仅是为了满足部分人的左翼 cosplay 的虚荣心与购买小资的赎罪卷。毛主席曾说过：“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无产阶级战士，就看他是否愿意与工农阶级相结合。”

笔者应严肃指出，调研路线与融工路线是有质的差别，就像鸡蛋与石头，前者积累再多，不过是从一个鸡蛋变成两个，三个，四个以及等等，后者哪怕尽管现在欠缺力量，但是如若一直坚持下去，我们每积蓄的一点力量，都是石头的分子。并且，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已然看到了这些泥潭主义者的结局，要么是取消革命，要么是默默无闻，要么是改良主义，因为他们从未想过革命，所以说，革命与改良也有如上所述的本质上的差别，其实就是这么个逻辑。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融工路线，并且强调最主要是去产业工人中，这是因为客观矛盾的存在，如今，阶级斗争是最主要的，也是最为严峻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被压迫最严重的群体，就是产业工人，这并非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信口胡诌的，在布站有大量的调研数据供我们参考，于是乎，泥潭主义者若是想批判我们不调研搞盲动主义，也是要让他们大失所望的了。所以，尽管是同一阶级，但是不同阶层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压力都是大不相同的，这绝非是我们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一件事。

但我们也并非是说去做其他群体的工作，但也正如笔者在一开始所言，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如果搞错了这个问题，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新生的脆弱左翼组织极易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新生的先锋队在相对弱小的现在，如何充分利用全部力量解决问题，就是一言蔽之：“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们不是说刀柄刀把绝对不能用钢锻造，但若是先把好钢用来锻造他们了，刀刃可就要用次一点的材料，到时候对打起来，咱们可以用刀把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吗？**于是说，刀刃就是现在的产业工人，刀把刀柄可以是脑力劳动者，也可以是进步学生，也可以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等等。

在现有客观基础未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分散力量然后搞成小聚居的形态，并且将大量的精力花在革命积极性相对薄弱的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上去，而鄙薄产业工人，认为体力劳动者必将消亡于是就不做太多工作，这绝非是唯物主义者。以自己的主观思想为先一性，还是以不随主观意愿改变的客观事实为先一性进行思考，我希望泥潭主义者好好问一问自己，你们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喜好更多一些，还是客观事实更多一些？

以及为什么要鼓励同志们去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不仅仅是扎根积蓄更多革命力量发展先进分子，最关键也是帮助我们进一步革除身上还残存的私有制观点。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若长期浸润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与革命热情都是有极大的损耗的。而这些虽然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名著来革新思维，但是最多是达成此消彼长的一种脆弱平衡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有些明明可以不必发生的事情我们没必要再去做，而如果是自己始终眷恋着原先的小资产阶级生活，那将是最糟糕的情况，而这将是泥潭主义者身上最显著的特征：沉浸于观念上的一种理论堆砌，但从未对于思想换过血，革过新，最后就是创造的再多理论，都会很快腐朽。然后他们多会来一句，群众工作好难做，革命好难成功，咱没有革命热情啦。他们从始至终哪里想过革命？有哪一点像唯物主义者？

我们来分析一个思维公式，“难做”到“难成功”，这是什么，不就是唯心主义那套以“主观意识”为先一性进行问题的分析吗？如果难成功是因为客观矛盾未充分积累，以及先锋队的成熟度不高等等，那这是不随人主观意识更改的规律，他们以自己的个人喜好然后搭配上一些繁琐哲学的“数据论断”，搞泥潭主义，最后还是回到改良主义的怀抱当中。

以及笔者最想问的一个问题，**爱真理还是爱权威**，这直接关系到新生先锋队的存亡问题。

爱权威者，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只是我们左翼的理论基础还不够，于是不能传播到工人群众当中，革命能不能成功，只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具有学识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新生的共产党的建立也被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于是他们大搞秘密集会，大搞冒进主义路线，大搞“学术创新”，并且拉着其他年轻的左翼进步分子加入他们的群体，读书会越办越大，过着组织生活的人反而越来越少，大家只想争夺那唯一的原著解释权。

唯心主义者从不会去看一眼现实，对他们而言只有停留在脑子里的主观想法，今天想了，于是今天就去做，明天不想，于是明天就觉得不可能，信真理不如信权威，他们如是说到，只有集结在权威的旗帜下我们才有一丝希望获得成功，就算是写再多卷历史唯物主义的材料，他们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忠实信徒。

爱真理者，不会放弃一个知识学习的机会，也不会放弃一次检验自己所学的是否属实的社会实践的机会。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不是阁楼里落灰的书卷，马列毛主义者如若不与其所服务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斗争相结合，他的理论创新将完全没有一点符合真理，真理到底是说的人多了就是，还是说在社会实践中发现，这是不随人主观意识改变的客观事实。如果后一条成立，就算知道的人再少又如何，而就算前者在社会上有最高话语权，都改变不了他是谬误的一方，修正主义再怎么用他的喉舌标榜自己的正统性，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我们相信吗？不信对吧，那为啥，因为我们在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大量存在的劳资矛盾，这是他怎么也消灭不了的证据，更不用说现在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现象等等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规律。

最后笔者用列宁导师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语：“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 靠熟人网络发展地下网络，然后再夺权——评大群老管理虚幻的融工策略

文章来源：东风

认真读了大群老管理最近发的《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简直惨不忍睹。这篇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和策略。无产阶级的战略应该回答未来是速胜还是持久战，要从哪些基本工作入手，最后实现何种组织框架、建立什么样的组织体系，塑造哪些有战斗性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的策略应该回答，面对反动统治，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开展何种类型的斗争，在斗争中坚持哪些原则，实现哪些群体的联合和扩大。例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对1905年革命形势，列宁写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策略，批判了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策略。孟什维克主张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应该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跟随就行；列宁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必须掌握领导权，这是党的核心政治策略。孟什维克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而列宁认为农民才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孟什维克惧怕革命，不愿意发动人民武装起义；列宁号召在1905年革命中举行人民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是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手段，核心是工农必须联合起来去夺权。这才是策略层面的讨论。

融工战略和策略也是如此。融工战略应着眼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当前和未来不同阶段上应实现什么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完成何种任务，是通过沿海代工厂的工人去实现目标与任务，还是通过重工业工人去实现。融工策略应着眼于当前工人的不同部分，明确先做哪部分工人的工作打开缺口，利用何种形式的组织，促成何种形式的斗争，如何争取到斗争胜利。很可惜，在大群老管理《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战略与策略。在通篇空洞的、没头苍蝇式的写作中，只能找出如下苍白的语句——“熟人网络”发展壮大才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战略，不要寄希望于合法组织形式——除了这些话，就都是口号式的东西了，与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毫无关系。

大群老管理靠“熟人网络”包打天下，别人一问他们怎么干革命，他们就回答“熟人网络”。但他们搞了十几年，搞出什么“熟人网络”来了吗？完全没有！他们的行动能力，连工联主义者都不如，“熟人网络”不过也是痛快痛快嘴。我们假定熟人网络就是正确的策略，那熟人网络是先天存在的吗？是沈梦雨一进入工厂就有的吗？是大群老管理提前安排好的吗？不是的！熟人网络是靠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发现出来的，靠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培育出来的。根本仍在于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是什么，而不是空喊熟人网络。有很多工厂里工人和工人之间是比较疏离的，需要先进分子进去以后通过开展各类群众活动，促进工人之间相互交流，逐步形成工人认可的新社会关系。例如《韩国工人》中七八十年代入厂的学卒，经常邀请工人同伴到住所，为她们做炒年糕和其他喜欢吃的东西，在共同的生活和交流中获得了工人的信任，促进了工人团结和组织发展，学卒也成为工会代表。再例如沈梦雨，刚到工厂的时候她有什么熟人网络吗？没有，她是靠自己跟工人一样工作、帮助和团结工友取得信任的，最后员工才推选她为谈判代表。工厂里的工人流动性很大，实际上工人内部的联系是很弱的，

大群老管理寄希望于一个先天存在的很紧密的熟人网络，以为打入这个熟人网络就可以搞工人运动了，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熟人网络是要自己去开发的。

大群老管理从佳士事件中得来教训，一遍遍重复“与群众相结合决不能依赖于任何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除此以外，无法给马列毛主义者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即便这一点也是存在诸多疑点的。从历史上看，国民党时期不会比现在更民主，那时如果谁有左翼色彩，搞不好就掉脑袋了，但即便如此，地下党仍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公开合法和灰色半地下的组织形式，团结很多群众，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当中持续不断发展党组织。以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为例，1946年5月，地下党发动了群众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大规模斗争，在运动中锻炼培养了一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到1946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胜利初期的2000多人发展到5000人左右。1947年开展反美抗暴斗争，上海党组织把一部分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吸收进了党组织。1948年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了同济斗争、申九斗争、银行行员罢工以及“六二八”斗争，涉及学生、工人、店职员、教师等各个层面。通过领导广泛的群众斗争，党员队伍得到了一定的壮大，截至1948年8月，上海党员人数达到8500名左右。从现实来看，卡车司机能组建全国性的工会，本田工人在2010年运动后一段时期内能将敢于斗争的工友选为工会代表，沈梦雨能在工厂中当选劳资谈判代表，本身就说明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依赖”这些组织，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方式，公开的和灰色的组织如何联合使用，最终形成工人中的群众组织和核心组织。这些问题大群老管理完全无法回答，让他们回答也确实难为他们了，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自己很骄傲的说自己的组织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但仍无法回答这些基本问题，也足以反映这个组织是何种成色。

大群老管理还热衷于喊“夺权”的口号，把别人一棍子打为“只想维权的工联主义”。谁要探索工人工作，谁就“只想维权不想夺权”——这是大群老管理的一贯伎俩。他们不污蔑和歪曲别人，就没法输出那些低级的口号。还有他们所谓的“代表会议”策略，拿某个国企（郑州造纸厂）斗争案例得出的方法，作为药方送给外资、民营企业的工人使用，幻想着哪家工厂发生斗争了，马上大群老管理就神兵天降，带领工人占厂、建立职代会；然后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夺权，最后发展到全国。大群老管理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么搞的。很可惜，这种看法只能暴露出老管理到底有多么脱离群众，以工劳快讯报道的近期工人斗争为例，好多工厂发工资时候调低工价引发工人罢工，这时候如果老管理们到现场让工人占厂、夺权，即便不演变成新的“佳士”，最好的结果也是工人们让大群老管理滚蛋。

进厂后靠熟人网络发展地下网络，然后在斗争的时候搞职代会，形成工厂权利机构，这就是大群老管理虚幻的融工策略。与其说虚幻，不如说白日做梦——大群老管理何以做了十几年的白日梦，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还要带着新人们一起去做白日梦呢？根源在于他们脱离群众，而他们自己又不想承认自己脱离群众，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他们俨然已经是革命领袖，哪有革命领袖脱离群众的？所以不懂装懂，编也要编一套《融工的战略与策略》出来。最近大群老管理怕被人揭穿拒绝调研、脱离群众的本色，拼命在时评频道发《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无产阶级革命与融工问题》类似文章，对这些文章，大家看看就图一乐吧，别当真，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写的是真的。

# 线上与线下工作结合是左派线上组织的必由之路

---

文章来源：东风

---

汕尾等地的美团工人罢工，又把这样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当前左派力量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现实形势的发展，以至于几乎所有左派组织对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是无能为力的。当前几乎所有的左派组织仍旧停留在线上工作的地步，做着例如时事报道以及撰写时评的文字工作，其工作范围非常受限。

诚然，当前左派的力量仍然处于发展早期。实力弱小、工作范围有限、组织能力，这些都是客观现实。不过，如果我们从线上的左派组织发展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实当前线上左派组织已经小有规模，地域分布也极为广泛。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然而，线上左派组织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参差不齐，组织水平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线上的活动，仅仅做一些有限的组织的尝试，那么我们就仍然离线下现实的斗争相差很远。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我们想要学习游泳，但是又不下水学习游泳，而是在陆地上看游泳的专业书籍、练习各种泳姿，那么这样的努力再多作用都是有限的。目前大家如果有参与过一些线上工作的经验，一定会有这样相同的感受。

目前，有一种流行甚广的思路是在线上进行组织，等线上组织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去开展线下工作。这种思路有一定道理，但是仍然面临几个严重的问题：

- 1、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再去开展线下工作呢？是人数达到一定规模，还是线上组织成员的能力达到一定层次？这个问题是当前流行的思路无法给出解答的。当我们抱着求知的态度询问其怎么办时，得到的答案总是：“再等等线上组织的扩大再说罢”，如此模棱两可的答案。
- 2、即使线上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理想的程度，可是如果要走到线下开展工作，根据当前流行的思路，是需要进行多个成员组织起来，以团队的形式开展工作。但是如此巨量的线上人员，要想能够分成此类复数个工作团队进行工作，仍然面临着如何开展第一个进行线下团队工作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同时开展多个团队进行线下工作的问题。对于此类如何开始的问题，当前流行的思路依旧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而是支支吾吾地讲着：“也许类似沈梦雨硕士的做法”那样含糊不清的话语。
- 3、当前流行的思路的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提出这种思路的人用了大量大量的篇幅，文笔甚至历史久远（10年以上）的文章来为他们的思路背书。然而，目前我们仍旧没有看到任何线下实际经验的反馈，来对此类流行思路进行验证。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此类流行思路的客观性，于实际的适配性，适应性等提出质疑。是否一切真的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例如可以在“一个工厂扎根，工作上10年8年，建立起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工厂又一个工厂的夺取”。对此，我们似乎并没有看见任何实践的经验来证实此种流行10年已久的思路的可行性与适应性。



我们自己对于线上和线下工作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们认为，单纯进行线上组织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线上工作必须与线下工作结合起来。我们应当鼓励各位有条件的同志开展线下工作的探索，而不是偏安于线上一隅，理由如下：

第一，从线上工作的主体和对象来看，线上工作的主体是具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和有能力翻墙的人群。其中，较大比例的同志是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中，学生的比例很高，而工人很少；相对应的，线上工作的对象由于传播渠道的限制，也主要面向知识分子（且以学生为主），受影响的工人很少。这样来看，线上的工作主体是知识分子，对象也主要是知识分子，总体来说还是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

但是，这种传播也囿于线上的特点而传播能力有限，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域。即使来自于同一城市都可能相隔很远，而且即使线上比较熟悉了也缺乏足够的信任。最终这样的传播只是形成了一个孤点，很难连缀成线乃至成片。

第二，从线上工作的内容来看，不管是群聊天、写时评还是组织学习讨论，都主要是以口头上的批判为主，最终内容也只是在线上扩散，没有形成现实的力量。

第三，基于线上的联系仍然是相对松散的，基于线下的联系要更为紧密一些，尤其是在较长期的斗争中共同战斗后，信任度和联系的密切程度也较线上要高很多。

当然，线上工作也有自身的优点，例如目前左群内大家都是对于社会性质、对于左派的理想有一定了解和追求的。而线下开展工作往往会面对无甚政治意识的群众。想要从中迅速筛选出具有左派倾向的同学/工人往往没有线上那么容易。同时线下的扩散往往是通过熟人网络进行，而这种扩散的范围、速度也要比线上要差很多。下面的表格，是我们对线上以及线下工作的一个概括性质的总结：

	线上	线下
<b>对象</b>	知识分子为主	知识分子和工人
<b>传播特点</b>	孤立点	由点成片
<b>工作内容</b>	批判的武器	既可以有批判的武器，也可以有武器的批判（结合线下的斗争）
<b>工作难度</b>	容易，左群内具备基本立场和工作意愿的同志容易筛选出来	相对较难，多数是政治意识不成熟的群众，少数人才具备左翼倾向，但是随着具体的宣传和斗争的进行可能会变得容易
<b>传播速度</b>	快	慢
<b>传播范围</b>	广	狭窄
<b>联系程度</b>	松散	相对紧密

我们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线上工作一定要和线下工作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互相配合，从而为迅速发展的形势培养左派力量。

线上的特点是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左派氛围，让左派聚集起来，初步组织起来，深入学习理论和开展一些初步的组织实践，培养能力，为线下做准备。

在形成初步的线上组织后，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同志开展线下工作的积极探索，不管是学生工作还是融工工作。如果不去做线下工作，只是一味的在线上发展，一方面要达到能够由点成片的时间过长，效率不够；另一方面是线上发展与线下实践有所脱离，应当尽早用线下实践去指导和检验线上工作成果。这样在线下的学生工作中，我们便有可能建立起来一个又一个秘密的学生小组，构成未来党组织的原型和基础。

当然，线下工作的开展需要克服一些障碍，核心问题在于工作空间有多大，目前这个问题在左派内部争议较大。我们的回答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以学生工作为例，公开的左派宣传甚至直接挑衅当局的行为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寻找到具有左派倾向的同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地下的读书会、学习小组的方式却是具有很高可行性的。对于这种线下工作的活动空间，我们认为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进行勇敢的探索。当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可以结合线上的传播优势，使得线上的同志们广泛开展线下的学生工作。这样线上工作与线下工作将互相联动和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至于工人的工作的情况也是类似，我们鼓励大家从跟工人聊家常交朋友开始，或者是调研开始，逐渐接近工人，有条件的可以进厂打工，进行深入的融工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宣传工作。

当然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涉及到个人还是组织开展工作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绝对的，组织总是从个人开始的，线下开始做工作寻找到同志后也可以形成小的松散的组织，线下做工作也可以形成更紧密一些的组织，这些组织规模各异、组织程度、紧密程度不

同，但在逐渐的磨合和实践中，会逐渐成长，逐渐掌握做工作的正确方法，逐渐团结更多的同志壮大自己，逐渐扩大规模，一定会成为未来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乃至先锋队的种子。刻意强调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条线的组织都是片面的。单纯寄希望于线上工作培育组织，不去结合线下，可能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线下发展应与线上发展工作结合起来，以线下工作为核心，进行线上工作的建设。线下的地下组织与线上组织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将现有的左翼工作连点成面成片，到处开花，令得线下的地下小组能够具备现实的力量，从而成为未来先锋队的火种。

这样的线上与线下秘密工作小组的结合与建设，也许是当前中国严峻的革命情势下，一条可能的路径。最后，我们要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孔明借东风—泛左翼融工路线的解体

---

文章来源：布站

文章作者：布站管理

---

## 编者按：

这是布站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最新代表作。暴露了其完全错误的组织路线，事实上造成极其反动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了反动派的一边向革命派发起了进攻。对于这些布站老管理的问题，我们要严厉的、坚决的与之斗争。同志们也可以自行阅读理解，发现问题所在。

## 正文：

## 前言

大群和东风分歧已久，只不过这次有人借了东风，不然东风是没有必要找帽子戴的。远山的原文中都没有说明谁是机会主义，为何总是有人跳出来急于证明自己是机会主义者呢？只不过是东风的泛左翼和泥潭派的特征更加明显而让大家忘记了东风的机会主义性质。就算是东风真的出于某种马列毛主义的责任感而下场亲自与他们所认为的“泥潭派”——也就是大群肉搏，也未免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东风说的肯定不是大群，因为东风完全没有把原文的主旨完整复述出来，几乎是借了大群的名字转而捏造了一个虚构的文章，然后对着虚构的文章开火，最后东风自己给自己颁了奖章。

我们现在需要把所有的真相都摆在台面上供读者分辨。东风在构陷大群的时候没有放事实真相，大群却有义务这样做，毕竟大群不是东风，大群总是尊重事实的。

当然这不是对东风的回应，因为回应实在是无趣。一篇文章什么证据都没讲，仅凭说理是否有些单薄呢？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本文主要的目的是告诉后来的同志，像东风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构陷还有很多，明明是历史上出现过的问题却还有人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走进去并且试图把其他人拉进去…这里几乎是人类想象力的边界了。**大群同东风的争论，仅仅是为了争取旁观者，那些持观望状态的人，同时本文也是与工人共同学习的素材。**任何马列毛主义者都应该切记，机会主义，泛左翼，各路牛鬼蛇神就在身边，且和中修同样危险。

坚持正确的道路是不容易的，需要三倍的勇气和信心，大群不惧怕任何质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保卫融工路线的机会。融工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到我们胜利为止。对机会主义者，泛左翼，泥潭派要做坚决的斗争，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斗到我们胜利为止。

真理如此无力，无力阻止错误路线四处泛滥，但是掌握真理的马列毛主义者有力气，很有和机会主义者，和泛左翼斗争的力气，更有融工的力气。一个马列毛主义者能发挥的作用比成千上百的机会主义者和泛左翼要大的多。

打碎东风式融工的幻象，重申列宁的组织原则，这是本篇文章的两个目的。至于其他看起来尖锐的词句，在敌人眼里是恶毒无比的咒骂，在群众眼里是无产阶级的幽默，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

## 来自东风的材料：

东风在 2023 年 8 月 9 日下午 6：40 发送了本篇文章

### 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评泥潭派自封领袖式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这里所说的泥潭派，指的就是类似于大群老管理这样的群体。老管理们脱离群众，阻止马列主义者搞调研、融工等实践，阻止青年集体学习原著，对外自扮高雅、以当代马列毛主义者自居，对内搞命令主义、奴隶主义，借“维护民主集中制”之名维护机会主义的领导地位。

#### 一、泥潭派这么强调民主集中制，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好威名”

部分新管理提出，应在管理员内部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贯彻民主集中制。这是改善组织、扭转脱离群众局面的正确途径。但老管理马上写出《退一步，再退一步——评析几种对民主集中制的错误理解》一文，一上来就提出要“坚决维护党组织的原则”，也即维护民主集中制。然后贬低内部成员提出民主讨论的要求，胡说什么“民主高于运动形势就是小资产者的机会主义，民主低于运动形势就是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那意思就是泥潭派代表着运动方向，泥潭派自己就是标杆和标尺——我所把握的民主集中尺度是最合适的、是符合运动形势的，你们造反派提出要更多的民主，你们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机会主义嘴脸！明明泥潭派连革命者的最基本特征都不具备了，他们要理论没理论，要实践没实践，左派们都不在意老管理说啥了，但泥潭派还是自命不凡，顽强的像要壮雄风的公公一样，颐指气使的给新同志扣“小资产者的机会主义”帽子。

老管理继续说：“机会主义就在身边，面对机会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坚决的斗争”。这些提出民主决策的同志是“刚摸到电报的新同志尚未从小资产阶级的习气中脱离出来”，尽管“他们的意见是占绝大多数的，但是往往不够正确”。所以我们不能搞民主，搞了民主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搞了民主就会斗不过中修、“会流血死人”。起来造反的新同志是“机会主义者”，“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害怕服从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害怕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器中失去自己的话语权”。

那如果不搞民主，我们应该搞什么呢？泥潭派给出出路：委任制是最合理的！——你看我们这些老管理，我们就是历史上继承正统的革命者，我们就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由我们去委任拥护泥潭派思路的小跟班就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想通过民主手段来改进泥潭派的组织、促进泥潭派转型就是动了我们的奶酪，你们就是“讨厌无产阶级的纪律”！

泥潭派还大言不惭的谈不要怜悯“机会主义者”，“我们不是宋襄公，不需要等到敌人过河再打”，我们现在就要把这群起来造反的新管理开除出去，否则就是容忍“机会主义者煽动一场对于组织的叛乱”。这种清理门户“是完全符合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原则的”。泥潭派认为，在清理门户之后，要杜绝“攻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的行为”，要拒绝任何敢于挑战泥潭派路线和老管理权威的行为，“任何拒绝无产阶级纪律，破坏组织原则的人，就是藏在队伍中的敌人”。

我们真的不知道泥潭派哪里来的勇气，把自己当成“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当成发号施令的党中央，认为反对自己就是违背民主集中制。既然泥潭派这么优秀，那能否回答一下，当代的革命者该怎样深入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啊？你们这么优秀的领导者，做了哪些工人阶级的调研，领导过哪些工人斗争、给大家提供了哪些群众工作经验呢？不客气的说，你们一条经验都没有！以前曾经有管理员提出要去融工，泥潭派不讨论、不推进，这位管理员融工后失联，泥潭派总结说一定要禁止这种情况，不能再允许其他管理员去融工；经过东风对泥潭派的批判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管理要求走入工人当中，但老管理们仍然是不讨论、不决策，任凭新管理们自发的去融工。老管理们已经明明白白的表明了自己脱离群众的立场，对于这种压制革命者、颠倒黑白、用马列词汇装扮自己的人，对于这种紧握组织领导权、天天喊民主集中制的好威名者，我们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可以概括为“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中央。党的中央机构和各级委员会由党的同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代表大会的监督。选举是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通过选举，使党的各级委员会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把那些群众工作能力强、作风民主的党员选为代表或选进领导集体，又体现了党员意志的集中。

坚持集体领导是民主和集中的共同体现，是不能单强调集中、更不能以委任制代替集体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决定。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的具体体现，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关键环节。

离开民主讲集中，不凝聚和征集同志们的意见，就会形成少数人专断、命令主义、家长制。这种倾向存在于泥潭派中，并且根深蒂固，这些人独断专行，家长作风严重，把大群和管理员群体看作是自己的独立王国，称王称霸，是非颠倒，为所欲为。泥潭派不能正确处理自己同其他同志的关系，高高在上，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工具，违反民主程序，少数老人决定重大问题。泥潭派不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尊重甚至禁止新管理的民主权利，把上下的关系搞成封建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老管理们打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实际上却离开民主强调集中，把集中发展为专制，这同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已有本质的区别。

### 三、泥潭派在半扇门楣上裱真情，已经众叛亲离

最近刀郎有一首歌《罗刹海市》，这首歌横空出世，全球播放量超过 80 亿次，成为全球传唱最广的歌曲。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传播量，原因就在于这首歌是借古讽今的，可以用于批判一切反动派。

在这里，也给每位同志推荐一下《罗刹海市》，歌词写的超级好。例如“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旋”，除了字面上讽刺某款选秀节目，还可以用来指某领域的权威财大

气粗、以势压人，跟人不讲道理，说话前就已经站定偏颇立场；“三更的草鸡打鸣当司晨”，草鸡是母鸡，母鸡在那冒充公鸡乱叫鸣，不懂装懂，还要装很内行的样子；“半扇门楣上裱真情”，“半扇门”指私娼淫乱场所，在半扇门上裱真情暗喻“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用《罗刹海市》形容泥潭派，是又狠又准的。泥潭派仗着大群里的左派网友最多，就自立为中央，谁主张民主、反对这个“中央”，谁就是机会主义分子，这种立场偏颇、以势压人，不正是“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舵”吗？泥潭派自己早就背离了马列毛主义，对原著一知半解，胡乱套用，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泥潭派的委任制和命令主义，还要硬说自己是“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这不正是“三更的草鸡打鸣当司晨”吗？泥潭派脱离群众，反对融工实践，也拿不出像样的融工指南、工人工作方法来，却天天说自己才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天天说自己革命，这不正是“半扇门楣上裱真情”吗？

大群的老管理已经没落，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管理脱离泥潭，走到革命者的队伍中来。“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泥潭派不掌握群众工作方法，但他们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他们善于在内部罗织谎言，动辄使用“民主集中制”打击同志、清除异己、开除革命者。每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应以此为鉴，切勿沾染泥潭派的任何一种恶劣作风。

最后把鲁迅的在《小杂感》中的一段话赠给大家：“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之后在2023年8月10日当晚，在大群转发消息的@无产阶级 造反派 因为被大群禁言而在形形色色的左派群聊转发消息，包括但不限于“东风”群，“CA”群，“革命者”群，内容大意为大群是独裁，根本不顾群众意见。在“东风”群如鱼得水，在“CA”群被撤回禁言，在“革命者”群除去几个附和的东风分子没有人讨论。@只把春来报 在毛主义哲学群转发上篇文章，没有人回应。

东风群转发了来自到工人中去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可以说是东风底气的来源，因为他们表现出来自己融工的样子。

## 如何在融工过程中进行马列主义灌输？——记一次融工经历

August 8, 2023 by 到工人中去

我和几名同志一同融工好些年，前后共呆过好五六个厂，发展出近十数名工人骨干。近期看到左翼同志在网络上热烈讨论融工问题，很受触动。这里介绍我的一次融工经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 一、工厂基本矛盾：调休不支付加班工资+提前上班

甲厂是某区一个电子厂，共有2000多名工人，主业为手机组装。甲厂实行长白班制度，工资和加班费基本按劳动法相关标准发放。但由于订单不稳定，工厂经常给工人调休，平均每个月会调休5次，周六日加班，周中休息一两天。通过这种方式，老板成功地将“周末加班”变为“周末上班”，双倍的加班工资也就分文没有。

除了拒不支付调休加班工资之外，该厂提前打卡上班的制度也为广大工友所痛恨。工厂正式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但是老板却要求工人7点45前必须到岗，否则便算迟到。提前到岗的15分钟是不计入工时的，自然也就没有工资，相当于每个工人每天为老板免费劳动15分钟。

## 二、融工初期：交朋友

我和几名左翼同志一同进了甲厂。在进厂之初，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交朋友的方式扩大在厂内的圈子，以经济斗争为手段组织和团结工友，围绕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工友进行社会主义灌输。

交朋友的方法有很多，有个体的方式，比如在生产线上同工友聊天扯谈，下班了约工友吃饭，喝奶茶；也有集体的方式，比如约一群人周末跑步、爬山、徒步、户外唱歌等。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遵循一个简单粗暴的套路：骂老板、骂工厂。这种方式本质是对工厂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直接揭露，能迅速引发工友共鸣，拉近与工友的距离。

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工友的思想认识水平，有计划地灌输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我们最常灌输的便是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意识，聊聊历史上的工人运动，讲讲国外的工人斗争，谈谈各自经历过的罢工事件，为后期在厂内的罢工斗争做铺垫；针对男性年轻工友，会结合结婚相关问题，吐槽天价彩礼，批判当前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以这种切身经历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在这个时期，也有同志尝试过直接跟工友谈革命和马列主义，但总体效果不好，经常把工友吓跑，觉得我们这些人很危险，再也不跟我们玩了。

经过了三四个月的交友活动，我们身边大约聚集了七八十名工友，他们能积极主动参加活动，很愿意一起玩，一起聊天。其中，有三十多名工友能积极主动帮忙组织活动，对我们的圈子很认可。有了这样的基本盘，便可以筹备罢工斗争了。

## 三、融工中期：罢工斗争

罢工当天，首先由一名工友向老板提交联名信，提出补齐调休加班工资、补齐每天早到15分钟工资等9项诉求。当然，老板不可能因为一封联名信就让步的。他大骂工友“闹事”，这一行为正中我们的下怀，便顺势和他争吵起来。争吵到激烈的时候，工友大喊“不干了”，其它工友按计划跟进，迅速演变成了一场看似“自发”的罢工。根据原定方案，罢工队伍迅速行动起来，到车间串联、喊口号，动员还在产线上班的工人停工。于是，队伍越来越大，多条产线全部停工，约百多名工友加入到了罢工行列。

队伍壮大后，我们商量着到其它车间进一步串联，动员更多的工人停工，以阻断生产，给老板施压，为罢工谈判准备更为充分的筹码。老板一看形势不妙，前方百计阻挠我们离开车间，并被迫主动和我们进行谈判。谈判前两天进行得并不顺利，核心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在此期间，老板采用了一些小手段，企图分化罢工队伍，比如许诺复工的工人每月涨几百元的工资。尽管有十几名工友没能抵制住蝇头小利的诱惑，返回产线上班，但多数工人还是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继续罢工。

经过了几天的反复拉锯，老板最终妥协，同意给我们补齐之前三个月调休的加班工资，以及每天提前15分钟上班的工资，每个人都能拿到好几百块钱，并明确以后每个月最多进行1次调休。至此，罢工的核心诉求得到满足，斗争以胜利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厂订单并不多，工资较低，涉及到的调休加班工资数额不大，每天15分钟上班的工资也较少，因此最终争取到的经济利益并不多。尽管如此，这场罢工的意义



义仍然是重大的。它使多数参与罢工的工友第一次感受到了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力量，获得了与资本家斗争的生动经验，在罢工过程中锻炼了一批骨干，为我们后续的社会主义灌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四、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

罢工结束后，我们继续在甲厂工作了两个月。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将罢工的成果深化巩固，对罢工中表现出色的工友（斗争性强，阶级意识强）进行社会主义灌输，将他们转化成马列主义者。

我们采取的主要灌输方式是小组学习，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学习劳动法相关内容，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在普及劳动合同、加班工资、经济补偿、经济赔偿、社保、公积金、工会、劳动仲裁等法律知识的基础之上，我们引导工友思考法律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工人的困难，法律是否站在工人一边，从而促使工友更具体地认识到维护权益要靠自身团结起来。

第二阶段是学习社会现实问题。多数工友来自农村家庭，因此首先讨论农村相关话题，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农村孩子辍学，种地收入；接下来，我们从“农村回不去”转到“城市留不下”，讨论城市打工人的生活状况，城市医疗和在城市养老是什么状况，城市工人是怎么斗争的，有哪些具体的案例。从城市工人的生存状况，我们进一步引导到社会主义时期工人的生活地位是什么样子的，工人的权利和福利是怎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步步消失的。在这一阶段收尾的时候，会给工友放一些革命的视频，同工友一起讨论“路在何方”这一问题，引导工友一起团结起来共同去争取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三阶段是学习马列原著。主要的篇目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ABC》的部分章节等。这些文章对工友有一定难度，很多内容不易理解。我们只能一点一点举例子解释说明，最终多数人还是能慢慢接受其中的核心观点，比如国家的阶级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到这一阶段还能坚持参加学习的工友，基本就能明白我们这批人的真正目标，对我们集体非常认同，愿意保守秘密，并一起参加到这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中。

1) 工友愿意参加学习，并且能坚持这么久，并不简单地是因为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更重要地是这批工友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斗争，在战斗中同我们建立了强烈的信任关系。我们在罢工斗争中展现出来的策略性、组织性和斗争性使工友们相信我们是可靠的，因此才愿意接受引导和灌输，一起去探讨社会变革的方向。

2) 和知识分子中的小组学习不同，我们工人小组学习的鲜明特点是例子多，视频多，文本少。参加学习的工友多数在初中阶段辍学，上过高中的极少，甚至有工友连两位数的加减乘除都算不清楚，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只能尽量用案例、视频等较为生动的方式，结合工友的切身经历进行学习和灌输，如果脱离他们生活太遥远，太书本化，这种学习很难取得效果。

经过了交朋友、罢工斗争和社会主义灌输之后，我们最终在甲厂发展了数名新工友（不算进厂时的自己人）。这些工友对马列主义有基本的认同，对革命方向有明细的认识，对集体有强烈的认可，愿意保守秘密，和我们一起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

8月10日下午三点左右，@无产阶级 造反派 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标题，没有分段，我尽量呈现原文。

初稿，赶得很急，我理论欠佳请同志们尽情给出修改意见

### 揭穿大群管理的真面目 by 无产阶级 造反派(初稿)

可能有一些同志们已经听说了，在8月9日晚上七点多，我为了引起大群内的探知热情，便引了两篇分别为大群和东风关于现阶段民主集中制形式的文章，且我本人没表明任何偏向某一方的观点，无非只说了“‘因为问题根本就不在于委任制是个多么罪恶的制度，问题在于机会主义者不想服从管理，不想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因而想要起来反对。但是他们不敢攻击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于是转而攻击委任制`这是那位同志对委任制的见解，当然只是部分，有点怪怪的。”这一句质疑，本意也只是引起讨论，然而大群管理们似乎容不下，屡屡删去东风群反驳的文章，当我转第三次时并多次在群中说明意图后，我被踢了，信息也听说全删，当去找管理问原因时，他回了句“本群禁止对佳士群（脑力小资论）及东风群（原著论）进行宣传”随后我向他们追问，他又说了句“批判的文章请看布站高炬四篇，作为群管理我们有义务让错误路线不在群传播下去”。好了听到这些，同志们是不是有点耳熟？这已经有了些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者当年在党内的独裁作风，坚信自己是所谓中国正统的先锋队，以为自己的路线是经过千万次社会实践后是完全正确的，任何的不一致就会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有人在组织里唱了反调，便不敢对峙，只是在一角，通过委任的一层一层的官僚的口将那个人踢出组织，撕完烧完所谓反动小册子，然后发篇公告用所谓的基本原则和不知多久来的文章来应付，然而面对广大同志的是蒙着面纱有着绝对威严的机器人，问那群委员呢？他们正在名为“民主集中制委任制最高委员会”的密室中开会呢！那么广大同志在群中如何学习呢？当然是看八股文的时评，我承认大群的文章有几篇写得很好，但其中他们作为必读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十多年前张角赤眉等同志的文章，这我不反对，但也不能成立好几年写了几年文章还没几篇有十多年前来的文章有传播力能一针见血的，有人站出来说了大群所传播的马列毛主义不是绝对真理吗？那么相对真理便不可能容下了。好一个绝对真理！难道将马列毛的几句话复制下来套在八股文上叫绝对真理了？扭曲列宁的话来传播所谓委任制是当今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形式不顾大群现象，空谈形式是坚持马列毛主义中的哪一条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是既反对相对主义，更反对绝对主义。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真理，那么他们是怎么检验的呢？我们都知道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除此没有别的标准，这是绝对的。但它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实践都受着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社会实践证实某种认识的正确性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它们无论在哪一个时期都是要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但是大群内部屡屡批判融工并不断鼓吹自己的报刊多么有效，但是事实是几乎没有几个工人因为大群的影响而左转更不用说为报刊投稿了，一群空调室的脱产者通过手机和其他书籍来推测现在的剥削多么多么残酷然后用自己的所谓绝对真理来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名号批判，大家不觉得讽刺吗？大群的其他诸如官僚作风等问题我就不细说，最后引用一个同志的发言。“这也算是进一步挑明了小资产阶级的风气渗透到马列毛主义者中间来的挑战，我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这种风气一时半会还是要在网络中奉行，但对于已经参加融工和斗争的线下同志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正确的领导，正确的组织，正确的路线不是靠嘴皮子说出来的，而是与无产阶级群众结合产生起来的。”

## 一、来自东风的无端指责

在前言中说过了，但是我需要重复一遍，东风肯定写的不是大群，而是其他什么东西，因为它描述的这些官僚，独裁，一言堂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科幻虚构。

“我们这里所说的泥潭派（倒打一耙），指的就是类似于大群老管理这样的群体。老管理们脱离群众，阻止马列主义者（马列？马列毛？）搞调研、融工等实践，阻止青年集体学习原著…”

除东风以外的人都摸不着头脑，这段话到底是在说谁呢？泥潭派，这个词还是大群先用于描述东风的，现在成了东风重定义的词，很有意思。高炬在《泥潭主义路线的起源与实质》中引用了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原文，用于形容如东风群这样钟爱调研，钟爱读原著，拼命要把先锋队拉入泥潭中的派别。东风的主张已成既定事实，但是对大群的构陷却不是如此。如果大群明确打出旗号，反对无用的调研，反对读过多的原著，回答就变成了这样：

“脱离群众，阻止马列主义者搞调研、融工等实践，阻止青年集体学习原著…”

脱离群众，怎样脱离群众？如果东风认为搞调研就能贴近群众：

“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主张深入的调查研究，但为什么到了这些泥潭人物面前百口莫辩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举个例子吧。我们都知道对于遭受到污染的土壤要进行取样，取样是为了改造土壤，是作为前提工作而存在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批泥潭里的科学家，场景就变得有趣起来：他们煞有介事地跟你说，今年寒假和暑假我们是来取样的；第二年他们还是来取样；第三年他们还是来取样；第N年他们还是来取样。然后一些傻子问他们：你们怎么还不改造土壤。他们反驳：你傻啊，不取样怎么改造土壤呢？！”——高炬《泥潭主义路线的起源与实质》

东风声称的自己贴近群众，实际上这是美好的幻想，但是东风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自己进行了融工，已经卓有成效。那我们就应该看看东风的融工结果，怎么融工，得出了什么经验教训。介于东风群实际上没有一个严密的先锋队，我们很难看出他想要表达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因此我们只能摘取一些来自东风转发的片面之言。真是遗憾，东风攻击大群，还需要大群来找论据。

## 二、以东风为代表的泛左翼的错误融工路线

“如何在融工过程中进行马列主义灌输？——记一次融工经历  
August 8, 2023 by 到工人中去”

本篇文章就是东风的论据，本篇文章在东风中的反响很好，预计东风的融工和本篇融工路线是近似的，因此具有代表性。我也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把泛左翼的面目暴露地很完全。如果本篇文章成立，并且东风真的可以从这些语焉不详的词句中找出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东风的马列毛主义招牌可就塌了三分之二了，列宁和毛主席完全不会同意本文的融工方法，也同样会指出本文因缺少融工细节而可信度很低。

我们注意到本文一上来就定好了基调，基调是交朋友：

“在进厂之初，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交朋友（交朋友，注意，交-朋-友-）的方式扩大在厂内的圈子，以经济斗争为手段组织和团结工友，围绕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工友进行社会主义灌输。”

实际上我们很难说融工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泛左翼不清楚自己融工的目的是什么，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确实没有这样的经验。马列毛主义者可以代替泛左翼回答这个问题：融工最主要的目的是建设城市中的马列毛主义根据地，第一组建暴力组织，第二扩大宣传提高教育，第三夺厂。融工还能交朋友？真是好兴致。工人不像这些泛左翼，工人一旦罢工就没有退路，但是泛左翼有退路。工人因为一无所有而拥有超然的自由，但又因为生活资料的匮乏而不得不委身于工厂，一旦罢工，失败的后果远比泛左翼承受的后果巨大。交朋友完全是不沾边的词语。泛左翼无法想象工人所处的境地，只想象自己振臂一呼，或者是付出怎么样的劳动，工人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罢工，未免有些理想化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本文作者碰到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他可能是碰到了一群熟知马列毛的工人，泛左翼在本场罢工中的作用几乎没有。

或许东风对“交朋友”有新理解，但是常规意义上的交朋友仅仅代表着有人在招募无产阶级的同情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前者仅仅会在工厂发生暴动之后添一把柴火，而后者则是充当导火索的作用。柴火再多，如果没有导火索，火也是燃不起来的，罢工就是无稽之谈。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的同情者一抓一大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少之又少，而代办员的工作重心是寻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和工人聊天，每一个代办员都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从具体生活谈到马列毛主义，大部分工人此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决定了你是泛左翼式的融工还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如果还想以交朋友让工人达到先锋队的高度，或者根本想不到下一步，这是泛左翼的融工。如果交朋友只是手段的一种，更重要的手段是利用现实条件的改变促成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这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毕竟无论何时，融工都是以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增强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作为核心的。马列毛主义者善于利用机会激发工人的阶级自觉，普通工人可以由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无产阶级的同情者由此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泛左翼想不到这一步，因为在泛左翼看来，融工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它很神圣，因为一旦有了融工就可以摆脱自己泛左翼的身份而跻身进入真左（真的左吗？），以此来藐视一切都没有融工的组织。首先融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必昭告世界，不必拿融工当招牌来招揽顾客。或许泛左翼追求的不是融工，而是一个证明自己独特的身份标识。如果现在流行开

马列毛主义沙龙，泛左翼追求的就是马列毛主义沙龙，如果现在流行的是密谋暗杀，泛左翼追求的就是密谋暗杀。总之可以是任何东西，只是融工恰好被他们盯上了而已。

泛左翼之所以把融工当作神圣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从岸上看融工，就仿佛隔着一层纱一样。实际上融工仅仅是一个阶段的必要工作而已，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融工也明显不能“包治百病”，现阶段存在的组织上的问题，融工的时候也不会消失。泛左翼喜欢把各种各样的错误都归结在没有展开融工，“只要展开融工，一切都会变好的”。这是一厢情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现阶段的任务都没有成效，急着融工不是在给中修送业绩吗？“线下工作”，如果东风现在都没有摸到民主集中制的尾巴，线下工作也仅仅是从零开始而已。

融工不是飘在空中的，也不是组织一次罢工就原地解散的，而是脚踏实地，长期耕耘，组建马列毛主义的根据地好让同志们顺利落地。泛左翼恐怕是误解了融工的含义，只是想着实践，好了，实践了，然后呢？找下一个厂子吗？原先工厂的善后工作谁来组织呢？但是泛左翼没有听说过融工还有这些琐碎的日常工作。声势很大，虎头蛇尾，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浪费时间而已。

马列毛主义者这样做：如果罢工情况属实，代办员可以经由组织调换暂时离厂，换另一个代办员交替工作。新来的代办员的工作重心就是和该厂工人小组取得联系后继续发展。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泛左翼立马会说：这不可能，因为罢工结束之后工人就散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马列毛主义者和泛左翼的区别。工人队伍为什么会散？斗争理由没有了，工人想团结也团结不起来。但是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就不会散，因为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不是来争取本次罢工胜利的，而是争取在该厂落地生根的，一切为了长久的革命形势服务。因此马列毛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组织罢工而融工，而是为了增强工人的阶级力量，促进工人的阶级自觉。代办员需要和先进工人一起承担义务劳动，不管是讲课还是印传单，没有日常的义务劳动，工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建立起同志间的信任。泛左翼建立的工人小组不出半年，轻则变成东风一样不堪一用的组织，重则当场解散。**泛左翼第一不懂怎样组织先锋队，第二也不懂得如何组织工人小组，第三也不知道先锋队和工人小组有什么区别，第四更没听说过什么样的角色扮演着先锋队和工人小组的桥。**泛左翼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出自己正在融工——事实是无论什么时代都有这样的泛左翼，只是我们时代的泛左翼爬在桌面上而已，叫声格外响亮。

没有日常的无产阶级的义务劳动，没有无产阶级纪律，这是融工吗？这是泛左翼的后卫队找到了工人中的后卫队，往后再往后一直往后，后得不能再后。泛左翼自诩自己很懂融工，即使不懂融工也是很有热情地在融工，但是水平怎么还在倒退呢？要不是路线有错误，要不就是泛左翼在说谎。不过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

但是泛左翼会说，至少他们很实践。在坟墓里的未明子一听，嘿，谁在叫我。“至少”很“实践”，至多呢？至少很实践就是在说我一个实践压死你们所有人。至少很实践就是一种无赖逻辑的美化。“唯我独革”，不实践的这群“老管理”“反对”融工，东风要从精神的高地上狠狠批判！好可爱，这句话真有童真童趣，不仅体现了作者纯洁善良的性格，还用夸

张的修辞手法彰显孩童质朴的世界观，令人忍俊不禁。泛左翼缺乏斗争经验，缺乏融工经验，马列毛主义也没有学通，如此叫做至少很实践。东风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凭一篇融工报告吗？如果这篇细节缺失很多的文章也算是融工成果的话。观众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只有呈现出来的东西才算是融工结果呢？**融工本来就没有摆在台面上的需要嘛。泛左翼不这样认为，他们批判大群没有融工，仅仅是没有把融工展现出来，**融工有什么展现出来的必要吗？为了昭告天下，我们在融工？为了当作金字招牌吸引顾客？**事实是融工不是什么难于登天的事情，没必要呈现出来，这正是马列毛主义者和泛左翼对于融工路线的分歧之一。东风喜欢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实践会证明大群融工路线的正确性。

泛左翼还有话讲：凭什么说融工不难，明明就很难。马列毛主义者承认融工很难，但是这个难和泛左翼的难不一样。泛左翼把不必要的步骤长篇累牍地写，不厌其烦地写，到了关键环节却收笔不谈，比如这样：

“交朋友的方法有很多，有个体的方式…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遵循一个简单粗暴的套路：骂老板、骂工厂。这种方式本质是对工厂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直接揭露，能迅速引发工友共鸣，拉近与工友的距离。

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工友的思想认识水平，有计划地灌输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在这个时期，也有同志尝试过直接跟工友谈革命和马列主义 …（原文段共计 381 字）”

“第一阶段是学习劳动法相关内容…第二阶段是学习社会现实问题…第三阶段是学习马列原著…到这一阶段还能坚持参加学习的工友，基本就能明白我们这批人的真正目标，对我们集体非常认同，愿意保守秘密，并一起参加到这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中。（原文段共计 627 字）”

实际上我很好奇，如果这样的融工方式是存在的，那大群找到的这些经验是从什么地方挖出来的呢？这份融工报告明显和事实相悖而和泛左翼的头脑相吻合。厂长的反攻倒算呢？怎么组织的队伍？怎么扩大的诉求？一概不写，然而却在交朋友和学习理论上狠下功夫。两种可能，这篇报告写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罢工而是工联主义的罢工，否则这篇报告的真实性的确有待商榷。作者在撰文时完全可能讲的是真话，然而真话究竟说了几分而保留了几分，造成了怎样的误解，这是值得讨论的。**真正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无需用些报告的形式，彰显自己是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即使要写报告也不会这样“详略得当”**。当下最应该阐述的问题是融工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长期以来受泛左翼影响的融工谬论应该停止了。

泛左翼以为融工的重点是说，去宣传，然而事实不是这样。融工的重点是找，去发掘。任何先进工人在成为马列毛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有较高阶级觉悟的工人，任何只能成为无产阶级同情者的工人在代办员到达工厂之前都是阶级觉悟不足的工人。实际上，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必须受限于具体生产生活条件，如果该名觉悟较低的工人的生活一成不变，无论代办员如何说，如何宣传，工人都是无法成为先进工人的。想要让工人思想改变，必须先改变他的生产生活条件，而改变具体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工头的反常压榨，克扣工资，痛打工人，这些都是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只能由代办员抓住时机，不能由代办员创造时机。

在具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改变之前，工人的状态是相对稳定的，不会自发向马列毛主义靠拢，也不会听泛左翼的宣传。

泛左翼这样认为融工，似乎只要靠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能把工人吸引到身边，一举起马列毛主义的大旗就让工人趋之若鹜，错误至极。代办员是为什么要到工厂去呢？要暴动，最终目的是夺取工厂，建立工人护厂队，而核心在于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增强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马列毛主义者到工厂去就是要煽动暴动，泛左翼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暴动来看待。为什么泛左翼工人队伍一解决问题就散？根本在于马列毛主义者把融工当作煽动暴动的事情来做。可以说，除去黑恶性质，马列毛主义者要建立的工人小组和黑社会没什么两样，都是严密组织，都是暴力组织。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工人房屋遭到强拆，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抄家伙就把强拆的黑社会打散，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这，是融工，那些泛左翼办的事，形同郊游。**代办员所在的地方必须着手建立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应该由先进工人掌握，从中修的神经末端开始破坏，让中修无法控制这些基层。**

换一个东风更熟悉的说法，这是文攻武卫。和毛时代的文攻武卫不同，我们时代的文攻武卫只是在名字上达成重叠，实际是不一样的。文攻，指的是在建立严密的暴力组织之后，代办员的任务就是用传单或者其他手段扩大队伍，对社会进行政治揭露。武卫，指的是代办员一旦开始融工就应当着手建立暴力组织，必须掌握能够保卫工人自身的力量。罢工就是暴力的体现，最终也要用暴力结束，泛左翼不知道这一点，还以为罢工总是可以和平进行，总是可以和平收尾的。佳士运动的教训还不够吗？一方全副武装，一方手无寸铁。工人处于弱势，也没有留下来任何种子。历史书上会这样写，佳士运动令人遗憾地结束了，工人和学生们的勇敢铸就了工人运动的不朽丰碑。但是我们不需要历史书上的赞扬，我们只要胜利。文攻武卫，建设中修掌控末端的白区根据地，逐步蚕食基层组织，中修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不听使唤的时候，工人运动就接近胜利了。

抄家伙能打架，拿起书会读马列毛主义，工作专精，政治上忠于组织，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应该具有的素质。该融工报告一字不提这些事情，真是令人感到遗憾。或许作者是真实经历过上述过程的，或许没有，不过他总是把这些细节隐藏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总是衷心希望他们是融工是按照大群的路线并且成功的，但是同时也希望东风可以注意，如果今后我们不得不和东风在工厂里见面，希望大群的工人不要把东风的工人吓到了，毕竟东风的代办员和工人是来工厂郊游的嘛。**

东风这样的泛左翼不清楚，也不明白，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掌握真理的人掌握着力量，把真理讲给别人听是没有力量的。这是另一个对于泛左翼融工方式的拷问，**为什么工人要跟着你罢工？这个答案必须是：因为你的组织有力量，能看到希望。**否则工人没有理由罢工，没有理由跟着你的队伍走。话语有力量吗？有，也没有。话语有力量是因为有力量的人在听着你的话语，话语没力量是因为有力量的人不会听你的话语。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人掌握着力量，因为马列毛主义者知道自己将会组织起一支钢铁般的队伍，只有在拉起一支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教工人学习马列毛主义，才能把剩余的民主集中制带给工人。在此之前，东风需要抛弃它错误至极的观点。

在我写这段话的过程中，东风为代表的一批泛左翼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创造出了新的奇观，并且试图把这种奇观栽种到现实中：“应该进行原子化罢工，你看，郑州富士康是原子化罢工，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吗？”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东风始终没有掌握展开融工的方法，也没有掌握研究融工的方法。难道郑州富士康罢工的成功是原子化罢工带来的吗？答案正好相反，郑州富士康罢工的失败正是由于原子化罢工。东风错误地把工人的英勇顽强当作了罢工的胜利，又错误地把“胜利”归因于原子化罢工。我们铭记郑州富士康工人的英勇顽强，但是往往是没有取得胜利才会让人铭记英勇顽强，否则大家铭记的应该是胜利。郑州富士康罢工，全靠群众自发，进退有方只是看着进退有方，实则缺少领导核心，很多失误根据之前罢工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当我们看到工人们争取到经济上的正当权益，但是之后呢？泛左翼如果粗暴地把融工和罢工混为一谈，在罢工结束之后队伍散掉也是理所当然的。说着活用列宁的遗产，遗产呢？先锋队，灌输论，民主集中制，东风只取断章取义的民主来攻击大群，而把最核心的先锋队抛之脑后，令人遗憾。

### 三、以东风为代表的错误的民主集中制路线

或许东风要指责我们说的太严肃了，他们根本没有想那么远。然而是因为东风根本不理解什么叫做民主集中制，没有见到过用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战斗机器，因而作此发问。或许上述的融工方法，东风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我们这种“无情的集中制”。一点也不民主，一点也不听群众意见，正如@赤旗 红旗 所说

“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  
统一计划统一指挥  
这他娘的才是民主集中  
啥时候一言堂成了民主集中了”

赤旗红旗说的这几句话完全正确，但是不说明白的話，正确的话语也会变成可怕的错误。赤旗红旗习惯性地隐瞒了一个事实，民主集中制是否是不分对象的呢？问题来到了民主集中制的对象上。民主集中，加上一个承接动作的名词，那就是人民群众。赤旗红旗是群众吗？赤旗红旗和一千人等犯的错误是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身份。因为：

“任何拥护无产阶级纪律，维护组织原则的人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任何拒绝无产阶级纪律，破坏组织原则的人，就是藏在队伍中的敌人。”远山《退一步，再退一步》

好，看起来赤旗红旗不是人民群众，第一，他没有展现出对于民主集中制应有的认知，也没有拥护无产阶级纪律，维护组织原则，第二，他没有和我建立相互信任的同志关系。这不是群众，不适用民主集中制。那民主集中制为什么要把赤旗红旗这样的人包含在内呢？他不需要对任何同志负责，意见也可以随便提，不承担任何大群的义务，凭什么要把他划入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呢？我们可以继续问，如果赤旗红旗不是人民群众，那他是不是统一战线的对象



呢？答案是没有必要，东风都没有做到最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在中修面前不堪一击。如果我是中修，我会扶持东风作为黄色工会一样的傀儡。

赤旗红旗，我希望大群可以不再重复这一观点，无数的人以非人民群众且非统一战线的身份想要求大群对其实行民主集中制，当被排除在外时就开始不顾事实地攻击大群的民主集中制。大群的判断标准很清晰，流程很完善，大群的民主集中制的名字就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针对所有人的民主集中制”。背弃了民主集中制的泥潭派已经身处泥潭，却指责我们为什么不在泥潭之中，形象无比。

同样的问题抛给@无产阶级 造反派，如果大鸣大放指的就是把先锋队砸的一干二净并且把先锋队拖入泥潭之中，我的建议是把你的名字改一改。

东风写文章批判大群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远山的文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所有可能的批判都已经想到了。没有批判东风是机会主义仅仅是没有把东风写到名字里，不代表东风没有机会主义罪行。我们依然不够确定东风的本篇文章是否经过东风的“民主”讨论，因为东风没有一个可以拿来承担责任的先锋队，介于东风已经通过自己的战斗平台发出了本篇文章，我们只能认为这篇文章是东风一致认可的。

第一节的部分文字问题很大：

“部分新管理提出（孔明），应在管理员内部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贯彻民主集中制。这是改善组织、扭转脱离群众局面的正确途径（孔明借东风）。但老管理马上写出《退一步，再退一步——评析几种对民主集中制的错误理解》一文，一上来（恳求东风把话复制全了再挥舞神圣的大棒）就提出要“坚决维护党组织的原则”，也即维护民主集中制。”

东风没有把话说全，容易让同志们产生误解，因此我把原段放在下面：

“列宁曾经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做坚决维护党组织的原则。什么叫党组织的原则？在秘密地下组织和融工作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在，党组织的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远山《退一步，再退一步》

这句话有什么不妥吗？在我们补全东风引用的话之后，却发现东风还是没把话说全，管理员内部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是什么？具体怎么提的？似乎孔明在借东风的时候就没有把话说全，才导致传声筒出了问题。之后又是真正的群众没说话，东风代替群众把话说了：“这是改善组织、扭转脱离群众局面的正确途径”，东风是群众吗？东风怎么代表群众说话？东风经过了自己所说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吗？可惜我看不到一个可以站出来说话的发言人，并且明显这些意见没有经过成员讨论。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有点高估了东风，实际上它和孔明一样，都是爬行状态，至今没有站起来革命，要不要配上一副轮椅呢？

接下来更是重重污蔑，找不到东风说了哪句真话：

“然后贬低内部成员提出民主讨论的要求（谁的民主？两条路线的斗争里，这是哪条路线？代表谁的利益？），胡说什么（胡说什么？）“民主高于运动形势就是小资产者的机会主义，民主低于运动形势就是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那意思就是泥潭派代表着运动方向，泥潭派自己就是标杆和标尺——我所把握的民主集中尺度是最合适的、是符合运动形势的，你们造反派提出要更多的民主，你们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

孔明把着重号划到这里。东风可惜战斗力不足，如果此时，我们可爱的东风可以拿出来更多证据来切实让我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造反派的民主”，那事情就更好了。然而事实是他没法说，只能旁敲侧击。东风老师在黑板上写鬼画符，我们这些当学生的看着一脸茫然，忽然东风老师一转头：“你们听懂了吧，听懂了就下课”，只留下神谕一样的占星图。

大群不代表运动方向，东风没有举证，但是我们可以拿出实例。如果大群不代表运动方向，为什么大群没有分裂成八个派系呢？墙内外的组织总是动不动就分裂，然而事实是大群正在不断壮大，没有颓势。民主集中制在其中起到绝对核心的作用，因为大群真正做到了民主集中制，更是做到了不让一些机会主义者享受民主集中制。如果东风想攻击大群，还请不要借民主的旗号，你明明可以直接说自己不想承认大群路线的，大声说出来就行。我们可以借用远山的话：

“机会主义者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害怕服从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害怕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器中失去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想以少数派的身份占据多数席位，一旦这样的企图被无产阶级的战士发现就气急败坏地说“这样的决议没有通过多数讨论”。可惜，我们不需要对于机会主义者民主…地下斗争时期的民主是在服从集中制之下的民主，意见需要汇总，专人负责呈递，核心负责审批。机会主义者被此运转流程排除在外而恼火，于是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这就是东风成为民主的东西，我们看来叫做机会主义者的民主，一发现就撂挑子不干，一质问就颠倒黑白，这可不是马列毛主义的作风。孔明和东风情投意合。实际上本篇文章完全可以用《退一步，再退一步》中的片段来对东风的构陷做解答，因为东风的每一步都没有脱离机会主义者的乏味词句，可惜这样容易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也略显无趣。东风于是愤怒地回应，这不过这句话是由机会主义者说出来的：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机会主义嘴脸！”

那我回答是，帽子不是批发的，东风想扣帽子的时候请查阅该词条是什么意思，没有论据，形同骂街。接下来是一些重复，实际上我们在第一段就见过这些东西了：

“那如果不搞民主，我们应该搞什么呢？泥潭派给出出路：委任制是最合理的！——你看我们这些老管理（我感觉这里应该加上东风可能会出现表情：冷笑），我们就是历史上继承正统的革命者（冷笑），我们就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冷笑），由我们去委任拥护泥潭派思路的小跟班就是天经地义的（冷笑），你们想通过民主手段来改进泥潭派的组织（冷笑）、促进泥潭派转型就是动了我们的奶酪（冷笑），你们就是‘讨厌无产阶级的纪律’！（冷笑。哦，然后？）”

东风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词穷且亢奋的，不会引用就不能写文章一般，先引半句，后冷笑半句，再引半句，再冷笑半句，最后批判一下唯我独革，一直冷笑，只不过语气也是单调的，没有一丝变化。还是和之前一样，既不说理，又无论据。不过东风似乎是一直如此的，下文也是如此：

“既然泥潭派这么优秀，那能否回答一下，当代的革命者该怎样深入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啊？你们这么优秀的领导者，做了哪些工人阶级的调研，领导过哪些工人斗争、给大家提供了哪些群众工作经验呢？”

见本文第二节。另外这句话是话里有话的，因为东风感觉自己是优秀的，深入群众的，放手发动群众的，做了调研的（这倒是不假，不过他们总是喜欢这样），领导了工人斗争的，提供了群众工作经验的。如果东风的这些经验和上文所说的经验一样，那我建议东风把这些报告扔掉吧，除去这些报告可以承担自己身为纸的使用价值以外，没有其他值得留下的地方了。大群毕竟不是东风，没必要告诉东风究竟有多少融工经验，也没有必要为了炫耀自己是革命的因而写融工报告。

接下来是重头戏，这几段文字完美表现了东风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狭隘且庸俗的理解：

“我们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可以概括为“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中央。党的中央机构和各级委员会由党的同级代表大会选举（选举）产生，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代表大会的监督。选举是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选举是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通过选举，使党的各级委员会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把那些群众工作能力强、作风民主的党员选为代表或选进领导集体，又体现了党员意志的集中。

坚持集体领导是民主和集中的共同体现，是不能单强调集中、更不能以委任制代替集体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决定。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的具体体现，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关键环节。”

本来以为有独到见解，没想到就这些。为什么东风想要选举呢？这就是东风的民主吗？很简单，东风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是不考虑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就选举民主，东风提出的恐怕不是选举，这是对于一个事物变化岿然不动的“永恒真理”，恭喜东风发现了这个真理，希望他们可以广泛运用这个不随运动形式变化的真理。第二，是不加前提条件而选举民主，这

可一点也不民主，如果不加上前提条件的话，这个选举民主就是庸俗和多数人的暴政的代名词，少数派的意见根本没讨论，孔明恐怕要闹翻天。东风天真到不考虑具体情况和不加限定词就讨论民主，这可不是民主。东风更天真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民主和集中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是民主集中制在当下的统一呈现，不存在对立关系，却被东风硬生生对立起来。怎么民主，就这样民主？东风的这种分析方式令人咋舌，如果他不是挂着马列毛主义的名字，我还以为这是自由派披了一层红皮。

如果东风这样表述问题，我认为是有欠考虑的。他们应该直接在开头写，我支持罗莎·卢森堡。东风这样分析问题对于他们世界观的直观暴露，东风不知道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把自己空洞的民主架在先锋队头上，缝合出这样一个怪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你提出来的新东西要符合历史给出的既定事实，那么请问毛主席在改造工人小组的时候采取的是这样的措施吗？列宁在莫斯科开始活动的时候是采取的这样的措施吗？我唯一能想到的类似的东西叫马尔托夫，这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表现，孟什维克的当代孝子贤孙。

东风不仅理论匮乏，实践也欠缺。这个被称为集体领导的東西又是一个软弱无力，错误百出的东西。那么这个制度可行吗？可行，在什么时候可行，在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可行。因为它有时代条件，那就是先锋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辩证法，突破少数密谋的框架而使得所有人都具有先锋队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先锋队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需要强力的专政机关也能保证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彻底死亡再无翻身之日。东风不是说的不对，只是错的比较离谱，仅此而已。送东风一句话：

“天可怜见，列宁提出从委任制到选票制的转化在于各地融工小有成效的时期，而不是革命的幼年阶段。机会主义的先生们，民主集中制在每个斗争时期自然有其对应的体现，切不可教条主义！”——远山《退一步，再退一步》

最后几句也是一如既往，夹杂着东风式造谣：

“大群的老管理已经没落，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管理脱离泥潭，走到革命者的队伍中来（那东风还挺厉害的）。“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泥潭派不掌握群众工作方法（是谁不掌握呢？），但他们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他们善于在内部罗织谎言，动辄使用“民主集中制”打击同志、清除异己、开除革命者（如果就是像孔明借东风这样的“革命者”的话，你应该庆幸中国革命还在幼年期，中年期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废话了，直接上刺刀）。每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应以此为鉴，切勿沾染泥潭派的任何一种恶劣作风。”

如果东风想要拿虚构的帽子给别人虚构的批评的话，就太让人发笑了。简单的很，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怕讲事实，但是机会主义者害怕讲事实，那是谁讲了事实，有是谁颠倒黑白呢？如果东风想要罗织罪名，建议先和孔明学学，手法太次，既没有论据又不说理，字里行间看不出半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影子，反倒是特别地喜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东风不是喜欢读原著吗？如果读原著还是这样的水平，建议不要读，读多了反而害人。

整篇文章只有两个字：“幽默”。感谢东风提供的素材，给读者好好上了一课。

#### 四、收尾

@无产阶级 造反派 这位同志又写了一篇文章，但是实在是乏味可陈

“本意也只是引起讨论，然而大群管理们似乎容不下，屡屡删去东风群反驳的文章，当我转第三次时并多次在群中说明意图后，我被踢了，信息也听说全删…”

继续引用《退一步，再退一步》：

“机会主义者在认识到自己是机会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机会主义者了，敌人在意识到自己是马列毛主义的敌人之前就已经是敌人了。扣帽子不是为了扣帽子而扣帽子，而是该分子的所作所为已有定论。这种定论需要机会主义者同意吗？不需要，或许他一辈子都感到自我良好，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是机会主义者的事实。”

他可能会叫冤，但是不是每一个叫冤的人都冤。大群不是聊天群，容不下已有定论却屡屡犯禁的人。有人可能认为这样不好，太严格了，但是实际上是大群太软弱，没有直接封禁却给了他讲话的机会。@无产阶级 造反派，你既不承担大群的义务，也不尊重大群的制度，封禁理所应当，因为这代表你可以不需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不需要对你的所作所为做解释。

“好了听到这些，同志们是不是有点耳熟（耳熟，因为这是列宁的组织路线）？这已经有了些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者当年在党内的独裁作风，坚信自己是所谓中国正统的先锋队，以为自己的路线是经过千万次社会实践后是完全正确的，任何的不一致就会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有人在组织里唱了反调，便不敢对峙，只是在一角，通过委任的一层一层的官僚的口将那个人踢出组织，撕完烧完所谓反动小册子，然后发篇公告用所谓的基本原则和不知多久的文章来应付，然而面对广大同志的是蒙着面纱有着绝对威严的机器人，问那群委员呢？他们正在名为“民主集中制委任制最高委员会”的秘室中开会呢！”

拜你所赐，我的文章多了不少字数，但是也多了不少来自莫名其妙的人的莫名其妙的废话。如果大群是陈独秀，如果你是毛泽东（概率问题），我建议你站着革命，你先不要跑到诸多群聊里面诉苦，不要找同情，然后学习一下毛泽东同志是怎么遣词造句的，学习他是怎么组织先锋队的，然后自己组织一个先锋队。你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报纸作为阵地，什么时候再和大群辩论。剩下的文章都是一些废话，不再赘述。

说大群是官僚，却不说其他东西是官僚，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恐怕东风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官僚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有没有组织来判断的。但凡和组织沾一点边，那就是官僚，令人汗颜。@无产阶级 造反派 要说了，东风不就是典型的先锋队吗？如果这个是先锋队，那估计有不少牛鬼蛇神也可以跻身先锋队的行列。东风实在也没有详细了解过官僚是什么东西。

如果把无产阶级纪律称为官僚，那是真的厉害。或者说，更浅显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说话不留情面和组织的正常新陈代谢称作官僚，这是否有些玻璃心呢？话还是这样，有的人只抓到了死的马列毛主义，只抓到了死的民主集中制，有的人抓到了活的马列毛主义，抓到了活的民主集中制。东风或许是研究过去事情的专家，虽然没有看出来他们读原著读出来什么结果，马列毛主义者却是研究现在的专家。

有人上了电报，事情还和墙内办的一样那就毫无意义。难道还不能醒悟吗？究竟先锋队应该是什么样子，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把信息发遍全部的左群，也改变不了真理。如果人多就能代表真理，毛主席早就万寿无疆了，用得着东风在这里胡言乱语吗？我总是感到很遗憾，孔明借东风，事情办的实在让人一言难尽，领导工人运动的责任落到这些人手上将是一场灾难。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希望东风是在真正做融工的人了，但是答案总是没有超出东风所能达到的范围。同时我也希望着东风能制造一点大麻烦，不要每次都流于造谣，文笔也极其糟糕，至少下次可以稍微斟酌语句，不知东风可以满足我这个小愿望吗？

换句话说，如果下次再没有长进，大群有义务不回答来自东风的问题。言尽于此。

# 孔王允设宴哭董卓一大群老管理的空中融工花园

---

文章来源：东风

---

大群老管理在《孔明借东风——泛左翼融工路线的解体》一文中透露出所谓“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融工路线。笔者读完顿感窒息，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心里是又惊又气又想笑。写这篇拙文是想与广大左翼朋友们一起探讨探讨“大群式融工”究竟行不行得通。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所谓的“马列毛主义者”融工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吧。

## 一、从天而降的“工人小组”

*马列毛主义者这样做：如果罢工情况属实，代办员可以经由组织调换暂时离厂，换另一个代办员交替工作。新来的代办员的工作重心就是和该厂工人小组取得联系后继续发展。*

*但是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就不会散，因为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不是来争取本次罢工胜利的，而是争取在该厂落地生根的，一切为了长久的革命形势服务。因此马列毛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组织罢工而融工，而是为了增强工人的阶级力量，促进工人的阶级自觉。*

大群老管理总是在幻想“成熟的”工人组织直接能够一步到位，除此之外其他路线都是“经济主义”，都是“机会主义”。那么请问你们“落地生根”的工人小组是怎么来的呢？这时你们或许会说，这是我们通过我们代办员的政治灌输工作达成的。那你们是怎么做政治灌输工作以发展出工人小组的呢？

这时你们可能又会说：“我们是靠代办员与先进工人一起义务劳动，讲课、印传单。没有这些义务劳动，建立不起信任。”大群老管理们总是在说一些正确无比的废话，似乎口中不断复读和强调这些话，就能够显得自己是掌握真理的。工人小组是坚固稳定的好，还是朝聚夕散的好？无产阶级是要追求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是不要掌握？融工工作是要长期的好，还是短暂的好？早已在广大左翼同志中达成共识的东西，总是拿出来反复念叨，反复强调，通过这种方式来试图建立你们的“正确性”，却避开那些真正关键的问题不谈。当前形势融工的同志大多是处于什么情况？是在校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怎么帮助他们处理好与家里的关系去做融工工作？积极的左翼学生参与融工工作的时间有限，怎么探索出一条合适的路径？很多同志刚融工时发现，连和工友交谈都很困难，应该怎么跟工友交流？许多工友朋友下班了就只愿意躺着刷抖音，怎么跟工友拉关系，让他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许多工友学习理论知识学不进去，怎么把马列毛理论巧妙地融入到日常的交往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怎么培养融工员以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目前的力量做不到在一家工厂里长期驻扎，该怎么一步步解决这个问题？

大群老管理们总是避开这些实际工作中的关键问题，闭口不谈这些融工工作的现实路径，每每去空谈那些早已达成共识的、正确的、空泛的东西。总是去幻想成熟的工人小组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应该具备什么性质和特征，应该达到什么高度。难道你们的工人小组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在现实力量还不允许融工员提政治口号的时候，你们就朱笔一挥给别人批上个“经济主义”；在现实力量还没达到有充足的合格融工员长期驻扎某厂的时候，你们就给别人批上个“原地解散”；在现实力量没达到能够搞工人武装的时候，你们就给别人批上个“泛左翼融工只靠说”。你们很善于用原则的正确性去否定别人，但只有原则性的正确并不代表就真的正确，你们只是掌握了“从天上来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并且弃现实于不顾，乐此不疲地复读和强调这些“真理”，试图以此建立自己的革命主体地位。但是恕我直言，如果大群老管理总是停留在这些正确的空谈中，即使工人小组真的发展壮大时，他们也不会听命于这样一个无能的“网络中央委员会”，更不会与你们的空降的“官老爷”式的代办员产生任何联系。

## 二、纸上谈兵的“融工方法”

*和工人聊天，每一个代办员都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从具体生活谈到马列毛主义，大部分工人此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

请问大群老管理的每一个代办员真的能办到吗？你们确定与工人交谈，在两小时就能让人愿意听你讲马列毛主义？而不是把你当成精神病，早早远离？你们关于融工的认识，究竟是抽象的认识还是具体的认识？如此严重脱离现实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大群老管理近期真的在做融工工作。

*融工的重点是找，去发掘。任何先进工人在成为马列毛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有较高阶级觉悟的工人，任何只能成为无产阶级同情者的工人在代办员到达工厂之前都是阶级觉悟不足的工人。*

*如果还想以交朋友让工人达到先锋队的高度，或者根本想不到下一步，这是泛左翼的融工。*

*如果交朋友只是手段的一种，更重要的手段是利用现实条件的改变促成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这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

大群的融工是找，去发掘，又是这样极度空洞的话语。发展组织的第一步当然是找，先把优秀的、程度已经比较高的同志找出来，然后再一步步着手建立系统的培养体系，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找和发掘，而在于应该怎样去找和发掘、什么样的方式既能够达到目的又不会引起敌人的过分关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在敌人的严密监管下还能尽量安全地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白区群众工作的方法问题。布尔什维克是要深入群众的。群众参加的组织，我们也要去参加；群众关注的事情，我们也要去关注；长期融入群众生活，善于从群众生活地方方面面去进行引导和政治灌输。甚至有时候敌人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有布尔什维克，但就是找不出谁是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会脱离



群众高高在上地去幻想：当“我”掌握一个听命于我的、高度成熟的工人小组，“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毛主义者可以代替泛左翼回答这个问题：融工最主要的目的是建设城市中的马列毛主义根据地，第一组建暴力组织，第二扩大宣传提高教育，第三夺厂。融工还能交朋友？真是好兴致。工人不像这些泛左翼，工人一旦罢工就没有退路，但是泛左翼有退路。工人因为一无所有而拥有超然的自由，但又因为生活资料的匮乏而不得不委身于工厂，一旦罢工，失败的后果远比泛左翼承受的后果巨大。交朋友完全是不沾边的词语。

代办员是为什么要到工厂去呢？要暴动，最终目的是夺取工厂，建立工人护厂队，而核心在于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增强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马列毛主义者把融工当作煽动暴动的事情来做。可以说，除去黑恶性质，马列毛主义者要建立的工人小组和黑社会没什么两样，都是严密组织，都是暴力组织。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工人房屋遭到强拆，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抄家伙就把强拆的黑社会打散，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

大群老管理的代办员无疑是纸上谈兵的高手。连与工人交朋友都“没必要办到”，就要着急慌地“组建暴力组织”、“要暴动”，有多少群众愿意接受？问题的真正实质不在于要不要暴动，而是在于工人组织应该怎样建立和发展。置任何现实条件于不顾，张口闭口要暴动，你看看多少群众愿意跟着你们走？难道你们的暴动“工人”都是神兵天降？“十多个工人抄家伙把强拆的人打散，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这句话的幼稚无知可以让人笑掉大牙。如果你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工人运动，来做“政治灌输”，那我倒是给你们想了条捷径：你们只需要做黑社会大哥的思想工作就行。掌握他的黑帮力量，然后你们的代办员呼哨呼哨，工作就圆满完成了，你们还做什么群众工作呢？赶快用你们的力量去吸引人，去组织起你们“钢铁般”的队伍。

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人掌握着力量，因为马列毛主义者知道自己将会组织起一支钢铁般的队伍，只有在拉起一支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教工人学习马列毛主义，才能把剩余的民主集中制带给工人。

大群老管理们要不要再看看你们在说些什么？这些胡话就是你们民主集中的结果？是你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吗？

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

我看现在是资产阶级力量大，你们去加入资产阶级好了，你们鼓励“人”去加入资产阶级好了，用你们的“力量”吸引去吧。

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人掌握着力量，因为马列毛主义者知道自己将会组织起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马列毛主义者掌握力量的原因，竟然是马列毛主义者知道自己将会组织起一支钢铁般队伍？？请问掌握力量和这支队伍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吗？凭什么能够说有了这支队伍就能够掌握力量了？甚至这个队伍还仅仅停留在脑海里，是“知道”，是“将会”。

*只有在拉起一支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教工人学习马列毛主义，才能把剩余的民主集中制带给工人。*

看样子你们的”钢铁般队伍“甚至还并不包括工人。请问要等到你们”钢铁般的队伍“（网络版）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肯把马列毛主义”恩赐“给工人呢？

*代办员所在的地方必须着手建立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应该由先进工人掌握，从中修的神经末端开始破坏，让中修无法控制这些基层。*

大群老管理们连与工人交朋友都“没必要办到”，就能在政治上紧紧团结工人了？连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都做不到，就这么自信能够为工人争取政治利益了？甚至还谈什么“新的秩序”？你们又避开现实路径，开始空谈“新的秩序”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难道这样能显得你们很正确？能证明你们掌握了真理？

*想要让工人思想改变，必须先改变他的生产生活条件，而改变具体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工头的反常压榨，克扣工资，痛打工人，这些都是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只能由代办员抓住时机，不能由代办员创造时机。*

敢问大群老管理的代办员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呀？如果他还是在校学生，是不是也一直让他长期驻扎在一个工厂里“静待时机”？没有时机就什么都不做？然后等他毕业了进厂融工，就什么道理都了然于胸，什么技能都完备无缺，就是一位合格的鼓动员了，然后继续等待时机？你们的代办员难道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吗？你们的“代办员”如同你们的“工人小组”一样，是如此地空洞而抽象。

*在我写这段话的过程中，东风为代表的一批泛左翼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创造出了新的奇观，并且试图把这种奇观栽种到现实中：“应该进行原子化罢工，你看，郑州富士康是原子化罢工，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吗？”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东风始终没有掌握展开融工的方法，也没有掌握研究融工的方法。*

大群老管理们非常善于虚空打靶。请问东风什么时候提出过应该进行原子化罢工？事实恰好相反，按照白区工作路线的融工方法，融工同志按照三勤三化原则融入到工人中去以后，搜集矛盾、组织和领导发起斗争，但是因为是秘密地组织，只是在工厂管理者和当局看起来是“原子化”的罢工。东边厂是因为乱罚款工人不满，西边厂是因为乱调休工人不满，南边厂是因为工资太低，北边厂是因为管理人员随意打骂。当局最初不会并案考虑，也不会派出大量力量去镇压，因为经济纷争太常发生了。我们只有在自身力量尚且弱小时，将

自己隐藏在群众当中，才能比较好地保护自己，才能比较容易取得斗争成果，教育广大工人群众。重点发展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在斗争中团结工友、教育工友、取信于工友，逐步取得领导权，获得”权威“。须知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绝不是靠打着暴动旗号去吸引工人就能取得的，更不是靠自封”网络中央委员会“来取得。

大群老管理们或许是这样一种奇观：融工之初就打着暴动口号，公开标榜自己同时领导了不同厂的罢工，把厂与厂之间的联系主动暴露给当局看。我们姑且假设这条路线确实能掌握一点力量，但这么一咋呼你不招致铁拳谁招致铁拳？你不被一网打尽谁被一网打尽？或许你们是研究过“融工”的，可是实际上你们会迅速发现：工人怎么根本不跟自己走呢？怎么刚开始斗就被当局狠狠镇压了呢？于是你们总结出了“正确”的经验。

### 三、深藏不露的“融工工作”

融工本来就没有摆在台面上的需要嘛……融工有什么展现出来的必要吗？为了昭告天下，我们在融工？为了当作金字招牌吸引顾客？事实是融工不是什么难于登天的事情，没必要呈现出来。

大群毕竟不是东风，没必要告诉东风究竟有多少融工经验，也没有必要为了炫耀自己是革命的因而写融工报告。

大群似乎不光是认为没必要告诉东风，也一直认为没必要告诉广大群众什么是正确的融工路线，总是把自己的“宝贵”经验藏在内阁。面对群众的质询，只是摆出一副“对不起，无可奉告”的样子。

究竟是出于保密性的缘故不能分享，还是因为你们的内阁之中根本就没有呢？若真有东西，为何不做脱密处理，隐去定位信息，删改细节，然后把先进的、优秀的经验分享出来给大家学习呢？这很难用保密性来解释。

问题的答案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不过是大群老管理们自己从来没吃到过葡萄，却要怪罪别人能摘到的葡萄是有毒的而已。

这份融工报告明显和事实相悖而和泛左翼的头脑相吻合。厂长的反攻倒算呢？怎么组织的队伍？怎么扩大的诉求？一概不写，然而却在交朋友和学习理论上狠下功夫。两种可能，这篇报告写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罢工而是工联主义的罢工，否则这篇报告的真实性的确有待商榷。作者在撰文时完全可能讲的是真话，然而真话究竟说了几分而保留了几分，造成了怎样的误解，这是值得讨论的。真正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无需用些报告的形式，彰显自己是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即使要写报告也不会这样“详略得当”。

为什么发布在公网上的信息要”详略得当“，难道很难理解？有关当事人的具体信息要略，细节要删改，避免定位；经济斗争的经过和技巧要详，分享斗争心得和经验。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现阶段我们看到的很多融工经验的文章，主要是分享个人或小团体的斗争经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身份的左翼同志们从象牙塔里跨出第一步，争取在校期间能够积累工厂生产生活经验、学会与工友交谈、通过安全的经济斗争来锻炼自己的勇气和斗争技巧。这是目前状况下，既能最大程度保护同志，又能培养同志的具体方法。

既然以合法合规的经济斗争为主，请问厂长怎么反攻倒算？反倒是大群老管理的代办员，你们难道是直接提出政治口号去培养出来的？噢忘了，你们是直接提”暴动“口号的。你们的代办员似乎都是天选之子，并不需要在具体的线下斗争中培养，而是直接在网络会议室里学习一些正确而空洞的原则，做一些不着四六的线上工作就能直接送到战场打决战了。

很遗憾，目前勇敢迈出步伐的融工员们没有任何一位是天选之子，没办法像你们的“代办员”那样一步到位。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只能先从自身的合法经济斗争开始。多经历几次之后，再带动工友进行经济斗争。初期由于能力有限经验不足，甚至只能够在经济斗争中一步步提升自己，一步步教育工友。但融工员们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是以政治斗争为根本目的，也从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进行政治灌输的场景，但也从来不会粗暴地排斥经济斗争，因为这些斗争都是能够锻炼人、教育人、团结人、考验人、发展人的。大群的管理员好像本能地反对一切经济元素，但凡带有一丁点经济的影子，就指责对方是“经济主义”、“工联主义”。这样看来列宁要比经济主义更为落后，列宁在一段时期内，居然还去关心工人的生活，居然还关心工厂里为什么不准备开水。大群老管理们何不指责列宁是“开水主义”？要知道工人运动不只是有罢工这一种形式，在工人生活中不合理的方方面面，都要提出作斗争的任务，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这些经验可以在诸多历史文献中找到，但仅仅读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融工员们必须要在实践中，从一次次的“小打小闹”做起，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逐渐地加深认识、锻炼技能、掌握规律。

我个人猜测大家目前分享这么多“游击式”融工的经验出来，是旨在鼓励更多同志加入到融工队伍中去，旨在消除广大左翼同志们对融工的抽象认识，旨在向左翼同志们传达“融工并不是那么遥远、那么触不可及的事情”，并为左翼同志们提供一些具体可行的“参考例题”。我们希望培养出更多合格的融工员，积蓄力量，这是前一部分工作。这与后部分工作，即将一批在斗争锻炼中成长起来、满足较高标准和要求的融工员集中起来、有策略地投放到某工厂或地区进行长期工作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关系：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阶梯。

大群老管理们却盯着我们的一楼指责说“你们这楼太低”，然后遥遥一指自己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说“你看我们这多么辉煌灿烂”。

#### 四、永恒不变的“当前任务”

大群老管理们似乎不明白事物发展中量变质变的道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无产阶级人数越来越多，“大群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有形势变化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大群确实也有贡献，能通过线上的方式把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但是除开无产阶级“外延的量”的发展，无产阶级“内涵的量”（集中度、组织性、战斗意识）近几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发展呢？依旧是停留于在网络介质上发发文章、写写时评，这样的宣传是有一些效果的，是对整体事业有些益处的，但是仅仅如此真的能很好地组织起大家吗？有一天当大群人数达到两万、五万、十万，依然还是这个程度，而事实上是革命事业蒸蒸日上早已提出了更高的需要，那这些停滞不前的线上行动对于整体事业还有多少好处呢？

大群老管理们乐于沉溺在温柔乡中，永远不愿意踏出舒适区一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越来越面临着崩溃的境地，特色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差，人们头上的乌云不断累积，一切情况都在向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仅仅具备有利于革命的形势是不能够完成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还必须在强有力的先锋队的领导下，充分地组织起自身，充分调动自身一切力量，才能够获得胜利。当年革命形势较好的德国，却由于德共没能很好的发展自身、组织群众，使得德国革命惨遭失败；反而是革命形势稍差的俄国，无数革命青年自觉进入工厂，在沙皇的极度专制之下，探索出了适用于专制制度下的白区工作路线。他们前赴后继地接触群众、深入到群众之中，他们千年如一日地做最枯燥、最烦琐的群众工作。他们从融入工人群众生活开始，慢慢地被群众认可，能够领导着群众做一些不太过火的经济斗争，成功的斗争教育着布尔什维克成员和群众，失败的斗争也给布尔什维克成员和群众带来经验教训。他们的力量从局部发展到整体，他们的身影从刚开始的一两家工厂，发展到遍布工业城市每一家稍微大点的工厂。他们的力量逐步壮大，发展到可以领导提出政治口号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也能够在失败时有秩序地退却，而不至于招到致命性打击。俄国革命前辈们组建起了强有力的先锋队组织，充分组织起群众，最终获得十月革命地胜利。大群老管理们难道察觉不到，目前先锋队组织的建设和工人群众工作的形势已经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大群老管理们难道没有一丁点的紧迫感？

■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现阶段的任务都没有成效，急着融工不是在给中修送业绩吗？*

大群老管理们之所以迟迟不敢踏出融工的步子，之所以认为只要融工就是给中修送业绩，正是因为你们并没有掌握具体的融工方法。正如上文所批判的那样，你们对“融工”的认识是抽象、空洞、空想的。不仅如此，你们还十分抵触从《获得权威》、《中共南方局党史》等介绍白区工作方法经验的优秀历史文献中学习。这也导致你们始终都不敢踏出第一步，害怕一“融工”自己就被一网打尽了，甚至变得极度保守，只敢在网络上写写时评，终日做着在网络上就能建立先锋队的黄粱大梦，幻想先进的工人组织建立后能被你们那些空洞的原则性正确所吸引，幻想先进的工人组织发展好了却还会承认你们这个“网络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你们还挥舞着无比空洞的原则性正确的大棒去批评其他一切敢于积极实践的朋友，以至于走到了把当前的革命工作引入歧途的反动立场上去了。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董卓弄权京中，惹得天怒人怨。袁绍知道后致书司徒王允，说自己正在练兵，未敢轻动，想让王允“乘间图之”。王允思来想去也没想着什么好办法，于是借口诞辰设宴众官，在宴会上忧国大哭。众官也都跟着哭起来，却有一个人拍掌大笑，嘲讽道：“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此人正是曹操。曹操这时献了一计，说自己借口献七星宝刀，行刺董卓，定能把董卓的头悬挂于城门之上。然而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正确分析敌我力量，而因此提出与形势并不相适宜的斗争口号，草率出击，后来自然是迎来失败的结局。

大群老管理们认为不该效仿年轻的曹操（佳士运动），要吸取教训，却把佳士的错误归结于没有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不是佳士没做好群众工作，在自身力量尚弱小的时候提出过高的斗争口号，没能发动起工人群众，严重脱离群众。

曹操是聪明的，刺董卓失败后，就吸取了教训，转头奔往陈留，认真分析当前的敌我形势，采取适当的方法和路线，招兵买马，暗暗发展自身。而不是变得极度保守，再也不反董卓了，亦不是转头去学王允等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企图哭死董卓。

最后，想问问大群老管理们，凭你们线上的那些不痛不痒的“哭法”，夜哭到明，明哭到夜，何时才能哭死特色呢？

# 全面批判布站老管理目前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

---

文章来源：革社第六期月刊

作者：革社（RSF）编辑部

---

## 一. 本文目的

作此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反驳整个布站，反对整个布站的同志、布站的历史贡献、布站正确的内容或工作，因为布站还有许多同志是优秀的、布站历史上也起到了许多正面的作用，现在也有许多正确的内容和有益的工作。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现在布站的老管理们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机会主义的线下组织工作（包括融工）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会严重影响布站的其他同志，也已经产生了许多非常负面的作用。革社希望布站的老管理们能及时认识错误并彻底改变，恢复自己应有的正面作用；革社也希望其他同志和群众们也能够借此了解到这种路线的错误，并能坚定与之展开斗争。

本文的批判主要参考是布站老管理的文章：《孔明借东风——泛左翼融工路线的解体》。这篇文章我们已经全文刊登在了革社本期月刊第二部分的开头。

这篇文章是布站老管理们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最新代表作，暴露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事实上造成极其反动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布站的老管理们已经实际上站在了敌人的一方面向我国目前刚刚重新开始发展的革命组织工作发起了进攻。对于这些布站老管理的这个问题，我们要严厉地、坚决地与之斗争。说起来很讽刺的是，布站的老管理们也曾经正确地总结过我国过去的一些错误组织工作路线的问题（比如佳士运动），发表过一系列相关的总结文章（如提出的扎根的观点），但也有总结得不那么好的（比如提出的熟人网络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却顽固地站在了一个新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上积极的破坏革命事业。所以，我们本文的目的是既希望帮助到我国一切正在做和想做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维护我国目前正在重新发展的革命组织工作；然后也希望最好能在不破坏布站的前提下，使布站得以在这个问题上恢复正确的路线，重新地、更好地发挥这个组织应有的革命作用。

说回文章本身，布站老管理的这篇文章中涉及到两个内容：即“民主集中制度”和“线下组织工作路线（包括融工路线）”。我们革社暂不参与在“民主集中制度”的争论，因为革社在这个问题上对目前斗争的双方的观点了解得还不够清楚，双方对这个观点得阐述也不够系统化，就目前表现出来的一些内容而言，革社暂不支持双方（布站和东风）观点的任何一方。并且这个问题严重性目前和在“线下组织工作路线”问题上所已经产生恶劣影响比较起来就很次要了。因此，本文批判的重点在于更重要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方面。

## 二. 问题的提法

为什么我们谈“线下组织工作路线”而不是融工路线？因为，对于我国现在还普遍很弱小的力量来说，对于同样也很弱小的革命组织来说，组织一批专门的队伍去进行融工还是比较高级的形式。这需要一定的条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组织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所以大部分组织目前还是只能是“空谈”融工的，但在行动上是可以进行提前学习和准备的。

既然缺乏融工那怎么谈融工呢？问题就出这。除了历史上的经验外，现在的经验只能是根据正在进行融工的同志们的材料所获得，然后我们才能再作学习和总结。形成其他的还没有进行线下组织工作的革命力量，或者进行了线下组织工作但还没有进行融工工作的革命力量的经验教训以更好的实践。那我们就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

当布站的老管理们在反对“东风”、“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的线下组织工作路线、融工路线或相关实践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不实践、不做线下组织工作、不去融工作辩护的。并且我们都知道布站保持了很久的不发展线下组织的传统（只要稍微打听一下，或者多在大群待一会我们就知道，布站长期以来都不支持那些去寻找他们帮助或联系他们的同志们进行任何线下组织工作的。），所以这也是在为自己不去进行、不去推动进行大量的线下组织工作（不仅是融工，甚至包括学生组织）而辩护的。关于这一点，就连革社目前正在进行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都向我们反应过类似的遭遇，但我们因为多方面考虑而没有打算公开这个情况。事情是这样的，革社目前所负责的一个线下组织的同志曾告诉我们，他过去曾寻求过和布站同志们的联系想得到在线下组织工作方面的帮助，但却在布站同志们那碰了钉子，他们给这位同志的回答是，根据他们以前搞线下组织工作的经验而言，现在搞任何线下组织都是搞不下去的，因为敌人还很强大。

这就已经不仅仅是融工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同志实际上是正在参与学生组织工作的。联系布站老管理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我们也能看出，布站的老管理们是反对现在进行一切线下组织工作的。过去的线下组织工作失败了，不去先找自己过去在工作路线、工作方法上的问题，而是得出了不该去进行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的判断，这是投降。在我们革社看来，线下组织工作现在是完全可以做的，只要活动者掌握了正确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就完全可以不畏惧敌人的打击，也能很好的发展起革命的组织的，不去做就永远没有这种组织；而布站恰恰是最有条件进行这样工作的组织的，并且我们相信布站曾经有过、并且现在也有想去做这样工作的优秀同志。当然，除非布站老管理们有难言之隐而不能做这个工作（比如主要成员行踪已被敌人知晓，被警察监视并警告了等），但这就更没有理由来攻击正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别的同志了。

## 三. 线下组织工作路线的问题



我们谈回布站老管理文章本身的问题。

从专门谈线下组织的部分来看，布站的老管理们一开始就对事实进行了歪曲。

“本篇文章就是东风的论据，本篇文章在东风中的反响很好，预计东风的融工和本篇融工路线是近似的，因此具有代表性。我也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把泛左翼的面目暴露地很完全。如果本篇文章成立，并且东风真的可以从这些语焉不详的词句中找出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东风的马列毛主义招牌可就塌了三分之二了，列宁和毛主席完全不会同意本文的融工方法，也同样会指出本文因缺少融工细节而可信度很低。”

第一段话里就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首先，布站的老管理们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扣了一个“泛左翼”的帽子。这个帽子显然是同时扣给“东风”和“到工人中去”两个组织的。因为老管理们主观上认为这两个组织的融工路线有这样的問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布站的老管理们在之后的“批判”中大量的运用了这个帽子。当然，这个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然后他们又专门引用并着重标记了“到工人中去”同志们文章中的这一段话：“在进厂之初，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交朋友（交朋友，注意，交-朋-友-）的方式扩大在厂内的圈子，以经济斗争为手段组织和团结工友，围绕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工友进行社会主义灌输。”并在引出这段内容前加了这样的歪曲“我们注意到本文一上来就定好了基调，基调是交朋友”，最后他们这样评价说：

实际上我们很难说融工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泛左翼不清楚自己融工的目的是什么，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确实没有这样的经验。

于是，这段话就被布站的老管理们歪曲为“到工人中去”是认为融工就是交朋友的过程，并继续扣上“泛左翼”的帽子，并说他们不清楚自己的融工目的是什么，然后又说他们确实没有这样的经验（虽然我们认为布站老管理的实践经验也不见得能丰富到哪去）。他们在作这些判断的时候甚至不能重视这段话的完整意思！这段话的完整意思难道不是在说用交朋友的方式和经济斗争等手段来组织和团结工友并进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灌输吗？这些做法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后面对工人的组织、团结和灌输工作做准备吗？所以，布站老管理们仅仅只是在他们专门的融工路线批判部分中的第一段的第一个内容里，就甚至恶毒的使用了断章取义、瞎扣帽子、主观臆断三种办法来对待“到工人中去”和“东风”两个组织的同志。

然后布站的老管理们认为“到工人中去”的这篇文章是找不出什么经验教训的，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并以此为根据说“东风”的马列毛主义招牌塌了三分之二。最后更是下了“列宁和毛主席完全不会同意本文的融工方法，也同样会指出本文因缺少融工细节而可信度很低。”的判断，记住这个“不会同意”和“可信度很低”，因为布站的老管理们接下来就会给我们展现出许多其他革命者更加“不会同意”和更加“可信度很低”的内容。

“马列毛主义者可以代替泛左翼回答这个问题：融工最主要的目的是建设城市中的马列毛主义根据地，第一组建暴力组织，第二扩大宣传提高教育，第三夺厂。融工还能交朋友？真是好兴致。工人不像这些泛左翼，工人一旦罢工就没有退路，但是泛左翼有退路。”

这段话可谓槽点满满，不仅逻辑上是荒谬的，观点、内容全都是荒谬的。

这里一段话从一开始也是借批判“泛左翼”这个帽子来批判“东风”和“到工人中去”。先不论“泛左翼”帽子的问题，我们很难想象第一就是建立暴力组织的做法要如何实现。真正马列毛主义者不能认为暴力组织可以无前提的就建立起来，这是很荒谬的。只要能接触一些实际线下组织工作或者是其他任何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察觉到，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第一步就建立起暴力组织的。这不是空想是什么？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来的更荒谬的事实是，布站老管理们一边反对做线下组织工作，然后现在又一边认为要一开始就建立暴力组织，这要如何实现？

除了第一步就是组建暴力组织外，布站老管理们然后认为，第二是宣传提高教育，第三就是夺取工厂，最后再一次荒谬的反对了一个不存的“融工就是交朋友”的靶子，并又提出更荒谬的说法，工人罢工没有退路，泛左翼有退路。

宣传教育的作用被看低了，这还是比较广阔的说了（扩大宣传和提高教育的提法的内容还要更狭隘）。因为它的前面是组建暴力组织，后面就是夺取工厂。事实上宣传教育的作用不仅涉及暴力，他对群众的团结和对组织群众进行生产和其他经济、政治活动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阶级斗争不仅仅只有暴力。并且足够的宣传教育也是群众进行革命暴力的一个主观前提。布站老管理们大大轻视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样的排序，组建暴力组织在这被布站老管理们看作是宣传教育的条件，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宣传教育才是夺取工厂的条件。可见布站老管理们对群众工作是弄不明白的，事实上宣传教育才是组建暴力组织和夺取工厂的条件（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工作的条件），宣传工作也不需要以组建暴力组织为必要条件才能进行的，不需要暴力组织也可以进行，并且宣传工作也是有前提的，因为群众不会莫名其妙愿意被你宣传和教育的，这也需要一定的群众关系为前提。从做好群众工作、打好群众关系，然后才有条件宣传和教育群众，这样做到了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在群众中组建起一个暴力组织，然后再做好一切需要的工作后，才有可能夺取工厂，这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并且是历史上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最正常的过程；而要完成这样的大致过程是还需要完成负责更多的长期的、复杂的细节工作才能够确保的，这是绝对不能够简单化的对待的，群众工作也是绝不可以等同于暴力工作的，暴力工作只是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是群众工作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

再论这段话的“泛左翼”帽子的问题，把自己错误观点的对立面加在“泛左翼”的头上加以批判，真正的“泛左翼”都不一定有这样的错误观点呢（他们也许会有其他的错误）！并且“东风”和“到工人中去”以及我国其他正在做和想做革命组织工作的同志或组织也不是布站老管理认为的那种“泛左翼”，这里的内容差着十万八千里的呢！并且我们要指出一个事实是，在我国组织工人罢工的人不管组织者是不是“泛左翼”都会被捕、都会被严厉打击，除了叛徒之外的组织罢工者都是没有退路的，所以这里完全不涉及什么退路不退路的问题

（除非他们认为“泛左翼”都是叛徒），这里只能单纯的体现布站老管理们的无耻污蔑行径。玩弄这种把戏来对付我国其他革命分子和“泛左翼”，不能不看作是卑鄙的。

接下来是这一段话：

“工人因为一无所有而拥有超然的自由，但又因为生活资料的匮乏而不得不委身于工厂，一旦罢工，失败的后果远比泛左翼承受的后果巨大。交朋友完全是不沾边的词语。泛左翼无法想象工人所处的境地，只想象自己振臂一呼，或者是付出怎么样的劳动，工人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罢工，未免有些理想化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本文作者碰到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他可能是碰到了一群熟知马列毛的工人，泛左翼在本场罢工中的作用几乎没有。”

我们大致猜测（下文有地方会很大程度的证实这个猜测），布站的老管理们写这段话的缘故是为了批判过去佳士运动中那些投机分子的行为。顺带说一下，我们看过布站的老管理们过去写的关于总结佳士运动的文章，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正确观点，还有包括像“扎根”一样有益的文章。我们革社甚至在过去的刊物中全文刊登了这些文章，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些文章里的有益观点现在也是革社线下组织工作路线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且革社也要求过我们线下组织工作中的同志们学习过这些内容，但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不得不批判布站的老管理们的错误了。

布站的老管理们在这里无非是在把批判过去佳士运动中那少数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套到“东风”和“到工人中去”身上来批判了，可谓牛头不对马嘴。我们可以只是根据一些主观的观点和就部分情况地随便批判一个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套在别的同志们的身上吗？他们从佳士运动的机会主义者提取出了“泛左翼”这个靶子，并把这个靶子安在现在“东风”和“到工人中去”身上，这是非常荒谬、非常主观、非常经验主义的方法。他们忘记了事物是历史的发展着的，不同事物之间也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内容的。所以布站的老管理们依然在这里对不存在的问题和事物进行着虚空输出，在批判“泛左翼”帽子的同时，就要把“东风”、“到工人中去”以及其他正在做类似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给批判了，这不得不体现出一种唯我独革的作风习气。

并且这里就“泛左翼”帽子批判的内容也是很荒谬的，先不谈之前批判过的“交朋友”的问题了，布站的老管理们显然认为我国的“泛左翼”都是在幻想振臂一呼工人一起罢工的，但事实上是“泛左翼”参与工作组织工作的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因为我们认为“到工人中去”和“东风”的同志们不是泛左翼，他们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观点。并且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布站的老管理们在这里也把工人分为了两个部分来看待，响应罢工的可能是熟知马列毛的工人，而很难是泛左翼的。所以这里也不得不和前面的我们所谈到的内容联系起来看，布站的老管理们认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融工首先要建立暴力组织、然后宣传教育，最后夺取工厂；这就是说布站老管理不认为泛左翼的工人是能够积极参与罢工的，也不认为暴力组织需要有泛左翼的工人加入，我们不否认马列毛主义对积极参与罢工和暴力组织会有正面影响，但它不是罢工的唯一条件，甚至很多时候也不是主要条件，我国现在每天都有工人罢工，请问他们是马列毛主义者吗？马列毛主义者的罢工现在有多少？我国现在的

事实是每天都有大量的罢工发展，各种各样经济斗争此起彼伏，但斗争胜利的情况较少、斗争缺乏计划性、斗争规模始终得不到发展，并且也还没有政治斗争，这些问题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要说我们到工人中去只是搞暴力工作的，因为目前我国工人既有的暴力活动中的问题恰恰更多的是由非暴力因素导致的。

“或许东风对‘交朋友’有新理解，但是常规意义上的交朋友仅代表着有人在招募无产阶级的同情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前者仅仅会在工厂发生暴动之后添一把柴火，而后者则是充当导火索的作用。柴火再多，如果没有导火索，火也是燃不起来的，罢工就是无稽之谈。”

从“交朋友”的提法开始，依然能发现这段话还是在扣帽子的虚空输出。前文的“交朋友”还是针对“到工人中去”原文的断章取义和歪曲，现在这个歪曲直接一同戴到“东风”头上了。

并且这段话内容本身的观点也同样是有着问题的。交朋友只是一种手段，它可以用来发展同情者也可以用来发展先锋队（自然发展先锋队还需要更多的工作）。这里还有很多范畴上的错误，如果是在工厂的工人意义下，发展无产阶级同情者这一提法是不科学的。并且这里认为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就仅仅只能是在罢工后的添一把柴火，而不可能发起罢工或积极参与，这里就遇到了和上一段内容的同样的问题并且还更加过分了，上文还是熟知马列毛的工人，这里就直接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涉及的群体更小了），他们把其他群众的作用看得过于低下了，甚至可以说是在贬低群众了。事实上现在我国的全部直接的阶级斗争基本都不是马列毛主义者组织的、率领的。并且这也事实上的贬低了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难道是只会孤军奋战和进行暴力工作的分子吗？

“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的同情者一抓一大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少之又少，而代办员的工作重心是寻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和工人聊天，每一个代办员都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从具体生活谈到马列毛主义，大部分工人此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决定了你是泛左翼式的融工还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

无产阶级的同情者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工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但就算抛开提法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判断仍然是很主观的，我们不认为现在我国工人普遍的觉悟、自觉性或者同情已经达到了每一个代办员或者其他同志都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从具体生活谈到马列毛主义”。事实的情况是，许多工人没有时间和耐心听你聊两个小时，哪怕只是生活方面的事情。这种情况，仍然只能对部分有耐心、有觉悟的工人能做到。并且时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工厂中活动的同志们也要参与劳动，在我国普遍的996劳动条件下不会有很多能持续两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去灌输工人。工厂的同志们只有一些很片段、很零碎的时间用来灌输，只有在和其他许多工友们进行斗争时才有更持续、更长的时间去灌输。所以情况只能是长期的“扎根”（没错就是扎根，我们并不反对这个正确的观点）利用一切片段、零碎的时间去发展和其他工人的关系，发展较普遍的群众关系，也从中找出最合适的工人进行专门的灌输，发展出工人同志，发展出工厂中的秘密的、长期扎根的、有继承性的革命组织，也发展出更带广泛性的群众组织，形成一种结合；在没有斗争时作长期利用零碎时间的灌输和发

展组织工作，在有斗争时作单次活动更稳定和更长时间的灌输工作和利用斗争更迅速发展组织的工作。

如果还想以交朋友让工人达到先锋队的高度，或者根本想不到下一步，这是泛左翼的融工。如果交朋友只是手段的一种，更重要的手段是利用现实条件的改变促成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这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毕竟无论何时，融工都是以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增强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作为核心的。马列毛主义者善于利用机会激发工人的阶级自觉，普通工人可以由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无产阶级的同情者由此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前半段依然在利用“交朋友”断章取义，妄论别人根本不想进行下一步，说实话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这些文章中，“东风”和“到工人中去”不想到下一步。

然后布站的老管理们谈到了“如果交朋友只是手段的一种……”，现在又不得不承认交朋友是一种手段了，但这就和他们之前对“到工人中去”同志们文章的歪曲所根本矛盾了。这证明了布站的老管理们拥有正常的理解能力，是完全能够正确理解其他同志们的话的，但却故意对“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做了这种恶毒歪曲，进而还不断扩大到“东风”甚至更广的范围上去。

之后布站老管理们又说了一大堆我们都知道的内容（当然，对“无产阶级的同情者”的提法用在工人身上是不科学的），认为“东风”、“到工人中去”和其他正在做类似革命组织工作的同志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到“和其他正在做类似革命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因为布站的老管理们前面用“泛左翼”的帽子扣给了一切正在做这种类似工作的其他人，所以现在也和我们有关了）。

泛左翼想不到这一步，因为在泛左翼看来，融工是一个很独特的东西。它很神圣，因为一旦有了融工就可以摆脱自己泛左翼的身份而跻身进入真左（真的左吗？），以此来藐视一切都没有融工的组织。首先融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必昭告世界，不必拿融工当招牌来招揽顾客。或许泛左翼追求的不是融工，而是一个证明自己独特的身份标识。如果现在流行开马列毛主义沙龙，泛左翼追求的就是马列毛主义沙龙，如果现在流行的是密谋暗杀，泛左翼追求的就是密谋暗杀。总之可以是任何东西，只是融工恰好被他们盯上了而已。

泛左翼之所以把融工当作神圣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从岸上看融工，就仿佛隔着一层纱一样。实际上融工仅仅是一个阶段的必要工作而已，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融工也明显不能“包治百病”，现阶段存在的组织上的问题，融工的时候也不会消失。泛左翼喜欢把各种各样的错误都归结在没有展开融工，“只要展开融工，一切都会变好的”。这是一厢情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现阶段的任务都没有成效，急着融工不是在给中修送业绩吗？“线下工作”，如果东风现在都没有摸到民主集中制的尾巴，线下工作也仅仅是从开始而已。

布站的老管理们这里又在虚空输出“泛左翼”的帽子了，所以这里想借“泛左翼”批判“东风”、“到工人中去”和其他做相关工作同志们的内容基本也是不存在的。

但我们还要专门回答这些内容本身的问题。而且，如果我国的革命组织能普遍的进行融工，并且能吸取各自的经验教训的去融工的话，自然会比上一个时期进步了很多。因此，任何革命组织自然都可以说明自己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自然可以吸纳对此种工作有工作意愿的同志。所以招揽顾客在这里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仿佛吸纳对同样事业有追求的同志参与就变成了一种罪过，一种可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提并论的罪过。

并且，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也必须反思过去的失败的融工经验，也要总结正确的融工经验，对于分裂的我国左翼来说，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正如布站以前的部分文章也有有意义的部分。其他的左翼分子看到文章后能成长，能吸取经验、更正确的实践，自然是对我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益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布站的老管理们又保守了，认为它是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凡的事情。事实上融工现在是稀缺的事情，在我国一切革命组织中，不融工的才是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现象，和不融工的相比，融工是在吃肉的一部分；只有我国革命组织普遍的融工后，我们才能说融工现在是一件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现象。

所以，融工在现在完全有必要拿出来，各个革命组织的融工的经验或教训完全可以成为其他革命组织更进一步的材料，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对敌，“功成不必在我”，这是我国革命组织应该具有的气氛。

至于本段话末尾，布站的老管理们则认为基础不牢就不应该去融工，并借此批判了所有“泛左翼”。所以这里实际上也是在认为“到工人中去”和“东风”基础不牢，不应该去融工的。联系前文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得知，布站老管理们认为的那种融工是首先建立暴力组织，然后发展一定的宣传教育就要夺取工厂的融工，他们认为的这种融工的确需要更高的条件。但要进行这种暴力融工的条件恰恰是需要进行足够的“到工人中去”的那种融工才能够积累起来的，这是绝不可能割裂开来不去工厂就能够解决的。

我们认为，只要能够保证融工队伍具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有条件扎根也能够扎根，并且有意愿和我国其他优秀的革命组织团结起来，那就完全可以去融工了。具有这个条件的组织不是说现在完全没有，但至少已经有一些了。如果以这个条件来判断，那么布站的是最有条件的。结果却成为了最反对其他同志去融工并且自己也不去组织融工的组织。

融工不是飘在空中的，也不是组织一次罢工就原地解散的，而是脚踏实地，长期耕耘，组建马列毛主义的根据地好让同志们顺利落地。泛左翼恐怕是误解了融工的含义，只是想着实践，好了，实践了，然后呢？找下一个厂子吗？原先工厂的善后工作谁来组织呢？但是泛左翼没有听说过融工还有这些琐碎的日常工作。声势很大，虎头蛇尾，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浪费时间而已。

这里又是在借“泛左翼”的帽子虚空输出。这里没有同志反对要进行长期耕耘。

并且就内容来说，布站的老管理们又突然想起了融工需要脚踏实地、长期耕耘。但他们恰恰反对其他同志现在作脚踏实地、长期耕耘的融工的。并且又突兀的提出琐碎的日常工作，恰恰又忘记了，他们之前就是反对“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要通过交朋友、经济斗争和长期宣传灌输和其他可能更复杂的琐碎工作的，当然也有可能布站的老管理们认为的那种琐碎工作是只涉及暴力的琐碎工作或者是为暴力而直接关系的琐碎工作，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琐碎工作就只剩下了鼓动暴动的琐碎。而任何马列毛主义者都应该知道，过去的革命党，即使是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时期下，也是需要给群众做其他非暴力的大量的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

马列毛主义者这样做：如果罢工情况属实，代办员可以经由组织调换暂时离厂，换另一个代办员交替工作。新来的代办员的工作重心就是和该厂工人小组取得联系后继续发展。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泛左翼立马会说：这不可能，因为罢工结束之后工人就散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马列毛主义者和泛左翼的区别。工人队伍为什么会散？斗争理由没有了，工人想团结也团结不起来。但是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就不会散，因为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不是来争取本次罢工胜利的，而是争取在该厂落地生根的，一切为了长久的革命形势服务。因此马列毛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组织罢工而融工，而是为了增强工人的阶级力量，促进工人的阶级自觉。代办员需要和先进工人一起承担义务劳动，不管是讲课还是印传单，没有日常的义务劳动，工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建立起同志间的信任。泛左翼建立的工人小组不出半年，轻则变成东风一样不堪一用的组织，重则当场解散。**泛左翼第一不懂怎样组织先锋队，第二也不懂得如何组织工人小组，第三也不知道先锋队和工人小组有什么区别，第四更没听说过什么样的角色扮演着先锋队和工人小组的桥。**泛左翼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出自己正在融工——事实是无论什么时代都有这样的泛左翼，只是我们时代的泛左翼爬在桌面上而已，叫声格外响亮。

没有日常的无产阶级的义务劳动，没有无产阶级纪律，这是融工吗？这是泛左翼的后卫队找到了工人中的后卫队，往后再往后一直往后，后得不能再后。泛左翼自诩自己很懂融工，即使不懂融工也是很有热情地在融工，但是水平怎么还在倒退呢？要不是路线有错误，要不就是泛左翼在说谎。不过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一段话依然是在借“泛左翼”的帽子虚空输出。说一大堆我们已经知道内容来批判对方，好像对方根本不懂得，好像自己完全已经做到了这些内容一样。这些内容难道不是只有在融工的过程中才能够逐步完成的吗？我们也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很懂如何完成融工的一切工作，但是布站的老管理们看来是很懂的，并且自认为很懂融工的布站同志们，认为大家都是在倒退，并且怀疑别人是错误或者撒谎。但我们看见的是布站的老管理同志们在倒退，并且有错误或者撒谎。

这里的内容荒谬在于，完全体现了布站老管理们的思想混乱。之前还在说：“马列毛主义者可以代替泛左翼回答这个问题：融工最主要的目的是建设城市中的马列毛主义根据地，第一组建暴力组织，第二扩大宣传提高教育，第三夺厂。融工还能交朋友？真是好兴致。工人不像这些泛左翼，工人一旦罢工就没有退路，但是泛左翼有退路。”而反对“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正在做的更基础的、更细微的群众工作而建立起群众关系的工作，这里又突然提起要和工人建立起同之间的信任了，可谓是正面、反面的观点都被布站老管理们占领完了。突然无原则反复改变观点，这不能不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体现，这种机会主义所作的批判自然是无力量的。



但这段话还有两个问题，前面提到的是代办员通过和先进工人一起承担义务劳动，后面就变成了和工人建立起同志的信任。但先进工人和工人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并且使工人参加讲课和印刷的这种有革命工作意义的义务劳动，是需要前提的，它需要革命分子去做好相当的群众工作和工人建立起相当的群众关系，所以这里的内容就变成了无前提的荒谬观点的同义反复：

什么是马列毛主义的融工？建立信任！如何建立信任？和工人一起做义务劳动！如何使工人做义务劳动？建立信任！

但是泛左翼会说，至少他们很实践。在坟墓里的未明子一听，嘿，谁在叫我。“至少”很“实践”，至多呢？至少很实践就是在说我一个实践压死你们所有人。至少很实践就是一种无赖逻辑的美化。“唯我独革”，不实践的这群“老管理”“反对”融工，东风要从精神的高地上狠狠批判！好可爱，这句话真有童真童趣，不仅体现了作者纯洁善良的性格，还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彰显孩童质朴的世界观，令人忍俊不禁。泛左翼缺乏斗争经验，缺乏融工经验，马列毛主义也没有学通，如此叫做至少很实践。东风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凭一篇融工报告吗？如果这篇细节缺失很多的文章也算是融工成果的话。观众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只有呈现出来的东西才算是融工结果呢？**融工本来就没有摆在台面上的需要嘛。泛左翼不这样认为，他们批判大群没有融工，仅仅是没有把融工展现出来，**融工有什么展现出来的必要吗？为了昭告天下，我们在融工？为了当作金字招牌吸引顾客？**事实是融工不是什么难于登天的事情，没必要呈现出来，这正是马列毛主义者和泛左翼对于融工路线的分歧之一。东风喜欢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实践会证明大群融工路线的正确性。

东风和布站的恩怨我们了解不多，暂不涉及。但我们要指出这一段内容的问题是，这里依然在用“泛左翼”的帽子输出，依然保守的认为融工是没有必要拿出来说的，有关融工的文章是没必要写的（如果这样认为，那么老管理们写佳士运动的总结、写扎根也是没必要）。至于这里谈到的“吸引顾客”的说法，是用他们对资产阶级需要利益的理解来歪曲同志们需要无偿互相帮助、互相分享经验的行为。并且写这些内容作这些分享的重要性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了。

并且这里的布站老管理们也是在暗示，他们也是有融工的，只是没有把工人展现出来，因为他们不想“吸引顾客”。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吸引顾客”也不应该打击别人去“吸引顾客”了，因为这样做就明显显得布站老管理不愿看到“东风”和“到工人中去”能“吸引顾客”了。我们要指出的是，布站老管理还在用资产阶级追求利益的方式来理解我国各个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的革命工作的，就体现一种私有制的情绪或态度。而我们革社对我国所有真正的革命力量能发展的任何革命工作都是保有最大的祝愿并愿意提供积极的帮助的。

自然，本段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显得布站老管理们前面的“暗示”有些无力，虽然我们从全文的内容来看，布站老管理们的观点都是无力的，完全不能证明他们有什么像样的融工实践的。因为观点都是非常幼稚的，行为也是非常无耻的（指对“到工人中去”和“东风”的行为）。



泛左翼还有话讲：凭什么说融工不难，明明就很难。马列毛主义者承认融工很难，但是这个难和泛左翼的难不一样。泛左翼把不必要的步骤长篇累牍地写，不厌其烦地写，到了关键环节却收笔不谈，比如这样：

“交朋友的方法有很多，有个体的方式…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遵循一个简单粗暴的套路：骂老板、骂工厂。这种方式本质是对工厂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直接揭露，能迅速引发工友共鸣，拉近与工友的距离。

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工友的思想认识水平，有计划地灌输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在这个时期，也有同志尝试过直接跟工友谈革命和马列主义 …（原文段共计 381\*\*字）”

“第一阶段是学习劳动法相关内容…第二阶段是学习社会现实问题…第三阶段是学习马列原著…到这一阶段还能坚持参加学习的工友，基本就能明白我们这批人的真正目标，对我们集体非常认同，愿意保守秘密，并一起参加到这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中。（原文段共计 627\*\*字）”

实际上我很好奇，如果这样的融工方式是存在的，那大群找到的这些经验是从什么地方挖出来的呢？这份融工报告明显和事实相悖而和泛左翼的头脑相吻合。厂长的反攻倒算呢？怎么组织的队伍？怎么扩大的诉求？一概不写，然而却在交朋友和学习理论上狠下功夫。两种可能，这篇报告写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罢工而是工联主义的罢工，否则这篇报告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作者在撰文时完全可能讲的是真话，然而真话究竟说了几分而保留了几分，造成了怎样的误解，这是值得讨论的。**真正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无需用些报告的形式，彰显自己是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即使要写报告也不会这样“详略得当”。**当下最应该阐述的问题是融工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长期以来受泛左翼影响的融工谬论应该停止了。

先不论这里依然习惯的用“泛左翼”的帽子虚空输出。关于“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有很多篇关于融工经验教训的文章，我们革社也学习了许多，原文刊登转载了一部分，对于真实性方面的考量，我们认为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可信的。这些内容的确能体现出工厂中各种现实的情况，足以证明他们确是在工厂进行了相关实践的。即使出现了最恶劣在部分地方有所保留和歪曲的情况，也不会改变这些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靠谱的情况。如果要用最恶劣的情况去怀疑其他人，并把这种怀疑当作一种正常的、合理的判断来代替马列毛主义的判断，那么布站的老管理们也要考虑好自己所作所为对他人的影响了，也要允许别人如此始终的最恶劣的怀疑你们了。

就之前所有谈到的内容来看，反而是布站老管理们提出的内容让我们觉得和“事实相悖而和他们自己的头脑相吻合。”

并且就本段的内容来说。“厂长的反攻倒算”是工作发展到特别情况时才会遇到的事情，在做基础的融工工作时（不是布站老管理们最前面认为的那种暴力组织工作），只是做琐碎（同样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暴力工作的琐碎）的群众工作和试图建立良好的群众关系时，只要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一般是不会遇到“厂长的反攻倒算”的情况的。要组织的队伍既有革命分子的队伍，也有发展更广泛的一般群众组织的队伍，要扩大的诉求既可能是更进一步的经济斗争诉求也可能是一个政治斗争诉求。但发展政治斗争的诉求的这项工作显然是离我

国目前弱小的融工队伍来讲还有一段距离的。布站的老管理们，请你们在看着锅里的同时，也别忘了先把碗里的吃完吧！

泛左翼以为融工的重点是说，去宣传，然而事实不是这样。融工的重点是找，去发掘。任何先进工人在成为马列毛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有较高阶级觉悟的工人，任何只能成为无产阶级同情者的工人在代办员到达工厂之前都是阶级觉悟不足的工人。实际上，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必须受限于具体生产生活条件，如果该名觉悟较低的工人的生活一成不变，无论代办员如何说，如何宣传，工人都是无法成为先进工人的。想要让工人思想改变，必须先改变他的生产生活条件，而改变具体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工头的反常压榨，克扣工资，痛打工人，这些都是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只能由代办员抓住时机，不能由代办员创造时机。在具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改变之前，工人的状态是相对稳定的，不会自发向马列毛主义靠拢，也不会听泛左翼的宣传。

泛左翼这样认为融工，似乎只要靠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能把工人吸引到身边，一举起马列毛主义的大旗就让工人趋之若鹜，错误至极。代办员是为什么要到工厂去呢？要暴动，最终目的是夺取工厂，建立工人护厂队，而核心在于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增强无产阶级的实际力量。马列毛主义者到工厂去就是要煽动暴动，泛左翼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暴动来看待。为什么泛左翼工人队伍一解决问题就散？根本在于马列毛主义者把融工当作煽动暴动的事情来做。可以说，除去黑恶性质，马列毛主义者要建立的工人小组和黑社会没什么两样，都是严密组织，都是暴力组织。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工人房屋遭到强拆，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抄家伙就把强拆的黑社会打散，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这，是融工，那些泛左翼办的事，形同郊游。**代办员所在的地方必须着手建立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应该由先进工人掌握，从中修的神经末端开始破坏，让中修无法控制这些基层。**

依然习惯的用“泛左翼”的帽子虚空输出，用“泛左翼”的帽子以教诲的口吻说出了布站的老管理们认为“东风”和到“工人中去”完全不懂、不明白、也根本反对的内容。有这功夫来伤害同志，来破坏同志们的工作成果，布站的老管理们不如更花力气的去攻击无名子吧，至少那还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但我们还要指出布站老管理们在这里说得不对的内容。他们认为马列毛主义者需要建立的组织只有严密的暴力组织，我们且不论要发展出这种严密的暴力组织的过程中需不需要建设更具广泛和一般性的群众组织来作为其发展自身和动员群众的基础。即使是平时最日常的群众工作，培养群众关系的工作，以及对群众进行政治灌输和思想工作都需要其他形式的组织。而把一切群众组织工作只简化为暴力组织工作，那么就等于是说军事等于政治而政治不需要有包括军事以外的其他内容。所以就得出了只依靠通过暴力让“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的荒谬说法，现在号召组织工作者去这么做反而会让工人更误解马列毛主义而远离这些“代办员”。无条件的讲煽动暴力而不做好群众工作，那就更像是日本共运中的“赤军派”所犯的错误的。因为不作足够的群众工作，不能让大部分群众理解的“暴力”只能是让反动派更好的利用起来对付革命派的“暴力”，所以这种“暴力”是一种让群众远离的暴力。群众的阶级觉悟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革命分子、革命组织和群众们的关系、信任没有通过长期的群众工作和普遍的群众斗争以及普遍的组织工作而足够的建立起来的时候，进行暴力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得不到更大范围内的群众的理解的，也是得不到群众的配合的。这就

是只用军事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错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布站的老管理们在这里只看到延续的一部分，只看到战争在全面革命时期起到核心作用时的那一部分，而忘记了战争前提的部分，忘记了在无法使用战争手段和战争尚未起核心作用时的其他部分，暴力和政治的关系也和此相似。

所以布站的老管理们在这里也完全没有一点辩证唯物法的影子。认为群众的政治立场只能跟随自己客观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革命分子只能够根据群众客观生活条件的来做挖掘工作，这里尚且不论前文的布站老管理们还在以另一种态度多少谈到一点过扩大宣传的作用（马列毛主义的融工的第二步），这里就直接说无论怎么宣传都无用了。布站老管理的心中是没有真正的群众工作的，要么只是理解为一种宣传鼓动，要么只是认为是琐碎的暴力工作。殊不知群众的主观革命条件中，有许多恰恰是要靠革命分子所主要提供的，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灌输、宣传，包括组织运动等等；并且革命分子是完全可以改变群众们的生活条件，我们不是要去当资本家使群众生活条件变差，或者只是像布站老管理们认为的那样等着资本家打击群众时才跳出来（这和一些庸俗的“等大的来了”的观点没有本质区别）鼓动群众运动；在日常的群众工作中，在日常的斗争中（包括罢工类的和敌人的斗争以及和其他改善群众生活的群众工作），革命分子也是可以利用现有的力量去争取改变其他群众的生活条件的（不是变坏而是变好），而使其他群众不仅在客观上生活条件变好的同时能赞成不断发展群众运动并参与群众运动，也更可以使群众意识到谁才是和他们利益的共同体而更好的支持革命分子，在进行斗争时也就具备更好的斗争条件使斗争能有更多人参与、使斗争更有组织性和计划性。

所以我们就难怪理解为什么布站的老管理们认为群众斗争就是“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了。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换一个东风更熟悉的说法，这是文攻武卫。和毛时代的文攻武卫不同，我们时代的文攻武卫只是在名字上达成重叠，实际是不一样的。文攻，指的是在建立严密的暴力组织之后，代办员的任务就是用传单或者其他手段扩大队伍，对社会进行政治揭露。武卫，指的是代办员一旦开始融工就应当着手建立暴力组织，必须掌握能够保卫工人自身的力量。罢工就是暴力的体现，最终也要用暴力结束，泛左翼不知道这一点，还以为罢工总是可以和平进行，总是可以和平收尾的。佳士运动的教训还不够吗？一方全副武装，一方手无寸铁。工人处于弱势，也没有留下来任何种子。历史书上会这样写，佳士运动令人遗憾地结束了，工人和学生们的勇敢铸就了工人运动的不朽丰碑。但是我们不需要历史书上的赞扬，我们只要胜利。文攻武卫，建设中修掌控末端的白区根据地，逐步蚕食基层组织，中修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不听使唤的时候，工人运动就接近胜利了。

先不论这里突兀的提出一个“文攻武卫”加在别人头上合不合理（恐怕这是布站老管理们更熟悉的说法吧）。但这里也暴露出了，他们的确是用对“佳士运动”的判断来臆断目前正在作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的。布站老管理们你们难道认为所有同志都是满怀着“佳士运动”前的一些机会主义者的思想吗？“佳士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行径，已经是我国革命分子普遍痛恨的一种现象了，请不要乱戴帽子！想建立这种“暴力组织”的前提难道不是从最基本的融工工作开始吗？难道不是从工人中发展群众工作，以及也发展起可靠的革命分子开始吗？

如果要谈去工厂中发展秘密的、稳定扎根的革命组织，或者以布站老管理们的说法则是建设中修掌握末端的白区根据地，那么事实上也是布站的老管理们在反对别人这么去做，自己却缺乏行动。我们不能做口头革命家。

抄家伙能打架，拿起书会读马列毛主义，工作专精，政治上忠于组织，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工人小组应该具有的素质。该融工报告一字不提这些事情，真是令人感到遗憾。或许作者是真实经历过上述过程的，或许没有，不过他总是把这些细节隐藏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总是衷心希望他们是融工是按照大群的路线并且成功的，但是同时也希望东风可以注意，如果今后我们不得不和东风在工厂里见面，希望大群的工人不要把东风的工人吓到了，毕竟东风的代办员和工人是来工厂郊游的嘛。**

东风这样的泛左翼不清楚，也不明白，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掌握真理的人掌握着力量，把真理讲给别人听是没有力量的。这是另一个对于泛左翼融工方式的拷问，**为什么工人要跟着你罢工？这个答案必须是：因为你的组织有力量，能看到希望。**否则工人没有理由罢工，没有理由跟着你的队伍走。话语有力量吗？有，也没有。话语有力量是因为有力量的人在听着你的话语，话语没力量是因为有力量的人不会听你的话语。掌握马列毛主义的人掌握着力量，因为马列毛主义者知道自己将会组织起一支钢铁般的队伍，只有在拉起一支这样的队伍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教工人学习马列毛主义，才能把剩余的民主集中制带给工人。在此之前，东风需要抛弃它错误至极的观点。

“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的融工报告之所以还没提到布站老管理们想听到的这些内容的原因是，我们目前的组织活动还没有高到那个程度，我们能要求今天刚刚进去工厂的同志们立刻发展出有一大批靠谱的革命工人的暴力组织吗？等有了这样的组织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内容了。

如果只是讲我们现在的工作，或者说我们正在进行的运动所考虑到一些情况，和补充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中还有所缺失的路线问题，那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讲道理、不区分具体情况就拿臆断的内容来批判其他的同志就很荒谬了（很多问题还是不存在的）。用运动的将未来判断运动的现在；拿运动成熟阶段应该具备的情况来批判在运动幼年阶段进行工作的同志，只能得出反动的结论，它必然得出现在一切的组织工作都是不应该的，因为都是不可能做出那种最成熟时期的结果的。

然后布站的老管理们就开始唬人了。什么“**我总是衷心希望他们是融工是按照大群的路线并且成功的，但是同时也希望东风可以注意，如果今后我们不得不和东风在工厂里见面，大群的工人不要把东风的工人吓到了，毕竟东风的代办员和工人是来工厂郊游的嘛。**”我们不知道布站老管理们是以怎样的想法写下这样一段话的。这里除了有继续栽赃其他组织同志的内容以外，还有意无意（我们希望的是无意的）的把无产阶级当作了自己政治斗争的工具。还表现出自己很大度情感（“**我总是衷心希望他们是融工是按照大群的路线并且成功的**”），可惜我们从这一整篇文章中的各种歪曲中得不出这种大度的确实体现，这种矛盾不得不把这种情感表达变成一种虚伪。因为他们在这个衷心的希望对方成功的情感之中加上了他们路线的前提，但他们的路线究竟是怎样的路线呢？破坏我国其他革命组织的工作，歪曲别人的路线，体现自己的正确，为自己的不实践辩护，这就是布站老管理们的路线。

并且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还这样的荒谬观点“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如果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那么群众斗争和革命运动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了，因为反动派和资本家现在是更有力量的。而事实是这样的，只有掌握了真理，群众和革命分子才能团结起来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不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所以工人加入了我们的力量，虽然这个力量和反动派比起来一时弱小，但只要他们掌握真理就能获胜。以上指出的这些内容只能证明布站的老管理们在很多时候是不相信真理的，而是无条件的相信力量。其实真理也是有力量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可以改变力量的规律，而任何力量都是被真理所规定的，所以任何力量都是在变化的。真理是主要的方面，力量是次要的方面；真理是第一性，力量是第二性；力量是一时的，真理是始终的；谁有掌握了真理谁就能改变力量，并且他也就拥有了最重要的力量——即真理的力量，这才是真理和力量的对立统一关系。今天在力量上具有优势的布站，因为老管理们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许多地方反对真理，所以他们就正在失去力量，就注定要被掌握真理的其他我国革命组织和分子所批判，其他掌握真理的革命组织和分子也就会有力量。因此，真正的革命分子是相信真理而不相信力量的。

在我写这段话的过程中，东风为代表的一批泛左翼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创造出了新的奇观，并且试图把这种奇观栽种到现实中：“应该进行原子化罢工，你看，郑州富士康是原子化罢工，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吗？”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东风始终没有掌握展开融工的方法，也没有掌握研究融工的方法。难道郑州富士康罢工的成功是原子化罢工带来的吗？答案正好相反，郑州富士康罢工的失败正是由于原子化罢工。东风错误地把工人的英勇顽强当作了罢工的胜利，又错误地把“胜利”归因于原子化罢工。我们铭记郑州富士康工人的英勇顽强，但是往往是没有取得胜利才会让人铭记英勇顽强，否则大家铭记的应该是胜利。郑州富士康罢工，全靠群众自发，进退有方只是看着进退有方，实则缺少领导核心，很多失误根据之前罢工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当我们看到工人们争取到经济上的正当权益，但是之后呢？泛左翼如果粗暴地把融工和罢工混为一谈，在罢工结束之后队伍散掉也是理所当然的。说着活用列宁的遗产，遗产呢？先锋队，灌输论，民主集中制，东风只取断章取义的民主来攻击大群，而把最核心的先锋队抛之脑后，令人遗憾。这段话我们没有得到证实。

这段话的内容我们没有得到证实，并且事实恰恰相反，东风频道给我们的回应是：

这又是一次体现大群不懂《获得权威》式的融工路线的方法论而造成的曲解了。

跟他说的恰恰相反，融工同志按照三勤三化原则融入到工人中去以后，搜集矛盾、组织和领导发起斗争，但是因为秘密地组织，在工厂和当局看起来只是“原子化”的罢工，他们不会轻易镇压，也比较容易取得斗争成果，教育广大工人群众。在其中有一些参与斗争的工人积极分子可以考虑将其发展进行政治灌输。

这样既能实现对于各种斗争的领导，又不致暴露自己的组织（即使有一些参与斗争积极的后来被报复性开除，也不会暴露组织的存在），还可以持续发展自己的力量，即使斗争之后还可以继续发展这种能够秘密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的方法不过是用“原子化罢工”作为伪装形式，而实质是在融工同志的领导之下的，大群就将其理解为推崇“原子化罢工”、理解为“没有先锋队领导了”，那他们能提出什么样的“先锋队领导”的路线，无非是说他们自己有个队伍，代办员被开除再派代办员，问题是他们的高高在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不做三勤三化还要以“立即建立暴力组织“为目标的代办员队伍如何去组织和领导斗争？

一旦在斗争中显现自己的政治灌输又如何保证不暴露组织？再说了融工同志们都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发起这么多起斗争了还以为他们都是孤狼吗？我猜他们自己已经有一定的组织，而且每2-3人分散到某一个工厂还可以靠这种方法再发展出一个工人小组来

“泛左翼无法想象工人所处的境地，只想象自己振臂一呼，或者是付出怎么样的劳动，工人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罢工，未免有些理想化了。”

对于文章中这句，我们很好奇，是三勤三化的融工同志能够组织和领导工人还是大群那个空降的代办员更能够组织和领导工人呢？而且我们一直用的词是“斗争”，罢工只是其中一种，而不是只有这一种

“马列毛主义者这样做：如果罢工情况属实，代办员可以经由组织调换暂时离厂，换另一个代办员交替工作。新来的代办员的工作重心就是和该厂工人小组取得联系后继续发展。”

对于这句，大群不做三勤三化的细致工作，这个工人小组是怎么来的？难道代办员空降过来靠嘴炮发展出来的？没有“到工人中去”介绍的那些平时的细致的了解思想状况和斗争时的积极性的考察，如何能够拉起一个能够具备斗争性和韧性的工人小组？没有各种斗争的铺垫，这个只会派发“代办员”的所谓“组织”如何获得工人的权威，被派发的代办员又如何能够获得工人小组的认可？

-东风的同志

## 四. 总论

布站的老管理们对其他正在做工作组织工作的同志扣上了“泛左翼”的帽子，歪曲本意，说真正的革命者、真正马列毛主义的融工怎样怎样，提出了一大堆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荒谬的融工路线，这些路线实际上是很反动的。并且布站的老管理们在暴力问题上也提出了许多超出目前实际条件和实际工作所可能达到的要求来证明自己的路线是很革命的。并且提出这些内容也完全是在为自己不行动和不做线下组织工作、不融工和为自己反对其他同志做这些工作找借口，实际上起到了很坏的反革命破坏的效果，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攻击我国目前正在重新发展的线下革命组织工作。并且试图欺骗更多的其他同志和群众走到一条邪路上去。

### 问题 1: 瞎扣帽子，虚空打靶

首先，布站的老管理污蔑其他做组织工作的同志是“泛左翼组织”路线，虚空输出了一堆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布站的老管理主观的认为“到工人中去”和“东风”的同志们是不想遵守马列毛主义的路线的，是不想灌输工人以马列毛主义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以“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

要想和工人们先打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从先和工人做朋友为目标的提法为由，首先就给“到工人中去”扣上了一个泛左翼路线的帽子，然后给东风也扣上了这个帽子。最后又是逮着“泛左翼”的帽子一顿输出，臆断出一堆“泛左翼们”有的问题，然后等同过来。简而言之，布站的老管理认为他们绝对这个“泛左翼”这个帽子所具有的问题在其他正在做类似组织工作们的同志身上也是有的。

## 问题 2：分不清革命组织和革命家组织以及革命家组织和革命党的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理论论述和对列宁同志内容的引用可以参考革社月刊的第三期刊物中的这篇文章：《革命的自觉组织和群众的自发组织及我们目前组织工作的方向》

简单来说。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以革命为主要目的组织，同时成员也是由拿着专门的经费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组成的组织。但这种组织并不是在工厂里能发展出来的，因为以工厂工作为职业就不可能是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成员了，这种组织和他的成员自然需要工厂的联系和工厂组织的供养，但它的性质是和工厂里的组织是不同的。事实上我国目前还没有列宁所定义的那种职业革命家组织。并且职业革命家组织也不等于革命党，革命党是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最高发展成果，它是由职业革命家组织和其他许多类型的组织所构成的。

以我国的目前情况而言，最多是有了一些以革命为主要目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但其组织成员主要不是职业的。所以这种组织只是在组织目的上是为了革命的，但成员却是兼职的，他们可能有各种职业，比如：学生、工人、教师、外卖骑手等等。要使这种组织发展为职业的革命家组织就必须发展足够的群众工作，在各方面特别是线下组织方面要建立足够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以及负责起相应的工作，这样才有职业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组织诞生的一切基础（不仅是锻炼其各种革命工作和群众工作素养的基础，还有能使其在物质条件上变得职业的基础）。所以工厂中至多只可能发展出性质是革命组织的组织，但这个组织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

所以就出现这种混乱，布站的老管理们一会拿着革命党的要求来规定其他同志、其他组织，难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革命党了？把其他革命组织正在进行的线下组织工作以先锋队的标准来要求，却不拿这个工作标准来要求自己（但却很奇怪的认为自己就是先锋队了）。因此无条件的大谈特谈先锋队组织，而把其他正在做线下组织工作的同志打成“泛左翼”，布站的老管理们以革命时期的高标准来要求现在的运动，而不在乎现在的运动和革命工作不得不在一个更低标准的情况下向前发展到那个地步上去的。

所以他们也要求把工人发展成先锋队成员，但他们甚至没弄清楚先锋队的性质是怎样的。把一个工人发展为职业革命家它就不可能是职业的工人了。在群众到职业革命之间只有革命组织分子这一种过渡阶段，所以一方面需要这些专门的、一定的职业革命组织来负责统筹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需要有结实的革命组织在各个做好自己的革命工作。这个在工厂中的革命组织既要发展强大它自己，培养起一些加入革命组织的工人干部；又要被职业革

命家所秘密的领导，服从总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负责起足够的群众工作，建立起良好的群众关系，建立和影响起起庞大的职业群众组织（包含尽可能多的普通工人的组织）。这样整个推动整个革命运动不断的向前，各级组织才有力量发展，才能源源不断的挖掘出优秀的革命分子，才有可能在这样结实的群众基础上建立起进步的革命党。

### 问题 3：污蔑“泛左翼群体”

抛开乱给人扣帽子一点不谈。就这样不讲道理的胡乱定义一个“泛左翼”，把它说成是一个什么问题都有的一大染缸的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其次输出的东西和目标绝大部分是还不存在的；最后，就算我们谈真正意义上的“泛左翼”，普遍的、不加区分的这样评价泛左翼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不能不重视今天我国的许多革命分子也是从“泛左翼”中发展出来的，我们不能不认真的做对“泛左翼”群体的工作，要区分出各个的具体问题，要区别对待。既要能团结其中大多数好的力量，又能从中发展出更进步的革命力量。也许许多同志有布站老管理们所输出的这些“泛左翼”的一小部分问题，但也有其他许多问题是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样广泛的讲就完全是错误的了。

现在许多“泛左翼”的同志已经具有了部分革命分子的思想，但还有的部分又有所不足，故而话不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分子。大部分同志的情况都是这样复杂的，绝不是一个什么都包含的、不科学的帽子可以定义的（并且对这个帽子所塞的内容和做的判断又错误过头）。所以只是谈关于真正的“泛左翼”的问题，在这里布站的老管理们又把我国的“泛左翼”一杆子打死了。

### 问题 4：不相信真理，更相信力量

布站的老管理们认为：“任何时候都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

布站的老管理们不相信真理而相信力量。因为他们盲目的崇拜力量，所以妄图用力量来说服群众，用力量来说服我国其他革命分子、革命组织，这是一种无知的野蛮行为。

其实真理也是有力量，它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可以改变力量的规律，而任何力量都是被真理所规定的，所以任何力量都是在变化的。真理是主要的方面，力量是次要的方面；真理是第一性，力量是第二性；力量是一时的，真理是始终的；谁有掌握了真理谁就能改变力量，并且他也就拥有了最重要的力量—即真理的力量，这才是真理和力量的对立统一关系。群众和革命分子们都是因为真理而团结，而不是因为力量而团结；是因为掌握真理所以开始有力量，而不是因为掌握力量所以就掌握了真理。



## 问题 5：完全幻想和反动的组织工作路线

- A. 布站老管理们想要直接的、简单的就达到革命的结果或者说暴力斗争的结果，因此认为第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建立暴力组织，然后直接对群众做直接政治灌输、煽动暴力并夺取工厂。而不认为需要加以足够的群众工作，如长期群众关系的促进工作、广泛的群众组织工作、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完全不重视其他非暴力的经济、政治工作。这里就完全是空谈了。这些内容反而更像佳士运动中某些时期的现象。
- B. 把群众工作等同于暴力工作，把琐碎的建立群众信任的工作也等同于和群众共同进行暴力工作的义务劳动。所以就变成“建立信任”到“义务劳动”的无限同义反复：如何建立信任？义务劳动！如何进行义务劳动？建立信任！
- C. 认为群众的思想不可能由革命分子的宣传改变，或者认为革命分子群众工作不可能使群众的思想产生质的变化而只可能有一些量的增加等。所以持有着只有利用反革命欺压群众的时候和群众生活变得更差的时候才能够改变群众的思想、才能扩大宣传鼓动、才能去发动群众运动等错误的“等大的来”的观点。
- D. 然后布站的老管理认为条件不足就不能去做融工（他们以为的这种融工），否则就是泛左翼的融工，所以他们现在也没做。
- E. 认为融工工作没什么值得稀奇的，也不应该拿出来讲。否则就是在“招揽顾客”。实际上我国革命分子目前是很缺乏融工工作，完全有必要讲，完全值得拿出来分享给其他同志学习，我们也很想学习，这有利于大家共同的成长，有利于推动我国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至于“招揽顾客”的观点则反应了布站的老管理们完全是再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观念来对待其他同志的工作的，这就产生了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效果。
- F. 习惯性的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同志。使用了诸如断章取义、瞎扣帽子、主观臆断、恶意猜测等等手段。实在让人跌破眼镜，使如革社等我国其他革命组织完全改变了对布站老管理们的看法。

因为存在着这些严重的路线问题，我们怀疑这篇文章的作者根本不了解工人和融工工作的一些基本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完全在幻想一种情况当作现在的事实了。所以就有了各种荒谬的观点。

**“现在大部分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

“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

比如以上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说法都足以证明布站的老管理们完全不懂或者忽视作工人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以各种主观臆断的根据向其他正在做组织工作的同志们进行猖狂进攻，肆意的污蔑、歪曲其他同志，并且号召其他人也不要做这样的组织工作，这就产生了很严重的破坏我国革命组织工作的问题。

布站的老管理们摆出一副很革命的姿态，却提出了根本错误的路线，也完全主观的提出了一些盲动的组织工作方法（我们怀疑他们根本在幻想线下组织工作特别是融工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工作条件），并且他们自己又不去推进去做线下组织工作。这种做法是根本的与发展革命组织工作为敌的。这种路线，主观臆断占了很大的成分，伤害到了其他真正的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组织工作。

布站老管理们的革命口号喊得厉害，但很多地方又喊错了。他们自己又没做足够的组织工作，却要命令和打击别人，这就是布站老管理同志们的行为。使他们这样做的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提出来的这些内容是有问题的，但是却故意这么写；二是他们认为事情的确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所以准备继续在线上积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先锋队”工作，直到积蓄到足够的条件的时候（我们怀疑他们根本不了解组织工作需要的基本条件，而把条件看得太高了），再像他们自己说的这样一开始就建立暴力组织或者是来波大的，就算真有那一天，这么去搞组织工作也一定会踩大坑的。

**最后：**

布站是我国墙外名义上规模最大的马列毛主义组织。但规模最大不意味着始终最正确，毕竟过去也还有许多规模也同样大的组织。布站在过去直到现在也起到了许多革命的作用（主要是在宣传方面）。但现在在我国其他革命组织更进一步往线下组织工作发展的时候，却变成了阻碍我国革命分子发展线下组织的重要力量。布站的问题目前主要就出在线下组织工作路线方面上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主要是布站的老管理们造成的，而与普通布站成员和其他相关群众无关。我们革社不否定整个布站的同志、不否定整个布站的历史、不否定布站正确的贡献。但我们希望，布站的老管理们能尽快悬崖勒马，认清并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恢复自己应有的作用，抛弃自己机会主义的路线。使布站重新变成推动我国革命进一步发展而不是阻碍我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总之，我们革社也始终坚定与机会主义作斗争，促使布站的老管理们彻底改变这些错误，不至于发展到更坏的地步。